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博士學位論文

指導教授：邱坤玄 博士

二十一世紀後美國東亞軍力調整之研究



研究生：陳舜仁 撰

中華民國一〇四年七月

摘要

本文以「新現實主義」(neorealism)，或被稱為「結構現實主義」(structural realism)做為研究途徑，從國際政治系統層次體系，探究美國在二十一世紀後，所進行的東亞軍力調整。本文首先檢視二十一世紀後東亞戰略環境，以及美國的兩位總統，小布希(George W. Bush)，以及歐巴馬(Barrack Obama)，的面對這樣的東亞安全環境，採取的戰略與政策儘管有不同，但同樣在軍事及外交上，強化與東亞國家之關係，藉以建構一個對美國有利的東亞安全環境，藉以面對來自崛起中國的挑戰。接著，本文將探究美國與中國之關係，藉以釐清美國在進行東亞軍力調整中，如何處理中國的因素後，探討美國在二十一世紀後，在東亞進行的軍力調整的原因、方針以及概況，以及美國的東亞盟邦在軍力調整後所扮演的角色，並探究美國在東亞軍力整編時所面對的困境與挑戰。

本文發現，二十一世紀美國進行東亞軍力調整之時，也反應了其東亞外交與安全戰略，以及美國建構一個以「美日同盟」為主軸的安全戰略體系已經形成，並由美國的其他東亞盟邦輔助支援。然而，美國的東亞軍力調整，也面臨了許多困難與挑戰，包括美國東亞盟邦，甚至美國自身的問題等。

最後，本文也建議未來可針對抑制中國軍事能力的戰略，以及台灣在美國東亞安全戰略可以扮演的角色進行研究。

關鍵詞：美國東亞軍力調整、美國東亞安全戰略、美中關係、美日同盟、美韓同盟、亞太區域再平衡

Abstract

The research approach used in this dissertation is neorealism (structural realism). From the system of level in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s, this dissertation explore how the United States conducted its military realignment in East Asia. Firstly, this dissertation will examine the security environment of East Asia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Although two U.S. Presidents, George W. Bush and Barrack Obama, adopted different policies when facing such an East Asia security environment, they both strengthened relations with Asia-Pacific countries militarily and diplomatically. They intended to construct an East Asian security environment favorable for U.S. interests so that U.S. can face the challenges from the rising China. Later on, this dissertation will explore U.S.-Chinese relations to clarify how U.S. handle Chinese factors in its military realignment in East Asia. Besides, this dissertation will explore the reasons, policies, how U.S. proceed its military realignment, and the roles played by U.S. allies and partners. Finally, this dissertation will examine the difficulties and challenges that U.S. will have faced in its military realignment.

This dissertation finds that U.S. military realignment in East Asia reflects its diplomacy and security strategy. Meanwhile, an U.S. security strategy based on U.S.-Japan alliance has established, with the support from other U.S. allies and partners in East Asia. However, the U.S. indeed faces difficulties and challenges, including problems from its allies and even the U.S. itself.

Lastly, this dissertation suggest some research directions in the future, including a strategy which can suppress Chinese capabilities, and the role that Taiwan can play in the comprehensive U.S. East Asia security strategy.

Keywords: U.S. military realignment in East Asia, U.S. security strategy in East Asia, U.S.-Chinese relations, U.S.-Japan alliance, U.S.-Korea alliance, Rebalance toward Asia-Pacific region

目次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1
第二節 文獻檢閱	5
第三節 研究途徑與方法	20
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22
第二章 二十一世紀後美國東亞戰略之調整	25
第一節 二十一世紀後東亞戰略環境	26
第二節 小布希政府的東亞政策	28
第三節 歐巴馬政府的東亞政策	35
第四節 小結	40
第三章 美國東亞軍力調整中的中國因素	41
第一節 二十一世紀後的美中關係	41
第二節 中國對應的安全戰略	45
第三節 美國的戰略及軍力調整對應	51
第四節 小結	56
第四章 美國東亞軍力調整	59
第一節 進行東亞軍力調整之原因	59
第二節 小布希政府之軍力調整方針	62
第三節 歐巴馬政府之軍力調整方針	68
第四節 美國東亞軍力調整概況	74
第五節 小結	84

第五章 美國東亞軍力調整及其盟國之功能角色.....	89
第一節 美日同盟之角色與日本安保政策之調整.....	89
第二節 美韓同盟的角色與功能.....	104
第三節 美國之其他東亞盟國功能角色.....	105
第四節 小結.....	109
第六章 困境與挑戰.....	111
第一節 日本的問題.....	111
第二節 韓國的問題.....	118
第三節 日韓關係的問題.....	122
第四節 美國本身之問題.....	127
第五節 小結.....	129
第七章 結論.....	131
第一節 研究發現.....	131
第二節 未來研究方向.....	141
參考文獻.....	143



表 次

表 4-1 美國亞太軍力部署調整重點	86
表 5-1 日本當代學者研究安保問題之途徑與提出之問題	95



圖 次

圖 1-1 美國國防部計畫階段的 PPBE 流程.....	7
圖 4-1 整編後駐韓美軍部隊及組織圖.....	78
圖 5-1 防衛省設置法修法要點.....	98
圖 5-2 防衛裝備廳示意圖.....	100
圖 6-1 沖繩在地緣政治學上的重要性.....	117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一、研究動機

回顧美國進入亞洲的歷史，十八世紀末期及十九世紀時，美國與亞洲關係根基於推廣貿易、經濟利益、推廣宗教與宣揚美國的價值觀；在此時期，美國海軍通常先行於美國外交官之前，開拓與亞洲國家關係，扮演保護美國商業、傳教等相關利益角色。儘管從美國開始拓展及建立對亞洲國家關係時，軍事並不是美國用來追求其國家利益的主要途徑，但卻也一直扮演了保護美國來到亞洲之僑民及美國國家利益的角色。在此時期，美國努力想被視為是一個以和平及友善發展與世界關係的國家，故焦點大都集中在商業與文化事務上；因此，美國與亞太國家接觸過程中，主要以發展商業、傳教及觀光為主，軍事與外交考量則居次。然而，美西戰爭(Spanish-American War)後，美國取得菲律賓成作為殖民地，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發生，美國的政策開始產生轉變，在其亞洲經驗中，軍事與經濟及文化變得同等重要。也就是說，隨著美國取得菲律賓並建立強大的海軍力量後，軍事在美國與亞洲國家關係時的比重上升了，並成為一種獲取及維護美國國家利益的途徑。二十世紀初的美國總統威爾遜(Woodrow Wilson)，則為美國參與國際事務做出一個全面性定義，也就是軍事、經濟與文化面向將予以整合，藉以建立一個更為進步的世界秩序，而國際和平可藉由集體安全(collective security)、經濟互賴，以及可以提升民主、人權至世界各地的文化變革等來維持。為了要執行此外交政策，美國與其他國家合作時將扮演一個軍事角色。¹自此以後，軍事遂成為美國主導及建構國際秩序所憑藉的途徑之一。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隨著以蘇聯為首的共產勢力擴張，美國杜魯門總統(Harry Truman)在任內形成的對外政策，亦即所謂「杜魯門主義」(Truman Doctrine)，遂成為二次大戰結束後美國對外政策的主軸；自此，美國擔負起「世界警察」角色，藉以遏止蘇聯為首之共產陣營擴張，防止社會主義革命在世界各地出現，危

¹ Robert G. Sutter, *The United States in Asia* (Lanham, MD: Row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2009), pp. 1~10.

害美國國家安全，此對外政策象徵代表著以蘇聯為首的共產集團，與美國為首的民主集團對峙之「冷戰」(Cold War)的起始。

伴隨美國冷戰時期對外政策的主軸「圍堵政策」(containment policy)，「軍事存在」(military presence)遂成為美國在世界上受到共產勢力威脅的地區駐軍，遏止共產勢力的擴張的方式。換言之，在此時期美國以「前沿基地」(forward basing)，或以「前沿駐軍」(forward presence)方式，將軍力部署於全世界，且因為美國長期以來扮演一個主要的安全提供者，世界各國也因而對美國海外及其國家軍事部署習以為常。²換言之，在此時期那些受到共產威脅的國家，似乎也很自然且願意接受美國在其國家擁有軍事基地或駐軍，藉以交換美國所提供安全承諾，而美國在冷戰時期，就透過這樣的方式，建立其全球建構安全體系，主導並建立區域國際秩序，藉以維護世界的和平與穩定。對美國而言，此全球安全體系的建立，有助於美國實現對其盟國及友邦的安全承諾，也建構一個符合美國國家利益的世界安全環境。

儘管在冷戰初期，美國圍堵共產勢力擴張時，曾把主要焦點放在歐洲，特別是協助西歐各民主國家的戰後重建，以及對抗來自以蘇聯為首的東歐華沙集團之威脅。1950年6月25日韓戰(Korean War)爆發，卻也促使美國徹底改變對亞洲戰略的認知與政策，除了在戰爭爆發後迅速的介入戰事外，也同時開始在亞洲地區與各國建立一系列的軍事同盟關係，並開始建立其在冷戰時期於亞洲地區的安全體系。

例如，美國與日本在1951年9月簽訂《美日安保條約》(U.S.-Japan Security Treaty)，建立了美日雙邊軍事同盟外，當韓戰劃下休止符，1953年7月簽訂《朝鮮停戰協議》(Korean Armistice Agreement)之後，美國陸續與韓國、台灣、菲律賓、泰國等國簽署雙邊軍事及安全協議，形成以美國為中心的「軸幅式」(hub-and-spoke)安全體系，³藉以圍堵共產勢力擴散、管理與維護東亞地區安全秩序。這樣的安全架構，確實也在冷戰時期達成維護了東亞區域的秩序與安全的目的。儘管上述的多個雙邊軍事同盟體制，隨著東亞情勢的發展，或有調整甚至終止，例如1979年臺美斷交後，《中美共同防禦條約》(Sino-American Mutual Defense Treaty)隨之終止、美軍於1992年撤出菲律賓，但仍持續美菲雙邊的軍事同盟關係並定

² Carnes Lord and Andrew S. Erickson, "Introduction," in Carnes Lord and Andrew S. Erickson eds., *Rebalancing U.S. Forces: Basing and Forward Presence in the Asia-Pacific* (Annapolis, MD: Naval Institute Press, 2014), p. 2.

³ Edward A. Olsen 著，楊紫函譯，**21世紀的美國國防：大退場戰略**(US National Defense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The Grand Exit Strategy) (臺北：國防部部長辦公室，2007年)，頁30。

期進行聯合軍事演習，以及相關的軍事合作等。換言之，即使美國與亞洲盟邦的軍事同盟關係有所調整，但美國的軍力持續存在於亞洲。

從冷戰時期，美國因為和日本、韓國存在軍事結盟關係，並給予兩國安全承諾，一直把注意力集中在東北亞，⁴即使到了 1991 年蘇聯解體，冷戰宣告結束，美國能就持續於日本及韓國駐軍及擁有軍事基地。因此，美國與日、韓兩國的軍事同盟關係仍舊存在。以「美日同盟」(U.S.-Japan alliance)為例，雙邊軍事同盟是基於冷戰時期圍堵共產勢力而建構，然而冷戰結束後同盟設立之「反共、抗蘇」共同價值已消失，⁵美、日兩國曾在 1990 年代前期陷入「同盟漂流」(alliance adrift)狀態，⁶但兩國於 1996 年重新定義同盟關係，藉以成為一個「繼續維護亞洲的繁榮與和平」，⁷並成為美國管理東亞安全的基礎架構(infrastructure)，而美國亦將繼續與日本合作，以期正面影響亞洲的未來。⁸由此可知，「美日同盟」在日本的安保政策中繼續扮演重要角色，日本亦回應美國的期待，進行相關的安全戰略調整，同時亦藉此扮演區域中之積極強權角色。換言之，日本的安保戰略調整，部分反應了美國對日本扮演東亞區域角色的期待，也代表了部分美國的東亞安全戰略政策與意志。

同樣的，美國與韓國於 1953 年 10 月簽訂《美韓共同防禦條約》(Mutual Defense Treaty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Republic of Korea)，建立「美韓同盟」(U.S.-Korea alliance)軍事同盟關係，這主要是美國在韓戰劃下休止符後，藉此協助韓國對抗在朝鮮半島上來自北韓的威脅，以及朝鮮半島上維持其戰略上的利益及優勢。儘管冷戰結束後，朝鮮半島上的對峙情勢仍舊存在，美國對於「美韓同盟」的功能及角色定位，雖未如「美日同盟」般進行重新定義，但在二十一世紀後，隨著美國東亞軍力調整的展開，也做出對應的調整，持續在朝鮮半島擔負「前沿部署」(forward deployment)功能角色，而以「美韓同盟」作為一個基礎，美國與韓國仍將繼續從事軍事合作，而韓國也藉由此平台，扮演美國在東亞地區重要的盟國及夥伴。

⁴ Hillary Rodham Clinton, *Hard Choices: A Memoir*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14), p. 46.

⁵ 前田哲男，*自衛隊：変容のゆくえ*（東京：岩波書店，2007 年），頁 29。

⁶ Yoichi Funabashi, *Alliance Adrift* (Washington D.C.: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Press, 1999).

⁷ 「日米安全保障共同宣言 — 21 世紀に向けての同盟—」，*防衛省*（東京），1996 年 4 月 17 日，<http://www.mod.go.jp/j/approach/anpo/j960417.html>。

⁸ Richard L. Armitage, and Joseph S. Nye, “The U.S.-Japan Alliance: Getting Asia Right through 2020,”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CSIS), February 16, 2007, p. 3, http://www.csis.org/media/csis/pubs/070216_asia2020.pdf.

事實上，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美國的軍力未曾離開過東亞地區，所以東亞區域安全環境自然深受美國東亞戰略政策影響；⁹美國不但成為這個區域主要的安全提供者，也成為一股穩定區域和平與安全的重要力量，更是成為亞洲地區的國際區域情勢具有影響力，而這樣的影響力，不曾因為冷戰的結束而終止，在邁向二十一世紀時，美國仍持續主導整個東亞區域的國際秩序。

故探究東亞國際關係之際，美國因素是一個不可以被忽視及抽離的變數。徹底理解美國東亞戰略之方針及政策取向，則將是研究東亞國際關係之重要根基。然而，筆者以往的研究範疇，大都侷限在日本，主要從日本觀點出發，探究日本於二十一世紀後，以及後小泉時代日本安保政策的更迭及轉變。研究中或有基於「美日同盟」為基底，探究美國對日本安保政策的影響與期待，但若僅從日本的視野來反推美國整體東亞安全戰略，恐有「以管窺天」之憾，且難以了解美國整體東亞戰略的全貌。

反之，若從美國全球整體戰略中的東亞安全視野出發，探究日本防衛政策與功能角色時，將更能了解日本在整體美國東亞戰略中扮演的功能與角色；在探索美國東亞軍力調整之際，若能以整體美國的東亞戰略為基礎，美國東亞軍力調整進行之方式及目的，更能清楚洞悉日本安保政策調整背後的目的與意涵。日本身為美國在東北亞地區最重要的傳統盟邦，在美國的東亞軍力調整裡，也必定將扮演至關重大的功能和角色。除日本之外，筆者也希望透過研究視野的轉換，探究美國其他東亞盟邦，在整體美國東亞戰略中所扮演的功能及角色，這樣方能對整體東亞國際安全形勢進行更深入的理解。

二、研究目的

本論文中，筆者將藉由轉換及擴大慣用的研究視野，改從美國的整體東亞戰略角度出發，探究美國在二十一世紀後，進行東亞的軍力調整之相關作為，藉以釐清美國在東亞地區的整體戰略，以及其背後的意涵。

故本論文之研究，將由國際政治權力分配及權力平衡之國際政治系統層次出發，探討二十一世紀後，東亞地區的國際政治及安全態勢，藉以釐清美國進行東亞軍力調整的原因、狀況，以及意義。此外，論文亦將探究美國與其東亞盟國所形塑的東亞安全戰略環境，是否有益於美國的整體國家戰略利益，又在美國軍力調整的過程中，美國東亞盟邦或友邦，諸如日、韓等國，在美國東亞軍力整編及

⁹ 蔡明彥，**21世紀美國東亞戰略與美日中安全關係**（臺北：鼎茂圖書，2008年），頁1。

整體安全戰略中扮演的功能角色，是否符合美國的國家利益。最後，論文將就美國進行東亞軍力調整時，所面臨之困難與挑戰。故本論文中將透過下列幾個面向探討及釐清相關議題：

- (一) 二十一世紀後東亞地區的安全環境態勢轉變。
- (二) 美國二十一世紀後全球戰略中之東亞安全戰略。
- (三) 美國東亞軍力調整中的中國因素。
- (四) 二十一世紀後美軍東亞軍力調整概況。
- (五) 日、韓等美國盟國，在美國東亞軍力調整及整體安全戰略中的角色及功能。
- (六) 美國東亞軍力調整中的困境與挑戰。

本論文透過上述六個面向的議題，進行有系統探討，期望探索出，美國透過東亞軍力調整，是否可建構一個符合美國國家利益的東亞安全環境，以及美國透過這樣軍力調整，對於東亞地區的國際政治情勢的影響，以及對台灣在國家安全上的意義進行研究。

第二節 文獻檢閱

二十一世紀後，美國的東亞軍事整編，可以分別從小布希(George W. Bush)政府執政時期(2001年1月20日至2009年1月20日)，以及歐巴馬(Barrack Obama)政府執政時期(2009年1月20日迄今)兩時期探討；兩位美國總統在任時期，美國所面對的國際情勢有所差異，故兩位總統任內關於東亞軍力調整所要應對及處理的問題與重點也不盡相同。學界對於美國軍力調整之研究，也各自從不同的面向及角度切入，以下就部分學界裡，關於美國軍力調整議題，從各個面向進行研究之相關文獻進行檢閱。

一、美國國防部相關報告書

由於美國是一個民主國家，國家的政策都必須接受代表人民的國會監督，國防政策也不例外，故維持國防透明度也是美國與其他非民主國家之最大差異處。因此，進行美國的相關國防政策之研究，定期發佈的國防相關報告書就是研究美國國防政策最直接的資料來源。而美國政府相關的國防政策形成與制定，也都透過一些標準流程來制定。

根據美國國防部的「計畫、計劃、預算、執行」(Planning, Programing, Budget and Execution, PPBE)流程，首先會發佈《國家安全戰略》(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NSS)報告。這是一份由美國政府行政部門提交給國會的報告，報告內容將列出美國主要的安全關切議題，以及行政部門計畫如何處理及應對。¹⁰之後會發佈一份《國家軍事戰略》(National Military Strategy, NMS)報告，用以支持前述 NSS 報告的目標，並陳述軍方實踐目標的計畫。¹¹之後的《國家防衛戰略》(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NDS)報告，則用以建立軍隊結構、武力現代化等事務性過程。¹²而這三份報告的內容，則將被彙整以及反映於每四年定期發佈的《四年期國防總檢討》(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QDR)報告中，並在最後加入計劃主席的建議後，形成「防衛計畫指針」(Defense Planning Guidance, DPG)，而這份計畫指針內容，則涵蓋了國防戰略，以及落實此戰略所需要執行計畫的優先順序等。¹³因此，整個 PPBE 流程最終彙整的「防衛計畫指針」，則是比較偏向戰略實踐與執行的層面。若要探究整個美國國防戰略的演進及調整軌跡，QDR 更能夠其呈現出來。故本論文將由檢視美國國防部發佈的 QDR 報告著手，釐清相關戰略的調整原因。關於美國國防部的 PPBE 流程，如下圖所顯示。

¹⁰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NSS),” *AcqNotes*, <http://acqnotes.com/acqnote/acquisitions/national-security-strategy-nss>.

¹¹ “National Military Strategy (NMS),” *AcqNotes*, <http://acqnotes.com/acqnote/acquisitions/national-military-strategy-nms>.

¹²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NDS),” *AcqNotes*, <http://acqnotes.com/acqnote/acquisitions/national-defense-strategy-nds>.

¹³ “Defense Policy,” *GlobalSecurity.org*, <http://www.globalsecurity.org/military/library/policy/intro.ht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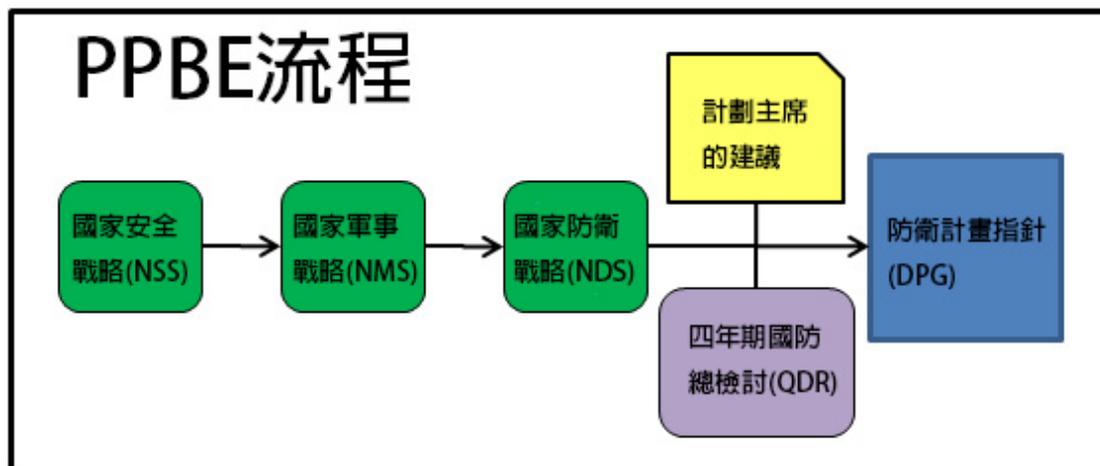


圖 1-1 美國國防部計畫階段的 PPBE 流程

資料來源：”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NSS),” *AcqNotes*, <http://acqnotes.com/acqnote/acquisitions/national-security-strategy-nss>.

綜觀二十一世紀後，美國迄今經歷兩位不同政黨籍的總統。在共和黨籍小布希政府執政期間之 2001 年、2006 年共發佈兩份 QDR 報告；民主黨籍歐巴馬政府執政期間之 2010 年及 2014 年期間，也先後發佈兩份 QDR 報告。從這四份每四年發佈一次，前後涵蓋兩任不同政黨籍之總統執政時期，時間達十六年的國防總檢討報告書中，可以探究美國二十一世紀後的國防政策，以及兩任美國總統國防政策調整演進之軌跡。

在 2001 年發佈的 QDR 報告，提出「以能力為基礎戰略」(capability-based strategy)取代「以威脅為基礎戰略」(threat-based strategy)，¹⁴成為美國二十一世紀後推動全球軍力調整的重要原則之一。冷戰時期的「威脅為基礎戰略」，美國必須在有世界上有威脅的地區部署軍力，故在平時必須維持大量的海外駐軍，耗費大量的財力與人力。然而，以「能力為基礎戰略」，則將把美軍改造成為一隻高機動性的武力，並可以在當世界上任何角落發生緊急狀況時，在短時間內將軍力投射至該地區，如此將可以降低平時在海外大量維持駐軍，藉以減低軍事費用支出，也讓美軍的調配更具彈性與機動性。

2001 年版 QDR 發佈三年後，美國國防部再度於 2004 年 9 月 17 日發佈一份標題為《強化美國全球防衛態勢》(Strengthening U.S. Global Defense Posture)之報告書，¹⁵這份報告也被稱為《全球軍力部署調整檢討》(Global Posture Review, GPR)；

¹⁴ DoD, “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Report 2001,”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September 30, 2001, p. iii, <http://www.defense.gov/pubs/qdr2001.pdf>.

¹⁵ DoD, “Strengthening U.S. Global Defense Posture: Report to Congress,” *DMZ Hawaii*, September 17, 2004, http://www.dmzhawaii.org/wp-content/uploads/2008/12/global_posture.pdf.

GPR 報告中指出，以 2001 年版 QDR 提出的戰略為基礎，提出美國全球軍力整編的原因及方針。在這個美國全球戰略態勢調整中，因應美國面對的新形態威脅，改變過去數十年來美國的「前沿部署」(forward deployment)方式，強化美國軍力投射的機動性與效率，同時藉由與全球盟國及夥伴的合作，並將美國的海外基地分為「主要運作基地」(Main Operating Base, MOB)、「前沿運作場所」(Forward Operating Site, FOS)，以及「合作性安全地點」(Cooperative Security Location, CSL)三類，同時藉由新的全球軍力管理系統，降低軍事設施對「地主國」(host nation)造成的影響，同時減輕美軍及其家屬的壓力，減少「雙重分離」(double separation)現象發生。

換言之，這份 GPR 報告，針對美國在二十一世紀後所面對的新型態國家安全威脅，藉由將美國的海外基地分成三類，並在功能與角色上予以定位，將在有限的資源的情況下，做出最佳的配置，並發揮出更有效率的軍力部署，同時也藉由調整海外駐軍的管理方式，降低對地主國的負擔及對民眾的影響，同時也降低美軍人員及其家屬的壓力。另一方面，在 GPR 報告的軍力調整後，世界上美國的其他盟國，也將擔負更主動及重要的角色。

在 2006 年發表的 QDR 報告中，除了提出繼續處理中東的戰事，以及從戰事中所取得的經驗外，也針對對抗恐怖主義網絡、提升國土安全、國家戰略選擇等進行調整。在軍事武力及能力的調整上，提出維護則更進一步強調建構美軍的敏捷性、彈性、快速部署能力、聯合作戰能力、多元嚇阻力，並以網路建構強化偵搜能力，並強化聯合組織及指揮能力，¹⁶藉以建構一隻更能應對二十一世紀國家安全威脅的新武力。由此可以看出，2006 年版的 QDR 報告，仍舊著重在應對恐怖主義及組織的威脅，

綜觀小布希總統任內所提出的 2001 年版 QDR 報告、2004 年提出的 GPR 報告，以及 2006 年版 QDR 等報告，大致勾勒出美國在二十一世紀後軍力調整的框架，而最主要處理問題大致集中於下列兩個面向：第一，以「非國家」形態存在的恐怖主義及組織網絡，及其對美國的國家安全所形成的威脅與挑戰；第二，改造美國軍力，使其轉變成為一隻更具高機動性，更有效率，並強化軍力投射能力，並重新配置美國的海外軍事基地，使軍事資源能更有效率的運用，同時強化與盟國的合作，減輕美國自身的負擔，同時強化盟國所扮演的功能角色。

¹⁶ DoD, "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Report 2006,"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February 6, 2006, pp. 41~61, <http://archive.defense.gov/pubs/pdfs/QDR20060203.pdf>.

2009年1月歐巴馬總統上任後，積極實現其逐步結束中東戰事的競選承諾，並將外交及軍事重點「重新聚焦」(refocus)於亞洲，並將亞洲的經濟成長與美國的參與亞洲事務，視為是美國的重要國家利益。隨後於2010年2月由美國國防部發表2010年版QDR報告，並將重點放在中國用以阻絕美國軍力投射的能力之「反介入／區域拒止」(anti-access/area denial, A2AD)戰略上，並提出相關的美軍應對及能力加強方向，¹⁷這也是首度將在QDR中聚焦於中國上，並針對中國欲阻絕美國軍力投射能力之戰略，所進行相關的戰略及軍力調整。

由此也可以看出，不同於小布希任內主要處理國際恐怖主義的問題，歐巴馬任內提出的第一份QDR報告，則是在處理中國崛起，特別是在軍事力量的增長，對於東亞區域安全環境，及對美國的挑戰。

美國國防部於2012年1月提出一份報告，標題為《維持美國的全球領導地位：二十一世紀國防優先任務》(Sustaining U.S. Global Leadership: Priorities for 21st Century Defense)，¹⁸這份報告亦被稱為《防衛戰略指針》(Defense Strategic Guidance)。報告更明確的呈現出歐巴馬政府在「亞太區域再平衡」(rebalance towards Asia-Pacific region)戰略下，以及因應美國國會要求削減國防支出，在有限的資源下，且不減損美軍戰力的情況下，進行美國軍力的「再平衡」，藉以因應在亞太地區逐步展現影響力的中國。

2014年3月美國國防部再度發佈QDR報告，在報告中提出了美國的防衛框架三支柱，亦即是防衛美國本土（第一優先事項）、建立全球安全（維護美國領導地位）、軍力投射並贏得勝利（作為美國領導全球之根本）。¹⁹此外，報告再次重申應對中國之「反介入／區域拒止」戰略，並與美國亞太夥伴合作進行「亞太再平衡」戰略，並將其夥伴納入此戰略之中，並確定軍力整編之原則，對陸軍進行削減，同時保障空中及海上之作戰能力。

綜觀上述三份歐巴馬政府提出的報告可以看出，美國在逐步解決中東的戰事後，將焦點重新設定在亞洲，要處理的問題，則是因應及處理中國的崛起後，所帶給美國的相關挑戰，特別中國每年投入大量經費於國防上，以及進行相關軍事現代化後，在軍事力量增長對東亞區域所帶來的影響，以及中國提出的「反介入

¹⁷ DoD, "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2010,"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February 6, 2010, https://www.defense.gov/Portals/1/features/defenseReviews/QDR/QDR_as_of_29JAN10_1600.pdf.

¹⁸ DoD, "Sustaining U.S. Global Leadership: Priorities for 21st Century Defense,"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January 5, 2012, http://www.defense.gov/news/Defense_Strategic_Guidance.pdf.

¹⁹ DoD, "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2014,"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March 4, 2014, pp. 15~22, http://archive.defense.gov/pubs/2014_Quadrennial_Defense_Review.pdf.

「區域拒止」戰略，藉以反制美國軍力投射的戰略，則是二十一世紀後，美國軍力東亞軍力調整要應對及處理的問題。對比小布希政府主要因為要應對及處理全球反恐戰爭等相關問題，因而進行全球及東亞之軍力調整，歐巴馬政府主要處理中國崛起之後，所帶給東亞區域的影響，以及對美國所形成的挑戰。

本論文藉由檢視上述自小布希政府至歐巴馬政府時期美國國防部發佈的 QDR 等報告，將可以釐清二十一世紀後美國國防政策的轉變脈絡，也為本論文之研究提供了最直接且正式的研究資料來源。

二、美國國防政策研究

美國智庫「戰略與預算評估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Budgetary Assessments, CSBA)學者克里派恩維奇(Andrew Krepinevich)與渥克(Robert O. Work)，曾針對美國自建國以來至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至冷戰結束前、冷戰結束後至二十一世紀前，以及二十一世紀後等時期，美國的全球軍事態勢進行分析及研究。²⁰在兩位學者的研究中，也充分反應出美國隨著歷史及國際環境的演進，不斷的進行軍事及國防戰略的調整。

派恩維奇與渥克認為，從 1783 年至 1989 年間，美國基本上只有三種不同的全球防衛態勢(global defense posture)：第一為「大陸時期」(Continental Era)，指美國建國至 1890 年期間，美國採取的是「海軍遠征態勢」(Naval Expeditionary Posture)；第二為「海洋時期」(Ocean Era)，約從 1890 年至 1946 年，美國採取「服役遠征態勢」(Service Expeditionary Posture)，包括第一次設立幾個海外基地，而這些大部分都位於太平洋或加勒比海由美國所控制的領土上；第三是「跨海洋時代」(Transoceanic Era)，大致為整個冷戰時期，直到柏林圍牆倒塌為止，這段時期美國採取的是「駐紮態勢」(Garrison Posture)，也就是在外國領土上駐紮大量的戰鬥部隊。²¹從這個地方也可以看出，美國於冷戰時期所採取的「以威脅為導向」的戰略思維，也就是在全球任何一個，只要存在共產勢力的威脅，美國就在那個地方駐軍，故在整個冷戰時期，美國一直維持著大量的海外駐軍及軍事基地。然而，這樣的戰略，將隨著新國際安全環境演變而進行調整。

²⁰ Andrew Krepinevich, and Robert O. Work, *A New US Global Posture for the Second Transoceanic Era* (Washington D.C.: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Budgetary Assessments, 2007), http://csbaonline.org/4Publications/PubLibrary/R.20070420.A_New_Global_Defen/R.20070420.A_New_Global_Defen.pdf.

²¹ Ibid, p. i.

自 1989 年之後，美國逐步將其全球防衛態勢轉型成為應付後冷戰時期的需求，故派恩維奇與渥克稱此時期為「第二次跨海洋時期」(Second Transoceanic Era)，而因為此時期美國面對的威脅是充滿不確定性與特定性，故初期美國全球防衛態勢發展相對而言將會比較緩慢，而當美國釐清國家所面對的挑戰後，新的全球防衛態勢發展即可加速，而在達到此程度之前，對於美國的戰略選項及方向將會經過一段時間的辯論，而在跨入二十一世紀之際，美國仍須解決一些面對二十一世紀的戰略挑戰。²²針對美國的全球防衛態勢演變，派恩維奇與渥克認為美國是在 1990 年至 2001 年間是在進行「後冷戰時期」(Post-Cold War Era)的調整，而在 2001 年之後進行的則是「第二次全球防衛態勢檢討」(Second Global Defense Posture Review)。這個防衛態勢的檢討，主要是因應美國面對以「非國家」形態存在的恐怖組織，對美國的國土安全形成嚴峻的挑戰，而這樣的威脅是一種「非傳統」的國土及人民安全威脅，美國必須以一種新的戰略來面對。

關於派恩維奇與渥克針對二十一世紀後美國的全球防衛態勢研究，由於研究出版時間是 2007 年，故他們僅聚焦於小布希政府時期；他們由 2001 年版的 QDR 報告切入，檢視及分析美國國防部發佈的相關諸如《國家安全戰略》(NSS)報告、《加強美國全球防衛態勢》(GPR)報告、2006 年版 QDR 報告等，最後並評估這樣正在「形成中」的美國全球軍事態勢，是否可以應對及面對下列美國國家安全挑戰：對伊斯蘭激進者之長期抗戰、核子流氓國家及不穩定政權、崛起的中國，而這些也是當美國邁入二十一世紀，所必須面對及處理的問題。

綜觀派恩維奇與渥克的研究可以看出，從美國建國以來，美國的防衛態勢其實一直不停因應著國際環境及美國的國力等因素轉變，即使直到二十一世紀後的今日，美國的全球防衛態勢，仍舊持續演變之中，當然美國的全球戰略，也會隨著全球防衛態勢的演變而轉變。

派恩維奇與渥克的研究，在美國邁入二十一世紀後，也針對了小布希政府的美國全球軍事及防衛態勢的形成進行研究及評估，然而，誠如兩位學者所言，美國二十一世紀後的全球防衛態勢仍在成形之中，但在他們的研究裡，其實也點出了美國除了在處理伊斯蘭激進主義的相關問題外，另一個美國需要處理的問題，那就是中國的崛起。儘管他們的研究並未涵蓋歐巴馬政府提出的「亞太區域再平

²² Ibid, p. i.

衡」戰略對美國全球防衛態勢的探討，但卻也點出了下階段美國需要處理的問題，所以中國崛起及美國東亞軍力調整之範疇，將是本論文可以做出貢獻之處。

曾任職於歐巴馬政府之美國前國防部政次長佛洛諾伊(Michèle Flournoy)與前計畫助理次長戴維森(Janine Davidson)，曾在美國知名期刊《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發表文章，闡述歐巴馬總統的全球態勢(Global Posture)以及海外部署之邏輯。²³他們在文中提到，儘管面對全球的經濟困境，也讓美國深陷其中，使得許多人呼籲美國應該採取比較溫和的外交政策，但他們認為美國領導世界的的能力仍是無價且無可匹敵的，且美國的軍事力量仍舊強於他國；在軟實力上，美國的價值觀仍舊是具吸引力，故就全球的安全環境和利益上，美國實在不應該降低對於海外事務的參與。

國內對於美國冷戰後的國防政策，許多學者也分別提出研究，例如國防大學教官陸軍指揮參謀學院教官李建昇，則針對美國冷戰後的國防政策進行回顧，從美國國會立法後，自 1997 年開始發佈的之《四年期國防總檢討》(QDR)，進行分析與整理，釐清美國國防政策之變遷與脈絡。²⁴此研究聚焦於美國國防政策的研究，並未以美國國防來檢視美國全球軍力整編，檢視美國的國防政策是否反應在美國的軍力整編上。

許多學者曾對美國的軍事整編，分別就策略、戰術等不同面向進行研究探討。例如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莫大華教授，曾對美國進行軍力重新部署之相關文件與背景進行文獻探討，並分析美國在亞太地區的軍力部署調整，對亞太地區及兩岸關係安全之影響，及可能產生的問題與外交衝擊進行討論。²⁵此研究之範疇僅集中於小布希政府前期之相關軍力整編研究，至於布希政府後期及歐巴馬政府時期的相關國防政策則未包含。

²³ Michèle Flournoy, and Janine Davidson, "Obama's New Global Posture: The Logic of U.S. Foreign Deployment," *Foreign Affairs*, Vol. 91 Issue 4 (July/August 2012), pp54~63.

²⁴ 李建昇，「從歷次《四年期國防總檢討》探討美國國防政策內涵」，*國防雜誌*，第 29 卷第 6 期（2014 年 11 月），頁 35~62。

²⁵ 莫大華，「美國全球軍力部署調整計畫與亞太地區安全的發展」，*遠景基金會季刊*，第 6 卷第 4 期（2005 年），頁 31~99。

三、軍事轉型

軍事科技的進步與發展，使得「軍事轉型」(military transformation)成為美國軍力調整的原因之一。關於對於「軍事轉型」的研究大致可分成兩類；第一類針對軍隊的運作方式轉型進行研究，主要是因應科技發展對軍事事務運作方式的影響，或是新的軍隊組織架構所帶來對軍隊運作方式的轉型進行研究。例如賓尼迪克(Hans Binnendijk)認為，軍事轉型就是創造及掌控運用一場軍事事務革命之作為；為了進行軍事轉型就必須發展各種新科技、新作戰概念及新組織架構，如此軍隊就能以不同的新方式進行戰爭。²⁶換言之，軍隊的組織及運作方式，隨著科技進步，使得軍隊的運作及效率提升，進而改變許多傳統管理軍隊的方式，因而產生「軍事轉型」的必要性，而這類的轉型，主要基於軍隊內部運作需求而產生。

史龍(Elinor Sloan)則認為「軍事轉型」只是描述過去數十年來西方國家描述軍隊變革時，所產生的最新名詞，其源自於 1980 年代及 1990 年代初期的「軍事技術革新」(military technical revolution, MTR)，以及 1990 年代中期至末期的「軍事事務革新」(revolution in military affairs, RMA)，在邁入二十一世紀之際有人又提出「軍事轉型」一詞，特別美國前國防部長倫斯斐於 2001 年上任後，更是受到注目。²⁷換言之，史龍認為的「軍事轉型」包括了「軍事技術革命」與「軍事事務革命」，而這兩方面的轉型，主要和軍隊的運作與管理有關，主要是由軍隊內部的運作方式改變而發生。

第二類針對美國「軍事轉型」之相關研究，則是基於美國面對的國際安全環境之改變，導致美國必需改變其軍隊運作方式及部署的轉型進行探索。例如小布希政府的第一任國防部長倫斯斐(Donald Rumsfeld)，曾在 2002 年，於美國知名期刊《外交事務》上發表一篇題為「推動軍事轉型」(Transforming the Military)文章，闡述美國進行軍事轉型的原因與戰略步驟。

倫斯斐認為，美國在冷戰時期面對的一系列可預測的威脅，因為美國了解其敵人與其能力，故能針對其形塑戰略與能力來嚇阻。然而在 9/11 事件後，美國學到在二十一世紀面對的挑戰是未知、不確定、不可見，以及不可預期，故美國必須揚棄「以威脅為基礎」的戰略，改採用新的「以能力為基礎」之策略。事實上，美國在遭受恐怖攻擊前，為在二十一世紀維護自由與和平，國防部必須達成下列

²⁶ Hans Binnendijk, *Transforming America's Military* (Washington D.C.: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xvii.

²⁷ Elinor Sloan, *Military Transformation and Modern Warfare: A Reference Handbook* (Westport CT: Praeger Security International, 2007), pp. 1~2.

「六步驟戰略」(six-step strategy)轉型：(一)保護美國本土及海外軍事基地；(二)投射及維護武力至遠端戰場；(三)消除敵人的避難所，讓他們知道世界任何角落都無法保護他們；(四)保護美國的資訊網路，避免遭受攻擊；(五)使用資訊科技連結不同的美軍部隊達到聯合作戰；(六)保護並使用美國的太空能力，避免遭受敵人攻擊。²⁸由倫斯斐在此文章裡的論述來看，美國是基於二十一世紀後因應不同以往形態的國家安全威脅，必需進行相關的軍事轉型，否則將無法確保美國的安全，並針對這樣的國際安全環境改變，提出美國軍事轉型的戰略步驟與目標。

此外，倫斯斐也曾在他的回憶錄《已知與未知》(Known and Unknown)指出，儘管美國在 1980 年代及 1990 年代，軍隊已經採取了相關的做法因應新的安全挑戰，但美軍還是未能走出那種冷戰時期針對大型的那種防衛態勢部署及思維方式，故對於那種非大規模武力的威脅，反而未採取適切的軍事轉型。²⁹面對 9/11 恐怖攻擊事件後，美國面對的並不是大型的敵國，而是恐怖份子，故他認為美國的軍隊必需要及早準備好面對這個新的現實，僅靠美國的駐軍海外，或是快速部署能力美國可以確保它的盟邦安全，而在某些例子裡，也可以和他們一起嚇阻那些敵對國家或是非國家行為者，並含盟邦共同應對這些威脅，而不是只有要美國的軍人們穿著制服在那邊，要求他們擔負超出他們負荷的任務，他們可以提供重要情資來阻止恐怖份子的攻擊，同時可以幫助因為諸如印度洋海嘯等天災而受害的國家或人們。所以軍隊的部署能力和速度是極為重要的，特別在對應非傳統的衝突上，所以倫斯斐將他的優先任務放在調整軍隊的規模、能力、和設備等。³⁰換言之，倫斯斐因應二十一世紀後美國所面對的新形態國家安全威脅，著手對應並進行了美國的「軍事轉型」及調整，而這樣的轉型，則是針對美國二十一世紀後面對的國家安全威脅，是來自恐怖份子或恐怖組織，而非傳統上的「國家」，在軍事及戰略上進行對應的調整。

柯恩(Eliot Cohen)則針對「軍事技術革新」、「軍事事務革新」，以及「軍事轉型」做了相關探討。他特別對「軍事事務革新」提出下面四個議題，並進行探討：(一)軍事事務革新的概念，由世界地緣政治理論基礎而來；(二)軍事事務革新在於強調科技，並揚棄軍事事務的軟性面向（如組織、準則、人力等）；(三)軍事事務革新是由上而下，不是由下而上；(四)力量較弱的對手，無法就如何對

²⁸ Donald H. Rumsfeld, "Transforming the Military," *Foreign Affairs*, Vol. 81, No. 3 (May/June 2002), pp. 22~26.

²⁹ Donald Rumsfeld, *Known and Unknown: A Memoir* (New York: Sentinel, 2011), p. 649.

³⁰ *Ibid.*, pp. 650~654.

軍事事務革新所構成的戰力採取因應作法。³¹然而，他認為「軍事事務革新」是為美國戰略需求設計，滿足了軍力投射、速戰速勝、低傷亡、戰區間兵力調度之彈性等需求。而其他國家的需求不同；他以中國為例，其需求則在於運用先進科技在於脅迫、甚至可能攻佔台灣，以及向南海投射兵力，故儘管其軍力不如美國，但有可能集中力量做戰略與作戰挑戰，與美國有相當大差異。因此，他認為軍事事務革新理論將受到兩方面的挑戰：在盡可能全面考量整體趨勢之際，也要配合當地情勢調整改變的理論。³²換言之，美國是基於本身的戰略需求及目標來進行「軍事事務革新」或是「軍事轉型」，特別在二十一世紀後，美國面對新的國際安全環境，讓美軍的兵力投射有效率，藉以縮短戰爭時間，並降低傷亡。

大陸學者周建明也曾由美國的國防轉型面向，從柯林頓(Bill Clinton)政府時期出發，探討美國國防轉型的戰略途徑，並針對 9/11 事件後，美國應對恐怖主義之威脅，回顧美國陸、海、空軍之整編狀況，並分析整編後對美國的軍力所造成的影響，以及美國國防轉型後，對中國安全環境的影響進行探討。³³此研究較偏向軍事轉型對美國軍力的影響，以及對中國的安全戰略影響的著墨，且在美國軍力整編部分，較聚焦於小布希政府前期之相關政策。

從上述第一類關於「軍事轉型」之研究，著重在軍隊因為科技的發展，對軍隊運作方式所產生的變革，無論是在軍力投射、武器部署使用、人力組織架構及配置效率提升等進行研究。故此類的「軍事技術革命」與「軍事事務革命」等關於軍隊運作方式演變而起的「軍事轉型」，將不是本論文研究的範疇。而第二類關於美國因應國際安全環境的變遷，面對新形態的外在威脅，而進行的相關「軍事整型」，將涉及美國全球軍力整編與國際政治及安全環境的關連性，則是本論文欲探究的範疇。

四、新保守主義與「預防性防衛」戰略

「新保守主義」(neo-conservatism)雖在美國政界之討論，曾出現於 1960-1970 年代，但卻在小布希政府時期大幅攻佔媒體版面，也影響了美國此時期的安全戰略思維。然而，此安全戰略思維並非自 9/11 事件後才開始；柯林頓(Bill Clinton)

³¹ 柯恩(Eliot Cohen)，「軍事事務的變革與轉型」，盧福偉(Bernard Loo)編，蕭光霽譯，**軍事轉型與戰略：軍事事務革新與小國**(Military Transformation and Strategy: Revolutions in Military Affairs and Small State) (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室，2011 年)，頁 26。

³² 前引文，頁 28-29。

³³ 周建明主編，**美國的國防轉型及其對中國的影響** (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06 年)。

政府時期的助理國防部長卡特(Aston Carter)，³⁴及國防部長裴利(William Perry)，就他們任職於美國國防部期間之經驗，早在 1999 年出版之《預防性防禦》(Preventive Defense: A New Security Strategy for America)書中，就已經提出美國在二十一世紀的新安全戰略，亦即以「預防」為中心的戰略。³⁵小布希在競選美國總統時，即以此作為國家安全戰略之論述；小布希總統上任後的第一任國防部長倫斯斐，更是以「新保守主義」思維，主導美國的安全戰略政策之關鍵人物。

倫斯斐認為，美國的目標不只是要打贏戰爭，並且要預防戰爭。³⁶由此可見，倫斯斐以「新保守主義」思維，推動美國的「軍事轉型」，藉以在二十一世紀中應對新型態威脅，並維護美國本身及世界之自由與和平。「新保守主義」思想下的美國安全戰略，是一種以預防衝突及意外發生的角度，來確保美國的國家安全，是一種軍事戰術與策略之運用，焦點並不是由國際體系層面的變數來考量美國的戰略與國家安全。

有人批評新保守主義者，以戰爭為手段作為擴展民主的方式，小布希政府時期的國防部政策次長費斯(Douglas J. Feith)，在他的回憶錄《戰爭和決定》(War and Decision)裡指出，這類對小布希總統或是包括對他本人的批判並不正確，他認為美國所進行的先制行動，並非是為了擴展民主，而是為了美國的自衛，儘管民主的擴展確實符合美國的國家利益，也會使美國更加安全。³⁷換言之，對保守主義者而言，「先制」行為只是美國自衛的方式，而民主的擴展則只是維護美國國家利益與安全的途徑。

然而，以「正義之戰」為名而使用武力，是否符合相關國際體制或國際法制的規範，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多伊爾(Michael W. Doyle)則從國際法及國際倫理的角度來探討衝突的「先制與預防」(preemption and prevention)。³⁸多伊爾認為傳統國際法的正統學說並不實際，一個國家以「正義之戰」為名，對於非國家的行為者，例如恐怖組織等施以「先制及預防」之軍事行動的限制太多，而令面對此類威脅的國家可使用的手段變少，儘管多伊爾認為，傳統正義之戰的法學原則並未否定

³⁴ 卡特自 2015 年 2 月 17 日起，擔任歐巴馬政府的國防部長(Secretary of Defense)。

³⁵ Ashton B. Carter, and William J. Perry, *Preventive Defense: a New Security Strategy for America* (Washington D.C.: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99).

³⁶ Donald H. Rumsfeld, "Transforming the Military," p. 27.

³⁷ Douglas J. Feith, *War and Decision: Inside the Pentagon at the Dawn of the War on Terrorism* (New York: Harper, 2008), pp. 234-235.

³⁸ Michael Doyle, *Striking First: Preemption and Prevention in International Conflict*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預防性動武。多伊爾的研究，主要著重「預防性動武」在國際法與國際倫理上的正當性與適法性進行研究，並未涉及「先制攻擊」之軍事戰略及國際關係等層面。

五、戰略研究

在 2014 年版 QDR 指出，中國以發展「反介入／區域拒止」戰略來反制美國的軍力投射，而美國則是提出「空海整體戰」(Air-Sea Battle)作為反制戰略。美國軍官塔拉巴(Jeffery J. Tlapa)則從作戰實務面，探究美國在「反介入／區域拒止」環境下，可能面對的狀況，以及美國執行「空海整體戰」的「聯合作戰介入」(Joint Operational Access)時，他認為美國需要持續駐軍加以因應，才能夠打擊敵方。³⁹然而，本研究大都集中在從地面部隊，特別是從美國陸戰隊的觀點，提出美國在進行「空海整體戰」，當地面部隊在進行聯合作戰時，將會遭遇的狀況以及應對的方式。儘管他認為美國的持續駐軍是有必要的，但是並未就美國駐軍的方式及政策進行探討。

我國學者林文隆、李英豪則回顧美國的再平衡戰略發展脈絡出發，研究美國亞太再平衡之戰略理論，最後並以美國再亞太的軍演行動，印證再平衡理論，並探究其意涵。⁴⁰換言之，此研究是偏向戰略理論之研究，並非針對軍力整編及意涵進行研究。

國防大學政治系馬振坤教授，主要探究歐巴馬政府推動的「再平衡」政策在戰略上的意涵，並借鑑「攻勢現實主義」(Offensive Realism)作為研究途徑，分析美國如何藉由權力平衡的維繫，在東亞扮演「離岸權力平衡者」(off-shore balancer)之角色。⁴¹換言之，馬教授從國際關係理論觀點，探究歐巴馬政府的「亞太區域再平衡」之戰略意涵。馬教授的研究主要借鑑國際關係理論，從外交層面分析歐巴馬政府推行之「再平衡」政策在戰略的意涵，美國的東亞軍力整編則較無著墨。

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安全研究中心閻鐵麟副執行長則由美國亞太地區的軍事部署規劃角度，看美國歐巴馬政府推動的「再平衡」政策。⁴²閻副執行

³⁹ Jeffery J. Tlapa 著，田力品譯，「空海整體戰下之登陸作戰思維」(Putting the “Land Force” in Air-Sea Battle: Fighting to Create Cracks in the Enemy’s Defense)，**國防譯粹**，第 41 卷第 6 期（2014 年 6 月），頁 6。

⁴⁰ 林文隆、李英豪，**鷹凌亞太：從美國的再平衡戰略透視亞太軍演**（臺北：獨立作家，2015 年）。

⁴¹ 馬振坤，「美國『再平衡』政策對東亞局勢之影響」，包宗和主編，**美國「再平衡」政策對東亞局勢之影響**（臺北：遠景基金會，2013 年），頁 1~32。

⁴² 閻鐵麟，「從美國亞太地區軍事部署之規劃認識『再平衡』政策」，包宗和主編，**美國「再平衡」政策對東亞局勢之影響**（臺北：遠景基金會，2013 年），頁 33~70。

長認為，歐巴馬的「再平衡」軍事部署作為，雖多半延續小布希政府的全球軍力調整作為，但歐巴馬政府於軍事部署方面，則採地緣分散的軍事部署方式，在平時可以擴大與東亞區域國家之軍事合作關係，有利塑造戰略環境；戰時則可迅速應對相關事態，維護區域穩定和平。

儘管本論文的研究方向與閻副執行長較接近，但他的研究僅涵蓋歐巴馬政府時期，而本論文之研究範疇將涵蓋二十一世紀後美國小布希政府及歐巴馬政府時期，截至目前為止之美國東亞軍力調整，這也是本文可以做出貢獻之處。

六、美國亞太軍力調整研究

美國海軍戰爭學院(U.S. Naval War College)吉原恒淑(Toshi Yoshihara) 教授，則從中國的飛彈能力及戰略來分析，為何美國在日本列島擁有的基地，特別是海軍及空軍基地的價值所在。⁴³不過吉原教授的研究，並未觸及駐日美軍整編之相關議題，自然也未針對整編後對於美國的亞太戰略有何影響進行探索。

美國海軍戰爭學院教授羅瑞格(Terence Roehrig)則對於「美韓同盟」關係的轉型進行研究。⁴⁴在他亦探究了美國東亞軍力整編中，駐韓美軍整編的情形，以及美國維持駐韓美軍的付出的代價，以及未來美韓展望進行探索。然而，羅瑞格教授並未針對駐韓美軍在美國進行東亞軍力調整後，在整體東亞區域扮演的功能角色進行研究。

澳洲學者麥考佛瑞(Jack McCaffrie)與雷曼(Chris Rahman)則對於美國與澳洲之間的戰略關係進行研究。⁴⁵然而，他們的僅回顧二次大戰時期、冷戰時期，美澳間的軍事合作及戰略關係，雖然他們的研究也提及美國全球防衛態勢調整中，美國與澳洲的防衛合作功能及角色，但並未討論歐巴馬總統上任後，將在澳洲北部達爾文(Darwin)駐紮 2,500 美國陸戰隊員一事，及兩國在南海爭端戰略合作進行相關探索。

⁴³ Toshi Yoshihara, "Japanese Bases and Chinese Missile," in Carnes Lord, and Andrew S. Erickson eds., *Rebalancing U.S. Forces: Basing and Forward Presence in the Asia-Pacific* (Annapolis, M.D.: Naval Institute Press, 2014), pp. 37~65.

⁴⁴ Terence Roehrig, "South Korea: An Alliance in Transition," in Carnes Lord, and Andrew S. Erickson eds., *Rebalancing U.S. Forces: Basing and Forward Presence in the Asia-Pacific* (Annapolis, M.D.: Naval Institute Press, 2014), pp. 67~86.

⁴⁵ Jack McCaffrie, and Chris Rahman, "The U.S. Strategic Relationship with Australia," in Carnes Lord, and Andrew S. Erickson eds., *Rebalancing U.S. Forces: Basing and Forward Presence in the Asia-Pacific* (Annapolis, M.D.: Naval Institute Press, 2014), pp. 89~115.

雷曼另外針對新加坡作為美國全球軍力整編中的「前沿運作場所」(FOS)之功能角色進行研究。⁴⁶雷曼探究新加坡作為一個「區域戰略集合點」(strategic hub)的功能角色，以及美國如何以 GPR 報告裡分類為「前沿運作場所」之基地，作為一個「戰略集合點」，以及它具有的戰略意涵進行探討。然而，雷曼的研究則未在新加坡作為美國的 FOS 基地，如何與整體的美國東亞軍力整編或其他的美軍基地作連結作進一步的著墨。

七、其他面向之研究

在國內的相關研究方面，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蔡明彥教授，針對小布希政府時期的東亞安全戰略，探究美日中三邊安全關係。⁴⁷蔡教授在其研究中主要探索美國在東亞地區關切的安全議題、政策思維、美國東亞安全戰略對東亞大國關係影響，以及評估東亞安全戰略環境的發展趨勢。由於出版年份是 2008 年，故可以視為對小布希東亞安全戰略研究之總結，儘管內容也涵蓋美國東亞軍力調整，但較偏向以東亞國際關係研究面向探索相關議題。

台灣大學政治系張登及教授之研究，則由「攻勢現實主義」(offensive realism)理論觀點，探究美國在「亞太區域再平衡」，是否能夠在二十一世紀後，美國因為反恐戰爭，而在國際政治上的身分與位置之弱化之時，透過「再平衡」的方式，達成與制衡中國的目標。⁴⁸本研究主要為美中關係之外交研究，特別在探究歐巴馬政府時期的「亞太區域再平衡」外交政策，對於美中外交關係的影響。至於美國與中國在東亞地區的軍事發展與調整，並不是本研究的探究範疇。

國防大學管理學院院長曹雄源教授則從國際關係理論觀點，分析美國國家安全戰略的佈局，⁴⁹雖然他的研究雖未包含美國全球軍力整編，但關於美國國家安全戰略佈局之研究，則有助於釐清美國全球軍力整編背後的意涵。從上述學者的研究焦點雖各自不同，但大都從主要從美國的觀點出發，以回顧美國政府之相關文件，進行相關的比對與分析。

⁴⁶ Chris Rahman, "Singapore: Forward Operating Site," in Carnes Lord, and Andrew S. Erickson eds., *Rebalancing U.S. Forces: Basing and Forward Presence in the Asia-Pacific* (Annapolis, M.D.: Naval Institute Press, 2014), pp. 117~129.

⁴⁷ 蔡明彥，前引書。

⁴⁸ 張登及，「『再平衡』對美中關係之影響：一個理論與政策的分析」，*遠景基金會季刊*，第 14 卷第 2 期（2013 年 4 月），頁 53~97。

⁴⁹ 曹雄源，*戰略解碼：美國國家安全戰略的佈局*（臺北：五南圖書，2009 年）。

王帆以同盟理論為研究途徑，探究美日、美韓等美國東亞地區的同盟形成及演變，以及未來之走向。⁵⁰徐萬勝等則以國際關係觀點，美日同盟為中心，探究東亞周邊相關國家與美國之安全戰略關係，以及對中國周邊安全之影響。⁵¹由於兩位都是中國學者，故較著重於對中國影響之研究。

祁建華、王慶東則從駐韓美軍形成的過程出發，探究駐韓美軍與美國國家戰略、軍事戰略，以及冷戰後美國的東亞政策和朝鮮半島政策，及美國對中國大陸政策之關係。⁵²上述之研究，與美國軍力整編較無直接關連，且較偏向國際關係方面之研究。

以上文獻之研究面向，無論是透過軍事轉型、新保守主義戰略、美國國防政策、美國國防戰略等面向，較少包含二十一世紀後，從小布希政府延伸至歐巴馬政府的整體軍力整編之研究，而這也是本論文希望做出之貢獻。

第三節 研究途徑與方法

一、研究途徑

華爾茲(Kenneth Waltz)曾於 1959 年出版的《人、國家與戰爭》(Man, the State and War)一書中，提出以國際政治中的三個層次，即個人、國家以及國際體系來分析國際局勢。⁵³其中個人層次則著重在「人」之層面，諸如人性、人類行為等；國家層次則著重在國家內部的政治、社會、經濟等因素；國際層次則從國際體系來解釋國際現象。1979 年出版的《國際政治理論》(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⁵⁴華爾茲進一步提出國際關係的「結構現實主義」(Structural Realism)，亦稱為「新現實主義」(Neo-Realism)。在本書中，華爾茲把個人、國家和國際體系以「簡約理論」(reductionist)與「系統理論」(systematic)兩類來分類。若理論重視的是個人與國家層次者，則為「簡約主義」。若理論重視的是國際層次者，則為「系統理論」。

⁵⁰ 王帆，*美國的亞太聯盟*（北京：世界知識書版社，2007 年）。

⁵¹ 徐萬勝等，*冷戰後的美日同盟與中國周邊安全*（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 年）。

⁵² 祁建華、王慶東，*東亞安全與駐韓美軍*（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9 年）。

⁵³ Kenneth N. Waltz, *Man, the State and War: a Theoretical Analysi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9).

⁵⁴ 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McGraw Hill, 1979).

華爾茲認為「簡約主義」者以國家層次，或小於國家之層次之變數來解釋國際事件，並無法涵蓋國際體系對國內政治的影響，⁵⁵所以不能算是真正的理論。故他提出以國際體系層次之結構角度來探討國際關係，認為國際關係之結構主要由「權力分配」(distribution of power)之結果來決定，而這樣的結構將會影響一個國家之長期戰略和外交政策。換言之，影響一個國家的外交政策之因素，端看此國家在國際結構中所處的位置，而這也是造成各國外交政策差異之主要因素。

華爾茲認為一個系統包括「結構」(structure)和「互動成員」(interacting unit)，⁵⁶而「結構」則是由「互動成員的地位分配」所定義，在「互動成員的地位分配」產生變化時，「結構」就會發生變化。⁵⁷而系統結構發生影響，則來自成員間的社會化及互動，且成員間彼此會互相影響，並可在系統結構中找到可以成員行為結果的解釋。⁵⁸此外，系統發揮影響力，也可由成員之競爭來達成，在過程中成員可採取行動來適應彼此關係，故可形成某種秩序，故在結構的限制下，可以預測到成員的行為結果。⁵⁹系統結構的運作由社會化及競爭所形成的規範所促成，系統結構可能影響成員的特性與互動關係，故系統本身就是系統最好的解釋。⁶⁰

本論文的研究途徑，將採用華爾茲提出的「結構現實主義」，由國際政治系統層次，探究二十一世紀後美國東亞軍力調整之相關主題。本研究將檢視二十一世紀後東亞地區之國際政治及權力分配態勢，由國際政治系統層次，探索相關研究議題。

二、研究方法

在本論文中，筆者將採用「非實驗性方法」中的「文件分析法」，整理並分析美國及日本、韓國等美國東亞盟邦之相關國防與外交官方文件，取得途徑主要來自各國之國防部、外交部等機構之網站。例如，美國的官方文件，舉凡小布希總統執政時期及歐巴馬總統執政時期之報告，如美國國防部之《四年期國防總檢討》(QDR)等報告、歷任白宮官員、國務卿、國防部長等官員在期刊上發表的文章、演講文等，都將列入蒐集與分析。此外，美國其他的東亞盟國之官方文件，諸如日本防衛省發佈之《防衛白皮書》(Defense White Paper)、日本防衛省防衛研

⁵⁵ Ibid, p. 38.

⁵⁶ Ibid, p. 79.

⁵⁷ Ibid, p. 80.

⁵⁸ Ibid, p. 73.

⁵⁹ Ibid, pp. 74~75.

⁶⁰ Ibid, pp. 75~76.

究所發佈之《東亞戰略概觀》(East Asian Strategic Review)、韓國國防部發佈之《防衛白皮書》(Defense White Paper)等相關國家之官方文件與報告，也將自各機構之官方網站取得。這些美國東亞盟國之官方文件之分析，亦可釐清日本與韓國因應美國東亞軍力調整，所採取之相對應安全戰略調整，並探究因美國東亞軍力整編，所帶動的區域安全環境之改變，以及對此域內相關國家之影響針對這些官方文件作有系統的整理與分析，將有助於釐清相關政策之制定及內容。

除官方文件外，相關研究之專書、專書論文、期刊論文、研究智庫發表之報告、媒體評論分析等，亦是本論文列入蒐集與分析之研究素材。此外，前美國總統小布希本人之回憶錄，⁶¹以及部分小布希政府及歐巴馬政府中之國防部及國務院前官員，例如倫斯斐、⁶²蓋茲(Robert Gates)、⁶³費斯、⁶⁴萊斯(Condoleezza Rice)、⁶⁵希拉蕊(Hillary Rodham Clinton)⁶⁶等人，近年來陸續出版回憶錄，本論文也將其列入收羅分析之文件，藉由這些回憶錄內容之分析，可以釐清相關決策過程及政策之形成，藉以釐清美國東亞軍力整編之脈絡。

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一、研究範疇之時間限制

本論文之研究範疇，界定於二十一世紀後至現今美軍在東亞軍力調整。此期間內涵蓋兩位美國不同黨籍之總統，亦即是共和黨籍小布希總統，其在任時間為2001年1月至2009年1月間合計兩任；民主黨籍之歐巴馬總統，任期為2009年1月至今（歐巴馬總統將於2016年1月卸任），本論文對於歐巴馬政府之相關國防軍力調整政策之研究，將以本論文之截稿日前為止（至2015年6月為止）。至於美國自1991年冷戰結束，至二十一世紀小布希總統上任前，所推動的相關國防戰略調整及軍力調整，包括美國本土之軍事基地遷移及關閉等，則不在本論文的研究範疇中。

⁶¹ George W. Bush, *Decision Points*. New York: Broadway Paperbacks, 2010.

⁶² Donald Rumsfeld, *Known and Unknown: a Memoir*. New York: Sentinel, 2011.

⁶³ Robert M. Gates, *Duty: Memoir of a Secretary at War*.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2014.

⁶⁴ Douglas J. Feith, *War and Decision: Inside the Pentagon at the Dawn of the War on Terrorism*. New York: Harper, 2008.

⁶⁵ Condoleezza Rice, *No Higher Honor: A Memoir of My Years in Washington*. New York: Broadway Paperbacks, 2011.

⁶⁶ Hillary Rodham Clinton, *Hard Choices: A Memoir*.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14.

二、研究範疇之地理限制

本論文所指稱的「東亞」(East Asia)地理範圍界定，包含「東北亞」(Northeast Asia)及「東南亞」(Southeast Asia)區域內之國家或地區。「東北亞」泛指日本、朝鮮半島(韓國及北韓)、台灣等；「東南亞」主要指的是「東南亞國協」(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ASEAN)的十個成員國地區。然而，部分屬於大洋洲(Oceania)之國家，例如澳洲，由於在美國東亞軍力調整中也扮演了重要的位置，特別是關於南海地區的相關作為，故本論文也將其列入研究及討論之範疇內。

其他諸如同屬大洋洲之夏威夷州，儘管為美國太平洋司令部(U.S. Pacific Command)之所在，以及美國的屬地關島(Guam)，在美國全球軍力調整中，或將成為一個「戰略集合點」(strategic hub)，⁶⁷且在美國與太平洋之安全息息相關，然而於地理位置距離東亞地區甚遠，故不列入本論文的研究及討論範疇之中。

三、研究途徑之限制

此外，由於本論文之研究途徑，將採用華爾茲提出之「結構現實主義」，故論文探究之相關議題，將以探究國際體系層次之相關變數為主。

至於相關國家之國家層次以及次國家層次因素，例如相關國家的政策目標，以及其領導人之決策與政策形成，則將不涵蓋於本論文探討的議題中。

四、章節簡介

本論文之章節安排，將在第一章將就研究動機與目的、相關文獻檢閱、研究途徑、研究範圍與限制、論文架構等進行簡介。第二章將探究美國進行戰略及軍事調整中的中國因素。第三章將從美國二十一世紀後東亞安全戰略演變出發，探究其東亞政策之定位與轉變。第四章將分別就小布希、歐巴馬兩總統任期內發表之相關報告，探究東亞軍力調整之方針。第五章將檢視美國東亞盟邦在美國東亞軍力整編中扮演的功能與角色。第六章則探討美國軍力調整所遇到的困難及挑戰。第七章則做出本論文之最後結論。

⁶⁷ Andrew S. Erickson, and Justin D. Mikolay, "Guam and American Security in the Pacific," in Carnes Lord, and Andrew S. Erickson eds., *Rebalancing U.S. Forces: Basing and Forward Presence in the Asia-Pacific* (Annapolis, M.D.: Naval Institute Press, 2014), pp. 29~30.



第二章 二十一世紀後東亞安全環境及 美國東亞戰略之調整

1990 年代初期因蘇聯解體，冷戰宣告結束後，美國成為世界唯一超級強權，一時之間，世界上未出現其他能與美國國力匹敵的國家，美國因而成為全球秩序唯一主導者，國際政治上也興起一股「霸權穩定論」(Hegemonic Stability Theory) 的討論。一時之間，美國似乎已經沒有外在的主要安全威脅來源。因此，美國國內民意遂要求政府削減國防支出，

然而，在邁入二十一世紀之際，國際恐怖主義興起，2001 年 9 月 11 日美國遭受恐怖攻擊，使美國開始面對另一種全新形態的國家安全威脅。不同於冷戰時期，美國安全威脅的主要來自蘇聯或以其為首的共產集團國家，美國面對的對象是國家；二十一世紀後，美國面對的國家安全威脅，主要來自於恐怖主義這種非以國家形態存在的組織，或是支援恐怖主義的國家，對美國而言，而這樣的新形態國家安全威脅，是完全不同於冷戰時期，故在國家安全及國防上必須進行調整。

另一方面，二十一世紀後的東亞區域安全環境，亦不同於冷戰時期。儘管冷戰結束後，東亞地區仍舊存留兩個未能因冷戰劃下句點而解決的問題：第一為朝鮮半島上南北韓間的對峙問題；第二為台灣海峽兩岸的對峙問題。故美國的東亞戰略仍將持續牽動上述兩問題。此外，在二十一世紀後，東亞地區安全環境，相較於冷戰甫結束的 1990 年代，也有所轉變；對美國而言，二十一世紀後在東亞地區面對的挑戰有二：第一，曾被美國認為支持恐怖主義，發展核武的北韓；第二，美國面對國力不斷增長的中國，及其對美國的區域領導地位，所形成的挑戰。故本章將探討二十一世紀後，東亞安全及戰略環境的狀況，並探討美國面對二十一世紀後新安全環境下的安全戰略及政策。

第一節 二十一世紀後東亞戰略環境概況

儘管冷戰已經於 1990 年代初期因蘇聯的瓦解而宣告結束，但在東亞仍舊留下兩個尚未解決的冷戰對峙：第一為朝鮮半島上南北兩韓的對峙，第二則是台灣海峽兩岸的對峙。在冷戰結束之初，「霸權穩定論」之議論也曾蔚為流行。一時之間，美國成為主導與維持全球秩序的角色，甚至還有機會鞏固一個單極的體系，再加上 9/11 事件後，美國傾向採取以「先發制人」的政策，也使得討論美國的「新帝國主義」蔚為風潮。¹然而，這並不意味美國將永遠成為這個世界的超強帝國而不衰敗。事實上，小布希政府執政期間，耗費大量的美國國家資源在中東戰場上，使得美國政府的財政問題日益嚴重，再加上任期結束前發生全球的金融海嘯，美國的國力似有衰退的趨勢，這也是歐巴馬政府上任後亟欲處理的要務。

對於美國而言，在東亞地區有三個國家的發展值得美國的關注，分別是日本、北韓與中國。日本長久以來是美國的軍事同盟國，且與美國有著民主與自由的「共同價值觀」，儘管「美日同盟」曾經在 1990 年代初期陷入所謂的「同盟漂流」狀態，但同盟關係經過兩國 1996 年的重新定義，反而擴大「美日同盟」的功能與角色，兩國在此雙邊平台上的外交、安全及軍事合作更形密切。二十一世紀後，在小布希政府時期，兩國更進一步強化「美日同盟」關係，日本在太平洋擔任類似大西洋英國的功能角色，不但支援美國進行反恐戰爭，且因應美國期待，扮演更積極的區域角色，並逐步進行相關安保政策調整，藉以突破日本和平憲法的限制，扮演美國最親密堅強的東亞戰略盟友。

冷戰的結束以及蘇聯的解體，也使得東亞區域國際體系結構發生改變；對北韓而言，失去了一個能夠提供安全保證及經濟援助的大國，也迫使它必須重新尋求在東亞區域國際體系結構中的位置。此時，北韓欲尋求與美國建立新的關係，並期待美國成為冷戰時期的如蘇聯般的角色，持續提供其安全保證及經濟援助。然而美國面對北韓這個「金氏王朝」的非民主國家，並不願意給予北韓這個非民主政權「認證」，故一直不願意和北韓建立直接關係，使得北韓需在冷戰後已經改變的東亞國際體系結構中，需再次找尋自己的位置，於是以發展核武這類大規模毀滅性，作為其遂行國家安全戰略的途徑，也引發了冷戰後東亞安全戰略中的問題。

¹ 蔡東杰，「後冷戰時期美國東亞政策及其戰略佈局」，《東亞研究》，第 39 卷第 2 期（2008 年 6 月），頁 180。

另一方面，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經濟不斷快速持續成長，也逐漸展現在東亞區域的影響力，甚至在 1997 年發生的亞洲金融風暴期間，中國極力穩定人民幣匯率，對於平息亞洲金融風暴貢獻良多，也首次展現出一個東亞區域大國的影響力。²由於中國持續的快速經濟成長，在 2010 年已正式超越日本，成為全世界僅次於美國的第二大經濟體，伴隨而來的是綜合國力也大幅成長，故中國在東亞區域內所展現出對區域，甚至對全球國家外交影響力也迅速增大，加上在多年投入大量軍事費用進行軍力現代化後，中國解放軍的軍力大幅提升，遠遠超越對應台灣問題所需的程度，成為在亞洲足以挑戰美國領導地位的國家。從國際政治系統結構來看，美、中兩國隨著本身能力的消長，也使此區域之國際政治體系結構產生變化，而兩國間的互動模式與狀況也將隨之改變。

反觀美國，二十一世紀後小布希政府進行的反恐戰爭，耗費大量的國家資源，不但未能根絕恐怖主義在東南亞地區的擴散，使得美國政府在財政上捉襟見肘，使得美國呈現出強權的疲態，也意味著國力的下降，即使世上仍無其他國家能與之匹敵。在歐巴馬政府上任後，因應國會的要求大幅削減國防支出，在財政吃緊的狀況下，必須在不影響軍力運用及投射的效率，又可以維持美國在東亞的領導地位，遂成為必須進行的要務。

有學者歸納，二十一世紀後美國面對的東亞戰略議題，主要有六方面：第一，中國的崛起與威脅；第二，北韓核武問題；第三，日本軍事擴張與右傾發展；第四，東亞各國間主權爭論；第五，東南亞地區恐怖主義擴散；第六，東亞缺乏和平發展的安全機制。³儘管這六個議題反映出美國在二十一世紀後在東亞關注的戰略焦點，但關於日本軍事擴張及右傾發展的問題，對美國並不會成為真正的問題。

美國與日本之間存在「美日同盟」關係，這意味日本在某個程度上，其國家安全保障政策，沒有辦法擺脫美國的影響與制約，所以對美國而言，即使日本的軍力提升，也不會演變成一股美國無法掌控力量，反而符合美國國安全利益的。因為隨著美國的整體國力，以及在其東亞地區影響力的下降，美國有日本這個最重要及最親密的伙伴，將可承擔美國在東亞地區的「代言人」角色，減低美國維護此區域和平與穩定之負擔，所以日本強化軍力，是美國的符合美國的期待及美國的國家利益。事實上，日本在美國進行東亞軍力調整後，也將在東亞地區擔負

² 「1997 年成功抗擊亞洲金融危機：中國展現大國風範」，SINA 新聞中心（北京），2009 年 9 月 8 日，<http://news.sina.com.cn/c/sd/2009-09-08/164018606822.shtml>。

³ 巨克毅，**全球安全與戰略研究的新思維**（台北：鼎茂圖書，2010 年），頁 76~80。

更重要的安全角色，成為美國在東亞不可或缺的盟邦，關於這方面的議題，在本論文後續將有章節探討。

另一方面，有學者歸納出二十一世紀後的美國主要東亞戰略目標有下列幾項：第一，確保既得的領導地位；第二，加強東亞軍事存在力量；第三，防範大國的崛起與挑戰；第四，有效管理區域衝突的發生。⁴從上述戰略目標可以看出，維持美國在東亞地區的領導地位，將是首要任務，而為達成此目標，美國將在外交及軍事上面做出對應的調整，以面對來自中國這個快速崛起國家的挑戰。儘管小布希政府的主要處理議題在於「反恐戰爭」，面對中國的挑戰，他選擇強化「美日同盟」關係，作為抑制中國崛起的方式。

2009年1月，歐巴馬總統上任後提出「亞太區域再平衡」戰略，最主要基於下列理由：第一，北京快速軍事擴張；第二，亞洲成為全球經濟中心；第三，北京強勢處理周邊主權爭議；第四，美軍撤出中東戰場。⁵從上述美國的戰略目標，以及「亞太區域再平衡」戰略可以看出，中國幾乎就是二十一世紀後，美國在處理東亞安全戰略議題上的焦點。

綜觀二十一世紀後，美國的兩位總統，即小布希總統以及歐巴馬總統，處理上述議題與戰略目標的方式，有其相同之處，例如面對中國的崛起與威脅，兩位總統都選擇強化「美日同盟」關係，並聯合東亞其他盟國或友邦來應對中國的崛起與威脅等，故以下將個別就兩位總統任期內的相關做法進行探索。

第二節 小布希政府的東亞政策

一、外交政策取向

小布希政府的外交政策，承襲美國共和黨一向以「現實主義」(realism)外交政策取向。⁶曾經擔任小布希政府第一任期的國家安全顧問，以及小布希政府第二任期的國務卿萊斯 (Condoleezza Rice)，在2000年小布希尚在競選期間，曾在

⁴ 巨克毅，前引書，頁76~84。

⁵ 馬振坤，「美國『再平衡』政策對東亞局勢之影響」，包宗和主編，**美國「再平衡」政策對東亞局勢之影響**（台北：遠景基金會，2013年），頁6~15。

⁶ 王高成，「從小布希東亞之行看美國亞太戰略」，**遠景基金會季刊**，第3卷第3期，頁77。

《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期刊上發表一篇標題為「提升國家利益」(Promoting the National Interest)的文章，說明小布希當選後的外交政策取向。文章開宗明義指出，共和黨政府將重新聚焦國家的利益和優先追求下列幾項要務：第一，確保美國的軍力可以嚇阻戰爭、投射軍力，並且當嚇阻失敗時足以為防衛而戰；第二，藉由擴大自由貿易和穩定國際金融體系來提升經濟成長和政治開放；第三，提升及強化與美國有著共同價值觀的盟國關係；第四，聚焦美國與大國間的關係，特別是中國與俄羅斯；第五，堅定地處理來自流氓國家和敵對政權之威脅，而這些威脅正以恐怖主義及大規模毀滅性武器呈現。⁷萊斯也曾歸納小布希的外交戰略，是建立在下列的三「支柱」(pillar)上：第一，嚇阻恐怖份子與流氓政權(rogue regimes)；第二，維持與其他大國的和諧關係；第三，促進全球的繁榮與民主。⁸從上述萊斯的文章及發言來看，小布希政府的外交任務有下列幾項：第一，進行美國的軍事轉型，把美軍改造成為一隻有嚇阻力，高機動性，且能有效的投射軍力至有需要的地方，這個還包括美軍的全球軍力整編，特別在東亞的駐日美軍及駐韓美軍整編；第二，美國堅持其主張的民主與自由之基本價值，並與世上具有此相同價值觀之國家加強關係，藉以維持全球經濟成長與繁榮，以及政治開放；第三，聚焦與中國、俄羅斯的關係，以及處理流氓國家之問題。

小布希政府末期，萊斯於 2008 年再次在《外交事務》期刊上，發表以一篇標題為「重新思考國家利益」(Rethinking the National Interest)的文章。⁹文中萊斯回顧美國小布希政府八年任內的外交政策及成果。她指出與曾在 2000 年發表文章中提出要聚焦與大國的關係，她認為美國與傳統及新興大國的關係並未改變，但改變的是這些國家的內部，以及他們之間的權力分配。而美國知道長期國家利益所在，因此美國不會對人權的重要性，或民主政體的優越性，無論在原則或做法上維持中立。故美國在小布希八年內奉行的是一種「獨特的美國式現實主義」(Uniquely American Realism)，而這個原則是小布希八年任內的政策指針。¹⁰她認為一個反應美國價值觀的國際秩序是長久延續美國國家利益的最佳保證。¹¹所以從此出可以看出，小布希外交政策極為注重美國堅持的「價值觀」，亦即是民主與自由，並與有相同價值觀之國家加強關係，藉以建構一個有利美國國家利益的全球環境。

⁷ Condoleezza Rice, "Promoting the National Interest," *Foreign Affairs*, Vol. 79, No. 1 (January/February 2000), pp. 46~47.

⁸ Melvyn P. Leffler, "Bush's Foreign Policy," *Foreign Policy*, Issue 144 (September/October 2004), p. 27.

⁹ Condoleezza Rice, "Rethinking the National Interest," *Foreign Affairs*, Vol. 87, No. 4 (July/August 2008), pp. 2~26.

¹⁰ *Ibid.*, p. 3.

¹¹ *Ibid.*, pp. 23~26.

曾擔任小布希政府第一任期的美國貿易代表，以及第二任期的副國務卿佐力克(Robert Zoellick)，曾在 2000 年之《外交事務》上發表文章，論述共和黨政府偏好的外交政策，並歸納出下列五個原則：第一，重視國家的權力和利益；第二，建立及維持與盟邦與盟友；第三，把國際制度與協定作為達成目的的工具，而不是解決政治的靈丹；第四，美國必須擁抱資訊與通訊的革命性改變，而這些改變也將導致國際政治與安全環境的改變；第五，美國必須打敗那些製造生化核武等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的惡魔。¹²把上述佐力克歸納出的共和黨偏好外交政策原則，套用在東亞區域中，可以看出，下列小布希政府在東亞區域的政策面向：第一，加強與傳統盟國，諸如日本、韓國等，以及其他盟友間的關係；第二，處理北韓發展核武等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的問題。

小布希政府的團隊成員，大都屬現實主義者，例如副總統錢尼(Dick Cheney)、第一任期的國務卿鮑威爾(Colin Powell)、國防部長倫斯斐等，故也使得小布希的政策也傾向現實主義。對小布希而言，美國堅定的介入國際事務，而不採取孤立主義或保護主義，以其堅信的民主與自由價值觀，推動貿易自由與政治民主，維護國際和平，藉以保護國家安全及利益，¹³要達成上述的目標，就是讓美國有足夠的力量，無論是透過與盟國或夥伴的合作，或是以「單邊主義」的方式達成目標。

二、安全戰略取向

由於小布希上任幾個月後，就發生舉世震驚的 9/11 恐怖攻擊事件，所以小布希的兩個任期內，最主要就是要處理恐怖主義的問題。故在東亞地區，與深受恐怖主義危害的國家，例如菲律賓、印尼等國合作反恐。另外，北韓因為研發核武等大規模毀滅性而小布希歸類為流氓國家，也是另一個需要處理的問題。

曾有美國學者針對小布希政府於 9/11 事件後的外交政策特性歸納出下列幾個面向：第一，維持軍事優勢(military preeminence)；第二，以能力為基礎的計畫(capability-based planning)；第三，先制戰爭主義(preemptive war doctrine)；第四，反擴散主義(counter-proliferation doctrine)。¹⁴維持軍事上的優勢，主要是要確保美

¹² Robert B. Zoellick, "A Republican Foreign Policy," *Foreign Affairs*, Vol. 79, No. 1 (January/February 2000), pp. 68~70.

¹³ 王高成，前引文，頁 77~78。

¹⁴ Neta C. Crawford, "The Road to Global Empire: The Logic of U.S. Foreign Policy after 9/11," *Orbis*, Vol. 48, Issue 4 (Fall 2004), pp. 685~696.

國的國家利益與國家安全；以能力為計畫的策略，則已於美國在 2001 年版之 QDR 中提出，¹⁵主要針對敵人可能具備的能力、策略、身分、戰爭可能發生的地點等進行預測，藉以摒除任何可能造成國家威脅之事件；「先制戰爭主義」的概念，其實早在柯林頓政府時期擔任助理國防部長，現任歐巴馬政府的國防部長卡特，於 1999 年出版的《預防性防禦》(Preventive Defense)一書提出過，¹⁶而由小布希政府第一任國防部長倫斯斐付諸實行；「反擴散主義」則是針對藉由國際上諸如《不擴散核武器條約》(Treaty on the Non-Proliferation of Nuclear Weapons, NPT)等國際條約之約束，同時使用前述「先制戰爭主義」，嚇阻流氓國家獲得大規模毀滅性武器。

由上述小布希政府外交政策面向看出，小布希政府在東亞區域的安全戰略方針有下列幾個面向：第一，推動東亞軍力調整，除了集中在駐日美軍與駐韓美軍的軍力調整與基地遷移返還等，藉以將美國在東亞的駐軍改造成為一隻高機動性，並且以能力為基礎的計畫，針對威脅發生的來源地區，作有效投射武力，藉以維持美國在東亞地區的軍事優勢。此外，美國也將一些軍事武器裝備，由歐洲轉移至亞洲，這也反應出小布希政府對亞太情勢的關切，當時美國國防部長倫斯斐也認為，美國必須將軍事移轉至潛在可能發生威脅的亞太地區，¹⁷這也是美國在亞太地區維持軍事優勢的另一個政策方針，至於是否在此地區增加部署軍力，美國當時的國防官員是否認的。¹⁸事實上，在美國進行東亞軍力調整時，駐防於亞太區域的整體軍隊人數是減少的，相關細節，將於本論文後續章節中探討。

第二，在反擴散主義方面，美國關注的是北韓發展彈道飛彈，研發核子武器等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的問題。儘管美國揚言不排除以「先制戰爭主義」之方式，對北韓進行軍事行動，不過就「先制戰爭主義」面向，也有美國學者認為，小布希政府並未真正進行「預防性軍事行動」(preventive military action)，特別在處理北韓及伊朗問題上，對於使用此戰略有所遲疑，主要因為評估需要冒的險過大。¹⁹以北韓為例，儘管被小布希列為「邪惡軸心」(Axis of Evil)成員之一，²⁰且美國確實對「邪惡軸心」之另一成員伊拉克採取軍事行動，但小布希始終並未對北韓採取強硬的「先制戰爭」行動，摧毀其核子設施，主要考量的就是韓國首都首爾，

¹⁵ DoD, "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2001," p. iii.

¹⁶ Ashton B. Carter, and William J. Perry, *Preventive Defense: a New Security Strategy for America*.

¹⁷ Robert Burns, "Army to Shift Weapons to Asia," *Bangor Daily News*, August 31, 2001, p. A8.

¹⁸ Ibid.

¹⁹ Melvyn P. Leffler, p. 23.

²⁰ 「邪惡軸心」是美國小布希總統於 2002 年 1 月 29 日的「國情咨文」(State of the Union Address)中所提出，指的是北韓、伊朗、伊拉克等三個支持恐怖主義國家，演說全文，請參閱：“President Delivers State of Union Address,” *The White House*, January 29, 2002, <http://georgewbush-whitehouse.archives.gov/news/releases/2002/01/20020129-11.html>.

其位置僅距離分隔南北韓的北緯三十八度線約五十公里左右，北韓一旦對應美國的軍事行動，採取激烈報復手段攻擊首爾，恐怕得付出相當慘重的代價。故對於北韓問題，美國是透過國際相關制度及協約，以「六方會談」(Six-party Talk)等多邊機制處理，只是成效似乎不如預期。

另一方面，美國的東亞戰略目標如下：第一，確保既得的領導地位；第二，加強東亞軍事存在力量；第三，防範大國的崛起與挑戰；第四，有效管理區域衝突的發生。²¹關於確保美國既得的領導地位，與防範大國的崛起與挑戰，也有學者認為，小布希政府的政策強調避免崛起中的競爭者，例如中國及俄羅斯等將來可能挑戰美國主導地位的國家。²²小布希在東亞地區以加強「美日同盟」關係，並進行駐日美軍、駐韓美軍之整編，藉以強化維持美國在此區域之軍事優勢，而並以其作為東亞安全戰略的主軸，除了可以避免崛起大國挑戰其領導地位外，也能藉此分擔美國在東亞區域事務中之負擔。當然這些作為的目的，背後都有針對中國崛起的意涵，因為從中長期的觀點看只有中國對美國有可能成為不論是經濟或是軍事上的最大威脅。²³在實質政策面上，美國在東亞的戰略布局明顯是放在企圖壓制中國日益強大的經濟與軍事力量。面對中國的崛起，美國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壓力，因為中國是二次大戰結束以來唯一對美國有經濟與軍事雙重壓力的競爭對手，²⁴故強化「美日同盟」關係，以及進行東亞軍力調整，就是小布希的安全戰略。

整體而言，小布希政府期間所聚焦的主要是在北韓的核武問題、東南亞恐怖主義的擴散。至於日本軍事擴張的問題，這乃是小布希以「美日同盟」作為東亞安全戰略之主軸而起，故鼓勵日本積極擔任東亞區域事務，而日本在軍事及安保政策上的調整，也是因應美國的期待，故美國或許並不認為日本的邁向「正常國家」(normal country)之路，是一種右傾化的問題，儘管美國關心日本與鄰國間的歷史問題，特別是與日本與韓國間的歷史、慰安婦等問題，也敦促日本需要好好處理與解決，但目前仍是一個尚待解決的難題。

以下將就小布希政府之東亞安全戰略中之下列幾個面向進行探究。

²¹ 前引書，頁 81-84。

²² Melvyn P. Leffler, p. 26.

²³ 金榮勇，「美國在東亞戰略角色之調整」，*國際關係學報*，第 23 期（2007 年 1 月），頁 99。

²⁴ 前引文，頁 103。

(一) 強化「美日同盟」

小布希總統上任幾個月，隨即發生舉世震驚的 9/11 恐怖攻擊事件。故在他的任期內，幾乎都集中在處理「全球反恐戰爭」之相關事項；在東亞區域內，與小布希具深厚私人情誼的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不但在日本外交上「向美一邊倒」，更在 9/11 恐怖攻擊事件發生後，表明願意支援美國的全球反恐相關任務，故因忙於中東反恐戰事而分身乏術的小布希，對於日本的表態是歡迎的，且小布希也期待日本能夠擔任更大的東亞區域事務責任，藉以減輕美國的負擔，故以「美日同盟」為主軸的東亞安全戰略，也是小布希所期待的。所以在小布希任內，強化的亞太盟邦關係中，日本是最重要的，除了美國和日本有著長久以來的軍事同盟關係，最重要的是美國與日本有著自由與民主的共同的價值觀，而這也是小布希外交政策中長久以來強調之處。

美國對於「美日同盟」之功能角色期待，則可以從小布希任內，分別於 2000 年 10 月及 2007 年 2 月發佈的兩份《阿米塔吉報告》(Armitage Report)看出來。第一份報告主要提出下列三點：第一，將「美日同盟」發展成美英之間的特殊關係；第二，希望日本從「專守防衛」走向集體防衛；第三，確實進行有事立法，履行包括機密保護法在內的《美日防衛合作指針》。²⁵第二份報告則二次報告指出，面對亞洲國家崛起，由美國以「單極」(unipolar)方式管理亞洲並不可行，但若以美、日兩極(bipolar)結構來對抗中國則可能缺乏效率，故美國應尋求在此區域內，有著與美國相同的民主價值的國家，同時伴隨著與中國進行區域內之合作。²⁶換言之，美國藉由強化「美日同盟」，期待日本成為一個「成熟的夥伴」，在世界上扮演類似英國的角色，在全球的事務中支援美國，並且進行相關安保法制的改革，方能突破日本憲法第九條對於日本自衛隊之角色、任務範圍，以及突破行使「集體自衛權」的限制，把日本自衛隊轉換成為一隻「全球」的自衛隊。而對日本而言，除了回應美國的角色設定與期待，更藉以朝「正常國家」。相關討論將在本論文之第四章第一節進行。

在小布希時期，美國聚焦於中東戰事，對於東亞區域相關事務可謂分身乏術，且美國也到了解，獨霸的軍事力量並不能確保美國在東亞區域的主導能力，也無法達到完全抑制中國軍事擴張的目的。²⁷所以聯合日本這個長期的東亞軍事盟國，就是小布希的選擇。故美國除了調整並大幅強化在亞太區域的軍事部署，美國目

²⁵ 廖竹慧，「從『阿米塔吉報告』觀察美國對亞洲政策之演變」，中華歐亞基金會（台北），2007 年 5 月 8 日，<http://www.fics.org.tw/issues/subject1.asp?sn=2017>。

²⁶ Richard L. Armitage, and Joseph S. Nye, *The U.S.-Japan Alliance: Getting Asia Right through 2020*, p. 14, http://csis.org/files/media/isis/pubs/070216_asia2020.pdf.

²⁷ 金榮勇，前引文，頁 106。

前還是以日本做為在東亞最重要的戰略盟友，並極力拉攏印度和東協各國，以對中國形成一種軟性戰略圍堵的局勢，²⁸在東亞建構一個對美國有利的安全戰略環境。

（二）處理與中國的關係

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王高成教授，歸納出小布希政府時期的東亞安全戰略，基本而言就是「聯友制中」，亦即「聯合盟友以制衡中國」，但同時「與中國既競爭又交往」。²⁹在發生 9/11 事件後，美國進行反恐戰爭之際，也期待同樣深受恐怖主義之害的中國能夠合作反恐，以負責任的態度擔負起世界事務的相關責任。萊斯在她文章裡也指出，「在過去八年裡，處理來自崛起中國的影響力對我們是挑戰，因為我們擔憂中國的國力是否可以負責任的方式展現。我們向北京強調，中國是世界中的成員，故必須擔負責任，無論是經濟或貿易政策、能源和環境，或對於開發中世界的政策上」。³⁰所以美國的具體做法，就是在一面拉攏中國進入國際社會決策階層時，一面讓中國知道本身軍力不足以抗衡，應該要放棄對外擴張政策或想法，並且實施更具透明性的軍事預算。³¹當時擔任美國副國務卿的佐力克，在 2005 年一場演說裡指出，美國過去將中國以一個世界成員方式，引導融入世界體系，就此層面而言，美國是成功的，而正當中國因為走入世界享有成功的經濟成長之際，中國應該擔負起加強這個讓它成功的世界，在國際社會中扮演一個「負責任的利害關係者」(a responsible stakeholder)。³²換言之，就是引導中國融入世界體制之際，同時與中國交往，使其接受世界體制的規範，藉此也讓中國了解世界，也讓世界了解中國，也讓世界更能夠預測中國的行為模式。

而在小布希政府「聯合盟友以制衡中國」策略方面，王高成教授歸納出其主要做法如下：第一，加強與盟邦的合作關係；第二，與中國維持既制衡又交往的關係；第三，強化美國在亞太的軍力。³³從以上三點可以看出，小布希在將中國融入國際社會體系之際，加強與日本及其他與美國有著「共同價值觀」的盟邦關係，同時以及強化美國在東亞的軍力，藉以與中國維持一種「既競爭又交往」的態勢。而日本這個美國在東亞的重要盟邦，更是將扮演重要的角色，如此也導致日本在東亞區域的一種競合關係，藉以創造一個對美國有利的安全戰略環境。

²⁸ 金榮勇，前引文，頁 105。

²⁹ 王高成，前引文，頁 79。

³⁰ Condoleezza Rice, "Rethink the National Interest," p. 4.

³¹ 金榮勇，前引文，頁 106。

³² Robert B. Zoellick, "Whither China: From Membership to Responsibility?" *U.S. Department of State*, September 21, 2005, <http://2001-2009.state.gov/s/d/former/zoellick/rem/53682.htm>.

³³ 王高成，前引文，頁 79~82。

第三節 歐巴馬政府的東亞政策

小布希執政八年期間，因為進行「全球反恐戰爭」，耗費大量的國家財政資源在軍事支出上，且在執政末期因遭逢全球金融海嘯，美國經濟受創嚴重，故歐巴馬總統上任後，所承接面對的美國，已經是一個國力呈現下滑的國家，儘管世界上還是尚未出現其他任何國家，其國力堪可與美國之國力匹敵者。故歐巴馬上任後，首要處理的就是穩定美國的經濟，並且削減政府的支出。佔美國政府支出很大比例的國防經費，就是一個不得不處理的要務。儘管對一個國力衰退的國家而言，在戰略上選擇進行戰略收縮是很自然的，但美國大幅削減國防支出，也將在東亞引一些國家的憂慮，擔心恐怕影響美國的海外軍事行動，因為美國在東亞所面對的是一個逐漸對區域甚至全球事務展現影響力的崛起中國。正當歐巴馬總統逐步結束美國在中東的反恐戰事後，再將重點移回東亞地區，也是非常理所當然的選擇。

身為歐巴馬政府的第一任國務卿希拉蕊，在她的回憶錄指出，她在決定接任美國國務卿職務後，隨即立刻構思她要如何從事美國的外交工作，她認為：「9/11 恐怖攻擊事件後，美國外交聚焦在處理美國的威脅，然而，美國應該利用這個機會佈局，尤以亞太地區為優先」。³⁴希拉蕊在 2011 年 10 月 11 日於《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期刊中發表一篇標題為「美國的太平洋世紀」(America's Pacific Century)，闡述美國為何把外交重心回歸亞洲的原因。³⁵

過去數十年，美國外交政策執行工具區分為動用軍事手段的「硬實力」(hard power)，以及透過外交、經濟、人道救援和藉由文化管道發揮影響力的「軟實力」(soft power)，希拉蕊認為這種二分法是一種過時的「典範」(paradigm)，需全方位思考可以從哪裡使力，也需思考如何搭配使用所有外交政策元素，於是提出「巧實力」(smart power)的概念。希拉蕊認為所謂的「巧實力」，就是美國在應對每個狀況時，從外交、經濟、軍事、政治、法律和文化這些工具中，選出最適合的組合。³⁶所以「再平衡」戰略，就是一種結合多個面向的資源，來展現美國的「巧實力」，以達成其外交與安全戰略的目標。

³⁴ Hillary Rodham Clinton, *Hard Choices: A Memoir*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14), p. 21.

³⁵ Hillary Clinton, "America's Pacific Century," *Foreign Policy*, October 11, 2011, <http://foreignpolicy.com/2011/10/11/americas-pacific-century/>.

³⁶ Hillary Rodham Clinton, *Hard Choices: A Memoir*, p. 33.

不同於小布希政府時期的外交政策，大都受到軍方的主導，小布希政府的第二任國防部長，以及歐巴馬政府的第一任國防部長蓋茨(Robert Gates)認為，美國應該考量更宏觀的戰略層面，應該展開國防(defense)、外交(diplomacy)和發展(development)三方面更均衡的佈局(所謂的「3D」)，而最容易看出不均衡的地方，就在預算。和美國軍費相比，外交預算少得不成比例。³⁷而歐巴馬政府將以「3D」策略，展開對亞洲的全方位外交。一改小布希政府期間，美國耗費大量的軍事開支，歐巴馬政府將不再獨重軍事，將以加強外交預算方式，整合美國可以使用的每一項資源，強化美國的全方位外交，展現美國的「巧實力」。故「亞太區域再平衡」的戰略，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被提出，主要基於下列考量：

一、與亞洲關係至關美國利益

在 2011 年 11 月 17 日於澳洲國會的演講，歐巴馬指出：「美國已經是，且將永遠是一個太平洋國家(Pacific nation)... 身為總統，我已經做了一個謹慎的戰略決定，作為一個太平洋國家，美國將藉由堅持我們的中心原則，扮演一個更大、更長期的角色，與我們親密的夥伴、盟國及朋友們共同塑造這個地區的未來，」。³⁸由此也看出歐巴馬欲深耕亞洲的決心。從經濟面向來看，亞洲經濟充滿動能，對於美國的經濟和戰略利益是重要的。亞洲提供美國企業絕佳的投資機會，而美國的經濟復甦將依賴其對亞洲的輸出。³⁹故亞洲為美國國家利益之所在，加強與亞洲國家的關係，對美國至關重要。所以美國將增加外交預算，同時在亞洲推動「前進部署外交」(forward-deployed diplomacy)，提高區域內外交往來的速度和廣度、派遣資深官員和開發專家前往各地、更深入參與多邊組織、重申盟邦的關係、歡迎新的戰略夥伴。⁴⁰從歐巴馬的在 2009 年 1 月上任時，美國面對小布希政府末期所發生的金融海嘯，他需要一個快速能夠解決美國經濟問題的途徑，而這個途徑，就是透過強化與亞太國家的關係，藉由亞太區域國家快速發展的經濟動能，來牽動美國經濟的發展，解以解決美國面臨的經濟困境。

美國對亞洲的外交，將會有下列做法：一、著重擴大美中關係，只要對中政策正確，其餘亞洲外交工作將迎刃而解；二、專注於加強與美國簽署協定的亞太盟邦關係（包括日本、南韓、泰國、菲律賓、澳洲），藉以制衡中國逐漸強大的實力；三、提升並整合區域內多邊組織，例如東南亞國協（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³⁷ Ibid, p. 24.

³⁸ “Remarks By President Obama to the Australian Parliament,” *The White House*, November 17, 2011, <https://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2011/11/17/remarks-president-obama-australian-parliament>.

³⁹ Hillary Clinton, “America’s Pacific Century.”

⁴⁰ Hillary Rodham Clinton, *Hard Choices: A Memoir*, p. 45.

Asian Nations, ASEAN)、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PEC)等。而「巧實力」就是將上述做法合而為一。⁴¹換言之，美國結合與亞太地區友邦及盟國夥伴的方式，就是透過多邊的經濟連結，將這些具有共同價值關的國家連結起來，藉以創造出一個對美國國家利益友善的東亞國際政治及安全環境。

在小布希政府任內，將注意力聚焦於中東，處理反恐戰爭的問題；歐巴馬政府則逐步結束中東戰事，重新聚焦於亞洲，尋回美國在此區域的國家利益，展現全方位的外交而不再獨重軍事。希拉蕊回憶錄中指出，所謂的「轉向」(pivot) 計畫的另一個主要目標，是更積極參與亞洲事務，採取的方式則是在更開放民主和繁榮的地區，以不影響我們努力與中國建立正面關係的情況下，推進美國利益。⁴²因此，無論是「轉向」，或是所謂的「再平衡」戰略，並不是一種同冷戰時期「圍堵政策」的戰略，相反的，美國希望與中國的關係是一種正面的關係，是可以透過合作，來追求兩個國家在東亞區域中的共同利益。

二、處理與中國的關係

(一) 在外交面向

引導中國融入國際社會體系，一向是過去以來美國的政策。希拉蕊認為，假如中國繼續擁抱政策和現代化，假以時日，有可能成為有建設性的世界強國和美國的重要夥伴，但這並不容易，美國和中國打交道，必須靈巧和機警。⁴³言下之意，儘管中國逐漸融入國際體系，且願意扮演一位負責任的國際成員角色，積極參與國際事務，那中國就有可能成為美國的建設性夥伴，然而，目前尚未達到此程度，且對於美國而言，處理與中國的關係必須謹慎小心。

美國應該嚴謹地和崛起的中國互動，因應其壯大的經濟、外交、軍事實力；兩國經濟互相依賴，雙邊貿易不但迅速增加，且中國持有大量美國國庫債券，故在維持亞洲穩定和平等方面，雙方存在共同利益，然而在這些共同利益背後，兩國的價值觀和世界觀存在許多差異，使得雙方關係難以維持平衡。故美國一方面鼓勵中國以負責任態度參與國際社會，一方面堅定捍衛美國的價值觀和利益。⁴⁴

⁴¹ Ibid, p. 44~45.

⁴² Ibid, p. 99.

⁴³ Ibid, p. 67.

⁴⁴ Ibid, p. 42.

美國希望未來雙方能共享繁榮，分擔和平與安全的責任。要建立這樣的未來，唯一途徑就是發展合作的機制和習慣，同時敦促中國朝向更開放、更自由的未來。美國沒有興趣打壓中國，但堅持中國遵守所有國家都能接受的遊戲規則。⁴⁵美國希望把對中關係整合進更廣泛的亞洲策略裡，將北京納入區域多邊機制，藉此鼓勵北京按各方約定的規則，和鄰邦合作。⁴⁶所以，歐巴馬政府和其他歷屆以來的美國總統的政策一樣，亦即是持續將中國融入世界體系內，因為這對美國而言將是最佳的戰略選擇。

（二）在軍事面向

中國經濟持續成長，每年的國防支出驚人，軍力現代化的成果也逐漸呈現。近年來，中國海軍的「遠洋海軍」(Blue-water Navy)策略，也讓中國無論是在進出太平洋，突破第一、第二島鏈的能力大為提升，在與周邊國家存在主權爭議的區域，諸如東海與南海，態度及行動都較以往強勢，甚至逐漸具有挑戰美國區域領導地位之能力，故歐巴馬的「再平衡」戰略，在軍事面向，無論是重新調整軍力部署，或與亞洲盟邦進行聯合軍事演習，及國會通過相關法令，皆以中國為設定對象，顯示近年來中國軍力的快速成長，已經令美國倍感威脅。⁴⁷為了保持美國在東亞地區的領導地位，歐巴馬政府在 2012 年 1 月公佈一份《維持美國的全球領導地位：21 世紀國防優先任務》(Sustaining U.S. Global Leadership: Priorities for 21st Century Defense)戰略調整報告，亦被稱為《防衛戰略指針》(Defense Strategic Guidance)的報告，報告中提出美國的「亞太區域再平衡」(rebalance towards Asia-Pacific region)戰略，⁴⁸希望在有限的資源裡，達到軍力運作的最佳效率。關於軍事面向的「戰略再平衡」。相關的內容，將在本論文後續章節探討。

（三）在海洋島嶼爭端面向

中國分別在東海與南海，存在與多個國家之間的島嶼主權歸屬權爭議問題。在東海方面，中國與日本存在釣魚臺主權爭議，以及東海劃界及油氣田開發之爭議；在南海方面，中國分別與菲律賓、越南等國，存在南海諸多島嶼的主權爭議，且隨著中國國力不斷的成長，中國對於這些海洋資源及島嶼主權爭端之態度，也就愈來愈強硬，這也迫使許多國家，例如菲律賓、越南等，尋求美國的介入，希望可以爭取自己國家的國家利益。對美國而言，美國在南海或

⁴⁵ Ibid, p. 99.

⁴⁶ Ibid, p. 67.

⁴⁷ 馬振坤，「美國『再平衡』政策對東亞局勢之影響」，包宗和主編，**美國「再平衡」政策對東亞局勢之影響**（台北：遠景基金會，2013 年），頁 19。

⁴⁸ DoD, "Sustaining U.S. Global Leadership: Priorities for 21st Century Defense,"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January 5, 2012, p.2, http://www.defense.gov/news/Defense_Strategic_Guidance.pdf.

東海都沒有領土，故不會在這類主權爭執中選邊站，但也反對單方採取行動來改變現狀。維護自由航行、海上貿易和國際法，攸關美國長遠利益。而美國和日本、菲律賓訂有條約，有義務提供支援。⁴⁹而美國在南海問題上，一向堅持自由航行的權利，也反對任何一方以任何方式改變現狀。

歐巴馬政府上任後，仍將「美日同盟」視為亞太策略的基石。⁵⁰故當中、日兩國在釣魚臺爭端方面，美國選擇支持日本。2014年4月歐巴馬訪問日本時，與首相安倍晉三會談後的記者會上，不但確認釣魚臺涵蓋在《美日安保條約》的範圍內，⁵¹更將這點寫入美、日雙方發表聯合聲明中，聲明中寫明：「美國將依據美日安保條約，提供所需之最先進的軍事設施，藉以實現美國的承諾，而美國的承諾將擴及至日本行政管轄下的領土，包括『尖閣群島』（即釣魚臺），基於此承諾，美國反對任何單邊行動來危害在日本行政管轄下的『尖閣群島』」。⁵²雖然如此，但這並不表示美國承認釣魚台列嶼的主權屬於日本，而是基於目前釣魚台列嶼是在「日本行政管轄」之下，故適用於《美日安保條約》第五條之規定。

相較於小布希政府將注意力集中於中東地區，處理反恐戰爭，忽略亞太地區的多邊組織，歐巴馬政府期間，美國不但將重心轉往亞太地區，且積極參與亞太地區的多邊組織，宣告美國的「重返亞洲」。希拉蕊在回憶錄中指出，美國的亞洲戰略必須包括積極更新此區域的多邊機制。現有架構和流程無法有效解決國語國之間之爭端，或推展行動。美國的目標不僅是協助化解南海或東海的引爆點，也包括在亞太地區扶植一套國際規範和組織系統，這套系統有助於避免未來衝突，並建立秩序和長期穩定，有點類似歐洲已經建立的機制。⁵³美國二十一世紀後的東亞戰略，除了鞏固冷戰時期即已建立的「軸幅式」雙邊軍事同盟作為主軸戰略框架，另外也積極參與諸如東亞區域論壇(ASEAN Regional Forum, ARF)、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sian-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PEC)、香格里拉國防部長對話(Shangri-la Dialogue of Defense Ministers)等多邊性的區域組織，⁵⁴藉以由多個雙邊軍事同盟關係，擴大成為網狀結構，得以提升區域的安全環境。

⁴⁹ Hillary Rodham Clinton, *Hard Choices: A Memoir*. p. 75.

⁵⁰ *Ibid.*, p. 48.

⁵¹ 「米同盟の強化確認、尖閣に安保適用...首脳会談」，*読売新聞*（東京），2014年4月24日，<http://www.yomiuri.co.jp/politics/20140424-OYT1T50112.html>。

⁵² “U.S.-Japan Joint Statement: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 Shaping the Future of the Asia-Pacific, and Beyond,”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Japan*, April 25, 2014, http://www.mofa.go.jp/na/na1/us/page24e_000045.html.

⁵³ Hillary Rodham Clinton, *Hard Choices: a Memoir*, p. 76.

⁵⁴ 謝奕旭，「21世紀美國東亞戰略的延續與變遷」，*陸軍學術學術雙月刊*，第504期（2008年12月），頁7，http://www.mnd.gov.tw/Upload/200812/6-22_541437.pdf。

第四節 小結

比較兩任總統的亞洲政策，小布希總統的亞洲政策只著重在反恐面向，並企圖將亞洲塑造成美國反恐戰爭的支持者和跟隨者；歐巴馬的亞洲政策涵蓋層面廣泛，包括政治、經濟、外交等領域，希望藉由多面向的參與，使美國融入亞洲，並透過說服與合作，與亞洲各國發展互利的雙邊關係，藉以維持美國在此區域的霸權地位。⁵⁵在小布希政府期間，美國以單邊主義，傾向憑藉軍事力量來處理恐怖主義的問題。然而，過度依賴軍事力量，而忽略國際合作，不僅無法解決恐怖主義的攻擊，且在美國的單邊主義主導下，漠視聯合國的正當程序，也使得國際秩序崩解，並且失去主導國際事務的正當性。⁵⁶這可以從現今中東的亂象中得到印證。

面對一個在東亞領導地位受到挑戰，甚至有轉弱趨勢的美國，或許在亞洲許多國家會懷疑它的承諾和能耐，而歐巴馬政府提出的「亞太區域再平衡」就是要消除這樣的疑慮。希拉蕊認為，歐巴馬政府已經走出執政初期在應對美國經濟與處理中東戰事的困境，並重新宣告美國在亞洲的實力。⁵⁷美國應該更努力協助亞洲形塑未來，並處理美、中兩國日益複雜的關係。全球經濟與美國本身繁榮走向、民主與人權發展及世界和平穩定，很大因素取決於亞太地區局勢變化。⁵⁸面對東亞的安全戰略環境，美國最主要的東亞戰略目標，其實就是要維持並確保美國的領導地位，而要達到這個目標，美國就必須處理好自身與一個逐漸展現對東亞區域影響力的崛起強權，也就是與中國之關係。

⁵⁵ 馬振坤，前引文，頁 4。

⁵⁶ 巨克毅，前引書，頁 70。

⁵⁷ Hillary Rodham Clinton, *Hard Choices: a Memoir*. p. 79.

⁵⁸ *Ibid.*, pp. 41~42.

第三章 美國東亞軍力調整中的中國因素

中國在採取改革開放政策後，經濟發展迅速，整體國力也隨著經濟的增長迅速的崛起。儘管 1991 年隨著蘇聯的解體，長達數十年的冷戰對峙結束，美國儼然成為世界唯一的超級強權，但也隨中國國力快速的上升，對世界情勢的影響力日趨強大，儼然成為美國在東亞地區國際政治地位的最大挑戰者，兩國的關係也將牽動此區域的國際情勢。美國在東亞區域所進行的軍力調整，中國因素將是個重要的考量因素。

第一節 二十一世紀後的美中關係

在歐洲國族主義的的激情、領土糾紛和武器競賽已經走入歷史，但是傳統的強權競逐卻在亞洲愈演愈烈，¹儘管在亞洲也有人倡議應該以歐洲之整合經驗為師法對象，朝向建構「東亞共同體」(East Asian Community)之目標前進；例如日本前首相鳩山由紀夫(Yukio Hatoyama)在 2009 年就任日本首相前，曾以一篇標題為「日本的新道路」(A New Path for Japan)文章，投書於美國《紐約時報》，²文中鳩山提出所謂「友愛」(fraternity)外交，³作為實現「亞洲共同體」目標邁進之途徑，而這個「東亞共同體」，則由不包含美國在內的東亞國家，例如日本、中國、韓國、東協各國、印度、澳洲、紐西蘭等所構成。儘管鳩山認為「美日同盟」還是可以繼續作為日本外交政策中的基石，⁴然而鳩山在就任前就拋出這樣的論調，不但是想擺脫日本自民黨長期以來以「美日同盟」作為日本外交核心之情況，重新將重心回歸至亞洲，藉以追求日本與美國間的「平等夥伴關係」，無疑追求實現許多日本人長久以來希望擺脫美國，從事自主外交的目標。

¹ 范亞倫(Aaron L. Friedberg)著，溫洽溢譯，*美國回得了亞洲嗎？(A Contest for Supremacy: China, America, and the Struggle for Mastery in Asia)* (臺北：遠流出版事業，2014 年)，頁 4。

² Yukio Hatoyama, "A New Path for Japan," *The New York Times*, August 27, 2009, http://www.nytimes.com/2009/08/27/opinion/27iht-edhatoyama.html?_r=0&sq=hatoyama&st=cse&scp=1&pagewanted=print.

³ 該理念源自歐洲中世紀宗教共同體概念，帶有社會主義色彩的統合思想。

⁴ Yukio Hatoyama, "A New Path for Japan."

然而，「東亞共同體」這樣過度理想化的構想，不但被美國認定為一個「將美國勢力從東排除的體制」，不但強烈反對該構想，⁵且這樣過度理想化的提議，在亞洲並未獲得其他國家的廣泛迴響，反而使得日、美國間關係陷入低潮，反而不利日本自身的國家利益。

冷戰結束後，美國主宰了太平洋，然而到 1990 年代中期，中國經濟快速發展，伴隨綜合國力快速提升，儼然有與美國競逐權力與影響力之勢。⁶在美國發生 9/11 事件後，小布希政府的美國國安機構的重點放在中東與南方，而不是東方的亞洲，以及打擊恐怖主義、阻止核武擴散，而不是為一個可能會是長期戰略競爭的局面預作準備。美國的決策者在 9/11 恐怖攻擊事件後，有意淡化與北京之間的差異，避免與北京產生分歧，一部分原因在於他們想得到北京的合作，共同打擊恐怖主義和「流氓國家」。⁷美國前副國務卿佐立克(Robert Zoellick)曾在 2005 年 9 月提出，正當中國大陸逐漸於世界上發揮影響力時，應當扮演一個「負責任的利害關係者」(a responsible stake holder)角色，⁸希望中國扮演一個擔負世界相關義務與責任，為世界事務與和平做出貢獻。然而，這是美國一廂情願的想法。⁹儘管冷戰後美國對於中國採取一種「圍交」(congagement)戰略，亦即是既「圍堵」(containment)又「交往」(engagement)的策略，引導中國融入由美國主導的國際體系內，藉以改變中國，經濟全球化的時代，中國的發展確實也離不開世界，故中國也如美國的期待，逐步融入世界體系中。從這個觀點來看，美國的對中國政策可謂是成功的。

然而，隨著中國經濟持續快速成長，在 2008 年金融海嘯之後，中國在言行上都比以前來得更自信。在面對美國等國之施壓，要求北京在經濟政策與人權方面做改變時，北京的態度卻顯得更強硬，展現快速成長的武力更公開，警告違逆其意的鄰國說得更露骨，也更願意把越來越強的經濟力量用在外交上，同時也更公開質疑美國在亞洲與全球的領導地位，¹⁰使得美國在全球的領導威脅，逐漸

⁵ Kang Sang Jung, "Divisions, rivalries threaten new Cold War in East Asia," *The Japan Times*, January 3, 2006, <http://www.japantimes.co.jp/opinion/2006/01/03/commentary/world-commentary/divisions-rivalries-threaten-new-cold-war-in-east-asia#.VWr-SFI0dNU>.

⁶ 范亞倫(Aaron L. Friedberg)著，前引書，頁 4。

⁷ 前引書，頁 6。

⁸ Robert D. Zoellick, "Whiter China: From Membership to Responsibility?" *The National Committee on U.S.-China Relations*, September 21, 2005, http://www.ncuscr.org/files/2005Gala_RobertZoellick_Whither_China1.pdf.

⁹ Szu-Shen Ho and Shun-Jen Chen, "China and the U.S.-Japan Alliance in the North Korean Nuclear Crisis: Verification of a "Responsible Stakeholder?" *Views & Policies*, Vol. 3, No. 1 (September 2006), p. 33.

¹⁰ 范亞倫(Aaron L. Friedberg)著，前引書，頁 6。

受到這個新興強權的挑戰；儘管中國逐步融入世界體系中，但兩國對於國際秩序的觀點並不全然相同。

對美國而言，未來的世界秩序建立在美國所堅信的「普世價值」上，包括自由、民主、人權等，故也期待甚至要求中國在世界或於其內部事務或議題上，同樣秉持這種「普世價值」原則來處理；然而，中國卻更強調，未來世界秩序中，各國內部事務由各國人民自行處理，國際事務則由世界各國人民共同解決，尤其自十八大以來，中國在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的同時也極力強調捍衛「核心利益」，所以被中國認定為中國「核心利益」者，包含臺灣、西藏、新疆等問題，以及東海、釣魚臺及南海等爭端者，中國表現出強硬不妥協之態度。面對美、中關係間之問題，中國提出了建構「新型大國關係」的框架，要求美國彼此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¹¹兩國於 2009 年 9 月發表的聯合聲明裡，也承諾將盡量尊重對方的「核心國家利益」，¹²然而，一旦兩國各自的「核心利益」發生抵觸時，兩國的仍存在對抗甚至衝突的可能性。以美國在東亞的「駐軍」(military presence)為例，是美國為實現對盟友的安全承諾而進行，然而中國認為此舉與其國家安全利益抵觸，所以再多的軍事透明度與戰略保證，也都無法弭平彼此的隔閡，¹³所以兩國可能發生衝突的機會並不能被排除。

從此處來看，儘管中國在美國「圍合」戰略下，融入世界體系，然而對自身實力逐具信心的中國，並不願毫無保留的接受美國的「普世價值」觀及在美國主導下的國際規範，故在中國走進國際社會，並參與多邊組織或進行多邊外交之際，同時也進而嘗試改變及扭轉美國主導的國際體制，藉以發展「具中國特色」的相關外交政策。¹⁴換言之，在經濟全球化的趨勢下，中國無法將自己隔離於國際體系之外，故積極參與國際體系之際，仍設法改變由美國主導的體系秩序，所以美、中兩國將存在國際秩序觀點的爭論。

從結構現實主義觀點而言，美中對抗的原因，起因於國際體系的結構性變化，以及太平洋兩大強權內在政治體制的差異。放眼歷史，既有強權與崛起大國之間

¹¹ 「趙可金：中美關係重心的歷史性調整」，*環球時報*（北京），2015 年 8 月 21 日，http://opinion.huanqiu.com/opinion_world/2015-08/7325802.html。

¹² “U.S.-China Joint Statement,” *The White House*, September 17, 2009, <https://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us-china-joint-statement>.

¹³ 史坦伯格(James Steinberg)、歐漢龍(Michaell E. O’Hanlon)著，蔡曉卉譯，*中美新型戰略關係：走向戰爭還是走向合作(Strategic Reassurance and Resolve: U.S.-China Relation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臺北：如果出版，2015 年），頁 25。

¹⁴ 邱坤玄，「中國在周邊地區的多邊外交理論與實踐」，*遠景基金會季刊*，第 11 卷第 4 期（2010 年 10 月），頁 1~41。

的關係不僅不穩定，且往往動盪不安。既有強權建立了國際秩序，並從中獲利，所以傾向以國際秩序的捍衛者自居。而崛起大國則覺得受現狀所限，甚至所欺騙，便有所抗拒，要得到他們認為自己理應得到的東西。¹⁵冷戰結束後，兩極對峙的狀況結束，美國成為世界上唯一的超級強權。然而，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以及軍事現代化的持續進行，逐漸展現它在東亞區域，甚至是世界上的影響力；事實上，中國本身也有強烈的主觀意願，成為國際政治中的一極。¹⁶儘管中央研究院朱雲漢院士認為，中國只不過正在恢復為清朝乾隆時期的世界強權地位，¹⁷但不可諱言的，隨著中國的國力增強，在東亞區域國際關係體系中之權力分配狀態因而產生變化，故國際體系結構亦隨之產生變化，對於美國在此地區的領導地位形成挑戰，而這些挑戰不但包含國際政治及經濟層面，也包含區域安全及軍事層面。

所以對美國而言，維持本身的霸主地位，藉以抵抗來自新興勢力的挑戰，將會是其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標。關於此點，美國小布希政府於 2002 年 9 月公佈的《國家安全戰略》裡即明確指出，「我們將以足夠強大的軍隊，阻止潛在對手透過擴充軍備，領先或迎頭趕上我們的實力」。¹⁸儘管報告並未明指所謂「潛在對手」對象為何，但無疑中國是美國設定的潛在對象之一。

從二十一世紀開始，小布希總統在東亞進行的軍力整編行動，以及歐巴馬總統提出之「亞太區域再平衡」戰略調整，在中國的眼中，這都是一種美國重新在東亞對中國實行的一種如冷戰時期般的「圍堵政策」(containment policy)。由於中國視美國為其持續性統治的外在威脅，中國覺得有必要壓縮美國在西太平洋的軍事規模和外交影響力，將美國勢力逐出，最終取代美國，成為主宰東亞的大國。¹⁹然而，歐巴馬政府推動的「亞太區域再平衡」政策，或許也有抑制中國在此區域的影響力。故日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於 2015 年 4 月發表的《東亞戰略概觀 2015》就指出，「美國歐巴馬政府之所以把重點放在亞太區域，且美國無法忽略此區域的原因，就是中國最近的行動已經影響了區域秩序」，²⁰所以美國必須出手防止這種情況發生。

¹⁵ 范亞倫(Aaron L. Friedberg)著，前引書，頁 7。

¹⁶ 邱坤玄，「結構現實主義與中共大國外焦格局」，*東亞季刊*，第 30 卷第 3 期（1999 年夏季），頁 28。

¹⁷ 「朱雲漢：亞投行一葉知秋 世界跨入新時代」，*美麗島電子報*，2015 年 3 月 19 日，<http://www.my-formosa.com/article.aspx?cid=6&id=77328>。

¹⁸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U.S. Department of State*, September 17, 2002, p. 30, <http://www.state.gov/documents/organization/63562.pdf>.

¹⁹ 范亞倫(Aaron L. Friedberg)著，前引書，頁 8。

²⁰ 防衛省防衛研究所編，*東アジア戦略概観 2015*（東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2015 年），頁 236。

面對中國大陸軍力增強，美國助理國防部長（當時）葛瑞森(Wallace Gregson)認為，這對美國是個機會，也是個風險，因為中國軍力之提升，可以讓其擁有對全球公共事務做出貢獻，例如和平維護任務，反海盜等，但其在區域中之軍事部署，已經改變區域之軍事平衡，並因而限縮其他國家在此使用海洋、空中、太空、網路等之能力，這也是美國所關切的。²¹

儘管，也有美國學者提議進行美、中之間的「大交易」(grand bargain)，指的是美國利用臺灣來換取中國的合作；亦即美國與中國商議出一個所謂的「大交易」，用美國終止對台灣的防衛承諾，換取中國在海洋及陸地等爭端上的和平解決，²²換言之，藉由美國對於中國崛起的「適應」(accommodation)，避免兩國走向軍事競爭之途。然而，犧牲臺灣來交換美、中之間的關係紅利，在美國只是少數人的非主流意見，是否真的符合美國的國家利益，仍有待觀察。

第二節 中國對應的安全戰略

一、對美「軍事轉型」的回應

針對美國二十一世紀後的「軍事轉型」，美國的智庫「蘭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曾提出一份報告，研究中國對於美國「軍事轉型」的對應政策。²³報告中提出四種對中國可能採取的應對方案。第一方案為「加強傳統武力現代化」(conventional modernization “plus”)，包括太空武器、潛艦與攻船的巡弋飛彈，以實施反進入作戰與打擊已知的美國弱點，或是高價值目標，將會對作戰產生決定性影響。「蘭德公司」認為這是中國最可能採用的方案。然而此方案面對美國致力發展的「網狀化作戰」(network-centric warfare, NCW)顯得脆弱，故中國將以加強海軍的遠洋及協同性訓練、空軍部隊在水面上的訓練、長程無人機的發展等克服。第二方案為顛覆、破壞與資訊戰。此方案為瓦解敵人意志的心理戰、特種作戰、電腦網路作戰、情報戰等。優點在於可以短時間採取此種作戰，亦可發揮相

²¹ Yoichi Kato, “U.S. Sees Chances, Risks in China Military Buildup,” *The Asahi Shimbun*, March 18, 2010, <http://www.asahi.com/english/TKY201003170256.html>.

²² Charles L. Glaser, “A U.S.-China Grand Bargain? The Hard Choice between Military Competition and Accommodatio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9, No. 4 (Spring 2015), pp. 49-90.

²³ 毛文杰(James C. Mulvenon)等著，楊紫函譯，*中共對美國軍事變革之反應*(Chinese Responses to U.S. Military Transformation and Implications for the Department of Defense) (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室，2010年)。

當程度的制止功效。第三方案是以飛彈為中心的戰略，將使解放軍具有攻擊亞太地區美國基地的能力，以及使解放軍具有傳統彈道及巡弋飛彈對美國戰略目標發動打擊的能力。第四方案則是中國的網狀化作戰。此種戰略中國將誠信在作戰安全、管制、奇襲作戰、大量火炮等實力。但選擇此方案時，中國不會仿效美國建立空權，因為若與美國發生衝突，中國的最大挑戰是擊敗美軍的空中武力與航艦戰鬥群。²⁴蘭德公司提出的報告，主要是針對中國對美國「軍事轉型」可能採取的應對戰術進行分析。

由報告中可以得知，中國可能還是以「加強傳統武力現代化」的方案，因為無論是在其他方案裡以飛彈為中心，或是進行網狀作戰，中國在聯合作戰以及打擊美軍空中武力及海上船艦戰鬥力時，將不如美軍在這方面的能力。然而美軍在這些方面的優勢是否能長久保持，以及美國因為削減國防支出，是否會減損美軍在這方面的優勢，則是值得觀察。研究最後對美國國防部所提出的建議是，美國必須更專注於各種防衛措施，尤其是與防護美軍前進基地、衛星資訊系統、與遠征性資產（例如航艦等等）。²⁵換言之，中國可能採取的是阻斷美國的軍力投射及孤立前沿基地的「反介入／區域拒止」戰略，藉以阻斷美國介入東亞爭端，特別是阻斷美國介入台灣海峽之爭端。

二、提出「反介入／區域拒止」戰略

冷戰後東亞所殘留的最大安全保障問題之解決，與中國脫不了關係，其中所涉及的包含朝鮮半島問題、台海問題，以及中國快速的軍力增強等問題。²⁶在美國國防部發表的 2006 年版 QDR 中指出，中國是「最能在軍事上與美國分庭抗禮，且若美國沒有反制之道，其部署之擾亂性軍事科技將逐漸抵消美國傳統軍力優勢」之新興強權。²⁷而在 2010 年版的 QDR 亦指出，一些國家(some states)已經取得軍事能力增強對美軍的阻絕能力。²⁸華府的軍事專家認為，報告中指的「一些國家」意指中國。²⁹美國軍方對中國快速擴充軍力感到不安，2010 年版 QDR 指出，中國對其軍事現代化計畫之步調、範疇和最終目標僅公開有限的資訊，令

²⁴ 前引書，頁 9~13。

²⁵ 前引書，頁 13。

²⁶ 森本敏，*米軍再編と在日米軍*（東京：文藝春秋，2006 年），頁 90。

²⁷ DoD, "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Report 2006,"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February 6, 2006, p. 29, <http://www.defense.gov/pubs/pdfs/QDR20060203.pdf>.

²⁸ DoD, "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Report 2010,"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February 6, 2010, p. 31, http://www.defense.gov/qdr/images/QDR_as_of_12Feb10_1000.pdf.

²⁹ 「中國崛起 力阻美軍介入台海」，*自由時報*，2010 年 2 月 3 日，<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10/new/feb/3/today-fo1-3.htm>。

人質疑其長期意圖的正當性。³⁰儘管中國每兩年發表一份國防白皮書，但其軍事透明度仍舊不足，揭露在白皮書中之資訊恐怕與實際狀況相距甚遠。

另一方面，中國在歷年發表的「國防白皮書」中，亦關切美國在東亞之軍力整編，例如在 2006 年版白皮書指出，「美國加快調整軍事部署，增強在亞太地區的軍事能力。美日強化軍事同盟，推進軍事一體化」、³¹於 2008 年版指出「美國保持對亞太地區的戰略關注和投入，強化軍事同盟，調整軍事部署，增強軍事能力」、³²以及 2010 年版指出「美國強化亞太軍事同盟體系，加大介入地區安全事務力度」等。³³由此可知，中國認為美國的東亞軍力整編與同盟關係強化，特別是美日同盟的強化，即是針對其自身而來。

另一方面，對於美國於東亞之軍力整編，中國在其 2010 年「國防白皮書」勾勒出其對應之戰略框架，白皮書指出，中國將以「陸軍形成以直升機、裝甲突擊車輛、防空和壓制武器為骨幹的陸上作戰裝備體系，海軍形成以新型潛艇、水面艦艇和對海攻擊飛機為骨幹的海上作戰裝備體系，空軍形成以新型作戰飛機、地空導彈武器系統為骨幹的制空作戰裝備體系，第二砲兵形成以中遠程地地導彈為骨幹的地地導彈裝備體系」。³⁴由上觀之，中國解放軍似有發展出以「反介入」(anti-access)與「海上拒止」(sea denial)之戰略模式。³⁵「反介入」目的在於不讓美軍靠近，使其對中國發動攻擊，或無法干預解放軍的犯臺行動等；「海上拒止」則是「拒止」美國海軍之接近。中國之首艘航空母艦下水試航，更象徵其「反介入／區域拒止」(anti-access/area denial, A2/AD)之戰略成形。³⁶以台海戰事為例，無論美國的航空母艦距離多近，要介入兩岸間戰事仍需要兩天的時間，若能趁美國來不及軍事介入之前，若能在半日或一日內達到目的，即使受到國際輿論的批

³⁰ DoD, "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2010," p. 31.

³¹ 「《2006 年中國的國防》白皮書」，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北京），2006 年 12 月，http://www.mod.gov.cn/big5/affair/2011-01/06/content_4249948.htm。

³² 「國務院新聞辦發布《2008 年中國的國防》（全文）」，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北京），2009 年 1 月，http://www.mod.gov.cn/big5/affair/2011-01/06/content_4249949.htm。

³³ 「中國政府發表《2010 年中國的國防》白皮書（全文）」，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北京），2011 年 3 月 31 日，http://www.mod.gov.cn/big5/affair/2011-03/31/content_4249942.htm。

³⁴ 「中國政府發表《2010 年中國的國防》白皮書（全文）」，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http://www.mod.gov.cn/big5/affair/2011-03/31/content_4249942.htm。

³⁵ 麥戴偉特 (Michael McDevitt)，「解放軍海軍建軍發展的戰略與作戰背景」，甘浩森 (Roy Kamphausen)、施道安 (Andrew Scobell) 編，黃文啟譯，*解讀共軍兵力規模 (Right-Sizing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Exploring the Contours of China's Military)* (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室，2010 年)，頁 369。

³⁶ 慶正，「反介入戰略成形 美、中亞太爭雄」，*中國時報*，2011 年 8 月 6 日，<http://news.chinatimes.com/mainland/11050501/112011080600209.html>。

評，隨著時間的過去，也會成為既成事實。³⁷由此看來，此戰略的提出，無異是中國對於美國軍力投射的反制戰略

學者分析指出，中國將同時結合反艦巡弋飛彈、防空飛彈，以及機動性和火力同步強化的多管攻擊火箭，搭配自主研發的北斗衛星定位導航系統，「精準打擊」範圍可從台海向太平洋延伸三千公里，牽制美軍行動，藉以防止國外勢力介入台海爭端。但相對地，美國西太平洋的軍事力量，除了空軍在關島部署隱形戰機、空中加油機、遠端運輸機、戰略轟炸機、偵察機以及各型戰機外，海軍也調派三艘核子動力的攻擊型潛艦常駐關島。³⁸雖然如此，「反介入／區域拒止」戰略，以及以飛彈對美國進行精密攻擊，無疑是中國對美國東亞軍力整編之反制之道。

儘管如此，美國助理國防部長（當時）葛瑞森接受日本《朝日新聞》專訪時指出，美國面對中國之「反介入」及「海上拒止」戰略，並不會放棄在東亞的前沿部署，而美國在東亞地區進行中的兩個計畫（駐日美軍、駐韓美軍整編）也將持續進行。³⁹換言之，即使中國提出了「反介入／區域拒止」戰略，美國仍將繼續進行東亞的軍力整編作業。

三、加強海軍軍力

就中國海軍對美國海軍之防衛線，大概可以由「第一島鏈」(first island chain)及「第二島鏈」(second island chain)來看。第一島鏈是指的是北起日本列島、琉球群島，中接台灣島，南至菲律賓、大巽他群島的鏈形島嶼帶；第二島鏈則指北起日本列島，經小笠原諸島、火山列島、馬里亞納群島至帛琉群島。第一島鏈則是中國海軍的作戰區域、對美軍之防衛線，也是因應台灣有事之作戰區域，若萬一與美軍發生衝突，也是阻止美國海軍船艦進入南海、東海與日本海的防衛線，目標就是在此區域發生事端時握有制海權。第二島鏈則是近年來中國海洋調查船由第一島鏈往外延伸的區域；第二島鏈則是當台灣有事時，中國海軍阻止美國海軍馳援的區域，也是中國海軍往遠洋發展的目標。中國海軍的目標是在 2020 年完成對第二島鏈的相關作戰能力建設，在 2040 年至 2050 年間完成進出西太平洋及印度洋對抗美國海軍的相關建設。⁴⁰由中國海軍建構戰力的進程來看，它不但要增強海軍，且要將海軍打造成為一隻「遠洋海軍」，除了最終可以進出於西太

³⁷ 小川和久、西恭之，*中國の戦争力：台頭する新たな海洋覇権の実態*（東京：中央公論新社，2014年），頁 57。

³⁸ 慶正，前引文。

³⁹ Yoichi Kato, "U.S. Sees Chances, Risks in China Military Buildup."

⁴⁰ 宮田敦司，*中國の海洋戦略*（東京：批評社，2014年），頁 18-19。

平洋及印度洋外，也能藉由阻斷美軍進入第一島鏈的範圍內，以達成「反介入／區域拒止」的戰略目的。

另一方面，「反介入／區域拒止」戰略或許也是中國擁有航空母艦的前提。⁴¹早在 1982 年解放軍就提出中國應該擁有航空母艦的主張，而為了取得建造航空母艦的技術，曾在 1985 年收購澳洲退役的「墨爾本號」、1990 年收購俄羅斯退役的「明斯克號」、「基輔號」，以及 1998 年再度收購「瓦良格號」後，在大連進行改造，儘管具體提到友航空母艦，已經是在 2005 年之後，但隨著中國海軍在遠洋活動的增加，或許中國擁有航空母艦的願望將有可能實現。⁴²儘管以目前中國的現況而言，無論在哪個海域，美國的航空母艦都擁有航空優勢，中國也無法防範核子動力攻擊型的威脅，若以要實現前述「反介入／區域拒止」戰略，中國必須擁有航空母艦。⁴³由此看來，一旦中國擁有航空母艦，就可以在「第一島鏈」內，將可擁有足以擊破進入島鏈內的美軍之軍事態勢，並可以「第二島鏈」為界，使美軍無法在此區域內自由行動。

美國海軍情報處(The U.S. Office of Naval Intelligence, ONI)在 2015 年 4 月 9 日發佈一份《21 世紀中共海軍之能力與任務》(The PLA Navy: New Capabilities and Missions for the 21st Century)之報告，ONI 在報告中指出，今後十年，中國海軍將從一支沿岸海軍轉變為能在全世界執行多重任務的海軍；⁴⁴同時 ONI 提出中國海軍發展特點包括：第一，中國海軍的核導彈潛艦將成為核威懾的主要力量之一；⁴⁵第二，2014 年中國成軍的軍艦比其他任何國家都要多，2015 至 2016 年將持續這種趨勢；⁴⁶第三，中國海軍驅逐艦配備可垂直發射的超音速反艦巡弋飛彈，具體提高威脅美國海軍船艦能力；⁴⁷第四，中國海軍潛艦部隊目前有五艘攻擊型核潛艦、四艘核導彈潛艦和五十七艘常規潛艦，到 2020 年潛艦數量將超過七十艘；⁴⁸第五，中國海警執法船隊規模，已經比日本、越南、印尼、馬來西亞和菲律賓的總合還要大。⁴⁹根據此報告，中國的海軍軍力，在東亞地區已經足以對周邊國家，特別在與中國在南海有島嶼主權爭端的國家形成優勢，也將對美國海軍在東海及南海地區形成挑戰。

⁴¹ 小川和久、西恭之，前引書，頁 83。

⁴² 小川和久、西恭之，前引書，頁 83。

⁴³ 小川和久、西恭之，前引書，頁 86。

⁴⁴ ONI, "The PLA Navy: New Capabilities and Missions for the 21st Century," *The U.S. Office of Naval Intelligence* (ONI), April 9, 2015, p. 11.

⁴⁵ *Ibid.*, p. 11.

⁴⁶ *Ibid.*, p. 15.

⁴⁷ *Ibid.*, p. 15~16.

⁴⁸ *Ibid.*, p. 19.

⁴⁹ *Ibid.*, p. 44.

另一方面，2015 年 5 月中國發表了它第九份的國防白皮書，提出「加強海外利益攸關區國際安全合作，維護海外利益安全」，並稱要做好軍事鬥爭準備，深化軍事鬥爭準備，全面提高軍隊威懾和實戰能力，以保證能維護和平。白皮書強調中國受到多方面威脅，提出必須突破「重陸輕海」的傳統思維，並提到太空武器化初顯端倪、網絡空間國際戰略競爭日趨激烈。此外，海軍要按照「近海防禦、遠海護衛」的戰略要求提高戰略威懾與反擊、海上機動作戰、海上聯合作戰、綜合防禦作戰和綜合保障能力，又說海洋關係國家長治久安和可持續發展，必須突破重陸輕海的傳統思維，高度重視經略海洋、維護海權。⁵⁰由此也可以看出，中國亟欲加強其海軍的力量，除了作為捍衛其於東海及南海相關島嶼的主權之「近海防禦」之用，白皮書同時也明確指出，中國陸軍和空軍「攻防兼備」的戰略要求，以及中國海軍逐步朝向近海防禦與遠海護衛，並且提高戰略威懾與反擊的能力。⁵¹由此可以看出，中國的國防戰略，將從以往較重視陸軍的思維，調整為加強海軍的軍力，如此方可維護其海外利益。在南海情勢急遽升高之際，中國提出的未來戰略，不免讓人產生聯想。

儘管美國在回應中國這份最新發表的國防白皮書時表示，美國將繼續促請中國在軍力和意圖方面展示更大的透明度。⁵²另外，白對此，國務院官員表示：「我們繼續仔細監測中國的軍力發展，我們也繼續敦促中國：在軍事能力和意圖方面展現更大的透明度。我們因此鼓勵中國在運用軍事能力的時候，應該有利維護亞太地區的和平與穩定。」⁵³然而，針對中國在南海大興土木建造人工島一事，中國人民解放軍副總參謀長孫建國於 2015 年 5 月 31 日在新加坡出席「亞洲安全會議」（即「香格里拉對話」，Shangri-La Dialogue）並發表演講時，明確表示中國在南海的填海造島是為了滿足必要的軍事防衛需求，表明了帶有軍事目的。這也是中國軍方首次在正式場合提及填海造島具有軍事目的。⁵⁴這也突顯出中國意在南海強化其軍事態勢，藉以控制南海情勢，同時也顯示中國在南海主權爭議中強硬的態度。

⁵⁰ 「中國新國防白皮書提海外利益攸關區戰略」，**BBC 中文網**（倫敦），2015 年 5 月 26 日，http://www.bbc.co.uk/zhongwen/trad/china/2015/05/150526_china_defence_white_paper。

⁵¹ 「美國回應中國國防白皮書：希望更加透明」，**BBC 中文網**（倫敦），2015 年 5 月 26 日，http://www.bbc.co.uk/zhongwen/trad/world/2015/05/150526_us_china_defense。

⁵² 前引文。

⁵³ 「美國國務院：並不特別判定中國國防白皮書」，**VOA 美國之音**（華盛頓），2015 年 5 月 27 日，<http://www.voacantonese.com/content/nc-dc-us-on-chinas-defense-whitepaper/2792278.html>。

⁵⁴ 「孫建國在亞安會提及南海造島帶有軍事目的」，**共同社**（東京），2015 年 5 月 31 日，<http://tchina.kyodonews.jp/news/2015/05/98564.html>。

關於中國在南海填海造陸一事，美國國防部長卡特(Aston Carter)在 2015 年 5 月 30 日在新加坡參加「香格里拉對話」時，演說中指出，中國過去一年半填出至少八平方公里的地（約半個綠島大），超過各國爭議島嶼總面積，⁵⁵並呼籲中國永遠停止在南海填海造陸。中國駐美大使崔天凱則噙聲，質疑美國到南海的意圖。⁵⁶顯見美、中兩國在南海，甚至東亞其他地區對抗的趨勢。故中國提出的「反介入／區域拒止」則是因應美國重返亞洲的戰略。

第三節 美國的戰略及軍力調整對應

一、「空海整體戰」戰略

美國副國防部長（當時）卡特表示，為了配合美國將新的國家軍事戰略重點放置於亞太地區，藉以「反介入／區域拒止」(anti-accession/area-denial)戰場上獲勝，美國將在 2020 年前將美軍重新塑造(resharp)為「迅速快捷、精實、全戰備」且「無論於時何地皆能擊退敵人的部隊」。⁵⁷有學者認為，美國在亞太地區戰略部署的調整，就是一種戰略態勢的營造，主要因應中國的反制戰略。中國為了反制美日介入台海問題，故提出反介入戰略，並透過遠距離精準海上與空中之武力，對美國與日本可能介入之海上及空中航道，進行圍堵或攔截，故美國提出「空海整體戰」(Air-Sea Battle, ASB)來因應。從軍事戰略來看，美軍前進澳洲也可能是美國「空海整體戰」新概念下的延伸行動，最主要針對中國之反介入戰略而來。美軍因應反介入戰略可以分為主動攻勢與被動防護，但要發揮效果，除依賴不同軍種間之聯合作戰外，更須借重美國亞太盟友作戰支援，才能達到多面夾擊的效

⁵⁵ 「美防長點名大陸：勿再填海造地」，聯合報，2015 年 5 月 31 日，<http://udn.com/news/story/7992/936219-%E7%BE%8E%E9%98%B2%E9%95%B7%E9%BB%9E%E5%90%8D%E5%A4%A7%E9%99%B8%EF%BC%9A%E5%8B%BF%E5%86%8D%E5%A1%AB%E6%B5%B7%E9%80%A0%E5%9C%B0>。

⁵⁶ 「反華愚蠢！中國大使質疑美到南海意圖」，世界日報，2015 年 5 月 31 日，<http://udn.com/news/story/7992/935340-%E5%8F%8D%E8%8F%AF%E6%84%9A%E8%A0%A2%EF%BC%81%E4%B8%AD%E5%9C%8B%E5%A4%A7%E4%BD%BF%E8%B3%AA%E7%96%91%E7%BE%8E%E5%88%B0%E5%8D%97%E6%B5%B7%E6%84%8F%E5%9C%96>。

⁵⁷ John A. Tirpak, "Evolving the 21st Century Air Force." *Air Force Magazine*, Vol. 95, No. 11 (November 2012), p. 36, <http://www.airforcemag.com/MagazineArchive/Documents/2012/November%202012/1112evolving.pdf>.

果。⁵⁸換言之，美國的東亞軍力整編，以及強化與東亞地區盟國或友邦軍事合作關係，將是因應中國反介入戰略的必要措施。

美國國防部於 2013 年 5 月 12 日發佈一份《海空整體戰：軍種協作對應反介入／區域拒止之挑戰》(Sea-Air Battle: Service Collaboration to Address Anti-Access & Area Denial Challenges)報告，⁵⁹報告指出在二十一世紀，空海整體戰是美國軍力投射的自然演進，亦為美國國家安全戰略的關鍵構成要素。準確度更高、殺傷性更強的新一代飛彈（包括巡弋飛彈、彈道飛彈、空對、地對空飛彈）正被量產與擴散，現代化的新型潛艇與戰機亦大幅提升潛在對手國反介入/區域拒止的能力，危及美國軍力投射能力和維持行動自由，為此美國積極發展「空海整體戰」概念作為因應。

此外，當今太空和網路空間越形重要，競爭亦日益激烈。通訊、監視、定位等軍事科技，均與太空緊密相關，電腦駭客攻擊亦涉及網路空間安全，各軍種的協調合作亟須加強與重視。舉例而言，網路或水下作戰可用於摧毀敵軍防空系統，空軍則可用於排除潛艦或水雷威脅，太空資產（例如衛星）亦可用於干擾對方指管運作。最後，報告指出，「空海整體戰」將是長期的作戰規，並以 2020 年作為目標年，期望能發展有效對抗「反介入/區域拒止」威脅的軍事能力。

事實上，「空海整體戰」是一種整合海、空軍各式資源，利用美國在航空、太空、網路、電子技術上的技術優勢進行，且它並不是美軍的單邊行動，而是透過美國在亞太地區盟邦的資源，特別是日本與澳洲兩國的聯合作戰計畫。⁶⁰這或許就不難理解，為何日本在 2015 年 5 月首次參與美澳聯合軍事演習的原因。⁶¹儘管日本強調只是要加強和美、澳兩國之軍事合作。

以美國空軍欲在「空海整體戰」概念中，整合並發揮快速行動作戰能力，曾在 2013 年 9 月針對 F-22 戰鬥機的作戰行動，提出了一個名為「猛禽快速作戰策略」(Rapid Raptor Packages)的作戰部署方案。⁶²這是一個可以在二十四小時內，對任何前沿作戰基地支援 F-22 戰機部署及完成作戰準備的新概念，

⁵⁸ 沈明室，「從歐巴馬亞太之行看美中的戰略利益競逐」，**戰略安全評析**，第 79 期（2011 年 11 月），頁 9~10。

⁵⁹ Sea-Air Battle Office, "Sea-Air Battle: Service Collaboration to Address Anti-Access & Area Denial Challenges."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May 12, 2013, <http://www.defense.gov/pubs/ASB-ConceptImplementation-Summary-May-2013.pdf>.

⁶⁰ 柳千惠，**透視美國亞太區域再平衡政策**，頁 188~189。

⁶¹ Matt Siegel, "Japan to join U.S., Australia war games amid growing China tensions."

⁶² David Cenciotti, "Rapid Raptor package: U.S. Air Force's new concept for deploying four F-22 stealth fighters in 24 hours." *The Aviationist*, September 29, 2013, <http://theaviationist.com/2013/09/29/>

儘管美國國防部否認「空海整體戰」是針對特定敵對區域或地區，但是很明顯的是，此戰略主要的敵對目標是針對在「台灣腳本」(Taiwan scenario)裡面的中國，以及「荷姆茲海峽腳本」(Strait of Hormuz scenario)中的伊朗。⁶³事實上，「反介入/區域拒止」戰略在東亞地區的適用對象，不僅僅適用在萬一台灣受到中國武力攻擊時，用來阻絕馳援台灣的美軍而已。若美國的軍力投射被阻絕，造成美國的勢力撤出東亞，中國就能逼臺灣鎖上談判桌，同時極有可能封鎖、中立化或先發制人壓迫來自日本或南韓嚴峻的軍事挑戰，⁶⁴其影響的層面將不容小覷。

然而，根據一篇於 2015 年 1 月 20 日，刊登於《美國海軍學院新聞》(USNI News)的文章指出，美國有意將富爭議性的「空海整體戰」的名稱廢棄，改用其他更為適當的名稱，儘管這樣的概念將會繼續存在。⁶⁵文章指出「目前空海整體戰缺乏的部分在於陸上武力的部分，也就是如何使用陸上武力，使得美軍得以進入被封鎖的區域內」。⁶⁶此外，美國軍方報紙《星條旗日報》(Stars and Stripes)於 2014 年 9 月 28 日刊登出分析文章指出，「空海整體戰」概念可能在與中國的衝突中具有風險性，⁶⁷即使現在中國的軍事力量在大規模衝突發生時，仍然無法與美國相抗衡，但是預料在北京投入大量的人力及物力及科技研發上，在未來幾十年將會扭轉這樣的態勢。⁶⁸

由此看來，美軍的「空海整體戰」是否可以成功，將取決於中國解放軍「反介入/區域拒止」戰略是否能奏效，當美軍能夠在西太平洋地區戰場上來去自如時，就是「海空整體戰」的成功驗證。⁶⁹然而，美國似乎已經意識到「海空整體戰」在應對中國的「反介入/區域拒止」戰略似乎已經存在冒險性，也不一定是必勝的戰略，或許加入陸上部隊的運作進入「海空整體戰」的概念內，將是美國研究對中國「反介入/區域拒止」戰略的新方向。

rapid-raptor-package/.

⁶³ Franz-Stefan Gady, "The Pentagon Just Dropped the Air Sea Battle Name," *The Diplomat*, January 22, 2015, <http://thediplomat.com/2015/01/the-pentagon-just-dropped-the-air-sea-battle-name/>.

⁶⁴ 范亞倫(Aaron L. Friedberg)著，前引書，頁 13。

⁶⁵ Sam LaGrone, "Pentagon Drops Air Sea Battle Name, Concept Lives On," *USNI News*, January 20, 2015, <http://news.usni.org/2015/01/20/pentagon-drops-air-sea-battle-name-concept-lives>.

⁶⁶ Ibid.

⁶⁷ Eric Slavin, "Analysts: Air-Sea Battle concept carries risks in possible conflict with China," *Stars and Stripes*, September 28, 2014, <http://www.stripes.com/news/analysts-air-sea-battle-concept-carries-risks-in-possible-conflict-with-china-1.305505>.

⁶⁸ Ibid.

⁶⁹ 柳千惠，*透視美國亞太區域再平衡政策*，頁 189。

二、美日國防及外交合作之對應

在 1996 年「美日同盟」重新定義後，日本已經成為美國在東亞地區最重要的盟邦與夥伴國家。而日本面對來自快速崛起中國，以及北韓發展飛彈及核武的威脅，也期待透過原有的軍事同盟關係，深化和美國密切的國防及外交合作，藉以提升自身應對外來威脅的能力。以下就兩國在國防及外交合作上進行相關議題探討。

(一) 聯合開發攔截飛彈系統

為減少前沿部署，駐日美軍整編中，日本決定部署飛彈防禦系統，並與美國共同開發。日本在 2004 年版《防衛計畫大綱》，提到將引進新的裝備，指的主要是飛彈防禦系統。⁷⁰日本決定部署飛彈防禦系統，乃著眼於配合美國根本改變冷戰時期美、蘇以戰略核武力量進行嚇阻的安全保障政策，以強大的攻擊力為「矛」，以飛彈防禦為「盾」，藉以提高對中國及北韓之警戒。⁷¹2007 年 12 月，日本成功在美國夏威夷測試飛彈攔截，自神盾艦「金剛號」發射海基型攔截飛彈「標準三型」(Standard Missile-3, SM3)，將模擬飛彈成功擊落，顯示日本繼美國之後，擁有能力攔截來襲飛彈之國家。⁷²然而，有學者指出，認為導彈防禦系統中，由日美共同開發的 SM3，其命中率僅有 10~20%；⁷³雪上加霜的是，反導系統中正在研發的新型海基型攔截導彈「SM3 Block 1B」，首次攔截試驗宣告失敗，⁷⁴隨後美國通知日本，新型海基型攔截導彈開發工作，將延後兩年，故原定 2020 年在日本海上自衛隊神盾艦上裝備該導彈的計劃可能被迫推遲數年。⁷⁵僅管如此，美日兩國還是沒有放棄海基型的攔截導彈開發改良工作。

根據日本媒體報導，2015 年 6 月 7 日日本防衛省宣佈，美日兩國政府作為導彈防禦(Missile Defense, MD)系統的一部分共同開發的海基型攔截導彈(SM-3 Block 2A)的首次發射試驗在美國洛杉磯近郊的穆古角(Point Mugu)海軍基地發射場舉行，且試驗取得了成功。「SM-3 Block 2A」導彈是目前日本海上自衛隊神盾

⁷⁰ The National Institute for Defense Studies, *East Asia Strategic Review 2007* (Tokyo: The Japan Times), p. 227.

⁷¹ 「回顧：福田曾反對在日部署導彈防禦系統」，**共同社**（東京），2008 年 5 月 4 日，http://china.kyodo.co.jp/modules/fsStory/index.php?sel_lang=tchinese&storyid=56556。

⁷² 陳世昌，「日成功攔截導彈 全球第二」，**聯合報**，2007 年 12 月 19 日，第 A1 版。

⁷³ 「美學者認為反導系統命中率過低」，**共同社**（東京），2011 年 5 月 18 日，http://china.kyodo.co.jp/modules/fsStory/index.php?sel_lang=tchinese&storyid=81253。

⁷⁴ 「美新型導彈攔截試驗失敗 或影響日美共同開發」，**共同社**（東京），2011 年 9 月 2 日，<http://tchina.kyodonews.jp/news/2011/09/15661.html>。

⁷⁵ 「獨家：日美新型海基攔截導彈研發工作將延長 2 年」，**共同社**（東京），2011 年 9 月 17 日，<http://tchina.kyodonews.jp/news/2011/09/16539.html>。

艦所搭載的「Block 1A」的改良版。為提高導彈射程及命中精確度，日美兩國政府從 2006 年度起著手進行共同開發。預計將於 2017 年前後開發完畢，幾年後在海上自衛隊完成部署。2015 年 4 月修訂的《美日防衛合作指針》中列舉了自衛隊行使集體自衛權的事例，其中包括攔截彈道導彈。⁷⁶因為彈道飛彈的發射，需要仰賴美國衛星提供的相關資訊，方可成功擊中目標，此涉及集體自衛權的行使問題，在新修訂的指針中將發射彈道飛彈的事例列入之原因在此。另一方面，美日兩國希望藉由相關攔截飛彈系統的聯合開發，藉以因應中國提出之「反介入／區域拒止」戰略。

（二）美日聯合抑制中國

在東亞地區，日本是美國唯一的戰略根據地，如果美、日兩國不結為同盟，美國的領導能力也將無從發揮。⁷⁷日本曾在《東亞戰略概觀 2010》報告中指出，中國正處於「懷抱著不安的大國化」階段，中共藉建政六十週年，展現強大的軍事力以宣示自信，但卻也暴露其對東亞軍事平衡無可忽視的影響力。⁷⁸對此，報告認為，中國今後能否成為東亞的安定因素仍存變數。日本關注中國所持「積極防禦軍事戰略」之後續發展，報告指出，中國是否一改過去的「守勢」戰略值得玩味，中國認為，為因應台獨運動，以及維護其海洋利益，「防禦的軍事行動」已不足應對，為因應新的局勢，必須貫徹「積極防禦戰略思想」，重視攻勢作戰的戰略運用，堅持「後發制人」與「先機制敵」的統一，在戰略上以「後發制人」於國際社會搏得同情與支持，但在軍事行動上，洞燭機先，採取「先機制敵」的武力行動。報告指出，中國今後在具有相對的戰力優勢情況下，於局部性戰爭中，存在發動先制攻擊武力的可能性。⁷⁹故因應中國可能的作為，美日兩國將加強聯合抑制中國的行動，特別在南海爭端上。

由於美中兩國圍繞南海的對立越發尖銳，日本將如何應對引發各方關注。日本政府在針對安保相關法案進行的國會審議中暗示，將把其視為「重要影響事態」的物件，為美軍等採取軍事行動提供後方支援，因此為自衛隊開展守護美軍艦船及警戒監視活動留下可能性。⁸⁰故日本與美國間修訂了新的防衛合作指針後，再

⁷⁶ 「日美共同開發的攔截導彈發射試驗取得成功」，共同社（東京），2015 年 6 月 7 日，<http://tchina.kyodonews.jp/news/2015/06/99065.html>。

⁷⁷ 小川和久、西恭之，前引書，頁 17。

⁷⁸ The Institute of National Defense Studies, *East Asian Strategic Review 2010* (Tokyo: The Japan Times, 2010), p. 101.

⁷⁹ The Institute of National Defense Studies, *East Asian Strategic Review 2010*, p. 127.

⁸⁰ 「熱點：日本會否介入美中南海對峙引發關注」，共同社（東京），2015 年 6 月 7 日，<http://tchina.kyodonews.jp/news/2015/06/99076.html>。

加上以安倍內閣推動的安保法制改革，若順利在 2015 年的日本國會通過，則將使得日本介入南海事務的機會大增。

統轄駐日美軍等的美國太平洋司令哈里斯(Harry B. Harris)，於 2015 年 6 月 12 日於東京會見日本媒體，對日本海上自衛隊赴中國正進行填海造島的南海地區，參與巡邏活動表示「歡迎」和強烈期待。他還積極評價海上自衛隊反潛巡邏機 P3C 的作戰能力，強調其「非常適合」巡邏活動。美國對中國活躍的海洋行動提高了警惕，並加強了在南海的偵查飛行。哈里斯稱「南海是公海，不是領海，歡迎日本參與行動」，明確表示希望自衛隊基於新《美日防衛合作指針》發揮輔助作用。⁸¹儘管如此，有日本防衛省官員指出，實現海上自衛隊在南海的行動並非易事。因為在沖繩的那霸基地距離南海的南沙群島超過 2,000 公里。P-3C 巡邏機單程飛行耗時將在三小時以上。因一架飛機承擔的任務需八小時左右完成，在當地進行活動的時間將十分有限。防衛省幹部表示，「假設需要二十四小時監視的話，需要多架飛機。安排起來十分困難，會影響(包括尖閣諸島(釣魚台列嶼)附近的)東海警戒等任務」。⁸²言下之意，以目前日本自衛隊擁有的軍事裝備來看，因為日本自衛隊即使以沖繩軍事基地作為出發地，其距離南海實在太過遙遠，要至南海執行任務，恐怕有相當難度，除非有美軍的支援，但如此一來，將又涉及「集體自衛權」的行使爭議，故安倍推動的相關安保法制改革是否能在日本國會通過，將會是關鍵，而這也是日本回應美國的期待，以期在面對中國的挑戰時，可以透過合作來共同應對。

第四節 小結

二十一世紀後，中國的經濟持續快速發展，每年的國防支出也不斷上升，呈現出來的就在中國軍隊的現代化上。然而，中國軍力的增長程度，其實已經遠遠超越處理台灣問題所需；在中國外部並無其他明顯敵對國家的狀況下，再加上其軍事透明度不佳，難免引發中國周邊，以及世界上其他國家的憂慮。對於美國在東亞地區的領導地位，無疑地將形成一個挑戰。

⁸¹ 「美軍太平洋司令歡迎日本自衛隊赴南海巡邏」，共同社(東京)，2015 年 6 月 12 日，<http://tchina.kyodonews.jp/news/2015/06/99452.html>。

⁸² 「熱點：日本會否介入美中南海對峙引發關注」。

對於中國的軍力，隨著其經濟發展而大幅增長，美國並非完全沒有察覺及正視；正如 2015 年 5 月 8 日美國國防部發佈的《2015 年中國軍力報告》(Annual Report to Congress: Military and Security Developments Involv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15)指出，「中國的軍事現代化已經具有削弱美國核心軍事技術優勢的潛力。」⁸³這也是顯現出美國對於中國軍事現代化及軍力成長的擔憂。然而，反觀美國，近年來不斷削減國防支出，甚至在 2014 年版之 QDR 中提出，計畫將陸軍之規模削減至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的規模。⁸⁴這或許也反映出，美國冷戰結束後，因應民意的要求，或國家財政及資源的限制之下，不得不做出對應的調整。儘管美國在有限的財力及資源下，透過各式軍力整編及安全戰略的調整，期待提高整體軍隊及軍力運作的效率，達到削減國防支出之目的，同時又不會削減美國軍力，但彼此之間的消長態勢若持續下去，難保美國無法持續保有優勢。從國際體系層次來看，中美兩國在東亞國際政治系統中的力量消長，已經造成體系結構的變化，故兩國之間的對立與衝突或許將是必然的。

面對美國在二十一世紀後的軍力調整，在小布希政府時期，以戰略的轉換，期待美軍轉換成唯一一支高效率及高機動性的武力，以及強化美國及東亞盟國之軍事合作關係，特別是以「美日同盟」為基軸的東亞戰略；歐巴馬政府則以「亞太區域再平衡」戰略，以期扭轉美國在反恐戰爭後，無論在「身分」及「位置」上同時削弱的挑戰；⁸⁵「再平衡」戰略除了在外交層面的美國政策調整，也包含美國在國防政策上的調整。另一方面，中國因應美國的戰略及軍力調整，就是提出「反介入／區域拒止」戰略來因應。美國針對這個戰略，所提出的反制策略，就是建構「空海整體戰」之戰略，並且在東亞軍力整編的安排上因應，特別是在駐日美軍方面，例如，例如仍持續在沖繩部署了能迅速投入戰事的陸戰隊，藉以對中國維持了一定的嚇阻能力。⁸⁶另一方面，在朝鮮半島上，以「美韓同盟」為基礎，維持了一定程度的前沿部署，藉以反制中國的戰略。然而，或許美國也察覺到「空海整體戰」在面對與中國的衝突時有可能面對的風險，故將針對此戰略進行相關的修正，並考慮整合陸上部隊的運作，藉以修正「空海整體戰」可能的缺陷。

⁸³ DoD, "Annual Report to Congress: Military and Security Developments Involv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15,"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May 8, 2015, http://www.defense.gov/pubs/2015_China_Military_Power_Report.pdf.

⁸⁴ DoD, "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2014," p. 20.

⁸⁵ 張登及，「『再平衡』對美中關係之影響：一個理論與政策的分析」，*遠景基金會季刊*，第 14 卷第 2 期（2013 年 4 月），頁 53。

⁸⁶ 小川和久、西恭之，前引書，頁 58。

可以預見的是，美國將持續其東亞軍力調整之進行，亦將繼續維持其前沿部署，只是在兵力數量及軍事基地上加以調整，並強化日本在此區域之角色扮演。同時在有限的資源及經費下，提升軍隊運作與發揮戰力的效率，並結合其東亞的盟邦，在東亞建構對美國有利的安全戰略環境，藉以應對中國無論在外交，或是軍事上的可能挑戰。



第四章 美國東亞軍力調整

探究了美國二十一世紀後將探究二十一世紀後進行東亞軍力調整的中國因素後，本章將探究小布希政府，以及接任的歐巴馬兩任政府，在進行東亞軍力調整方針內容，以及實施軍力調整的概況。

第一節 進行東亞軍力調整之原因

1989 年自柏林圍牆倒下那一刻起，引發東歐一連串民主浪潮，一直至 1991 年 12 月，蘇聯終於無法抵擋這股民主化浪潮之衝擊而解體，全球安全環境因而產生重大變化。冷戰後的美國成為世界唯一超級強權，已沒有主要外在威脅及敵對國，因此美國國內民意遂開始要求減少國防支出。

因應新的世界權力平衡環境，以及國內民意要求，美國開始展開其國家安全戰略之調整，故自 1990 年代初期起，許多相關的戰略調整文件隨即發表，例如 1989-1990 年間的《基本軍力》(The Base Force)、1993 年的《全盤檢討》(The Bottom-Up Review)，以及 1997 年起定期提出的《四年期國防檢討報告》(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Report, QDR)等，皆可看出美國因應冷戰結束後調整國防戰略之軌跡。事實上，美國的軍力調整早在冷戰結束的 1990 年代即展開。1990 年代前半，美國已經將 60% 之海外軍事設施關閉，或歸還給「地主國」(host nation)，共將近 300,000 名軍事相關人員撤回美國，主要是原來駐在德國或歐洲的陸軍人員 (army personnel)。此外，因應部分「地主國」的要求，在 1990 年代美國也關閉了位於菲律賓、西班牙及巴拿馬等國的大型軍事設施。¹換言之，美國在 1990 年代不僅發佈相關軍事調整報告，也實際將海外軍事設施的關閉及返還給「地主國」，大量減少美軍駐在海外的數量。

進入二十一世紀後，隨著 9/11 恐怖攻擊事件的發生，美國小布希政府繼而發起「全球反恐戰爭」(Global War on Terrorism)，同時也因應新形態的美國國家

¹ DoD, "Strengthening U.S. Global Defense Posture: Report to Congress," *DMZ Hawaii I*, September 17, 2004, p.5, http://www.dmzhawaii.org/wp-content/uploads/2008/12/global_posture.pdf.

安全，進行美軍的全球軍力與安全戰略調整，相關的調整方針，可以從小布希政府執政期間美國國防部公佈的相關文件看出來。

在 9/11 恐怖事件發生後，美國國防部隨即於 2001 年 9 月公佈《四年期國防總檢討》報告，提出「以能力為基礎戰略」(capability-based strategy)取代「以威脅為基礎戰略」(threat-based strategy)的新安全戰略，以 2001 年版 QDR 提出的新戰略為根基，美國國防部於 2004 年 9 月公佈一份提交給美國國會，標題為《加強美國全球防衛態勢》(Strengthening U.S. Global Defense Posture)的報告，報告中就指出美國進行全球軍力調整原因如下：²

第一，美國軍力運作情況的改變，亦即是從靜態防衛至頻仍的遠征任務，面對不確定性全球戰略環境所帶給軍隊的壓力遽增，再加上軍隊能力的進步，促使小布希總統決心進行全面性的美國全球防衛態勢檢討。

第二，根基於 2001 年版 QDR 所提出以「能力為基礎之計畫途徑」(capabilities-based approach to planning)取代沿用數十年「以威脅為基礎計畫」(threat-based planning)，因為美國認知將無法確切知道何時或何處需要應戰。

第三，2002 年發佈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提出了進一步的整編方向，亦即是「為了要與不確定性競爭，也要應對所面對的許多安全挑戰，美國將在西歐及東北亞區域以內或以外的地方取得基地或駐紮地，作為長距離美國軍力部署投射的暫時性安排」。³

第四，9/11 恐怖攻擊事件後，美國釐清了二十一世紀需面對的國家安全威脅，傳統的靜態為基礎(state-based)軍事挑戰仍舊存在，但較廣泛區域的安全挑戰相繼出現，包括：

- 與恐怖主義關連的，支持恐怖主義國家、大規模毀滅性武器擴散；
- 未受到治理的國家，與某國家中未受到治理的區域，將成為恐怖主義份子或其他跨國性威脅的根據地和庇護地；
- 潛在敵人採取非對稱性手段，包括不規則性戰事、大規模毀滅性武器與進階干擾科技之挑戰，這些都是用來應付美國的傳統軍事優勢。

² Ibid, pp. 5~7.

³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U.S. Department of State*, September 17, 2002, p. 29, <http://www.state.gov/documents/organization/63562.pdf>.

第五，在恐怖主義時代的軍事效率不再以工業時代的質量來衡量，而是更多的先進觀念，例如速度(speed)、隱蔽(stealth)、獲取(reach)、知識(knowledge)、精確性(precision)，以及殺傷力(lethality)。

第六，軍力運作現實也是個重要因素，前沿部署並不意味是最佳化的部署。這點在波斯灣戰爭中即已顯現出來。

第七，美國考量到海外軍事設施可能造成的「刺激性」(irritants)，特別是對那些「地主國」居住於附近的人口中心及其房地價值的影響，故整編將考量到減輕這類的負擔，並希望藉此加強美國盟國，及改進美國與「地主國」間的互動。

第八，美國軍事人員面臨的壓力及其相關眷屬的意見也是促使全球軍力調整的進行原因之一。以往為靜態部署所設計的家屬「伴隨旅行」(accompanied tour)，卻因為軍事人員需時常離開其前沿部署地點至他處執行任務，以及人員家屬因為「地主國」的限制而無法在當地工作等而形成所謂「雙重分離」(double separation)，美國希望藉由部署態勢計畫的改變，讓軍事人員的行程可預測性更高，藉以穩定他們的家庭。

從《加強美國全球防衛態勢》報告裡提出的全球軍力調整的理由，可以歸納出幾個重點。亦即美國面對的國家安全威脅，已不再侷限於特定國家，一些非特定地點的非國家形態的團體或組織，使得美國過去數十年來採取的靜態前沿部署方式，已經無法應對這種非特定地區的國家對象所帶來的國家安全威脅，再加上軍隊的軍力已經有所改善，所以必須要採取新的戰略思維及方式方能應對。另外，美國海外軍事設施對「地主國」及其人民造成的影響，以及傳統前沿部署對美軍及其家屬形成的「雙重分離」等，都是美國決心在二十一世紀進行全球軍力調整之理由。

隨著美國的政黨輪替，歐巴馬於 2009 年 1 月 20 日上任後，逐步結束美國在中東地區的戰事，逐漸將外交、經濟、軍事中心轉移回亞洲，提出「亞太區域再平衡」(rebalance toward Asia-Pacific region)政策，藉以因應後反恐戰爭時期，美國面對的東亞安全環境變遷之挑戰。故本章將就二十一世紀後，美國小布希、歐巴馬兩政府執政期間發表之相關報告書，探究美國東亞軍力整編政策方針、軍力整編概況。

第二節 小布希政府之軍力調整方針

二十一世紀後美國全球軍力調整以及「軍事轉型」，起始於小布希政府時期。事實上，1999 年小布希尚在進行美國總統大選競選時期，就曾在美國南卡羅萊納州「色岱爾軍校」(The Citadel)的一場演講中，提出若當選總統，將推動美國的軍事轉型。⁴小布希也在自己的回憶錄裡提到，當時與倫斯斐面談，欲找他擔任國防部長時，倫斯斐就整個國防部轉型提出非常吸引人的視野，他談到了將讓美國軍隊變得更輕巧、更機動、可以更快速的部署。⁵換言之，倫斯斐提出的美國軍事轉型計畫深得小布希的心，也與他競選期間的政見契合，這也是倫斯斐獲得小布希青睞，擔任國防部長之最重要原因。

然而，當時小布希總統大概沒有料到，2001 年 1 月方上任幾個月，尚未真正全面開始實現其推動軍事轉型之政見時，即發生舉世震驚的 9/11 恐怖攻擊事件。因此，在他的兩個任期內，最首要的任務就是「全球反恐戰爭」，並順勢推動相關軍力及戰略的調整，儘管也是執行小布希總統的政策主張。由於美國進行反恐戰爭，在中東不但投入大量人力及物力，也造成美軍的傷亡，遭致美國民眾批評，故當倫斯斐卸任，並由蓋茲繼任國防部長職務，此時「軍事轉型」則較不被強調，取而代之的則是解決中東的戰事問題。

小布希政府時期的軍力調整政策方向，也曾發佈多項報告，但大致可以從其執政期間發佈的報告書的結論中可以看出，分別為 2001 年及 2006 年版《四年期國防總檢討》(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Report, QDR)，以及 2004 年 9 月發佈的《全球軍力部署調整檢討》(Global Posture Review, GPR)等報告。

一、2001 年版《四年期國防總檢討》

在 9/11 事件發後發表的 2001 年《四年期國防總檢討》(以下以「2001 年版 QDR」代稱)，開宗明義指出，此報告建立在下列四個目標之上：第一，向盟友確認美國對他的安全承諾已經作好準備並有能力達成；第二，勸阻敵人進行威脅美國及其盟友利益的行動；第三，藉著前沿部署能力迅速擊敗攻擊，及對攻擊者進行嚴厲處罰來嚇止入侵及侵略；第四，當嚇阻失敗將全面性的擊敗敵人。⁶同

⁴ George W. Bush, "A Period of Consequences," *The Citadel*, September 23, 1999, http://www3.citadel.edu/pao/addresses/pres_bush.html.

⁵ George W. Bush, *Decision Points*. New York: Broadway Paperbacks, 2010, p. 84

⁶ DoD, "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Report 2001,"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September 30, 2001,

時，報告提出以「能力為基礎戰略」取代傳統「威脅為基礎戰略」之軍力結構。所謂「能力為基礎戰略」意指將焦點集中在「敵方如何作戰」(how an adversary might fight)，修正過去「能力為基礎戰略」著眼於「誰可能是敵方，及戰爭可能在這裡發生」(whom the adversary might be or where a war might occur)。⁷過去數十年來，美國的軍力結構在於建構有能力在全球維持兩個「主要戰場」(major theater wars)，或「主要區域衝突」(major regional conflict)；換言之，即是美國須建立具備同時在全球兩個戰場致勝的能力來捍衛自身的全球利益。⁸但 2001 年版 QDR 修正為「美軍仍將維持在兩個同時開啟的戰場中快速攻擊對美國盟國發動攻擊的敵方」，但「美軍仍有能力在兩個戰場發動主要戰鬥，並在其中一個戰場全面性擊敗敵方」。⁹而為發揮「能力導向戰略」的效果，美國必須具有「快速重新組織、部署軍隊來開啟另一場戰事的能力」。¹⁰換言之，美國將建構一個具有高度機動性及有效率的武力投射軍隊。美國海軍研究學院教授賈斯伯(Scott Jasper)認為，以能力為導向的策略，將可提供一種審慎且可普遍適用的手段，將轉型概念及作戰需求轉變成美國當前與未來安全需求的部署能力，可使部隊找出所需的能力，用以嚇阻或擊敗那些藉突襲、欺騙與不對稱作戰，藉以達成其目標之敵人。¹¹故「以能力為導向」的戰略，將對於威脅來源做出快速且精準的軍力投射動作，藉著有效率且不虛耗軍力的方式，消弭威脅之來源，而這也是美國面對二十一世紀之後，來自新型態國家威脅，所必須做出的調整。

二、《全球軍力部署檢討》報告

繼小布希政府於 2001 年版 QDR 提出新的戰略模式過三年，於 2004 年 9 月美國國防部再度發表一份標題為《加強美國的全球防衛態勢》(Strengthening U.S. Global Defense Posture)之報告，或稱為《全球軍力部署檢討》(Global Posture Review, GPR)，進行全球軍力部署調整，藉提高軍力投射效率，取代大量海外駐軍策略，以及提升盟國的軍事能力與支援美軍能力。此報告根基於 2001 年版 QDR 所提出的以「能力為基礎戰略」取代傳統「威脅為基礎戰略」之軍力結構，改變美軍運作的模式。此外，這份報告同時將 2001 年版 QDR 報告中為明確定義的部

p. iii~iv, <http://www.defense.gov/pubs/qdr2001.pdf>.

⁷ Ibid, p. iii.

⁸ Alexander Chieh-cheng Huang, "Paradigm Shift & Strategy Vacuum: United States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in King-yuh Chang, ed., *East Asian Security* (Taipei: Foundation on International & Cross-Strait Studies, 2005), p. 42.

⁹ DoD, "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Report 2001," p. 21.

¹⁰ DoD, "The National Militar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March 18, 2005, p. 14, <http://www.defenselink.mil/news/Mar2005/d20050318nms.pdf>.

¹¹ Scott Jasper, "The Capabilities-Based Approach," in Scott Jasper ed., *Transforming Defense Capabilities: New Approaches fo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New York: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Inc., 2009, p. 2.

分釐清，特別是在防衛態勢的「規模、位置、形態，以及前沿軍力部署的能力」。

12

美國在冷戰時期採取的防衛態勢(defense posture)是取決於「前沿軍事武力」(forward military forces)的規模、位置、形態以及能力，藉以在美國本土以外地區作武力投射與進行軍事行動。這種前沿兵力部署方式，可以達到下列三項目的：第一，強化美國外交政策；第二，展現美國對其朋友及盟國的使命；第三，展現美國嚇阻潛在挑戰者的攻擊，藉以維持美國的使命。¹³儘管美國在冷戰之後，大量減少海外前沿軍力部署之規模，但在西歐及東北亞仍就維持了這種前沿軍力部署，然而，美軍的卻在不同的地方，例如巴爾幹、波斯灣、中亞等地進行軍事任務，是得美軍不再僅於其前沿部署地點執行戰鬥任務，使得「雙重分離」情況不斷發生，也就是美軍不在他們的部署地點執行任務，導致必須與這些美軍家族或家人分離，¹⁴所以美國的駐軍方式檢討勢在必行。

在進行美國全球軍力整編時，美國以下列五個因素來定義它的全球防衛態勢：第一，「關係」(relationship)，指的是美國與盟國及夥伴間的安全「關係」，這樣的關係牽涉到各層面的互動，面對全球防衛態勢的改變，美國除加強與現有盟國之關係，同時將基於共同的安全利益，耕耘新的關係；第二，「行動」(activities)，美國的防衛態勢包含與盟國及夥伴間進行全領域的安全合作「行動」，這些行動包含訓練、研習以及任務等，這些牽涉到小的單位如何在整體全面的能力中如何協同合作等；第三，「設施」(facilities)，指的是美軍用來生活、訓練及執行任務的「設施」。這也同時包括允許用來事先部署裝備與物資的設施，藉以用在潛在遠距離的戰場或任務。美國及地主國的設施可以得因聯合行動維繫長距離的關係，而在未來的防衛態勢中，美國將這些設施的地點及使用作最佳化處理，藉以移除對「地主國」所造成的「刺激性」；第四，「法律安排」(legal arrangement)，指的是美國的全球防衛態勢中，制定雙邊及多邊的「法律安排」將是重要的元素之一，這將使得美軍人員及行動得以在全球合法進行，這些安排包括與其他主權國家間關於美軍駐軍使用等的正式框架。第五，「全球資源與奮起」(global sourcing and surge)，指的是美國國防部得以在全球規模及跨戰場範圍內「奮起」最好準備、最佳配置的全球軍力管理系統，以因應指揮官的需求，而這樣的新軍力管理系統

¹² Andrew F. Krepinevich, and Robert O. Work, *A New US Global Defense Posture for the Second Transoceanic Era* (Washington D.C.: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Budgetary Assessments, 2007), p. 2, http://csbaonline.org/4Publications/PubLibrary/R.20070420.A_New_Global_Defen/R.20070420.A_New_Global_Defen.pdf.

¹³ DoD, "Strengthening U.S. Global Defense Posture: Report to Congress," p. 1.

¹⁴ *Ibid.*, p. 5.

也可以促使國家決策者做出以「全球資源」為基礎的建議來回應戰鬥指揮官的請求。¹⁵

在進行全球軍力整編時，GPR 提出下列幾個主要的主题：第一，在盟國的軍事能力上，美國尋求盟國角色的擴大、建構新夥伴以及鼓勵轉型，使盟國扮演更廣泛的全球角色；第二，美國藉由強調敏捷性，以及不過分集中軍事武力在幾個特定地點來創造更大的任務彈性；第三，美國將集中或在兩個跨區域內行動；第四，美國將發展可以快速部署的能力；第五，美國和其盟邦或夥伴需要更新軍事能力，而不是增加軍事人員；第六，新的部署方式將對美軍及其家屬具有正面影響，藉由軍隊輪調方式來安頓他們的家庭。¹⁶

在美國全球的軍事設施或基地，將被分為下列三類：第一，「主要運作基地」(Main Operating Base, MOB)，指的是永久駐紮戰鬥部隊和永久基礎設施，例如位於日本沖繩縣的嘉手納空軍基地(Kadena Air Base)等；第二，「前沿運作場所」(Forward Operating Site, FOS)，指的是將在這類場所配置一些可擴充的「暖設施」(warm facilities)，並藉由一隻有限的美國軍力支援駐軍，以及可能的預先安置的設備，而 FOS 支援的是輪調而不是永久駐紮的軍力，而重點在於雙邊的或區域性的訓練，例如新加坡的三巴旺港(Sembawang port)；第三，「合作性安全地點」(Cooperative Security Location, CSL)，這類地點將僅配置一些或甚至無永久的美國駐軍，僅由定期的維護或由「地主國」的支援，CSL 僅提供緊急使用或支援安全合作行動，例如塞內加爾的首都達卡，目前空軍商談可以緊急降落、後勤支援和加油等任務，作為支援在利比亞維護和平之用。¹⁷

而 GPR 報告對於亞太地區的防衛態勢規劃指出，美國將在亞太區域內改進美國的能力，加強對於北韓威脅的嚇阻力，並且幫助盟邦加強他們自身的軍事能力藉以滿足對於盟邦的承諾。同時這也意味美國將在此區域內加強長距離快速軍力投射能力，藉由實行這樣的規劃，美國將在此區域內減少於「地主國」的軍隊人數，藉以減輕對「地主國」人民及區域的負擔，減少摩擦發生。¹⁸

美國目前在亞太區域內作為長期駐軍的陸地、航空及海上進出點，將會作更好的組織，藉以在區域或全球行動中達成更好的軍事效率。美國的設施和軍事總部將做作更加穩固及精實化，以及在指揮及控制系統上作更緊密結合。在此區域

¹⁵ Ibid, pp. 7~8.

¹⁶ Ibid, p. 9.

¹⁷ Ibid, pp. 10~11.

¹⁸ Ibid, p. 12.

內，美國將尋求建立由「前沿運作場所」(FOS)及「合作性安全地點」(CSL)所構成的網絡，藉以支援「全球反恐戰爭」並提供緊急任務所需要進出的場所。這些設施將作為加強美國及「地主國」間的訓練機會，作為幫助盟國及夥伴建立他們自身反恐的能力。同時，美國將利用新的機會與盟國及安全夥伴尋求建立支援美國全球態勢目標的實際關係。¹⁹

在朝鮮半島上，美國將進行軍力強化與整編，達成與韓國進行聯合防衛時，強化美國整體軍事效率，同時美國駐軍將從人口密集且擁擠的大首爾地區遷離，並將在韓國中部及南部建置兩個主要的集結點。輪調和快速部署戰鬥能力，例如「史崔克單位」(Stryker units)或空軍遠征部隊(air expeditionary forces)將作為永久駐紮的單位。美國尋求在韓國維持健壯穩固的預置裝備能力，作為強化快速支援之用。此外，美國在其他區域廣泛的軍力改進，例如前沿部署遠征陸戰隊能力，及長程攻擊能力，將同時強化美國的嚇阻效率及快速反應能力。²⁰

為了達成上述目標全球防衛態勢檢討，小布希總統在 2003 年 11 月 25 日宣佈，將派出閣員等級之官員，諸如國防部長、國務院的資深官員，以及國防部的官員，出訪各盟國及夥伴國家展開相關的商談，同時在美國國內也尋求國會的互動與支持。²¹

美國認為冷戰結束之後的美國軍事運作所在之安全環境已經改變，儘管美國需要維持一個前沿防衛態勢來保衛及提升美國國家利益的做法沒有改變，但是新的安全挑戰，和已經改變的軍隊運作需求就需要新的途徑和方式，故全球防衛態勢的計畫改變就是呼應這些需求。藉著維持長期的盟國、提升美國與他們的安全關係、以及進行美國與其夥伴軍事行動的轉型，美國將與它的國際夥伴們創造一個新的方式來強化美國及國際安全。美國進行全面性的全球防衛態勢檢討的同時，也是為了解除美軍及其家屬們的壓力，一個輪調的態勢搭配更有效率的軍隊管理系統，可以減低「雙重分離」的發生。²²

從這份《全球防衛態勢檢討》報告看出，美國為了因應二十一世紀後新形態的威脅，亦即是威脅來源不僅僅是國家，還有非特定地點之國家形態，甚至是跨國性的組織，所以過去數十年採用的靜態前沿軍力部署方式，已經不足以應對今日美國面對的國家安全威脅。基於 2001 年版 QDR 提出「以能力為基礎戰略」取

¹⁹ Ibid, p. 12.

²⁰ Ibid, p. 12.

²¹ Ibid, pp. 14~16.

²² Ibid, p. 16.

代「以威脅為基礎戰略」，並以五個元素（關係、行動、設施、法律安排、全球資源及奮起）定義美國的全球防衛態勢，以及六項改變全球防衛態勢的主題，強化與盟國及夥伴的關係，同時將以高機動性、快速部署，提升軍力效率來應對不確定性的安全威脅來源，並將在新的防衛態勢下美國軍事設施分成三類（主要運作基地、前沿運作場所、合作性安全地點）提升整體軍力的運作效率，並減少海外軍事人員的數量，藉以減輕對「地主國」及其人民的負擔，同時緩解美軍及其眷屬的壓力。至於美國在亞太地區的防衛態勢調整作為，包括調整陸、海、空設施的組織，進進行精實化，同時建構「前沿運作場所」及「合作性安全地點」組成的網絡，加強與「地主國」的防衛合作，並協助提升「地主國」自身的軍事能力，建立美國與盟國及安全夥伴間的實際關係。至於在朝鮮半島上，美國將進行軍力整編，提升美、韓兩國的協同防衛能力，藉以提升對北韓威脅的嚇阻力。

三、2006 年版《四年期國防檢討報告》

2006 年 2 月 6 日公佈的 QDR，也提出將在下列幾方面改造美軍，使其迅速且具戰力：第一，強化聯合地面武力，各單位既可自行維持，也可組成大規模兵力；第二，強化特種作戰部隊，使其具快速部署、敏捷性、彈性；第三，強化聯合空戰能力，在於建立更遠距離、更強穿透敵境的作戰能力；第四，強化聯合海上作戰能力，結合海軍與海岸巡防隊，維護美國國土安全；第五，保持多元的嚇阻能力，防止其他國家與非國家對美國攻擊；第六，對抗大規模毀滅性武器，提升偵測、確認、攔阻的能力；第七，強化聯合運輸能力，以達及時將適當資源運送至適當地點的能力；第八，強化情報、監視與偵查能力；第九，推動以網路為中心的武力，以發揮資訊力優勢；第十，強化聯合指揮與管制，使美軍武力擁有更強大一致的聯合指揮與管制能力。²³整體來看，「美軍未來的發展將朝向聯合、機動、迅速、多元、精確、輕便的方向發展，利用網路作為聯結、溝通及指管的基礎與核心，以發展出更具有行動能力及戰鬥力的二十一世紀新軍種」。²⁴換言之，美國國防戰略的更迭，是因應新型態威脅所進行之調整。

從 2001 年版 QDR、2004 年的《國家軍事戰略》(National Military Strategy, NMS)與 2005 年的《國家防衛戰略》(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NDS)來看，美國東亞安全戰略希望達成下列四個目標：第一，確認盟國與盟友，包括確認為共同目標使用防衛武力、提升安全合作、在危險區域創造有利的軍事力量平衡；第二、

²³ DoD, "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Report 2006,"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February 6, 2006, pp.41~61, <http://www.defense.gov/pubs/pdfs/QDR20060203.pdf>.

²⁴ 王高成，「從 2006QDR 看美國軍事轉型之方向與進展」，*和平論壇*，2006 年 2 月 23 日，http://www.peaceforum.org.tw/onweb.jsp?webno=33333332:5&webitem_no=1638。

阻止軍備競賽，透過科技操作與集體合作創新；第三，嚇阻與制止妨礙美國利益，包括使用核武嚇阻等；第四，決定性打敗敵對者，包括政權更替(regime change)，佔領海外領土等。²⁵為達成上述目標，美國的東亞安全戰略將做下列調整：調整前沿軍事部署、加強「美日同盟」、調整對北韓政策、以及改善對中關係。²⁶而前兩項更直接影響日本的安全與防衛政策。

第三節 歐巴馬政府東亞軍力調整概況

2008 年的美國總統大選中，中東的戰事處理問題，成為關注的焦點，而當時的民主黨籍參選人歐巴馬，即以結束中東戰事作為其訴求，並贏得美國民眾的支持。果然，美國的東亞政策隨著 2008 年美國發生政黨輪替而發生變化。民主黨之歐巴馬總統上任後，實現其競選時期之承諾，逐步結束美國於中東地區之反恐戰事，並將開始將部份美軍撤離該地區，並將外交重心轉往亞洲。

歐巴馬政府執政後，第一位國務卿希拉蕊，曾在 2011 年 10 月以「美國的太平洋世紀」(America's Pacific Century)為題，為文發表於美國知名期刊《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希拉蕊開宗明義指出，「隨著伊拉克戰事的結束，以及部隊逐步撤出阿富汗之際，美國正處於一個「樞紐點」(pivot point)，過去 10 年間美國將極大資源投入上述兩戰場，故接下來 10 年，美國必須巧妙且有系統的將時間和精力投資在可以讓維持美國外交、經濟、戰略等方面的領導地位地區，而這個地區即是亞太地區...亞洲的快速成長是美國經濟和戰略利益的中心，且是歐巴馬總統的重要優先目標」。²⁷由此可看出，歐巴馬政府任內的東亞戰略主軸，將以「亞太區域再平衡」為中心主軸。在歐巴馬政府時期內，已經公佈了 2010 年版與 2014 年版的 QDR，以及在 2012 年公佈的《防衛戰略指針》等報告，從這幾份報告裡，也可以清楚看出歐巴馬總統的整體東亞安全戰略。

²⁵ Alexander Chieh-cheng Huang, p. 41.

²⁶ 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東北亞地區安全政策及安全合作的構想**。北京：時事出版社，. 2006 年，頁 41~50。

²⁷ Hillary Rodham Clinton, "American's Pacific Century," *U.S. Department of State*, October 11, 2011, <http://www.state.gov/secretary/rm/2011/10/175215.htm>.

一、2010 年版《四年期國防總檢討》

當時的美國國防部長蓋茲稱這是一份「戰時報告」(wartime QDR)，宣示美軍除了要贏得現有戰爭，也要迎接未來的挑戰，美國仍將是最強大的國家，但會增加與盟友的合作。²⁸在 2010 年版 QDR 中宣示，在亞太地區美國會繼續加強與日、韓、澳及新加坡等傳統盟邦的合作，並將關島強化成西進的軍事活動中心。

美國的中國軍事專家費學禮(Rick Fisher)表示，這份報告終於讓歐巴馬政府初期的「中國熱」冷靜下來，但不足以應對中國未來十年所帶來的挑戰。²⁹在 2010 年版 QDR 報告裡指出，中國在經濟及安全事務上的影響力已經逐漸影響亞太區域及全球，而中國的軍事開始發展新的角色、任務和能力，使它可以在世界事務上扮演一個建設性的角色，美國歡迎這樣的角色，但是中國的軍力缺乏透明度，而且中國軍事發展的決策過程令人懷疑它在亞太區域的用意。³⁰換言之，中國在亞太地區的軍事力成長，已經成為美國在東亞的最重要潛在軍事對手，其在東亞的軍力正快速提升，已經成為亞太戰略格局中一個變數。

2010 年版 QDR 報告中，把焦點放在中國的阻絕能力上，但中國早已開始發展讓解放軍向全球伸展的投射武器了，美軍也認知到在太空方面來自中國的威脅，儘管報告中並未要求對中國的太空戰力積極防禦。雖然報告中並未點明中國為美國的挑戰者或對手，但以顯著篇幅指出，中國軍事能力增強了對美軍的阻絕能力，華府軍事觀察家多半認為，這種阻絕能力主要在阻止美軍介入台海衝突。報告說中國正發展和部署的武器包括：大量先進的中程與巡弋飛彈、配備新式武器的攻擊潛艦，中國正增強長程防空系統、電戰能力和電腦網路攻擊能力、先進戰機和反太空系統。³¹透過這些武器系統的建構與阻絕能力，中國意在阻斷美國軍力投射至中國周邊，特別是台灣地區。

針對中國之反制戰略，美國國防部在 2010 年版 QDR 亦提出幾個加強美軍能力之方向：(一) 發展聯合空海戰爭(air-sea battle)概念；(二) 擴展長程攻擊能力；(三) 運用海面下作戰優勢；(四) 增加美國前沿態勢之彈性與基地之基礎設施；(五) 確保及使用太空及太空資產；(六) 加強 C4ISR³²關鍵能力之健壯性

²⁸ DoD, "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2010,"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February 6, 2010, p. i, <http://www.defense.gov/qdr/QDR%20as%20of%2026JAN10%200700.pdf>.

²⁹ 曹郁芬，「中國崛起 力阻美軍介入台海」，自由時報，2010 年 2 月 3 日，<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10/new/feb/3/today-fo1-3.htm>。

³⁰ DoD, "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2010," p. 51.

³¹ 前引文。

³² C4ISR 為美國軍事用語，代表 command, control, communications, computers, intelligence,

(robustness)；(七)擊退敵人之偵測與參與系統；(八)提升美國海外武力之駐軍與反應力。³³美國將藉由上述能力之提升，保護本國及其盟邦之安全。

這份 2010 年版 QDR 報告值得注意的地方，就是提到因應美國以「能力為導向」的戰略，取代冷戰時期大量海外駐軍的「以威脅為導向」戰略，必須注意敵方提出對於軍力投射的反制行為，亦即就是所謂「反介入／區域拒止」(anti-accession/area-denial, A2/AD)戰略的發展。

二、《防衛戰略指針》

2012 年 1 月美國國防部公佈《維持美國的全球領導地位：二十一世紀國防優先任務》(Sustaining U.S. Global Leadership: Priorities for 21st Century Defense)之戰略調整報告，亦被稱為《防衛戰略指針》(Defense Strategic Guidance)，報告中提出美國的「亞太區域再平衡」(rebalance towards Asia-Pacific region)戰略，³⁴也是可以呈現歐巴馬政府如何在上述的「再平衡」戰略指導原則下，進行美國的全球及東亞軍力調整。

這是一份因應國會要求美國政府縮減國防預算，所作的戰略調整，但美國之「亞太再平衡」(rebalance toward Asia-Pacific)動作，卻不是單純的財政考量需求而已。美國智庫「布魯金斯學院」(Brookings Institution)國防軍事專家歐漢隆(Michael O'Hanlon)表示，歐巴馬政府將軍事重心轉回亞洲的作法，是要提醒快速崛起的中國，必須通過和平方式達到它想要追求的目標。³⁵的確，中國大陸在經濟上高速成長之際，快速的軍事現代化及高速成長的國防支出，引發周邊國家的憂慮，且對東亞區域之權力與安全情勢產生重大影響，對於美國在此區域之地位形成挑戰，而美國必須防止這樣的情況發生。

然而，另一份由美國智庫「戰略暨國際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 International Studies, CSIS)於 2012 年 8 月發表的報告指出，美國的「亞太區域再平衡」戰略，絕非是為了用來圍堵日益強大的中國，而是建構一個使衝突無必要

surveillance, and reconnaissance。

³³ DoD, "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2010," pp. 31~34.

³⁴ DoD, "Sustaining U.S. Global Leadership: Priorities for 21st Century Defense."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January 5, 2012, p.2, http://www.defense.gov/news/Defense_Strategic_Guidance.pdf.

³⁵ 鍾晨芳，「分析人士：美國調整國防戰略 擴大亞太軍事部署」，*美國之音中文網*（華盛頓），2012 年 1 月 5 日，<http://www.voafanti.com/gate/big5/www.voanews.com/chinese/news/20120105-us-defense-strategy-136768928.html>。

發生的環境，³⁶而這也是符合美國的國家利益。此評估報告亦指出，「美國的經濟與安全利益緊密的與這個從起自西太平洋及東亞、印度洋區域至南亞之弧形區域結合在一起，並衍生出許多挑戰和機會，故在美國軍力持續為全球安全做出貢獻時，我們將必然對亞太區域作再平衡(we will of necessity rebalance toward the Asia-Pacific region)」。³⁷所以亞太區域之「再平衡」(rebalance)，則是除強調與現有提供亞太安全重要基礎之現有盟國外，美國將與在整個亞太區域新出現之夥伴(emerging partners)擴大合作網絡，藉以確保集體能力與維護共同安全利益之能力。³⁸換言之，除了強化所偏重之現有盟國關係外，美國將與其他可成為美國夥伴之亞太國家(例如越南、印度等)共同攜手，藉以擴大合作網絡，藉以達到「再平衡」。

另一方面，為了維護和平、穩定、商業自由，及在亞太區域之影響力，美國將倚賴軍力平衡與駐軍(balance of military capability and presence)，³⁹藉以達成目標。報告指出，「中國成為一個區域強權，將潛在影響美國經濟與安全利益，但兩國在東亞的和平穩定上有強烈之利害關係，且都有興趣建立雙邊合作關係；然而，中國在軍事武力之成長上，必須伴隨更透明的戰略意圖，如此才可避免產生區域摩擦。故我們將持續在此方面進行必要投資，以保有在此區域自由進出，以及實踐我們所簽署之條約與國際法所賦予義務之能力。我們將與我們的盟國網絡緊密合作，藉以提倡一個以規則為基礎國際秩序，而這秩序是鼓勵和平崛起的新強權們、經濟動態主義，和建設性的防衛合作」。⁴⁰換言之，所謂的「再平衡」(rebalance)，在這份報告內具有三重意義，一是指美國國防部本身的改革與「再平衡」，二是指美國為維護其國家經濟及安全利益，所進行對亞太地區現有盟國與新夥伴合作關係之「再平衡」，三是軍力與駐軍之「再平衡」。

CSIS 在報告結論指出許多美國新戰略調整之問題點。例如，報告僅聚焦在美國如何進行亞太區域軍力態勢調整來涵蓋美國整體國家利益的大問題上。目前美國軍力態勢偏重於東北亞之韓國和日本，而此只對朝鮮半島、日本周邊和台灣海峽之威脅和衝突嚇阻而已；然而，由最近中國在南海及太平洋島嶼的行動顯示，在南亞及東南亞的風險已經增加，所以美國的「戰略再平衡」(strategic rebalance)必須在此區域增強，並同時與東北亞主要盟國撐起嚇阻能

³⁶ David J. Berteau et al., "U.S. Force Posture Strategy in the Asia Pacific Region: An Independent Assessment,"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CSIS)*, August 15, 2012, p.5, http://csis.org/files/publication/120814_FINAL_PACOM_optimized.pdf.

³⁷ *Ibid.*, p. 2.

³⁸ *Ibid.*, p. 2.

³⁹ *Ibid.*, p. 2.

⁴⁰ *Ibid.*, p. 2.

力，藉以消弭即將出現的「反區域阻絕」(anti-access and area denial, A2AD)威脅。⁴¹

另一方面，報告亦指出，美國在亞洲的戰略優先事項，並非準備與中共發生衝突，而是形塑某種防範衝突於未然的環境，因此，重要的是，美國可維持「保證」(assurance)與「勸阻」(dissuasion)兼俱的平衡方式來塑造此環境；為達此目的，美國的軍力部署必須使太平洋司令部(U.S. Pacific Command, PACOM)之司令得以建立當夥伴國家(partner)面對內在與外在危局、人道援助等問題時，據以共同因應之力量。⁴²美國塑造安全環境的能力，則倚賴對此區域持續變化之安全動態做出武力調整，而在與盟國合作塑造安全環境時，對美國及盟國具有潛在敵意之國家需具有發生衝突時之戰勝能力，美國軍力態勢必須展現準備戰勝的能力，即使面對反區域阻絕之威脅，故美國必須部署對應武器在此區域。⁴³換言之，「再平衡」的概念中，將包括軍力的整編、武器的部屬，以及與盟國之合作。

美國戴維森學院(Davidson College)東亞政治學教授任雪麗(Shelley Rigger)闡述「重返亞洲」的意義時認為，美國的目的不是阻撓中國大陸的崛起，而是防止中國大陸崛起後，壓縮到其他周邊國家的行動自由和自由選擇權，美國不欲見東亞回到由中國主宰一切的「歷史現狀」(historical status quo)。⁴⁴布魯金斯學院(Brookings Institution)國防軍事專家歐漢隆(Michael O'Hanlon)表示，歐巴馬政府將軍事重心轉回亞洲的作法，是要提醒快速崛起的中國大陸，必須通過和平方式達到它想要追求的目標。⁴⁵

美國發表戰略調整報告後，美國國務卿(當時)希拉蕊以及(當時)國防部長潘尼塔(Leon Panetta)相繼出訪東亞，為美國提出之戰略提出見解與指示。2012年8月1日，美國副國防部長(當時)卡特(Ashton B. Carter)以「美國對亞洲的戰略再平衡：從防衛觀點」(The U.S. Strategic Rebalance to Asia: A Defense Perspective)為題，發表演講，綜整希拉蕊與潘尼塔之觀點。卡特指出，美國正處於戰略轉捩點(strategic inflection point)，必須聚焦於戰略歷史及所擔負之財政責任，並制定新的防衛戰略。新戰略之諸多焦點，尤以亞太地區之「再平衡」最為重要，此乃因亞太區域安全與繁榮的維護為美國在此區域之首要原則。美國已在

⁴¹ Ibid, p. 5.

⁴² Ibid, p. 5.

⁴³ Ibid, pp. 6~7.

⁴⁴ 「專家看美圍中：不讓周邊國受壓縮」，**旺報**，2012年7月19日，<http://news.chinatimes.com/wantdaily/11052101/112012071900756.html>。

⁴⁵ 鍾晨芳，「分析人士：美國調整國防戰略 擴大亞太軍事部署」。

此駐軍六十年，提供域內國家所需之安全與空間，而美國將持續扮演這樣的角色。戰略「再平衡」並非針對個別國家，而是針對亞太地區之和平，故戰略「再平衡」已充分反映於軍力之調整，包括海軍、空軍、陸軍、陸戰隊，以及武器部署等方面。除傳統之東北亞地區外，美國將加強東南亞及印度洋之駐軍，並以關島作為西太平洋之「戰略樞紐」(strategic hub)，強化「美日同盟」、「美韓同盟」，以及增加飛彈部署。⁴⁶

三、2014 年版《四年期國防總檢討》

在 2014 年版 QDR 報告裡指出，軍事只是美國維護國家利益之工具之一；美國將儘可能藉由外交、經濟發展、合作、交往等方式維護國家利益。⁴⁷換言之，美國將採取多面向的資源，展現「巧實力」(smart power)之應用，而不再只有強調軍事武力這種「硬實力」(hard power)。基於前述於 2012 年發表的《防衛戰略指針》，美國必須在有限的資源下，提升軍隊運作的效率，而削減國防支出也是重點之一，故在 2014 年版的 QDR 裡，美國正規陸軍(Regular Army)將由二次大戰期間的最高峰 57 萬名士兵減少至 44~45 萬名士兵；美國國民警衛隊(Army National Guard)將持續油戰爭時期的 35.8 萬名減少至 33.5 萬名；美國陸軍後備隊將由 20.5 萬名降低至 19.5 萬名。這樣的削減計畫，可快速削減支出卻又不至於瓦解陸軍武力。⁴⁸美國期待在削減支出的同時，仍能維持美國的領導地位，並完成「亞太地區再平衡」的戰略。⁴⁹

另一方面，報告中提出美國的防衛戰略框架，由下列三個「支柱」(pillar)所構成：第一，保衛美國本土。該事項被定義為「國防部第一優先事務」，目標是遏止並擊敗對美國的攻擊，並支援平民單位藉以減輕潛在的攻擊和天然災害後果；第二，建立全球安全。該事項被定為「美國領導地位和影響力的根本」，目標是嚇阻敵人、阻止衝突，保障盟友和夥伴，維持地區穩定，與他國合作解決共同的安全挑戰；第三，軍力投射並贏得決定性勝利。該事項被定為「美國作為全球領導發揮作用的根本」，目標是在一個或多個地區挫敗進犯，破壞和摧毀恐怖分子網路，提供人道主義援助和災害救援。⁵⁰

⁴⁶ Ashton B. Carter, "The U.S. Strategic Rebalance to Asia: A Defense Perspective,"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August 1, 2012, <http://www.defense.gov/speeches/speech.aspx?speechid=1715>.

⁴⁷ DoD, "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2014,"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March 4, 2014, p. 11, http://www.defense.gov/pubs/2014_Quadrennial_Defense_Review.pdf.

⁴⁸ *Ibid.*, p. 20.

⁴⁹ *Ibid.*, p. 54.

⁵⁰ *Ibid.*, pp.15~22.

整體而言，2014 年版 QDR 值得注意的地方如下：第一，提出「三個支柱」防衛戰略框架，對美國主要國防事項和美軍使命任務進行了優先級排列，為相關決策提供了依據；第二，提升了「防衛」和「塑造」在國防戰略中的地位，同時絕不放棄對軍事霸權的追求；第三，比以往任何戰略文件更加突出亞太地區，首次明確給出並全面使用亞太、中東、歐洲、非洲和拉美這樣的地區優先級排序；第四，更加防範和戒備中國的國防現代化建設，針對中國「反介入／區域拒止」能力發展各種空/海作戰能力；第五，高度重視利用盟友和夥伴來推進「亞太再平衡」戰略，試圖將澳、日、韓、印和東南亞主要國家均納入這一戰略；第六，強化在亞太地區的軍事部署，並提高了澳洲在「亞太再平衡」戰略實施中的地位；第七，確定以規模換能力和戰備的部隊整編思路，對陸軍員額進行較大削減，保障空中與海上核心作戰能力，逆勢擴大特種作戰部隊和網際網路任務部隊規模，並重視多方式利用重要盟國的軍力、財力和科技資源。

第四節 美國東亞軍力調整概況

美國雖然在冷戰期間，在東亞建構「軸幅式」安全體系，以美國為中心軸，建構與日本、韓國、台灣、菲律賓、泰國、紐澳等國軍事安全體系，隨著冷戰的結束，迄今在東北亞的日本及韓國，仍舊持續駐軍與擁有軍事基地，故美國的東亞軍力整編，最主要以「駐日美軍」以及「駐韓美軍」之整編為主，內容包括軍隊人數的調整、基地關閉及遷移、武器配備、指揮體系的調整等。以下將就美國於日本及韓國的駐軍整編概況進行探究。

一、駐日美軍整編概況

由於美國政府於 2004 年發表 GPR，開始進行全球軍力部署調整，且隨著美國進行「全球反恐戰爭」之際，除將軍事重心放在中東地區外，也從原本駐守於日本及韓國之部份兵力調派至中東戰場支援任務，故美國於東亞之兵力遂減少，再加上長期以來，兩國國內民意主張減少美國駐軍人數，甚至完全撤出，故美國遂與兩國政府商談駐軍之整編(realignment)，藉以調整駐在兩國之兵力，達到能最有效的調派與運用東亞之美軍兵力。

在駐日美軍(U.S. Forces in Japan, USFJ)方面，美、日兩國於 2006 年 5 月敲定了《美日實施軍力整編路線圖》(U.S.-Japan Roadmap for Realignment

Implementation)，並於 2009 年 2 月 17 日，由當時訪問日本的美國國務卿希拉蕊正式簽署。⁵¹依據此份路線圖的規劃，駐日美軍整編預定將在 2014 年完成整編，內容主要是將 8,000 名美國陸戰隊移防至關島、普天間基地(Futenma Air Base)遷移並興建替代設施等。

然而，這樣的整編路線圖卻在日本發生政黨輪替後有了新變數。在 2009 年日本眾議院選舉後，長期執政的自民黨(Liberal Democratic Party, LDP)失去執政權，繼而由民主黨(Democratic Party of Japan, DPJ)取得執政權後，因當時首相鳩山由紀夫(Yukio Hatoyama)反對兩國在自民黨執政期間達成之《美日實施軍力整編路線圖》，主張所有美軍應該撤離至沖繩縣外，故堅持與美國重新商談，特別是在普天間基地的遷移問題上，駐日美軍的整編實行因而遭受阻礙，整編進度嚴重落後，美國國防部已明確表示，美、日兩國原先達成的 2014 年完成移師計劃的目標已經確定無法達成而必須延期，⁵²這將嚴重影響駐日美軍整編的進行。

根據 2012 年 4 月美日兩國在「美日安保磋商會議」(即「2+2 會議」)重新商議的整編計畫，內容大致同前述《整編路線圖》，僅作出少部分修正。位於沖繩縣內嘉手納基地(Kadena Air Base)以南的五座軍事設施，將分三階段歸還日本，以減輕沖繩縣的負擔。⁵³然而將目前駐紮於沖繩地區美國陸戰隊人數，從現有 19,000 名中撤出 9,000 人，轉往關島與夏威夷等其他亞太基地，美國關閉沖繩基地與在他處另建設施所需的八十六億美元經費中，日本負擔三十一億美元。美國官員形容，該協議是日美雙贏，不僅為日本消除沖繩民怨，也符合美國總統歐巴馬分散美軍亞洲軍力，抗衡中國崛起的新戰略目標。未來美軍陸戰隊主力續留沖繩，加上美軍仍保有亞太最大的空軍基地嘉手納，讓美軍有足夠實力因應北韓挑釁和中國崛起。至於撤離的 9,000 人中，將有 5,000 人分散到關島、4,000 人以輪調方式分散到夏威夷、澳洲等地，其中的 2,500 人已經確定將移調至澳洲北部的達爾文港。此舉讓歐巴馬政府能達成分散西太平洋軍力的目標，讓美軍一方面能機動因應區域危機，同時又避免美軍設施集中一地，易遭一舉摧毀的危險。至於普天間基地的遷移問題，將另案處理。⁵⁴換言之，在新的協議裡，美日雙方把爭

⁵¹ Jun Hongo, "Japan, U.S. Sign Accord on Forces," *Japan Times Online*, February 18, 2009, <http://search.japantimes.co.jp/cgi-bin/nn20090218a1.html>.

⁵² 「美國防部最終決定推遲駐沖繩海軍陸戰隊移師關島」，**共同社**（東京），2010 年 9 月 21 日，http://china.kyodo.co.jp/modules/fsStory/index.php?sel_lang=tchinese&storyid=85565。

⁵³ 黃菁菁，「沖繩 5 美軍事設施 將分批歸還」，**中國時報**，2012 年 4 月 28 日，<http://news.chinatimes.com/world/11050404/112012042800184.html>。

⁵⁴ 張茂森，「美日協議 沖繩美軍 9000 人分批撤離」，**自由時報**，2012 年 4 月 28 日，<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12/new/apr/28/today-int2.htm>。

議性很高的普天間基地遷移，與美國陸戰隊的整編問題脫鉤處理，也未嘗不是解決駐日美軍整編進度落後的方案。

在冷戰時期，美軍在沖繩的基地是設定為用來應對朝鮮半島與台灣海峽之緊急情勢用。⁵⁵駐日美軍整編後，美國仍在沖繩擁有軍事基地，且整編後美國在沖繩基地的地位更形重要，甚至有美國學者認為，這是基於三個理由，分別是「位置」、「位置」、還是「位置」。⁵⁶然而，面對一個國力逐漸衰退的美國，以及一個軍事迅速增長的中國，美國的軍力整編是否能夠達到其設定之目標則有待觀察。美國學者開普蘭(Robert Kaplan)從區域權力轉移的觀點分析指出，美國將在 2020 年前無法對應中國對台灣的攻擊，即使使用 F-22 戰鬥機，與持續使用在沖繩的嘉手納空軍基地。⁵⁷對於這樣的開普蘭這樣的預測，日本應該儘速排除駐日美軍整編的相關障礙，否則將失去駐日美軍整編在戰略上的先機。

二、駐韓美軍整編概況

「美韓同盟」(U.S. Forces Korea, USFK)方面，也因為兩韓情勢的演變，以及南韓國內領導人之更迭而受到影響。1998 年韓國總統金大中(Kim Dae-Jung)上任後，大幅調整韓國對外及對北韓政策，引發兩國關係之緊張；2003 年繼任之盧武鉉(Roh Moo-Hyun)，在北韓政策、發展自主國防、調整外交路線等方面，引發美國的不滿，使同盟關係更加鬆動，⁵⁸面臨了類似如「美日同盟」於 1990 年代發生之「同盟漂流」困境。美韓兩國雖未如美日兩國般進行「同盟再定義」，但配合美國在東亞軍力整編之進行，「美韓同盟」也做了對應的功能角色調整。

在 2004 年召開的「未來美韓同盟」(Future of the Alliance, FOTA)會議（以下稱「FOTA 會議」），就駐韓美軍基地整編達成最終協定；美國將分兩階段推進駐韓美軍整編，即 2006 年之前將漢江以北的三十幾個小型美軍基地集中到凱澤基地和紅雲基地，2008 年之前將漢江以北的美軍轉移到漢江以南的烏山—平澤地區；2008 年分階段裁減 1.25 萬名駐韓美軍；在 2008 年前將駐紮在龍山基地的駐韓聯合國軍司令部、美韓聯合司令部及駐韓美軍司令部遷至平澤地區。⁵⁹而這兩

⁵⁵ Hisahiko Okazaki, "Stronger Defense for Region," *The Japan Times Online*, September 19, 2011, <http://search.japantimes.co.jp/cgi-bin/eo20110919ho.html>.

⁵⁶ Ralph A. Cossa, "Global Posture Review: Is Washington Marching Out?" *Comparative Connections*, Vol. 6, No. 3 (October 2004), p. 7, <http://csis.org/files/media/isis/pubs/0403q.pdf>.

⁵⁷ Robert D. Kaplan, "A Power Shift in Asia." *The Washington Post*, September 24, 2011,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opinions/a-power-shift-in-asia/2011/09/23/gIQAhldjrK_story.html.

⁵⁸ 張凱銘，「盧武鉉執政時期的美韓聯盟變化，威脅制衡的觀點」，*東亞研究*，第 43 卷第 2 期（2012 年 7 月），頁 147。

⁵⁹ 汪偉民、李辛，「美韓同盟在定義與韓國的戰略選擇：進程與爭論」，*當代亞太*，2011 年第 2

個階段的駐韓美軍整編，也就是所謂的「陸地夥伴計畫」(Land Partnership Plan)，以及「龍山遷移計畫」(Yongshan Relocation Plan)。⁶⁰

「陸地夥伴計畫」主要是將韓國境內各美軍基地做鞏固、遷移與調整等，包括駐首爾之美國駐韓司令部及 7,000 名士兵將撤往漢江以南，以及第二步兵師之移防等，並將沒有必要的設施返還韓國；第二步兵師原部署於分隔南北韓之非軍事區，隨著駐韓美軍整編之進行，2004 年起第二步兵師之 15,000 名官兵部署至漢江以南，而烏山附近的一處美國空軍基地，成為第二部兵師之大本營，⁶¹並將板門店共同警備區之警戒任務交還給韓國軍方負責。「龍山遷移計畫」則是將原本美國位於首爾市中心之龍山基地(Yongshan Garrison)遷移至首爾以南之平澤市(Pyeongtaek City)，且未來大部分的駐韓美軍將移防至此，在平澤市的相關設施預定於 2015 年完成，並於 2016 年完成整編。⁶²

關於駐軍人數，美韓兩國領袖在 2008 年 4 月的高峰會上，同意將駐韓美軍人數維持在 28,500 人（2003 年整編前為 37,500 人）。⁶³至於配置武器方面，戰機約 90 架，攻擊直升機 20 架，坦克約 50 部，武裝車輛約 11 部，陸軍戰術導彈系統(ATACMS)/愛國者飛彈(Patriot missile)分別為 40 套及 60 枚。⁶⁴整編完成後的駐韓美軍組織架構，請參閱下圖：

期，頁 110~111。

⁶⁰ “2012 Defense White Paper,” *Ministry of National Defense Republic of Korea*, December 11, 2012, p. 78, http://www.mnd.go.kr/user/mnd_eng/upload/pblict/PBLICTNEBOOK_201308130553561260.pdf.

⁶¹ 「駐韓美軍異動的連鎖反應」，*華夏經緯網*（北京），2003 年 7 月 1 日，<http://big5.huaxia.com/200373/00035256.html>。

⁶² “2012 Defense White Paper,” p.78.

⁶³ “2010 Defense White Paper,” *Ministry of National Defense Republic of Korea*, May 11, 2011, p. 77, http://www.mnd.go.kr/user/mnd_eng/upload/pblict/PBLICTNEBOOK_201308080718210240.pdf.

⁶⁴ “2012 Defense White Paper,” p. 57.



圖 4-1 整編後駐韓美軍部隊及組織圖

資料來源：“2012 Defense White Paper,” *Ministry of National Defense Republic of Korea*, December 11, 2012, p. 78, http://www.mnd.go.kr/user/mnd_eng/upload/pblicitn/PBLICTNEBOOK_201308130553561260.pdf.

整體而言，美國在駐韓美軍屬於「前沿部署」(forward deployment)，在進行整編後，韓國將擔負更多面對北韓侵略的責任，同時美國也保有更大的彈性決定是否介入朝鮮半島上之衝突。⁶⁵然而，在 2010 年版的 QDR 中首次提到，「駐韓美軍地位正從（曾集中部署在停戰線附近的）『前沿部署』(forward-deployed)轉變為可攜帶家屬的『前沿駐紮』(forward-stationed)。駐韓美軍也可以被派往全世界發生緊急事態的地區，（美軍的）可調撥兵力將擴大」。⁶⁶根據韓國《朝鮮日報》在 2010 年 2 月 3 日的報導，美軍正在將 2.85 萬名駐韓美軍的服役期限，從現行的一年，改為可攜帶家屬的三年長期服役機制，幾年後將全面實行新的服役模式。評估報告稱，在駐韓美軍全面引入新的服役方式時，將按照美國的需要，隨時將駐韓美軍派往世界各個紛爭地區支援。二十一世紀後，美國打著海外駐軍「戰略靈活性」(strategic flexibility)的旗幟，靈活調撥駐外美軍，避免美軍被特定地區所束縛，同時向韓方表示：「駐韓美軍不會發生特殊變化」。但如果像評估報告所說，將駐韓美軍地位從「前沿部署」轉變為「前沿駐紮」，駐韓美軍將不再僅專注於韓國的防衛目的，而是隨時有可能被投入到世界各個危險地區，具備預備軍性質，

⁶⁵ 汪偉民，*聯盟理論與美國的聯盟策略—以美日、美韓同盟為例*（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7 年），頁 248。

⁶⁶ DoD, “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2010,” p. 51.

那麼駐韓美軍應對韓半島紛爭和對北韓的嚇阻力很有可能被削弱。⁶⁷另一方面，也有韓國學者提出不同看法；從中長期角度看，以「戰略靈活性」為基礎調派駐韓美軍的計劃並不一定對韓國安全產生消極影響。韓國國防研究院研究委員車斗鉉表示：「如果以三年為週期循環，週期就會變長，在韓國駐紮的美軍人數就會增加，非常時期增援的兵力中瞭解韓國的兵力也會增加。」⁶⁸從這個觀點來看，以「戰略靈活性」思維來調動駐韓美軍，因為調動週期拉長，將使得駐守韓國之美軍更了解韓國的相關狀況，對於韓國而言，未必是不好的調整方式。

整體來看，整編後的駐韓美軍，不但人數變少，基地等級降低，連司令編階也降級，使得駐韓美軍基地成為支援駐日美軍基地作用。⁶⁹然而，美國希望藉由「戰略靈活性」的做法，有效提高軍隊的支援調動，不但能更有效運用軍力，且可以減少軍費支出。在「能力為基礎」之戰略前提下，前沿部署原則將被改變，藉由提升軍力投射效率，迅速將兵力送至戰場或威脅發生處。⁷⁰如此不但可以減少其國防經費支出，更可避免美軍在前沿直接面對敵人之威脅，而讓美國的子弟兵淪為面對北韓威脅的第一線「人肉盾牌」。

三、美國於其他東亞盟國之軍力部署

美國除了在日本與韓國兩個一直保有軍事同盟關係，也持續在兩國駐軍及擁有軍事基地外，在東亞其他國家，例如菲律賓、澳洲、新加坡等國，也部署了軍力，以下就美國其他東亞盟國的軍力部署進行探討。

(一) 菲律賓

儘管 1990 年代期間，美國主要針對其國內之軍事基地進行調整，但它與東亞國家間之雙邊軍事同盟之關係，卻因為冷戰也產生變化。美國冷戰時期在東亞建立的安全體系，也隨著時間的演進及冷戰的結束產生變化。美國在幾個國家的駐軍陸續撤出及將軍事基地交還給「地主國」(host nation)，即使仍然維持雙邊軍事同盟。例如美國在 1992 年 11 月 24 日將菲律賓蘇比克灣(Subic Bay)之海軍基地移交給菲律賓政府後，美軍即正式撤出菲國。美軍撤出菲律賓固然因菲國參議

⁶⁷ 「[社論] 美擬提高駐韓美軍戰略靈活性用意何在」，*朝鮮日報*（首爾），2010 年 2 月 3 日，http://chn.chosun.com/big5/site/data/html_dir/2010/02/03/20100203000013.html。

⁶⁸ 庾龍源，「美國擬調派駐韓美軍到韓半島以外地區」，*朝鮮日報*（首爾），2010 年 2 月 3 日，http://chn.chosun.com/big5/site/data/html_dir/2010/02/03/20100203000006.html。

⁶⁹ 詹小洪，「韓美裂痕：日本取代南韓成為美軍東亞中樞？」，*瞭望東方週刊*（北京），2004 年 6 月 2 日，http://military.china.com/zh_cn/critical2/23/20040602/11712079.html。

⁷⁰ Douglas J. Feith, "Transforming the U.S. Global Defense Posture,"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December 3, 2003, <http://www.defense.gov/speeches/speech.aspx?speechid=590>.

院否決美菲軍事基地條約之外，美國亦有基於冷戰結束，無需進行軍事對峙等之因素考量。⁷¹然而，美菲兩國仍舊維持軍事同盟關係，並定期舉辦聯合軍事演習。

雖然美國在冷戰結束後，隨著對東亞之政策及軍力之整編，以及因應中東反恐戰爭所需，其軍力似乎有退出此區域之勢；然而，這或許只是美國依據它自身需要及外交政策所作的「調整」。事實上，美軍繼 1992 年撤出菲律賓後，2002 年有 1,000 名美軍再度回到菲律賓駐守，包括 160 名特別部隊成員，340 名建築以及陸戰隊士兵，440 名後勤培訓官員，和 300 名空軍、運輸以及情報官員等，主要因應反恐所需並建立落腳點，並在菲律賓南部修建基礎設施，為這個地區戰略中轉基地的興建打基礎。⁷²然而，即使美國歐巴馬總統繼續執行「亞太地區再平衡」的政策，美國並無意在菲律賓重設軍事基地。媒體引述美國駐菲律賓大使湯瑪斯(Harry Thomas Jr.)的話指出，「我們不需要軍事基地，我們從未向菲律賓政府作此要求」，但他表示美國將繼續為菲律賓軍隊提供廣泛的軍事訓練，美菲之間的軍事演習頻繁，特別是在人道支援方面，這才是美國的優先選項。⁷³換言之，美國在進行了東亞駐軍的整編後，提升了軍力的機動性與效率後，在菲律賓是否駐軍，影響已經不是那麼大了。

儘管美國無意在菲律賓設立軍事基地，但鑑於南海情勢的升高，菲律賓希望美國擴大駐軍。報導指出，美國目前有六百名特種部隊在菲律賓協助反恐；然而，根據菲律賓憲法，外國軍隊在沒有條約的情況下，不得長期駐軍。菲國官方期待美方能派駐更多的部隊和船艦，只要有輪調，就可以被解釋為「短期」駐軍，並沒有違反菲國憲法之問題。2014 年 4 月歐巴馬訪問菲律賓前，美菲兩國簽署了一份十年的國防合作協議，為美國增強在菲駐軍鋪路，根據這份《增強防務合作協議》(Enhanced Defense Cooperation Agreement)，美軍將可臨時使用若干菲律賓軍營，由此得以調遣戰鬥機和軍艦目前不清楚美軍在菲律賓「臨時並輪換」增兵的數量，但美聯社稱它看到的菲律賓方面提供的文本說明增兵數量將取決於雙方在菲律賓軍營舉行的聯合軍事行動的規模。⁷⁴美國海軍軍令部長葛林納特(Jonathan Greenert)指出，美菲之間因為仍具有夥伴關係，有可能美國未來最活躍

⁷¹ 顧長永，「美軍撤離菲律賓事件的決策分析」，**歐美研究**，第 25 卷第 1 期(1995 年 3 月)，頁 37~64。

⁷² 「美國在菲律賓建立反恐落腳點」，**VOA 美國之音**（華盛頓），2002 年 5 月 4 日，<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a-21-a-2002-05-04-14-1-58818517/1095829.html>。

⁷³ 「美：無意在菲重設軍事基地」，**中央社**，2012 年 11 月 12 日，<http://www.cna.com.tw/News/aOPL/201211120161-1.aspx>。

⁷⁴ 「奧巴馬將訪菲 美菲簽十年防務合作協議」，**BBC 中文網**（倫敦）2014 年 4 月 28 日，http://www.bbc.co.uk/zhongwen/trad/world/2014/04/140428_philippines_obama.shtml。

的地區就在東南亞。⁷⁵華府智庫「傳統基金會」(The Heritage Foundation)的專家華蕭(Robert Warshaw)認為，美國應以協助菲國發展海上自衛能力方式，繼續鞏固兩國聯盟關係，包括提供翻新的海岸防衛隊巡邏艦、繼續遵守防衛菲律賓承諾，以及維持美國海軍在西太平洋領導地位的所有必要作為。⁷⁶鑑於中國在南海動作的加大，南海的緊張情勢也因而升高，美國加強與菲律賓的防務合作，作為美國維護南海航行自由及國家利益的動機不言可論。

另一方面，菲律賓也藉由強化與日本的防衛合作關係，藉以將「美日同盟」與其在南海的利益連結。菲國對正在南海島礁填海造島的中國感到不滿，除盟國美國外，因釣魚臺列嶼爭端而與中國形成對立的日本，亦被菲國視為盟邦，此促成將南海海域視作海上交通要道的日本，在允許行集體自衛權後，透過與菲律賓的防衛合作，將「美日同盟」擴及巴士海峽以南，對正在強化實際控制東亞海域的中國進行制衡。⁷⁷

2015年6月2日，菲律賓總統艾奎諾(Benigno Aquino III)赴日展開為期四天的第六度訪問，其間除6月3日在日本參議院發表演說，表態支持安倍「積極和平主義」，高度評價日本安保法制修法外，在2015年6月4日的日、菲首腦會談更為此行的重頭戲。在首腦會談後，日、菲雙方發表聯合宣言，對片面改變南海現狀的行為表示嚴重關切，並確認依據國際法和平解決海洋紛爭的重要性。日本承諾菲國，將根據「防衛裝備移轉三原則」，啟動防衛裝備硬體及技術轉移談判。初期，日本計劃向菲國提供10艘巡邏船以擴充菲律賓海岸警衛隊實力，並考慮軍售菲國P-3C反潛巡邏機與雷達等相關設備。⁷⁸換言之，因為日本放寬相關安保法制上的限制，使得菲律賓得以藉機拉攏日本，在南海共同應對中國的作為。

根據《外交學人雜誌》(The Diplomat)報導，日、菲兩國正在著手洽簽《部隊訪問協定》(Visiting Forces Agreement, VFA)，允許自衛隊軍機和戰艦使用菲國的軍事基地進行加油、補給等，以便於日本自衛隊擴大在南海的活動範圍。⁷⁹日本

⁷⁵ 「重返亞洲 美擬擴大在菲駐軍」，自由時報，2012年1月27日，<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12/new/jan/27/today-t3.htm>。

⁷⁶ 林行健，「美智庫籲歐巴馬 抓緊菲國」，中央社，2011年9月1日，<http://www2.cna.com.tw/ShowNews/Detail.aspx?pNewsID=201109010229&pType1=PF&pType0=aOPL&pTypeSel=&pPNo=2>。

⁷⁷ 「『美日同盟』強化在南海佈局」，政策委員會大陸情勢雙週報，第1691期(2015年6月11日)，<http://attach.kmt.org.tw/download.aspx?attach=74e5efa5-d149-436d-a3ca-fd0405d78f92>。

⁷⁸ 黃菁菁，「南海紛爭 日菲聯手嗆中」，中國時報，2015年6月5日，<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50605000478-260108>。

⁷⁹ Prashanth Parameswaran, "Japan, Philippines Seeking New Pact on Military Bases," *The Diplomat*,

與同為美國盟國的菲律賓建構防務合作關係，將有助於海上自衛隊及航空自衛隊深入南海，形成美軍在南海的側翼，節制中共解放軍在南海的軍力伸展。⁸⁰日、菲兩國的加強防務合作，也使得菲國與「美日同盟」產生連結，由冷戰時期的「軸幅式」安全體系轉化成為「網狀」安全體系。

(二) 澳洲

1951 年簽訂的《美澳紐安保條約》(Australia, New Zealand, and the United States Security Treaty, ANZUS Treaty)，為美國在冷戰時期確保太平洋安全的集體安全體系之一，儘管 1984 年因紐西蘭拒絕美國海軍核子動力潛艇進入紐西蘭港口，使得美國在 1986 年 9 月終止與紐西蘭間安全關係，但在同一年當時美國國務卿舒茲(George P. Shultz)與澳洲外長海頓(Bill Hayden)在雙邊會談後確認，兩國將繼續維持兩國在「美澳紐安保條約」的雙邊安全關係，故美澳間的軍事同盟關係迄今已維持超過六十年。

2012 年 11 月當歐巴馬總統訪問澳洲時，宣佈美國將加強與澳洲的軍事合作，簽署「針對加強亞太地區安全擴大軍事合作」並進行自二戰後在澳洲最大的軍事部署，最終將有 2,500 名美軍陸戰隊部署在澳洲北部港市達爾文(Darwin)。這是美軍從麥克阿瑟二戰期間將作戰司令部從菲律賓遷移澳洲以來，規模最大的軍力部署調整。爾後，達爾文將成為美軍最靠近南海的戰略基地，可駐紮海軍船艦及飛機，並且從事訓練及作戰任務。⁸¹美國在此部署陸戰隊兵力，將使得美國更有迅速應對南海緊急情勢的能力。

由於達爾文距離印尼僅 820 公里，若東南亞發生任何人道或安全問題，甚至南海出現主權爭議時，美軍可立即做出反應。儘管這項協議不包含美國駐澳洲的永久基地，不過會有更多部隊以澳洲作為轉接站，美國軍機和地面部隊也會到澳洲來進行演習和訓練。⁸²美國和澳洲的此項計劃，可能會被北京當作華盛頓圍堵中國的證據。⁸³外界解讀美方欲藉由此舉，制衡中國亞太地區的崛起。美澳共同駐軍協議，並將在澳洲北部部署武器及戰備物資，美軍軍艦與潛艦將增加訪澳頻

June 5, 2015, <http://thediplomat.com/2015/06/japan-philippines-seeking-new-pact-on-military-bases/>.

⁸⁰ 「『美日同盟』強化在南海佈局」。

⁸¹ 沈明室，「美國強化亞太駐軍的戰略目標」，**臺灣時報**，2011 年 12 月 1 日，<http://www.twtimes.com.tw/index.php?page=news&nid=210051>。

⁸² 「美國駐軍澳洲 中國質疑動機」，**自由時報**，2011 年 11 月 17 日，<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11/new/nov/17/today-int5.htm>。

⁸³ 「美海軍陸戰隊下月抵達澳大利亞駐紮」，**BBC 中文網**（倫敦），2012 年 3 月 20 日，http://www.bbc.co.uk/zhongwen/trad/world/2012/03/120320_australia_us_military.shtml。

率，兩國軍隊可舉行更多聯合軍演。這些行為可以當作美國戰略轉移亞太的具體行動。美國對中國採取「巧實力」，因應亞太新局勢。軍事只是必要因應手段，目地在建構戰略態勢。美軍駐澳等於軍事戰略在亞太的落實，可以安撫亞太各國，強化安全承諾與保證。美軍駐澳基地尚未完成，真正發揮軍事影響力，將在三至五年後。屆時美軍駐沖繩的陸戰隊是否轉移至澳洲，其動向值得關注。⁸⁴

另一方面，日本也藉由與澳洲加強防務合作，如同日、菲兩國般，產生與「美日同盟」連結的效應。其實日、澳兩國的防衛合作在安倍晉三首相第一次執政時的 2007 年就正式啟動了，當時鑑於中國海洋活動趨於活躍等安保環境的變化，雙方簽訂了相互提供燃料和物資的協定，以及交換軍事機密的情報保護協定等。2014 年 4 月當時澳洲總理亞伯特(Tony Abbott)與安倍首相舉行會談，雙方同意加強安全合作，包括共同開發武器裝備等，希望藉由日、澳間的同盟關係建立，與「美日同盟」連結建構一個「美日澳同盟」三邊安全框架體系，⁸⁵講兩個雙邊的軍事同盟關係，擴展成為一個網狀安全同盟體系。

日本防衛相中谷元在 2015 年 6 月 12 日之日本眾議院和平安全法制特別委員會上，提到日本直接受到武力攻擊等「有事」時，可能與澳大利亞軍隊共同應對，這是因為安全保障相關法案若能在國會獲得通過，自衛隊的支援對象將擴大至「美軍以外的他國軍隊」，多邊合作將成為可能。除了締結有安保條約的美國，安倍政府的假想對象是視為「准同盟國」的澳大利亞。但是由於法案中沒有記載國名，根據政府的判斷，合作領域有可能迅速擴大。⁸⁶故安倍內閣提出之相關安保法案在日本國會通過，即代表被日本視為「准同盟國」的澳大利亞，將進一步與「美日同盟」產生連結，將原本存在美、日兩國間之雙邊軍事同盟關係，擴展成為連結美、日、菲、澳的防衛網。

(三) 新加坡

隨著冷戰的結束，美國於 1990 年代初期進行了適當的戰略調整，裁撤部分前沿基地。當時菲律賓民眾對美軍駐紮十分不滿，菲國政府拒絕美軍續租駐菲基地的請求，美軍被迫撤出蘇比克灣。不久之後，即與新加坡政府簽訂協議，獲得使用坡樟宜基地軍事設施的權利。兩國更於 2000 年 4 月簽署協議，決定在樟宜專門為美軍航空母艦建造大型深水碼頭，專供美國海軍航母和其它大型艦艇靠岸

⁸⁴ 沈明室，「美國強化亞太駐軍的戰略目標」。

⁸⁵ 「日豪で装備品開発へ 7日首脳会談 安保協力の強化確認」，**読売新聞**（東京朝刊），2014 年 4 月 5 日，頁 01。

⁸⁶ 「分析：日本視澳為『准同盟國』 兩國合作或迅速擴大」，**共同社**（東京），2015 年 6 月 12 日，<http://tchina.kyodonews.jp/news/2015/06/99451.html>。

停泊，接受補給。2001年3月23日樟宜海軍基地(Changi Naval Base)第一期工程完工，這個原本是新加坡海軍單獨使用的小型軍港，便成為美軍重返東南亞的第一塊「戰略基石」。在樟宜建立基地，大大拓展了美海軍第七艦隊的控制範圍。從此根據地出發，美國海軍艦隊可以在二十四小時內穿過馬六甲海峽，進入印度洋、阿拉伯海到達海灣地區；向東則可以直接進入南海海域。此外，美軍還以樟宜基地向周邊東南亞國家輻射，通過簽署軍事合作協議，獲得了在這些國家的基地和港口停泊軍艦、起降飛機的權利。一個以樟宜為中心的新的美軍基地群正在東南亞形成，這無疑將對東南亞的戰略形勢帶來深遠的影響。⁸⁷有了在新加坡的根據地，美國也決定在此部署最新型隱形艦艇「獨立號」。該艦單價為4.2億美元，搭載3架直升機，可進行沿岸戰鬥、反潛戰鬥、排除水雷、偵察活動等，航速比大型艦艇快20%。另外，很難被雷達探測到，因此還可以攻擊航母。⁸⁸換言之，美國取得在新加坡海軍基地作為根據地，並部署最新的船艦，將可使美國在南海及印度洋之行動力及嚇阻力大為提升。

第五節 小結

二十一世紀後美國的東亞軍力整編，大致可以兩位美國總統之任期作為分界點。小布希政府之兩任執政時期（2001年1月上任，至2009年1月卸任），主要處理的是「全球反恐戰爭」，對美國國家安全之威脅主要有列兩者：第一，「凱達」(al-Qaeda)這類「非國家」形態的恐怖組織；第二，在東亞地區北韓發展「大規模毀滅性」武器，包括核子武器、彈道飛彈的北韓。儘管此段時期，美國的軍力集中於中東地區，但在東亞地區，依據美國「以能力為基礎」的戰略方向，提出《強化美國全球防衛態勢》報告，在亞太地區進行駐日美軍，以及駐韓美軍之整編，此外，美國也希望藉由全球防衛態勢的調整，強化美國與亞太區域盟國及夥伴之關係，並藉由提升這些國家本身的軍事能力，強化美國的軍事效率，並藉由這些區域盟國或夥伴的合作，強化美國的快速反應能力，時降低與美國因為在「地主國」設立軍事設施造成的影響，同時藉著輪調計畫與軍力管理系統的提升，減輕美軍及其家屬的壓力。

⁸⁷ 郭宏軍，「樟宜港：美軍重返東南亞的“戰略基石”」，人民網（北京），2003年29月29日，<http://www.people.com.cn/BIG5/junshi/1078/2115517.html>。

⁸⁸ 任敏嫻，「美將在新加坡部署軍艦構建『包圍網』」，朝鮮日報（首爾），2011年12月19日，http://chn.chosun.com/big5/site/data/html_dir/2011/12/19/20111219000026.html。

在歐巴馬政府執政期間（2009年1月上任，預定於2017年1月卸任），處理的要務主要是結束美國在中東的戰事，同時將美國的中心重新聚焦於亞洲，實行其「亞太區域再平衡」之戰略政策，透過經濟與軍事途徑的連結，將亞太地區具有共同價值關的友邦及盟國連結起來，藉以在亞太地區創造一個對美國國家利益友善的安全環境。

在東亞軍力調整方面，在小布希政府大致已經確定了相關的戰略調整原則，以及在東亞主要盟邦，特別是在日本及韓國駐軍調整的原則及進程。歐巴馬政府基本上延續這些軍力調整政策，唯獨他將外交及軍事重新聚焦於亞太地區，並將軍力部署重點放在亞太地區。另一方面，兩位美國總統皆以強化「美日同盟」關係作為途徑，藉以抑制中國的挑戰。

駐日美軍整編，主要在國際政治體系層次因素中，考量中國及北韓為主要威脅來源，進行軍事基地調整、軍力整編，特別是陸戰隊的整編，以及基地遷移問題。儘管部分整編政策受到日本政黨輪替，以及民眾反對而耽誤了調整進度。駐韓美軍整編，則主要是以對應朝鮮半島威脅為主，同時因應當時韓國盧武鉉總統的要求，將韓國軍隊之「戰時作戰指揮權」，由駐日美軍手上返還給韓國政府，以及進行韓國境內軍事基地的遷移、駐軍人數調整，以及將部分原本由駐韓美軍負責的任務，移交由韓國軍隊負責，同時將駐韓美軍的角色從「前沿部署」轉換成為「前沿駐紮」，並因應美國全球軍力的需求，從駐韓美軍調配部隊支援全球美軍所需。

整體而言，美國進行東亞軍力整編後，駐韓美軍將以陸空軍為主；駐日美軍則以海空軍為主；駐新加坡美軍則以海軍為主。⁸⁹美軍亞太地區軍力部署調整重點，請參考下表。

⁸⁹ 閻鐵麟，「從美國亞太地區軍事部署之規劃認識『再平衡』政策」，包宗和主編，美國「再平衡」政策對東亞局勢之影響（台北：遠景基金會，2013年），頁53。

表 4-1 美國亞太軍力部署調整重點

調整方向	具體措施
調整駐日美軍武力部署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將位於華盛頓州陸軍第 1 軍團司令部(約 20,000 人),移至日本神奈川縣座間基地,以在 48 小時內支援亞太地區任何緊急事態。 ● 整合日本橫田第 5 空軍司令部(配備 F-16 與 F-15 戰機)與關島第 13 空軍司令部(配備 B-1、B-2、B-52 轟炸機與無人偵察機)。在亞太地區發生突發狀況時,將由美軍夏威夷太平洋司令部統籌指揮,並由日本橫田司令部負責前線部隊作戰指揮。 ● 建立以橫田為中心的聯合指揮據點,使日本成為美軍陸、海、空三軍在亞太地區司令部所在地,同和美國陸軍第 1 軍團司令部、第 7 艦隊、與空軍第 5、第 13 司令部戰力。 ● 以「喬治華盛頓號」(USS George Washington CVN-73)核動力航母取代退役「小鷹號」(USS Kitty Hawk CV-63)航母。 ● 考慮在太平洋地區部署第二艘航母,以日本長崎佐世保為中繼港口。
改造駐韓美軍武力結構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在南韓部署「快速打擊旅」。 ● 裁減駐韓美軍 12,500 人。 ● 將戍守南北韓邊界的美軍第 2 步兵師約 15,000 人,移防至北韓火炮攻擊射程以外的地區。 ● 投資 110 億美金推動駐韓美軍部隊現代化,包含部署 3-4 艘 40,000 至 60,000 噸級大型運輸艦、提升「愛國者」防空飛彈性能、引進新型 AH-64D 戰鬥直升機等。
加強美軍東南亞部署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計劃在調整美國東北亞駐軍後,將多餘部隊移防至東南亞,進駐新加坡、馬來西亞、菲律賓與越南等國的軍事基地。
強化關島海軍武力部署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在關島部署 B-1、B-2、B-52H 重型轟炸機(配備 AGM-56A 空射型巡弋飛彈)。 ● 定期輪調 F-22 多功能戰機至關島部署。 ● 在關島配置戰鬥機聯隊、轟炸機、空中加油機與 RQ-4A 無人偵察機。 ● 在關島部署一個潛艦中隊(含 3 艘核動力攻擊潛艦)與一個兩棲戒備大隊(含 3 艘登陸艦與補給艦)。

資料來源：蔡明彥，21 世紀美國東亞戰略與美日中安全關係（臺北：鼎茂圖書，2008 年），頁 98。

此外，美國也與在東亞地區，自冷戰時期以來就建立軍事同盟關係之國家，諸如菲律賓、與澳洲等加強合作，並將部分美軍兵力駐防在前述兩國，藉以因應諸如反恐以及南海島嶼主權爭議引發的事件，或是支援天然災害的救災等。另外，美國在新加坡取得樟宜海軍基地，並得以部署先進的船艦，成為美國重返東南亞的「戰略基石」，不但向東可以掌控南海情勢，維護美國一向堅持及主張的南海航行自由權力等國家利益，向西也能迅速將軍力投射進入印度洋，取得戰略優勢，也是美國在東亞地區軍力調整另一個層面的展現。

另一方面，美國的「亞太區域再平衡」戰略，是一個結合政治、外交、經濟以及軍事的全方位戰略；在外交上強化與亞太國家之關係，在經濟上藉由參與亞太地區國家經濟成長，希望能夠牽動美國經濟成長，解決 2008 年美國在金融海嘯後的經濟問題；而在軍事上，透過東亞軍力調整，強化美國與傳統軍事盟邦，例如日本、韓國，以及與其他的友邦國家之軍事合作及連結關係，在亞太地區建構一個對美國友善的安全戰略環境，將有助於維持美國在亞太地區的領導地位。

所以從軍事的面向來看，誠如美國國防部長卡特於 2015 年 5 月時重申，美國的未來在亞太，為了落實總統歐巴馬提出的「亞太再平衡」戰略，美軍目前在亞太地區已部署超過 35 萬名軍事人員，近 2000 架飛機以及 180 艘艦船。未來幾十年，美國依然是亞太地區重要的安全力量。⁹⁰所以實踐「亞太再平衡」戰略，則是以軍事作為強力的後盾，讓美國在二十一世紀後，仍然繼續成為亞太地區國家的「安全提供者」，其背後的意涵不難理解，就是讓美國成為一個在此區域可以倚賴的國家，用以抗衡中國在此區域愈來愈強的影響力。換言之，美國在東亞的軍力調整，確實協助其亞太盟國或友邦，用來抗衡中國的用意。

⁹⁰ 張國威，「美防長：亞太已部署 2000 架飛機」，**旺報**，2015 年 5 月 29 日，<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50529000939-260301>。



第五章 美軍東亞軍力調整及其盟國之功能角色

在探究了美國進行東亞軍力調整的原因、方針，以及概況後，本章將探究美國的各東亞盟國或友邦，在美國整體東亞戰略及軍力調整中所扮演的功能以及角色。

第一節 美日同盟之角色與日本安保政策之調整

一、美日同盟之功能角色

冷戰結束，美日兩國歷經 1996 年的「美日同盟」重新定義，就同盟功能與角色轉化，並定位為「全球的美日同盟」，也代表美日安全關係將從單純的保障日本安全，擴大至維護日本周邊區域甚至全球之安全。冷戰的結束，國際安全空間之環境因而產生變化，日本以往堅持的「專守防衛」政策(exclusively defense-oriented policy)，也做了部分修正以因應新安全情勢：第一，走向全球空間之任務參與，如參與國際「和平維護任務」(peace-keeping operation, PKO)；第二，區域安全保障問題之處理。例如 1996 年「美日同盟」再定義，隨之伴隨「周邊事態法」之制定等；第三，國家安全保障政策整備，如 2003 年制定「武力攻擊事態處理關連三法」，確立日本國內對緊急事態處理制度；第四，超越空間之安全保障，因應非傳統安全之威脅。¹然而，日本安全戰略之更迭，主要仍受「美日同盟」主軸下美日關係所主導。

美國前副國務卿阿米塔吉(Richard L. Armitage)與美國前助理國防部長奈伊(Joseph S. Nye)，及共和黨與民主黨智庫學者，曾於 2000 年 10 月提出一份題為《美國與日本：朝向成熟夥伴關係前進》(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 Advancing Toward a Mature Partnership)之報告，亦即被稱為第一次《阿米塔吉報告》(Armitage Report)。這份報告指出下列幾點：第一，將「美日同盟」發展成像美英之間的特殊關係；第二，希望日本從「專守防衛」走向集體防衛；第三，確實進行有事立

¹ 神保謙，「新しい日本の安全保障：『専守防衛』・『基盤的防衛力構想』の轉換の必要性」，坂本正弘、吹浦忠正編著，*新しい日本の安全保障を考える*。東京：自由国民社，2004 年，頁 73~77。

法，履行包括機密保護法在內的《美日防衛合作指針》。²而上述幾點，亦是美國認為日本政府所應該調整的安全戰略方向。換言之，提升美日關係為「成熟夥伴關係」，希望日本扮演亞洲中如英國這樣的角色。在此一戰略思維下，以「美日同盟」作為東亞戰略的核心，鼓勵日本在東亞乃至亞太地區承擔更多的安保責任則是美國對日本以及「美日同盟」角色之設定。

美國發生 9/11 恐怖攻擊事件後，小布希總統與日相小泉純一郎(Junichiro Koizumi)建立了深厚的私交與兩國緊密的戰略夥伴關係，³日本積極參與諸如伊拉克重建、對應北韓核武危機，也逐步落實第一次《阿米塔吉報告》的各建議事項。然而過去幾年來，全球的安全戰略環境有了重大的變化，面對全球新的非傳統安全威脅，以及亞洲逐漸崛起的經濟實力，阿米塔吉與奈伊第二度於 2007 年 2 月，提出一份標題為《美日同盟：使亞洲正確邁向 2020》(The U.S.-Japan Alliance: Getting Asia Right through 2020)之報告，亦即第二次《阿米塔吉報告》。由報告中可見美國更進一步對於日本未來在區域及全球角色之扮演與期待。

第二次報告指出，面對亞洲國家崛起，由美國以「單極」(unipolar)方式管理亞洲並不可行；美國與中國之價值體系不同，也缺乏理解彼此之區域與全球利益，故以調整美中關係來管理亞洲可能太過高估其作用，但若以美、日兩極(bipolar)結構來對抗中國則可能缺乏效率，故美國應尋求在此區域內，有著與美國相同的民主價值的國家，如日本、印度、澳洲、新加坡等結合，且美國與日本也應該與新興市場國家，如越南等國發展關係，同時伴隨著與中國進行區域內之合作，⁴如此才可「使亞洲步向正途」(getting Asia right)。

阿米塔吉與奈伊第三度於 2012 年 8 月 15 日，提出一份標題為《美日同盟：維繫亞洲之安定》(The U.S.-Japan Alliance: Anchoring Stability in Asia)，亦即被稱為第三次《阿米塔吉報告》。報告指出，日本正面臨一個重要的關卡。在如此重要的戰略性時刻，日本有能力在滿足於現狀與負起領導責任之間作抉擇。亞太地區瞬息萬變，日本不太可能會有第二次這樣的機會去引領此區域的未來。若肯承擔領導責任，日本可以保住她一級國家的地位，以及美日同盟中必要的平等夥伴

² 廖竹慧，「從『阿米塔吉報告』觀察美國對亞洲政策之演變」，中華歐亞基金會（台北），2007 年 5 月 8 日，<http://www.fics.org.tw/issues/subject1.asp?sn=2017>。

³ Richard L. Armitage, and Joseph S. Nye, "The U.S.-Japan Alliance: Getting Asia Right through 2020," *CSIS*, p. 2, http://csis.org/files/media/csis/pubs/070216_asia2020.pdf；杉田弘毅，「評論：美國著力亞洲外交 日本恐將陷入孤立」，共同社（東京），2008 年 7 月 3 日，http://china.kyodo.co.jp/modules/fsStory/index.php?sel_lang=tchinese&storyid=59238。

⁴ Richard L. Armitage, and Joseph S. Nye, *The U.S.-Japan Alliance: Getting Asia Right through 2020*, p. 14.

角色。⁵換言之，這也反應出美國期待透過「美日同盟」來主導及維持亞洲的秩序。

報告對日本提出下列八項建議：第一，謹慎恢復核電供應；第二，東京應繼續積極參與國際合作，打擊海盜、保障波斯灣航行安全、維護航道暢通、以及抵抗對區域安全的威脅；第三，除了參與「跨太平洋經濟戰略夥伴協定」的協商之外，還要審視更具企圖心、更廣泛的經濟協定，例如《全面性經濟、能源與安全協定》(Comprehensive Economic, Energy, and Security Agreement, CEESA)；第三，為了使同盟發揮潛力，日本應該面對與南韓的歷史爭議，這些爭議使得日韓關係複雜化。東京應該以長期戰略角度審視雙方關係，避免無端的政治口水。為了增進三方國防合作，東京與首爾應該合作簽訂《軍事情報綜合保護協定》(General Security of Military Information Agreement, GSOMIA)與《物品役務相互提供協定》(Acquisition and Cross Servicing Agreement, ACSA)等國防協議，繼續三方的軍事合作；第四，東京應該繼續參與區域論壇，與民主夥伴來往，尤其是印度、澳洲、菲律賓、台灣；第五，在重新審視角色與任務(Roles & Missions)時，日本應該將責任範圍擴展到防衛日本，以及區域有事時與美國的協防；在伊朗在口頭上一出現關閉和姆茲海峽的意圖時，日本應該單方派遣掃雷艦到該區域。日本應該加強與美國在南海的巡防，以確保航行自由；第七，東京應該加強國防部的法律能力，以保護雙邊及國家機密；第八，為了更進一步參與「聯合國的維和行動」，日本應該擴增維和範圍，以涵蓋保護平民及他國維和者，必要時可使用武力。⁶由這份報告也可看出，美國期待日本與韓國簽訂相關的軍事協議，加強雙邊軍事合作，藉以使「美日韓軍事同盟」之目標得以實現。

報告對「美日同盟」提出了下列十項建議：第一，東京與華盛頓應該為核能研究發展合作；第二，美日應該成為自然資源盟友，使成為安全協防的一部分；第三，華盛頓、東京、首爾應該將歷史議題上納入「第二軌對話」(Track 2 Dialogue)，藉以尋求敏感議題的共識，並將對話衍生出來的建議，賦予從政者及官員執行；第四，針對中國崛起，同盟必須發展新的能力與政策。中國的和平繁榮對同盟十分有利，但是中國的高經濟成長與政治穩定並不一定會持續下去。同盟的政策與能力，必須要能夠因應中國可能擴張的核心利益、路線的變動、以及各種可能的未來情勢變化；第五，研究出一套切實的人權行動項目；第六，透過「角色、任務、與能力」對話，美日應該調整「海空整體戰」(Air-Sea Battle)與「動態防衛」

⁵ Richard L. Armitage, and Joseph S. Nye, "The U.S.-Japan Alliance: Anchoring Stability in Asia," CSIS, August 15, 2012, p. 15, http://csis.org/files/publication/120810_Armitage_USJapanAlliance_Web.pdf.

⁶ Ibid, p. 16.

(Dynamic Defense)的概念。；第七，美國陸、海軍與日本自衛隊的合作應該增強「互用」(interoperability)，朝向兩棲、機敏、可佈署的武力態勢努力；第八，欲改進雙方防禦演習的品質，美日應該利用調防的平民機場、測試在「友好行動」(Operation Tomodachi)所習得的經驗、加強兩棲作戰能力。美日亦應善加利用在關島、北馬里亞納群島聯邦、澳洲的訓練機會，雙邊或多邊都可以；第八，美日應該增加共同研發未來武器的機會。第九，美日應該重振「延伸阻嚇」(extended deterrence)的對話，或許南韓也可加入，以確保美國所有重要盟友都對美國的嚇阻效力與能力有信心；第十，美日應該合作建立網路安全中心，研發並執行共享資訊的安全標準。⁷

報告對於美國提出下列建議：第一，美國不應該在自然資源上採取國家主義思維；第二，美國身為「跨太平洋經濟戰略夥伴協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TPP)的領導者，應該協助日本加入協定與草擬協定，日本加入 TPP 應該被視為美國的策略目標；第三，美國不可對敏感的日韓歷史爭議做評價，但是應該竭盡外交努力化解緊張，並引導日韓將注意力轉移到核心的國家安全議題；第四，駐日美軍應該擔負具體的責任。美國應該分派給駐日美軍更大的責任，以及使命感；第五，美國應該利用「武器輸出三原則」的廢除，鼓勵日本的軍火工業輸出到美國及其他盟邦，例如澳洲。美國應該重新檢討過時且礙事的「對外軍售」(Foreign Military Sales, FMS)程序；第六，美國應該更進一步活化並整合「科技高峰論壇」(Science and Technology Forum)與「安全諮詢委員會」(Security Consultative Committee)以政策為中心的架構。藉此，促進美日共同研發與科技合作，並應努力改善及簡化國防武器買賣的繁文縟節，以利及時、戰略上一致的決策；第七，美國應該選派由總統提名的官員，由此人負責美日同盟的強化任務。日本也可考慮類似的派任。⁸

由上述三份「阿米塔吉報告」可以看出，美國對於日本以及「美日同盟」功能角色定位與期待。就如同第二次報告所指出的，美國要以「單極」方式來管理東亞並不可行，故美國在東亞尋求共同管理區域秩序的夥伴，就是其長期傳統盟國日本。

2015年4月28日，美國歐巴馬總統與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在於華府舉行「首腦會談」，發表三份「共同聲明」，⁹闡述美、日夥伴關係變革的意義，誓言建構對

⁷ Ibid, p. 17.

⁸ Ibid, p. 18.

⁹ 此「三聲明」為：〈より繁栄し安定した世界のための日米協力に関するファクトシート〉(FACT SHEET: U.S.-Japan Cooperation for a More Prosperous and Stable World)、〈日米共同ビジ

應全球議題的夥伴關係，將「美日同盟」擴及全球，轉型為「世界中的美日同盟」。為了達成此目標，美、日達成七項原則共識，揭櫫「尊重領土與主權完整」、「和平解決紛爭」、「支持民主主義、人權及法律支配」、「透過開放市場、自由貿易、具透明性的規則與規制，及高標準的勞動及環保基準擴大經濟的繁榮」、「促進在共同領域的航行及飛航自由的國際法及規範」、「增進健全的區域及國際組織」、「支持有志一同的三邊及多邊的合作」，此亦具體落實在《美日防衛合作指針》的修訂中。¹⁰然而，日本是否可能符合美國的期待，不但扮演一個好夥伴角色，甚至以「美日同盟」為核心來主導東亞的國際秩序，端看日本可否突破戰後堅持的「專守防衛」政策，以及日本和平憲法第九條加諸在日本政府限制上了。

二、日本安保政策之核心問題與調整

從國際政治體系層次來看，日本安保政策之調整，主要是因應當代日本外在兩個主要威脅來源，分別是中國與北韓；另一方面，則是因應美國的期待。許多當代日本學者及專家，針對日本的安保問題，分別從美日同盟、軍事裝備與技術、國際關係理論以及日本防衛體制等面向探討。從美日同盟之面向研究者，例如日本民主黨執政時期之前防衛大臣、拓殖大學之教授森本敏(Satoshi Morimoto)，從冷戰後的國際秩序出發，探討日本的外交、安全保障政策，其焦點是日本在法制層面對於安全保障問題之應對與探討。¹¹也從全球美軍整編的背景出發，探討在駐日美軍整編後，日本自衛隊所需分擔的任務，及日本防衛體系的變化進行探討。¹²防衛大學教授孫崎享(Ukeru Magosaki)亦從「美日同盟」的調整出發，探討在美國新的全球安全戰略下，日本因應之安全保障政策及作為。¹³日本《朝日新聞》總編輯船橋洋一(Yoichi Funabashi)，認為日本要對應北韓核武危機，必須擴大「美日同盟」的嚇阻能力，並加強飛彈防衛之防衛力。而正當兩國間開始展開飛彈防衛系統的部署時，日本須在防衛系統的運用，以及自身法制問題上進行檢討。¹⁴新聞評論者前田哲男(Tetsuo Maeda)則首先回顧美國總統歐巴馬對日政策之重要幕僚，美國哈佛大學教授奈伊過去之主張，探究從 1996 年「美日安保條約」再

ョン声明) (U.S.-Japan Joint Vision Statement) 及「核兵器不拡散条約 (NPT) に関する日米共同声明」 (U.S and Japan Joint Statement on the Treaty on the Non-Proliferation of Nuclear Weapons)，三份聲明全文，請參閱日本外務省 (東京)，2015 年，5 月 3 日，http://www.mofa.go.jp/na/na1/us/page3e_000327.html。

¹⁰ 「『美日同盟』強化在南海佈局」。

¹¹ 森本敏，**森本敏の眼：日本の防衛と安全保障政策** (東京：グラフ社，2005 年)。

¹² 森本敏，**米軍再編と在日米軍** (東京：文藝春秋，2006 年)。

¹³ 孫崎享，**日米同盟の正体：迷走する安全保障** (東京：講談社，2009 年)。

¹⁴ 船橋洋一，**冷戦後—失われた時代** (東京：朝日新聞社，2008 年)，頁 268。

定義後，日本在同盟中角色扮演的轉變，並已完成所謂「新從屬路線」之構築；然而，該路線之進行必須構築在「集體自衛權」的行使上。¹⁵

也有專家學者從日本之軍事裝備面向探究日本安保問題，例如軍事專家江畑謙介(Kensuge Ebada)從軍事武器裝備觀點，列出日本尚未完全具備之下列四種能力：彈道及巡弋飛彈防衛能力、長距離攻擊能力、空對地精密攻擊能力、軍力投射能力、太空戰與網路戰能力。江畑認為日本能否具備這些能力，和日本的政策有關。¹⁶帝京大學教授志方俊之(Shikata Toshiyuki)則將焦點放在「航空戰力」(air power)。志方認為日本在建構航空戰力時，亦受到「專守防衛」之掣肘。¹⁷防衛研究所研究官石津朋之(Tomoyuki Ishibuto)亦將焦點集中於日本的航空戰力之探討。在軍事上，石津與志方俊之觀點雷同。¹⁸桃山學院大學教授松村昌廣(Masahiro Matsumura)則將研究焦點放在軍事技術的開發，以及美、日軍事技術合作與移轉上。¹⁹金田秀昭(Hideaki Kaneda)、小林雄一(Yuichi Kobayashi)、田島洋(Hiroshi Tashima)、戶崎洋史(Hirofumi Tosaki)等，聚焦於日本的飛彈防衛上，²⁰從飛彈威脅的因應出發，回顧從飛彈技術觀點，日本如何構築彈道飛彈防衛系統，以及所須面對的技術層面、法制層面、及政策層面的問題。

在國際關係理論面向，田中明彥(Akihiko Tanaka)以「新現實主義」(neorealism)為途徑，探討日本之安全保障問題。²¹國際大學研究所教授信田智人則從回顧古典國際關係理論出發，以「現實主義」分析各個時期之美、日關係，他認為從「現實主義」觀點來看，唯有繼續強化「美日同盟」，方是面對未來日本周邊中國與北韓這兩個重要不安定因素的必要方式。²²稻田大學教授山本武彥(Takehiko Yamamoto)則認為，研究東亞安全時，現實主義之外，使用整合新自由主義的制度主義及社會建構主義的方法，所形成之折衷主義(eclecticism)分析，方可充分反應上述諸多現實。²³東洋大學教授西川吉光(Yoshimitsu Nishikawa)以回顧和平憲

¹⁵ 前田哲男，「從屬」から「自立」へ 日米安保変える（東京：高文研，2009年），頁109。

¹⁶ 江畑謙介，日本に足りない軍事力（東京：青春出版社，2008年）。

¹⁷ 志方俊之，「日本のエア・パワーを評価する—軍事の問題点提起」，石津朋之、ウィリアムソン・マーレー（William Murray）共編著，21世紀のエア・パワー—日本の安全保障を考える—（東京：芙蓉書房出版，2006年），頁97。

¹⁸ 石津朋之，「エア・パワーの将来と日本の国家戦略」，石津朋之、ウィリアムソン・マーレー（Williamson Murray）共編著，21世紀のエア・パワー—日本の安全保障を考える（東京：芙蓉書房出版，2006年），頁289~307。

¹⁹ 松村昌廣，軍事技術覇権と日本の防衛（東京：芦書房，2008年）。

²⁰ 金田秀昭、小林一雅、田島洋、戶崎洋史，日本のミサイル防衛—変容する戦略環境下の外交・安全保障政策—（東京：日本国際問題研究所，2006年）。

²¹ 田中明彥，安全保障—戦後50年の摸索（東京：読売新聞社，1997年）。

²² 信田智人，日米同盟というリアリズム（東京：千倉書房，2007年），頁236。

²³ 山本武彦，安全保障政策—経世済民・新地政学・安全保障共同体（東京：日本経済評論

法的制定過程為起點，回顧憲法第九條的爭論與解釋，以及相關安保及防衛政策相關之法律制定緣起，以及法制之內容進行敘述。²⁴田村重信(Shigenobu Murada)、佐藤正久(Masahisa Sato)兩人將日本與防衛政策有關之法制，做有系統的整理，並以法制規定為基礎，敘述日本的防衛政策。²⁵

當代日本學者從不同的途徑切入研究時，不約而同地發現，當日本極力尋求最佳的安全保障政策時，無論是在國際關係、美日同盟、外交、武器研發使用等，其最大的掣肘竟是來自日本本身之因素，亦即是日本的安保法制限制；換言之，日本的憲法第九條規定，所牽引出來的「專守防衛」政策、「集體自衛權」之解釋與行使問題等，就如同一個魔咒，箍住了所有問題的癥結點。各個日本學者所提出之日本安保問題，請參見下表。

表 5-1 日本當代學者研究安保問題之途徑與提出之問題

學者	美日同盟美軍整編	軍事裝備及技術	國際關係理論	防衛法制	提出之安保問題
田中明彥	●		●		集體自衛權之行使、國際環境因素與國內環境因素之互動時，執政者無法擺脫國內環境因素之限制
森本敏	●				集體自衛權、專守防衛等問題
孫崎享	●				追隨美國是日本國家利益？
船橋洋一	●				法制問題對防衛力形成掣肘
前田哲男	●				集體自衛權行使問題
江畑謙介		●			法制問題限制防衛力、軍武裝備等技術之發展
志方俊之		●			戰力指揮系統整合、法制問題
石津朋之		●			是否納入災難救援
松村昌廣		●			軍事技術受制美國、洩密問題

社，2009年），頁279。

²⁴ 西川吉光，*日本の安全保障政策*（京都：晃洋書房，2008年）。

²⁵ 田村重信、佐藤正久編著，*教科書・日本防衛政策*（東京：芙蓉書房，2008年）。

金田秀昭 小林雄一 田島洋 戸崎洋史		●			軍武技術開發之技術、法制與政策問題
信田智人			●		美日同盟是日本應對區域不安定因素之必要方式
山本武彥			●		需改採折衷主義途徑，方能反應當前東亞區域情勢
西川吉光				●	對國家定位、戰略體系需明確對軍事認識、評價與檢討
田村重信 佐藤正久				●	僅對防衛法制、政府之解釋內容進行陳述
田村重信 高橋憲一 島田和久				●	僅對防衛法制、政府之解釋內容進行陳述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

即使日本在二次大戰後的對外政策存在「美國優先」或「中國優先」的路線之爭，²⁶但無疑的在二十一世紀後小泉純一郎擔任首相執政期間，可謂為「對美一邊倒」的路線，亦即採取以美日關係作為日本外交核心，在美國小布希總統進行「全球反恐戰爭」期間，透過各式特別法的制定，擴大對憲法第九條的解釋，藉以達成配合及支援美國完成相關的「和平維護任務」。

後小泉時代，日本安保戰略曾進行下列之相關調整，包括：第一，設立「總和幕僚監部」；第二，「防衛廳」升格為「防衛省」；第三，陸、海、空自衛隊重新整編；第四，修訂「防衛計畫大綱」；第五，決定於與那國島駐軍；第六，建構飛彈防禦系統；第七，通過「宇宙基本法」等。²⁷然而，後小泉時代的日本政治「混沌期」狀態，確實為「美日同盟」及兩國之安全關係帶來陰影。後小泉時代，無論是自民黨執政時期的安倍晉三(Shinzo Abe)、福田康夫(Yasuo Fukuda)、麻生太郎(Taro Aso)，以及 2009 年日本發生政黨輪替，由日本民主黨取得執政權後的鳩山由紀夫(Yukio Hatoyama)、菅直人(Nato Kan)、野田佳彥(Yoshihiko Noda)

²⁶ 何思慎，**敵乎？友乎？冷戰後日本對華外交思路的探索**（台北：致良出版社，2008年），頁97~132。

²⁷ 何思慎、陳舜仁，「後小泉時代日本東亞安全戰略調整之研究」，**政治學報**，第49期（2010年6月），頁78~84。

等三位首相，幾乎年年更換首相。日本政治的「混沌期」直到 2012 年，日本再度發生政黨輪替，由安倍晉三領導的自民黨再度取得執政權，情況才有了轉變。

三、安倍晉三之安保法制調整

安倍晉三再度擔任首相執政後，不同於第一次擔任首相時期的施政風格，強勢展開「安倍經濟學」(Abenomics)及「積極和平主義」的政、經佈局，繼 2013 年 12 月 17 日，日本內閣會議通過新的《防衛計畫大綱》、《中期防衛力量整備計畫》和《國家安全保障戰略》三項攸關外交、安保政策之文件，以及 2014 年 4 月 1 日內閣廢除「武器輸出三原則」，改行新的「防衛裝備移轉三原則」之舉，2014 年 7 月 1 日，安倍以重新提出對「憲法第九條」的政府統一見解方式，解禁「集體自衛權行使」的限制，設新「武力行使三原則」，²⁸取代「自衛權行使三原則」，雖未一步到位，完成「修憲」，但基本上已遂行戰後新憲實施後，歷代首相的不可能任務，突破 1954 年自衛隊組建以來堅持至今，僅允許行使「個別自衛權」的限制。

安倍首相在防衛政策上的調整，背後有美國清楚的鑿痕，為美、日共同因應中國崛起後的東亞安全新情勢，特別是中國在東亞海域之積極作為的戰略佈局，其中《美日防衛合作指針》的修訂攸關日本未來在「美日同盟」架構下，如何協同美國的行動，介入東海、南海的變局，至為關鍵。以下將就分析第二次安倍上任後，其內閣推動防衛法制相關修法之動態及其對周邊安全情勢之意義。

(一) 安倍內閣推動完善安保法制重要進展

2014 年 7 月 2 日，日本政府依據修改憲法解釋以解禁集體自衛權的閣議決定，為擴大自衛隊的任務範圍啟動立法準備工作。日本官房副長官加藤勝信表示，已於國家安全保障局成立由助理官房長官（國家安全保障局副局長）高見澤將林(Nobushige Takamizawa)和兼原信克(Nobukatsu Kanehara)領導的三十人工作小組，²⁹於 2015 年 4 月 26 日的統一地方選舉後啟動著手配套修法，全面檢討《防衛省設置法》、《周邊事態法》、《聯合國維和行動(PKO)合作法》、《船舶檢查活動法》、《武力攻擊事態法》及《國民保護法》，並於《自衛隊法》中，對未達到他國武力攻擊階段的「灰色地帶」事態，為保護與自衛隊聯合行動的美國軍艦，增訂追加允許使用武器的規定。此外，亦將擴充《聯合國維和行動(PKO)合作法》，設立

²⁸ 「武力行使三原則」：第一、發生針對日本及關係密切的他國的武力攻擊，日本的存亡受到威脅，存在國民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權利被徹底剝奪的明顯危險；第二、為了保衛日本、保護國民沒有其他合適的手段；第三、行使武力僅限於必要最小限度。

²⁹ 此工作小組，由職司與相關省廳聯絡協調及研究如何修法應對武力攻擊事態的官僚組成。

承認「馳援護衛」的條文，允許解救遭遇武裝組織襲擊的「文職人員」以及其他國家軍隊，且在維和行動中，日本自衛隊得使用武器，排除任務執行的障礙。

防衛省設置法修正案要點
● 防衛官僚（西裝組）與自衛官（制服組）
● 自衛隊的部隊運用（作戰）由以制服組為主體改為「運用一元化」
● 自衛隊裝備品的開發、購置到廢棄，由新增設的防衛裝備廳作一元化管理

圖 5-1 防衛省設置法修法要點

資料來源：「自衛隊の『文官統制』全廃へ／設置法改正案を閣議決定」，**四国新聞**（高松），2015年3月6日，<http://www.shikoku-np.co.jp/national/political/20150306000121>。

2015年3月6日，安倍首相召開內閣會議通過修訂《防衛省設置法》第12條提案（如圖5-1），決議通過提升自衛隊的軍職人員（制服組）地位，藉以弭平防衛省內文職官員（背広組）³⁰相對軍職官員（即武官）的優勢，重新確立軍職人員節制自衛隊的優勢地位，³¹使自衛隊轉型為一般的軍隊（國防軍），此更可自3月20日，安倍首相在參院預算委員會表示，自衛隊與他國軍隊的共同訓練「在提高『我軍』透明度方面取得重大成果」，管窺自民黨的「建軍」悲願，首相在國會答詢以「我軍」取代「自衛隊」，其意義令人玩味。菅義偉對此辯護指出，「自衛隊是否屬於『軍隊』取決於如何定義『軍隊』。自衛隊受憲法制約，與通常意義上的『軍隊』不同，但若將以防衛國家為主要任務的組織稱為『軍隊』的話，自衛隊亦是『軍隊』。」³²

³⁰ 即「西裝組」。

³¹ 修正案中，廢止原來防衛相如要對軍職武官的統合幕僚長或陸海空幕僚長下達命令時，需文官職的官房長及局長之襄助的現行法令。修正為各幕僚長和官房長、局長等，立於對等地位輔佐防衛相。此外，廢除原負責自衛隊內部訓練、通訊等事務的「運用企畫局」，業務交付軍職武官的統合幕僚監部統一負責。

³² 「日官房長官稱安倍將自衛隊說成『我軍』並無問題」，**共同社**（東京），2015年3月25日。

再者，2015 年 3 月 12 日，安倍內閣除決定修改《周邊事態法》，揚棄行之有年的關於「周邊」的表述，以「重要影響事態」³³概念取代，將其改名為《重要影響事態法》，意圖打破侷限自衛隊活動範圍的地理概念，³⁴將自衛隊與美軍的合作範圍擴及全球，實現美、日兩國政府提出的「全球規模合作」，³⁵更另以《戰鬥支援恆久法》將自衛隊為支援國際社會反恐行動的海外派兵以普通法來規範，不再藉《反恐特別措施法》方式處理，且未來日本無需聯合國決議，只要接受國際組織，例如歐盟(EU)、東協(ASEAN)的「請求」，即可向全球任何地區派遣自衛隊。時事通信社引述自民黨內透露的消息指出，修法的背景存在自民黨內的「國防族」議員提防「作為聯合國常任理事國的中國大陸在聯合國決議時，行使否決權，阻礙自衛隊海外派遣」。³⁶此外，因應新的「防衛裝備移轉三原則」，新設「防衛裝備廳」，專責日本防衛裝備的「轉移出口」(如圖 5-2)。³⁷



日，<http://tchina.kyodonews.jp/news/2015/03/94389.html>。

³³ 對於日本和平及安全具有重要影響的事態。

³⁴ 雖然日本政府就「周邊事態」稱「不是地理概念」，但亦在國會答辯中稱「沒有假想中東和印度」，因此被認為具有地理上的限制。

³⁵ 「聚焦：美菲期待在南海也與日本合作制約中國」，**共同社**（東京），2015 年 4 月 20 日，<http://tchina.kyodonews.jp/news/2015/04/96058.html>。

³⁶ 「日本執政黨擬議法擴大外派自衛隊範圍」，**BBC 中文網**（倫敦），2015 年 2 月 20 日，http://www.bbc.co.uk/zhongwen/trad/world/2015/02/150220_japan_defence。

³⁷ 日本政府在 3 月 6 日於內閣大臣會議決議於防衛省設置法修正案中新設「防衛裝備廳」，專責戰鬥機等防衛裝備品的研究、調配、出口等事務。新設目的是降低研發、武獲的成本及推動防衛裝備出口。現在向國會提出法案，目標希望至今年 10 月為止可達事務職員和自衛官共計約 1800 名員額的體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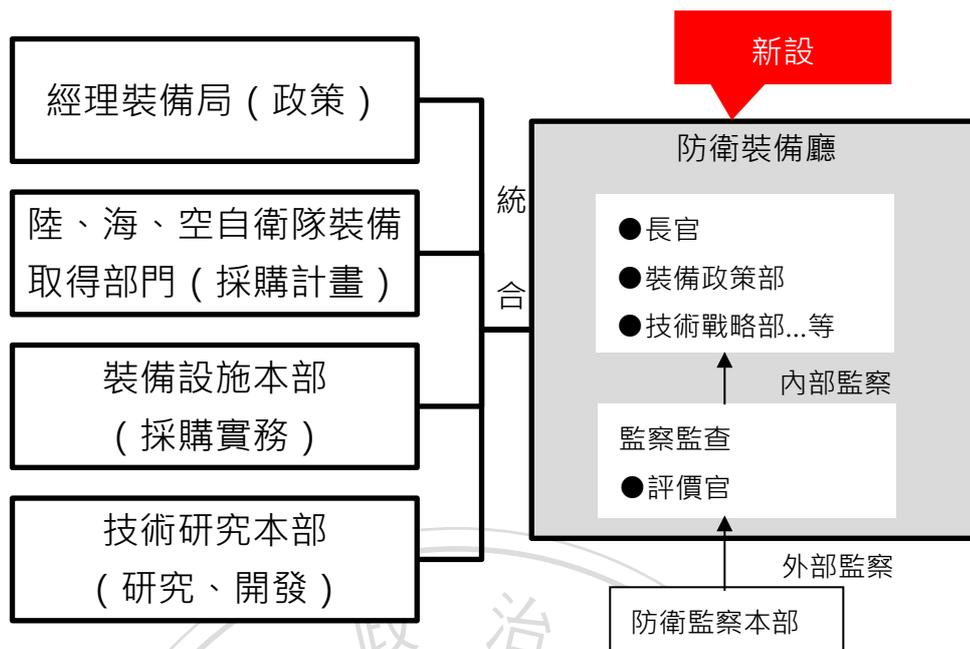


圖 5-2 防衛裝備廳示意圖

資料來源：飼手勇介，「防衛省設置法改正案:きょう閣議決定 裝備庁で調達一元化 権限集中、腐敗防止カギ」，**毎日新聞**（東京朝刊），2015 年 03 月 06 日，<http://mainichi.jp/shimen/news/20150306ddm005010110000c.html>。

2015 年 3 月 22 日，日相安倍在防衛大學校（神奈川縣橫須賀市）的畢業典禮上發表訓示，強調將堅決推進「解禁集體自衛權」後的新安保法制完善工作。安倍首相言及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之擴散與恐怖主義威脅等國際形勢的變化，並稱「從灰色地帶事態到行使集體自衛權，將推進完善可無縫應對的安保法制」。³⁸為此，在「武力攻擊事態法」修訂時，將日本受到攻擊的事態分為「武力攻擊事態」³⁹、「武力攻擊預測事態」⁴⁰及「緊急對處事態」⁴¹，並繼續爭取公明黨支持，檢討「船舶檢查活動法」，擴大自衛隊目前僅限朝鮮半島等日本周邊地區發生緊急事態時的船舶檢查活動範圍，並得在未經對方船長同意下，⁴²對除軍艦外的船舶所載貨物及目的地進行盤查，並根據需要，命其改變航路等。此項修法將升高自衛隊捲入戰爭的風險，亦為自衛隊巡弋南海預作伏筆。其實，石破茂不諱言，日

³⁸ 「安倍對防衛大學畢業生訓話 強調完善安保法制決心」，**共同社**（東京），2015 年 3 月 22 日，<http://tchina.kyodonews.jp/news/2015/03/94190.html>。

³⁹ 發生對日本的武力攻擊或有明確的迫切危險（日本への武力攻撃が発生したか、明白な危険が切迫している）。

⁴⁰ 預測對日本的武攻擊（日本への武力攻撃が予測される）。

⁴¹ 發生恐攻時（テロ行為が発生した）。

⁴² 即由現行法律的「任意檢查」，修正為「強制檢查」。

本應將集體自衛權行使擴及東南亞國家，⁴³惟如此一來，戰後以來日本堅守的「專守防衛」將形同廢除。

（二）安倍內閣推動安保法制之未來發展與制約因素

安倍首相尚未與聯合執政的公明黨就派遣自衛隊的具體事態達成一致，且支援物件國的範圍也不明確。1964年創建的公明黨自1999年與自民黨聯合執政，基於公明黨理念及創黨的日本佛教組織—「創價學會」與中共超過半世紀的交情，公明黨在日本既堅持「和平主義」形象，也具親中色彩，且在社會、財經政策上，異於自民黨傾向大企業的主張，較向勞工及小市民傾斜。然而，與自民黨聯合執政以來，公明黨的主張不時與自民黨妥協，以維持「自公聯合政權」，惟在安保政策上，反對超越聯合國決議全面向海外派遣自衛隊，至今似乎仍為公明黨的原則底線。

日本安保法制中要求防衛大臣要考慮確保自衛隊的安全。不僅是自衛隊行動的地點，包括執行任務的鄰近地帶，若可預測有戰鬥，或可能將有戰鬥的狀況，須暫停自衛隊實施後方支援。但若為搜救於戰鬥中遇難的平民或戰鬥人員，即使自衛隊活動的地區已有交戰，仍可持續搜救。惟鑑於公明黨要求從嚴設定派遣條件，安倍內閣設定國際法上能確保自衛隊派遣正當性的三項指標，具體為：第一，允許行使武力的聯合國決議；第二，未達到允許行使武力決議的聯合國譴責案等；第三，雖無聯合國決議，但受國際組織請求(美軍單獨的軍事行動除外)。此外，支援活動的實施限定為「不在實際存在戰鬥行為的現場(戰場)實施」、「在外國領域進行活動時需徵得當事國同意」，「當任一條件未滿足即撤走部隊」。因此，未來日本自衛隊的海外派兵雖常態化，但亦非投入第一線的作戰，而是職司後勤的角色，以確保自衛隊官兵在海外任務之生命安全(自衛隊員の安全確保)，並保證「國際法上的正當性」(国際法上の正当性)及「國民的理解與民主的制約」(国民の理解と民主的統制)，藉此換取公明黨對安保法制相關修法的支持。⁴⁴

然而，最大在野黨民主黨對安倍隨美國的意志起舞不以為然，民主黨代表(黨魁)岡田克也(Katsuya Okada)認為，安倍內閣於2015年5月14日通過內閣會議的安保法制相關法律修正案，將「顛覆七十年來日本堅持和平憲法的結構」。⁴⁵此外，日本多數民意仍反對安倍首相推動安保法制修訂，落實「解禁集體自衛權」。

⁴³ 森本敏、石破茂、西修，**国防軍とは何か**（東京：幻冬舎，2013年），頁278~279。

⁴⁴ 通過由自民黨副總裁高村正彥擔任副總裁的「關於安全保障法制整備執政黨協議會」(安全保障法制整備に関する与党協議会)，自、公兩黨達成海外派兵的三項原則。

⁴⁵ 黃甦俞，「美防長指安保法制 是歷史性舉措」，**旺報**，2015年3月28日，<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50328000946-260309>。

在如火如荼展開競選活動的「統一地方選舉」中，2015年3月22日，一萬四千名群眾聚集在東京日比谷公園，抗議安倍的右傾化政策，呼籲日本國民對安倍說「不」。日本自民黨副總裁高村正彥則坦承，日本民意目前反對「集體自衛權解禁」的仍佔多數，民心歸向為今後安保法制相關修法在眾、參兩院審議時的關鍵變數。⁴⁶

（三）安倍內閣推動安保法制之意義

日本首相安倍修正安保法制，意在將自衛隊逐漸轉型為「正常的軍隊」（國防軍），將自衛隊與美軍一體化。2015年3月26日，美國國防部長卡特對來訪日本自民黨副總裁高村正彥(Masahiko Komura)表示，日本完善安保法制、解禁集體自衛權的行動是一項「歷史性舉措」，而美、日雙方一致同意繼續深化「美日同盟」。⁴⁷

安倍內閣推進相關防衛法制修訂除因應解禁集體自衛權行使外，更須將其反映到《美日防衛合作指針》(Guidelines for U.S.-Japan Defense Cooperation)之修訂上，⁴⁸據以擴大美、日的安全合作。美、日雙方於2015年4月27日在美國華府舉行「美日安保磋商會議」（「2+2」會議），就重新修訂《美日防衛合作指針》達成共識。2015年4月28日，美、日於華府舉行「首腦會談」。目前《美日防衛合作指針》將日本自衛隊在後方支持美軍的地區限制為日本周邊（周邊有事）以及遠離戰場的「後方地區」（非戰鬥地區）。未來「新指針」將取消自衛隊支援美軍的地區限制，使日本自衛隊將可在全世界範圍內協同美軍任務。尤有進者，過去日本自衛隊的活動內容只限於供水、供油以及為傷員提供醫療援助等，而「新指針」將規定，當無戰場作戰時，自衛隊可以為美軍提供彈藥，還可為準備起飛的美軍戰機進行飛機加油作業，讓自衛隊直接肩負美軍之後勤任務。美、日的聯絡體制也得到強化。美軍幹部將常駐位於日本防衛省的地下層的「中央指揮所」。所謂「中央指揮所」，亦即自衛隊的最高司令部，此舉意在促使美、日間的協作無論是在「有事」，亦或是「受災」情況下，皆得以強化。

⁴⁶ 雖多數民意反對，安倍首相仍照表操課，計預將大幅延長本次國會會期95日，至2015年9月27日，以完成安保法制相關修法審議，請參考「日本國會會期延長95天 執政黨力爭通過安保法案」，共同社（東京），2015年6月22日，<http://tchina.kyodonews.jp/news/2015/06/100033.html>。

⁴⁷ 黃甦俞，前引文。

⁴⁸ 「美日防衛合作指針」仍於冷戰時期的1978年，在蘇聯準備向日本進攻的情況下所制定，就防止侵略、日本遭到武力攻擊以及周邊地區發生對日本構成重要影響的事態時擬定具體的規定，旨在規範日本「周邊有事」時自衛隊和美軍的任務分工。美、蘇冷戰結束後的1997年，受北韓的核武發展及飛彈試射影響，美、日重新修訂「防衛合作指針」。此次「美日防衛合作指針」修訂乃隔18年的再檢討。

在取代「周邊事態」的「重要影響事態」概念下，美國第七艦隊司令官湯瑪斯將軍(Admiral Robert Thomas)表明美國歡迎日本將空巡的範圍擴大到南海地區。湯瑪斯司令官的發言非無的放矢，日本海上自衛隊新換裝的 P-1 反潛巡邏機，航程 8 千公里，為目前 P-3C「獵戶式」反潛巡邏機航程的一倍，讓自衛隊具深入南海巡防的能力。曾經擔任美國海軍駐日聯絡官的「日本戰略論壇」(Japan Forum for Strategic Studies)研究員紐山(Grant Newsham)認為，在安倍首相力求將自衛隊打造成強悍的先發制人勁旅時，此發展十分合乎邏輯。紐山指出，日本派遣 P-1 反潛巡邏機前往南海，將可與菲律賓等南海主權聲索國家強化軍事聯繫，此亦為安倍為要抗衡中國大陸日益強大海軍力量而設定的目標之一。⁴⁹

其實，日本已將其軍事觸角伸向南海，2015 年 1 月 29 日，菲律賓國防部長加斯明(Voltaire Tuvera Gazmin)與日本防衛省大臣中谷元(Gen Nakatani)，在東京簽署備忘錄，雙方聲明將在軍事交流、訓練、防衛科技及裝備方面加強合作。2015 年 3 月 27 日，美國國防部主管亞太安全事務的助理部長施大偉(David Shear)在華盛頓表示，美國與日本將加強在南海的能力建設及協調。施大偉強調，「美日同盟」乃亞太地區和平與穩定的基石，此不僅在東北亞，亦包括東南亞與南海。⁵⁰《朝日新聞》社論指出，《美日防衛合作指針》修訂後，「美日同盟」將產生質變，日本自衛隊亦隨之轉型為「世界的自衛隊」。⁵¹未來「美日同盟」將不再侷限於菲律賓以北的日本周邊地區，使美、日的安全合作擴及全球，其中與日本「海上通道」(sea-lane)息息相關的南海將為首要，此亦平添日中關係的變數。

而對我國而言，南海為我國的歷史性水域，未來日本在南海的角色，值得我方關注，並應尋求在穩定兩岸關係及強化同美、日在臺海及南海之安全合作間取得平衡，促使美、日認知我國的南海主張與亞太周邊國家之利益一致，支持我國存在於南海乃有利於維持南海的航行自由與安全。此外，安倍首相推動「解禁集體自衛權行使」的相關安保法制修訂不意味日本未來可直接派兵介入臺海的衝突，成為我國抗衡中共威脅的安全槓桿。日本在臺海安全中能扮演何種角色，取決於美國的態度，日本安保法制轉軌，解禁集體自衛權行使之舉未結構性改變「美日

⁴⁹ Tim Kelly, and Nobuhiro Kubo, "U.S. would welcome Japan air patrols in South China Sea." *REUTERS*, January 15, 2015, <http://www.reuters.com/article/2015/01/29/us-japan-southchinasea-idUSKBN0L20HV20150129>.

⁵⁰ 「米 南シナ海でも日米共同対応に期待」, *NHK ニュース* (東京), 2015 年 3 月 28 日, <http://www3.nhk.or.jp/news/html/20150328/k10010030851000.html>。

⁵¹ 「(社説)日米防衛指針 『世界の自衛隊』ですか」, *朝日新聞* (東京), 2015 年 4 月 10 日, http://digital.asahi.com/articles/DA3S11697100.html?iref=comkiji_txt_end_s_kjid_DA3S11697100。

同盟」中的美、日主從關係，亦無法樂觀期待安倍內閣會透過日本版的《臺灣關係法》立法，與我國建立安全合作關係。

第二節 美韓同盟之功能與角色

儘管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曾在 1949 年底，將軍隊全數撤離朝鮮半島，但隨著 1950 年 6 月韓戰的爆發，美國迅速介入戰爭，並改變其朝鮮半島政策；在簽訂《朝鮮停戰協定》後，美國與韓國簽訂《美韓安保條約》(U.S.-Korea. Mutual Defense Treaty)，建立一個雙邊軍事同盟，亦即「美韓同盟」(U.S.-Korea. alliance)，美國也藉由此安保條約，取得駐軍韓國及設立軍事基地的權力。韓國在朴正熙 (Park Chung-hee) 總統獨裁執政期間，採用「用美自主」路線，把同盟當作機會來利用。駐韓美軍大大減少了韓國的國防費，使韓國在美國的安全保護傘下，全力進行產業化，其後再發展自主國防。⁵²即使在美國總統卡特 (Jimmy Carter) 執政期間，因不滿韓國壓制人權，以及韓國商人涉及「韓國門事件」(Koreagate)，對美國國會議員行賄，藉以取得美國優先考慮對南韓的軍事和經濟支持之時，故曾在 1975 年提出要自韓國撤出地面部隊之主張，儘管卡特還是堅持空軍繼續留在韓國，以及《美韓安保條約》仍舊有效。⁵³根據此條約，韓美任何一方在亞太地區受到攻擊，另一方都給予軍事援助。故韓國在越戰期間曾派遣軍隊協助美國，在二十一世紀後美國進行「全球反恐戰爭」時，也曾派部隊至伊拉克協助重建。

然而，「美韓同盟」並未如 1996 年「美日同盟」般的進行重定義。儘管當時也有人提出「美韓同盟」的再定義，但是美國在當時發佈的東亞戰略報告中，並沒有太多關於韓國的內容，這在某種程度上也反應出美國對「美日同盟」及「美韓同盟」在亞太戰略價值認知的差異性。⁵⁴根據調查資料顯示，韓國對於仍舊維持對美國喜好的態度，即便韓國深化它與「崛起」中國的經濟關係。「美韓同盟」在韓國民主轉型過程中，曾經遭到「去安全化」(de-securitized)，亦即是沒有人因為反對同盟關係而遭到拘禁時，那些強調國家意識的人士，也開始對同盟採取較

⁵² 朴普均，「朴槿惠的同盟，朴正熙的同盟」，**韓國中央日報**（首爾），2013 年 5 月 10 日，http://chinese.joins.com/big5/article.do?method=detail&art_id=103784。

⁵³ Robert G. Sutter, *The United States in Asia* (Lanham, MD: Row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2009), p. 16.

⁵⁴ 汪偉民、李辛，「美韓同盟在定義與韓國的戰略選擇：進程與爭論」，**當代亞太**，2011 年第 2 期，頁 109。

「務實」(pragmatic)的態度。⁵⁵換言之，基於韓國的國家安全與國家利益，許多韓國民眾「美韓同盟」的態度轉為較務實及正面的態度。

故在「美韓同盟」的發展上，兩國將發展「以未來為導向的美韓同盟」。⁵⁶在建立一個更全面性的戰略同盟關係方面，兩國曾在 2009 年公佈一份「美韓同盟共同視野」(Joint Vision for the Alliance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the Republic of Korea)之共同聲明，⁵⁷並以此份聲明為基礎，兩國將共同對抗全球或區域性之傳統及非軍事威脅，並同意發展全面性戰略同盟關係，並追求一個以「共同價值觀為基礎之同盟」(value-based alliance with common values)，並在 2010 年的第 42 次「安全諮商會議」(Security Consultative Meeting, SCM)訂出《美韓防衛合作指針》(Guidelines for US-ROK Defense Cooperation)，該份指針將提供未來加強雙方在朝鮮半島上聯合防衛態勢的方向，同時擴大提升安全的戰略貢獻至東亞區域及全球。對於北韓的威脅，雙方將訂定「對抗挑釁計畫」(Counter-provocation Plan)，並發展訂定嚇阻戰略來對抗北韓不對稱性的威脅，包含「大規模毀滅性武器」(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 WMD)的核武在內。⁵⁸現階段兩國要邁向全面戰略同盟關係前進，上有下列工作待進行：第一，美國返還韓國軍隊之「戰時作戰指揮權」(wartime operational command, OPCON)。關於指揮權的返還，將在本論文第六章第二節中討論；第二，確保駐韓美軍能夠安全駐守於韓國，包括駐韓美軍的整編（在本論文第三章第三節中討論），以及防衛軍費分擔問題。

從以上看來，韓美兩國對於「美韓同盟」的功能及角色定義，不但將其設定在朝鮮半島上對應北韓的威脅，同時將範疇擴大至東亞區域及全球，朝向「全面性戰略同盟」關係邁進。

第三節 美國之其他東亞盟國功能角色

美國在軍力整編過程中，強化關島的戰略部署，並提升在澳洲的駐軍，並搭配美國建構「跨太平洋夥伴協議」(TPP)，代表美國正在強化西太平洋的二線及

⁵⁵ Steven Denney, "US-South Korea: A Pragmatic Alliance?" *The Diplomat*, April 25, 2015, <http://thediplomat.com/2015/04/us-south-korea-a-pragmatic-alliance/>.

⁵⁶ "2012 Defense White Paper," p. 74.

⁵⁷ "Joint Vision for the Alliance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the Republic of Korea," *The White House*, June 16, 2009, https://www.whitehouse.gov/the_press_office/Joint-vision-for-the-alliance-of-the-United-States-of-America-and-the-Republic-of-Korea/.

⁵⁸ "2012 Defense White Paper," p. 75.

三線部署，這些二三線部署，必須與一線國家密切合作，且美國的戰略部署調整，必須視中國的反應及調整部署，提出適當的因應策略，而台灣應該在此過程中，爭取融入美國的海空一體戰及戰略部署調整之中。⁵⁹換言之，美國除強化與日本、韓國、菲律賓、澳洲等傳統盟國之關係外，也將其他國家（例如印度、越南等）強化合作及發展關係。

一、印度

雖然美、印兩國經常存在歧見，但兩國關係的戰略基本要素，亦即是共同的民主價值觀、經濟需求、外交要務等，促使兩國的利益更緊密結合。⁶⁰印度儘管有意在地緣政治上維持中立角色，但是中國的崛起和人民解放軍的大幅現代化，卻又令其如芒刺在背。尤其中國在南海議題上展現自信，近年來又持續增強軍備和軍事實力，不只印、美憂慮，中國周邊國家也同感威脅。在此背景下，美國拉近與亞洲盟友的關係，故印、美原有的戰略夥伴關係，也順勢更上層樓。五角大廈發言人美國海軍上將柯比(Admiral John Kirby)在 2012 年 6 月 5 日曾表示，「印度是個盡責的全球強權，我們對此表示歡迎」。2012 年 6 月當時訪問印度的美國防部長潘內達(Leon Panetta)重申「亞太再平衡」新戰略的同時則表示，美國的軍事夥伴關係和軍事存在，將自西太平洋地區和東亞，擴張到印度洋地區與南亞，「而與印度的國防合作，則是這項戰略的關鍵」。⁶¹美印關係的強化，或許是美國有意培植印度作為牽制中國的籌碼。⁶²美國轉向亞洲的另一個面向，是將印度進一步整合進亞太政治舞台。⁶³

2015 年 1 月 26 日，歐巴馬再次訪問印度，創下美國在任總統二度訪問印度的首例。印度總理默迪(Narendra Modi)也打破外交慣例，親自到機場迎接歐巴馬，顯示雙邊關係的熱絡程度。然而，背後的意義在於原兩國都期待合作抗衡影響力持續上升的中國。⁶⁴此行歐巴馬與印度敲定了一份為期 10 年的《美印防衛關係框架》(Framework for U.S.-India Defense Relationship)，並由美國國防部長卡特於 2015 年 6 月 3 日訪問印度時正式簽署。此外，卡特此行特別聚焦印度的東亞政

⁵⁹ 沈明室，「從歐巴馬亞太之行看美中的戰略利益競逐」，**戰略安全研析**，第 79 期（2011 年 11 月），頁 12。

⁶⁰ Ibid, p. 60.

⁶¹ 何宏儒，「印美同盟 戰略防中」，**中央社**，2012 年 6 月 6 日，<http://www.cna.com.tw/News/aCN/201206060368.aspx>。

⁶² 陸以正，「陸以正專欄－美培植印度 牽制中國」，**中國時報**，2010 年 11 月 8 日，<http://news.chinatimes.com/world/0,5246,50404866x112010110800163,00.html>。

⁶³ Hillary Rodham Clinton, *Hard Choices: a Memoir*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14), p. 58.

⁶⁴ 翁世航(Sid Weng)，「歐巴馬二訪印度關係升溫 打破民用核子合作僵局」，**The News Lens 關鍵評論**，2015 年 1 月 26 日，<http://www.thenewslens.com/post/118448/>。

策以及美國的亞太區域在平衡政策，在印度的「向東行動政策」(East Act policy)下，印度將積極改善與東協國家以及其他東亞國家的關係，而美國的亞太區域再平衡體認到亞洲國家在全球經濟與日俱增的影響力，卡特指出：「當我們考量海洋安全與海洋主導意識，這兩件事情自然會同時出現」。⁶⁵端看上述框架的內容，亦可看出兩國在防衛關係上結盟的原因，特別南海情勢上升之際。

《美印防衛關係框架》開宗明義指出，兩國雙邊的防衛及安全合作是兩國雙邊關係中的重要元素，進而演進成為兩國交往中的重要支柱，並基於下列共同的國家利益，並創造了兩國廣泛的戰略夥伴：第一，維持和平與安全；第二、打擊恐怖主義及極端暴力；第三，預防大規模毀滅性武器，及其相關物資與技術的擴散；第四，支持一個以規範為基礎的秩序，保護商品的自由流通。⁶⁶

為了追求一個共同視野及防衛夥伴關係，《美印防衛關係框架》中明示，兩國將進行下列防衛合作事項：第一，進行定期的聯合共同軍事演習；第二，基於共同利益而協調多國的軍事行動；第三，提升軍事訓練及教育合作；第四，為提升安全及打擊恐怖主義，強化防衛建構能力；第五，擴大與其他國家的互動，藉以提升區域及全球和平及穩定；第六，提升防止大規模毀滅性武器擴散的能力；第七，加強情報交換；第八，基於兩國的戰略夥伴關係，持續將強美、印雙向的防衛貿易(defense trade)；第九，交換共同防衛平台的行動實務經驗，並強化及最佳化此平台；第十，探索協調飛彈防禦；第十一，強化對於災難狀況的軍事快速反應能力，包含聯合行動；第十二，協助建構全球維和行動能力；第十三，進行例行防衛策略和防衛轉型交換；第十四，持續推動兩國國防部資深戰略等級官員之討論，交換國際安全議題之視野；第十五，提升海洋安全合作，並基於國際海洋法，增加海上航行自由維護的能力。⁶⁷

從上述的合作事項來看，美印兩國將在未來的十年內合作提升雙方在軍事防衛、聯合行動、打擊恐怖主義，維護海上航行自由與安全的軍事行動能力，並強化情報與戰略實務經驗之交流，雖然是基於兩國共同的利益與價值觀，但或許是印度「向東行動政策」與美國「亞太區域再平衡」政策的合流，意在處理南海的問題。

⁶⁵ Jim Garamone, "U.S., India Sign 10-Year Defense Framework Agreement,"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June 4, 2015, <http://www.defense.gov/News-Article-View/Article/604775>.

⁶⁶ "Framework for the U.S.-India Defense Relationship,"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June 4, 2015, p. 1, <http://www.defense.gov/Portals/1/Documents/pubs/2015-Defense-Framework.pdf>.

⁶⁷ *Ibid.*, pp. 2~4.

二、越南

在美越關係上，兩國於 1995 年恢復正式外交關係後，不斷加強各領域的合作，其中在安保合作上，於 2011 年簽署《推進雙邊防務合作諒解備忘錄》，明確宣佈將在海洋安全、海上搜救、聯合國維和行動、人道主義救援以及國防教育與研究機構交流等五個領域展開密切合作。2012 年 7 月間，當時的美國國務卿希拉蕊和當時日本外務大臣玄葉光一郎先後訪問越南，且不約而同對南海問題表態，顯示本區的重要，越美日儼然對南海問題達成共識，形成「防中聯線」。一位不具名的東南亞國際關係學者表示，受到美國的鼓舞和肯定，未來越南的南海策略在目前的基礎上會採取更為堅定的態度；而且也因此加速越美之間的各項合作，特別是在國防軍事上合作。對於南海爭端，越南已採取聯合美、日兩國共同防中國的策略。這位學者認為，在五天内美日外長前後訪問越南，在同一場地會見重要領導，又針對南海問題發表相同談話內容，顯示越南已選邊站了，與美國和日本站在同一條戰線上，在南海問題上採取一致動作，聯手防中陣線已形成。⁶⁸2015 年 6 月 1 日訪問越南的美國國防部長卡特，與越南國防部長馮光青(Phung Quang Thanh)舉行會談後，兩國簽署防衛合作的聯合聲明，提出將在海洋安全方面加強資訊交換、對話以及交流。⁶⁹美國同時將解除對越南武器輸出的禁令，同時協助越南提升維護海洋安全之能力，藉以達成美國在國際海洋法下和平解決海洋爭端的承諾。⁷⁰此舉顯示美國有意藉著與越南提升防衛合作，加強越南維護海上安全的能力，制衡中國在南海的行動。

中國上海復旦大學教授信強認為，美越兩國加強合作的原因有三點：第一，美國拉攏越南實施「楔子戰略」。⁷¹伴隨著中國國力的迅速崛起，美國對華疑懼也與日俱增，並直接催生了歐巴馬政府「亞太再平衡」戰略的出爐，其根本目的就是防範中國對美國在亞太地區的戰略利益和領導地位造成挑戰；第二，越南利用美國實施「軟制衡」戰略。在越南的民族記憶中，充斥著「抵禦北方（中國）侵略」的歷史敘事，對中國這一強大鄰國的恐懼和戒備可謂根深蒂固。鑑於歷史的宿怨以及現實的利益衝突，越南在冷戰期間試圖通過與蘇聯締結軍事同盟，亦即借助「硬制衡」的手段來對抗來自中國的戰略壓力；第三，南海爭端的升溫成

⁶⁸ 方沛清，「越聯美日 南海防陸成形」，**中央社**，2012 年 7 月 15 日，<http://www.cna.com.tw/News/aOPL/201207150082.aspx>。

⁶⁹ 「美越防長簽署加強防衛合作的聯合聲明」，**共同社**（東京），2015 年 6 月 1 日，<http://tchina.kyodonews.jp/news/2015/06/98671.html>。

⁷⁰ Cheryl Pellerin, "Carter: U.S., Vietnam Committed to Defense Relationship,"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June 2, 2015, <http://www.defense.gov/news/newsarticle.aspx?id=128955>.

⁷¹ 指的就是一種離間中國與越南雙方關係之戰略。

為直接誘因。近年來，隨著中國海洋維權力度的不斷加強，越南為了保住其在南海的既得利益，採取了一系列強硬舉措，甚至不惜與中國展開直接對抗。⁷²

此外，美國結合越南的最重要工具之一，是「跨太平洋夥伴關係」(TPP)的新貿易協定，這項協定將連結亞洲和每週各地市場，降低貿易壁壘，同時提高勞工、環保和智慧財產權標準。這也是能加強美國在亞洲地位的戰略行動。因 TPP 將涵蓋世界貿易三分之一，越南也可從協定得到許多好處，因此越南領導人願意做出改革以達成協議。這地區之其他國家也有相同需求，故 TPP 成為美國在亞洲戰略的治標性經濟支柱，展現了以規範為基礎的秩序所帶來的利益，以及與美國加強合作的好處。⁷³

三、紐西蘭

儘管美國在 1986 年終止與紐西蘭的安全合作關係，但兩國在 2012 年 6 月 19 日於美國華府簽署擴大防禦合作的協定，內容包括強化海域控制、舉行高層安全對話並進行海上安全、聯合演習、維和行動支援等合作，並為華府與威靈頓當局未來更緊密的軍事合作鋪路，而這項協定並將強化「海上疆域意識」(maritime domain awareness)，這個詞一般是指分享監視海軍艦艇活動的情報。紐西蘭國防部長柯爾曼(Jonathan Coleman)表示，「這項高層級的安排承認紐西蘭在獨立的外交政策下與美國的重要安全合作，並尋求在未來擴大合作關係。」⁷⁴儘管雙方恢復了防禦合作，但紐西蘭政府禁止美國核子動力船艦進入紐西蘭港口的政策仍舊未改變。

第四節 小結

儘管有人認為若美國在亞洲太倚賴「美日同盟」，則可能會造成美國及日本在此區域的孤立，但阿米塔吉與奈伊並不認為這種狀況會減弱美國在此區域最重要的戰略資產，亦即是「美日同盟」，此戰略的成功在於聯盟本身持續由一個建

⁷² 信強，「美越安全合作的發展及其影響因素」，*國際問題研究*，2014 年第 6 期（2014 年 11 月），http://www.ciis.org.cn/gyzz/2014-11/20/content_7385301.htm。

⁷³ Hillary Rodham Clinton, *Hard Choices: a Memoir*, p. 77.

⁷⁴ 「重返亞太新步驟 美紐簽署協定」，*中央社*，2012 年 6 月 20 日，<http://www.cna.com.tw/News/aOPL/201206200074.aspx>；「重返亞太再下一城 美紐簽署防禦協定」，*自由時報*，2012 年 6 月 21 日，<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12/new/jun/21/today-int10.htm>。

立在共同威脅的封閉的聯盟體系，演化為一個更開放，並納入共同利益與價值的聯盟體系。⁷⁵美國東亞軍力整編後，日本或將取代韓國，成為美軍在東亞之中樞，⁷⁶並強化了日本區域強權之角色。⁷⁷換言之，美國將在東亞以「美日同盟」作為其安全戰略的主軸，加上 2012 年安倍首相再度執政後，積極推動安保相關法制的修訂，擴大日本行使「集體自衛權」的條件範圍，以及日本自衛隊的全球角色，都將有利於美國透過以「美日同盟」為軸心，主導東亞安全戰略環境。

反觀「美韓同盟」方面，在美國的設定主要為「前沿部署」，故在駐韓美軍整編的過程中，主要用來對應朝鮮半島上來自北韓的威脅，即使美韓兩國有意把「美韓同盟」提升成為一個「全面性戰略同盟」，並將範疇從朝鮮半島擴大至東亞及全球，但單就軍隊的「戰時作戰指揮權」移交問題就無法順利進行，恐怕也將影響美國整體東亞安全戰略及「亞太再平衡」戰略調整的進行。

兩個美國軍事同盟對比之下，近期「美日同盟」在東亞地區，無論是在東海或是在南海，動作比「美日同盟」大上許多。例如 2015 年 5 月 26 日，日本首次派兵參與美國與澳洲間的聯合軍事演習，雪梨洛伊研究所國際安全研究室(Lowy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Policy)主任格雷姆(Euan Graham)分析，美國若想捍衛南海，獨木難支天，因此想要藉此行動讓盟國更多參與，如此一來，日本作為北部的制衡點、澳洲作為南部的制衡點，明顯有其對稱性。⁷⁸儘管日本強調只是要加強和兩個國家的軍事合作，但背後的意義不言可論。對比之下，「美韓同盟」除了在朝鮮半島之外，並無在東亞區域及全球事務上的積極作為。

美國在東亞除了加強與傳統盟邦，例如日、韓、澳、菲等盟國之關係外，也藉由諸如 TPP 的建構，連結諸如印度、越南等非傳統軍事盟邦間之關係，甚至在 1986 年就和美國中斷軍事合作關係的紐西蘭，也再次簽署軍事防禦合作協定，也顯示出美國透過軍事、外交、經濟等領域的影響力，作為其展現「巧實力」(smart power)的作為。

⁷⁵ Richard L. Armitage, and Joseph S. Nye, *The U.S.-Japan Alliance: Getting Asia Right through 2020*, p. 15.

⁷⁶ 詹小洪，前引文。

⁷⁷ 莫大華，「美國全球軍力部署計畫與亞太區域安全的發展」，*遠景基金會季刊*，第 6 卷第 4 期（2005 年 10 月），頁 72。

⁷⁸ Matt Siegel, "Japan to join U.S., Australia war games amid growing China tensions," *REUTERS*, May 25, 2015, <http://www.reuters.com/article/2015/05/25/us-australia-usa-japan-idUSKBN0OA1GE20150525>.

第六章 困境與挑戰

儘管美國在二十一世紀後，開始進行東亞軍力整編，改變冷戰時期於海外大量駐軍的戰略，藉由轉變美軍成為一隻高機動性之武力，在世界上任何一個角落發生狀況，美軍都可以藉由在短時間內將軍力投射之該區域，藉以解決及遏止事態擴大。然而，美國之軍力整編，其實也遭遇困難與挑戰。從國際政治系統層次來看，對美國而言，這些問題與挑戰都是外在的因素；例如，有些問題來自於美國東亞盟邦，即日本與韓國的問題，儘管有些問題是來自這兩個傳統軍事盟國的國內因素，但這些國內因素，卻會牽動美國在這兩個國家駐軍整編的進程，最後影響到美國的整個東亞軍力的進度，影響美國在東亞國際政治體系中的權力平衡位置。此外，有的問題是美國東亞盟國間的關係問題，特別是日本與韓國兩國之間的關係所衍生的問題，從而影響美國在此區域的戰略安排；最後，有的則是美國本身的問題，故本章以下就相關議題進行探討。

第一節 日本的問題

一、2006 至 2012 年間的 political 混沌期

2006 年 9 月 26 日，自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卸任後，日本政治陷入長達數年的「混沌期」，幾乎每年更換首相。2009 年 8 月 31 日，日本第 45 屆眾議院大選結果揭曉，民主黨獲得眾議院 480 議席中的 308 席，控制超過半數議席，成為眾議院第一大黨，獲得組閣權，打破自民黨長久以來一黨獨大的局面，成功實現 1955 年以來日本首次的政黨輪替。然而民主黨仍未能逃過年年更換首相的厄運，在民主黨執政的 2009 年至 2012 年間，更換三位首相。2012 年 12 月，自民黨再度取得執政權，黨魁安倍晉三再次擔任首相迄今（2015 年），年年更換首相的「混沌期」暫時中止。

美國國會曾發佈一份調查報告，報告對於日本的政治不穩定提出擔憂，認為美國的利益將會因為日本國內的局勢產生負面影響；而持續性的無效率領導者，意味日本將避免冒著政治風險來支持美國全球行動；日本在決策上的拖延將使得美國在與日本進行經濟、外交、軍事等合作上產生挫折；雖然「美日同盟」仍將

被視為是互惠的基礎，但兩國之間的關係將會遭受侵蝕。¹儘管 2012 年 12 月後，每年更換首相的狀況暫時中止，但安倍內閣的生命能夠維持多久，還需要再觀察。儘管這個問題是日本的國內政治問題，但牽動日本外交及安保政策取向，連帶也將影響美國與日本之間的安全合作關係，對美國的軍力整編而言，仍是一個國際外在因素。

二、日本相關安全法制之限制

美國進行東亞軍事整編後，其在東亞之傳統盟國例如日本，將擔負更多的區域安全責任，也將配合美國的軍事整編，必要的調整自身的防衛政策，並配合美軍進行相關區域安全任務，甚至在「有事」的情況下，日本自衛隊可能必須和美軍進行聯合作戰。而日本的防衛政策及防衛觀，在美國東亞軍力整編下，也進行了調整與轉變。國內學者何思慎教授，曾針對二十一世紀後，日本防衛觀之轉變進行探討。其主要從日本的角度出發，以回顧日本政府發表之《防衛白皮書》、《東亞戰略概觀》、《防衛大綱》等，分析新世紀日本防衛觀的轉變，以及對兩岸關係可能形成之影響，並釐清建構日本新防衛觀中的「先制攻擊」(pre-emptive attack)、「集體自衛權」(right of collect self-defense)、「協同安保戰略」(integrated security strategy)、「多功能、有彈性的防衛力」(multifunctional and flexible defense force)等重要概念，並分析日本防衛觀的轉變下，對東亞地區的安全局勢有何影響？「美日同盟」中的日本角色較之過去有何不同，而這將如何牽動中日關係與中國的國際戰略？²換言之，日本防衛政策的調整，不但是因應駐日美軍的整編而作，同時也是對應中國崛起所帶給日本的影響。

然而，日本防衛政策的轉變，卻也因憲法加諸於日本政府的限制，卻將使得日本在因應美國的軍力整編時所進行的防衛政策調整可能遇到阻礙。許多日本學者在研究日本的安保防衛政策時，指出了日本防衛政策中的許多核心問題，但其中最關鍵的問題點，則是日本和平憲法中第九條加諸在日本自身的限制，例如集體自衛權行使的問題等。

例如，東京大學教授田中明彥認為，日本安全保障政策制定的前提，必須以北韓擁有核子武器為前提來考量，因飛彈防衛系統是不可能百分之百攔截來襲飛

¹ Mark E. Manyin and Emma Chanlett-Avery, "Japan's Political Turmoil in 2008: Background and Implications for the United States,"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September 16, 2008, http://assets.opencrs.com/rpts/RS22951_20080916.pdf.

² 何思慎，「普通国家へー日本の新防衛觀とその地域安全保障への影響一」，*問題と研究*，第 35 卷第 2 号（2006 年 3、4 月），頁 1~10。

彈，故結合思想的威懾是絕對必須的，亦即若日本遭受核子攻擊，根據美日安保體制，美國將對北韓實施報復性行動。然與北韓問題有關之焦點，將在於「集體自衛權」的行使上。³換言之，若無法解決這個法制上的問題，則日本之安全有可能無法完全獲得保障。而解決這個問題，必須靠修憲來解決。

關於日本憲法的問題，東洋大學教授西川吉光也曾從和平憲法的制定過程為起點，回顧憲法第九條的爭論與解釋，以及相關安保及防衛政策相關之法律制定緣起，以及法制之內容進行敘述。⁴田村重信、佐藤正久兩人將日本與防衛政策有關之法制，做有系統的整理，並以法制規定為基礎，敘述日本的防衛政策。⁵田村重信、高橋憲一、島田和久則詳細整理出所有與日本防衛相關之法條，其中亦包括日本政府的解釋。⁶然而，這些憲法的擴大解釋，並不能完全解決日本行使「集體自衛權」以及「專守防衛」的限制問題。2012年12月，自民黨再度取得執政權，並由安倍晉三再度擔首相後，將其在首次擔任首相期間設立的「關於重建安全保障法律基礎的懇談會」重新啟動，並積極研究「集體自衛權」行使之問題，並希望藉由修憲來克服此問題。⁷日本拓殖大學教授、前民主黨執政時期之防衛相森本敏接受媒體專訪指出，自衛隊擴大作用是應美國的要求，正當美國削減國防開支這一嚴重問題正逐漸對其重視亞洲的政策產生影響時，美國希望盟國日本彌補其在亞洲的功能和作用的不足之處，也期待日本民眾對「集體自衛權」的行使尋求共識，如此方能回應美國對日本的期待。⁸然而，對日本而言，要擴大日本在全球安全角色上的扮演，行使「集體自衛權」將是個無法迴避的問題，修憲將是個釜底抽薪的徹底解決方法。

然而，修憲在日本國內就是個極富爭議性的議題。雖然有愈來愈多日本民眾支持日本行使「集體自衛權」，但大部分日本民眾仍舊持反對立場，⁹是否能夠成功修憲，還是個未定數。此外，許多亞洲國家例如中國、韓國等，因唯恐日本再度走上軍國主義道路，再度威脅其他周邊國家，故亦強烈反對日本修憲。故此問題，不但是日本的內部問題，也將牽涉美國的態度及牽動日本與亞洲鄰國的關係。

³ 田中明彥，*ポスト・クライジスの世界*（東京：日本經濟新聞出版社，2009年），頁217~218。

⁴ 西川吉光，*日本の安全保障政策*（京都：晃洋書房，2008年）。

⁵ 田村重信、佐藤正久編著，*教科書・日本防衛政策*（東京：芙蓉書房，2008年）。

⁶ 田村重信、高橋憲一、島田和久編，*日本の防衛法制*（東京：内外出版，2008年）。

⁷ 「日本政府暗示有意修改集體自衛權憲法解釋」，*共同社*（東京），2013年8月13日，<http://tchina.kyodonews.jp/news/2013/08/57827.html>。

⁸ 「專訪日本前防衛相森本敏：美國要求自衛隊擴大作用」，*共同社*（東京），2014年1月2日，<http://tchina.kyodonews.jp/news/2014/01/66575.html>。

⁹ 李漢洙，「日愈來愈多民眾支持集體自衛權」，*朝鮮日報*（首爾），2013年7月30日，http://cn.chosun.com/big5/site/data/html_dir/2013/07/30/20130730000004.html。

儘管修憲是安倍第二次上任後亟欲推動的目標，但在日本社會尚未真正形成共識之前，安倍也不敢貿然推動。所以他目前推動的，就是盡量完善相關安保法制（請參考第四章，第一節之相關討論），然而安倍推動相關的安保法旨改革，也在日本國內引發爭議。對於使行使集體自衛權成為可能的日本新安保法案，憲法專家們紛紛發聲說「不」。據日本媒體報導，全國一百數十名學者聯名發表聲明要求讓安保法案作廢，日前受邀出席眾院憲法審查會的參名憲法學者也明確指出「法案是違憲」。不難看出，其背後存在著學者們對「若法案獲得通過，這個國家的法治將會崩塌」的危機感。¹⁰換言之，若是安倍推動的相關安保法制獲得通過，學者擔心日本戰後長久以來讓日本成為一個和平國家的日本和平憲法體制，可能因而遭到破壞。儘管日本防衛相強調法案並未違憲，但中谷就指在防禦他國的行使集體自衛權表示，「超出了以往的政府觀點的理論主張，因此修憲是有必要的」。¹¹日本前駐聯合國大使、現任首相安倍晉三戰後 70 週年談話相關專家會議代理主席及國際大學校長北岡伸一(Shinichi Kitaoka)於 2015 年 6 月 4 日向美國《紐約時報》投書，主張日本必須對《憲法》第九條進行修改，北岡認為，即使相關的安保法案通過，日本自衛隊仍然受到「專守防衛」等限制，要徹底解決此問題，唯有修改憲法第九條。¹²這樣的看法其實儘管和日本學界指出日本安保政策的根本問題結論相同。

誠如日本學者指出的，由於修憲的爭議過大，安倍首相若強行推動修憲，最後引發的政治紛擾，有可能將終結安倍內閣自己的生命，故安倍首相的做法，就是盡量在不變動憲法的狀況下，盡量修改相關的安保法制，擴大日本自衛隊的能角色，以及行使「集體自衛權」的條件範圍，¹³以這樣的間接方式，不但達成美國對「美日同盟」功能角色的期待與設定，也獲得其他國家的支持。¹⁴對美國而言，日本的做法是符合美國的期待。

¹⁰ 「關注：日本憲法專家紛紛對安保法案說『不』」，**共同社**（東京），2015 年 6 月 5 日，<http://tchina.kyodonews.jp/news/2015/06/99006.html>。

¹¹ 「民主黨要求撤回安保法案 防衛相強調並未違憲」，**共同社**（東京），2015 年 6 月 5 日，<http://tchina.kyodonews.jp/news/2015/06/98983.html>。

¹² Shinichi Kitaoka, "A New Role for Japan's Military," *The New York Times*, June 4, 2015, <http://www.nytimes.com/2015/06/05/opinion/shinichi-kitaoka-a-new-role-for-japans-military.html>.

¹³ 於 2015 年 5 月 28 日，於政治大學舉辦之「日本新防衛政策與東亞情勢」國際學術研討會，某位來自日本之學者發言。

¹⁴ 「分析：安倍修改安保政策或歐美支持 東南亞成宣傳主戰場」，**共同社**（東京），2014 年 8 月 24 日，<http://tchina.kyodonews.jp/news/2014/08/81377.html>。

三、駐日美軍整編進程延遲與基地遷移問題

美國在東亞最主要駐日及駐韓美軍整編持續進行中。駐日美軍則因為重新商談整編路線圖，以及沖繩之美軍基地遷移及返還問題，進度受到延誤。儘管美、日兩國達成的新協議裡，把爭議性很高的普天間基地遷移，與美國陸戰隊的整編問題脫鉤處理，但基地遷移的問題，始終是沖繩地方政府與日本中央政府爭論的焦點，且目前還看不出有任何解決之跡象。

沖繩縣知事（相當於縣長）翁長雄志(Takeshi Onaga)於 2015 年 4 月 29 日在沖繩縣廳會見記者時，就日本首相安倍晉三與美國總統歐巴馬於 4 月 28 日的會談中對美軍普天間機場（沖繩縣宜野灣市）遷往名護市邊野古地區進行了確認一事，表示「感到了強烈的憤慨」。翁長表示「將動用一切手段，不讓他們在邊野古建造新的基地」，重申將阻止將機場遷往邊野古。¹⁵顯示日本沖繩地方政府對於日本中央政府處理沖繩地區駐日美軍的整編及基地遷移問題感到不滿。

但另外一方面，美國對於日本政府處理基地遷移的問題也一樣不滿。根據日本新聞通訊社「共同社」，於 2014 年 10 月 16 日發出的獨家報導指出，針對日本政府於 2014 年 9 月宣佈爭取在 2019 年 2 月前停止使用美軍普天間機場一事，美國政府在 2014 年 10 月 2 日的日美磋商中表示反對，稱那是「空想般的計劃」。美方考慮到在該縣名護市邊野古建設替代性設施的竣工時期，認為實現停用「最早也要到 2022 年」。據美方代表指稱，對日本政府宣佈「2019 年 2 月停止使用這一單方面發佈的消息感到震驚，不與美方協調就發佈令我方困擾，將使美國陷入困境」。美方還提及此前美日兩國將「2022 年」作為較為現實的期限這一經過，強調「在邊野古沿岸地區的替代設施竣工並完成搬遷前，無法停止使用普天間」。圍繞 2019 年 2 月這一目標，美方表示「今後也將通過外交途徑進行反對，（日方的）這種方式違反同盟的常規做法」。該人士還表示，「由於日本政府單方面表明了停用的目標期限，美方感到失望和不滿」。¹⁶

對於美國政府的不滿，日本媒體分析指出，日本安倍內閣決定於 2019 年 2 月停用美軍普天間機場的時間目標遭到美國政府反對，其根本原因在於美方對日本政府顯露出不信任感，認為日本政府和執政黨是為了沖繩縣知事選舉而「對搬遷問題進行政治利用」。此前就傳出日本因解禁集體自衛權而使美日同盟關係強

¹⁵ 「沖繩縣知事對日美首腦確認邊野古搬遷表示強烈憤慨」，共同社（東京），2015 年 4 月 29 日，<http://tchina.kyodonews.jp/news/2015/04/96649.html>。

¹⁶ 「獨家：美國不滿日本單方面宣佈 2019 年停用普天間機場」，共同社（東京），2014 年 10 月 16 日，<http://tchina.kyodonews.jp/news/2014/10/84602.html>。

化了，但兩國卻在沖繩基地問題上傳出了不和諧音。重視確保普天間機場替代設施的美國，支持日本政府進行普天間於縣內搬遷。但另一方面，日本政府未向搬遷目的地沖繩縣名護市說明邊野古內陸地區的設施建設計畫，這種遮遮掩掩的做法讓美方不滿。安倍曾一直批評民主黨執政時期，曾經承諾基地將往「縣外搬遷」，但卻找不到解決之道，這樣的情況直到自民黨再度執政，安倍擔任首相後，局面絲毫沒有改變，因為難以從根本上處理好與當地的關係招致盟友美國的不信任。

17

沖繩民眾向來主張美軍必須撤離縣內，因為二戰結束後，美國政府在沖繩強行徵用了許多土地，如今在沖繩已經有很多的美軍基地，沖繩人民已不能再接受新的基地。事實上，根據日本防衛省 2014 年版的《防衛白皮書》指出，截至 2014 年 1 月為止，美國在日本境內使用作為駐日美軍相關軍事設施的土地面積，有高達 74% 都在沖繩縣境內。¹⁸美國堅持其陸戰隊必須駐守於沖繩縣，理由有下列幾個：第一，相較於其他諸如美國本土、夏威夷及關島，沖繩是最接近東亞地區。萬一區域內發生緊急事態需要部署軍力，在駐守於沖繩的美軍可以迅速對應；第二，沖繩在地理位置上，距離其他日本周邊國家有其優勢；第三，從進入歐亞大陸與太平洋的觀點來看，沖繩在戰略位置上有其重要性，因為它的位置正好在日本西南諸島之中心，且靠近日本的「海上通道」(sea lane)。¹⁹若由地緣政治觀點來看，沖繩的地理位置確實位居東北亞位置之中心點（請參考圖 6-1，它除了位居日本西南諸島之中心位置外，它同時靠近日本的「海上通道」，而此透過此通道運輸的貨物總值，佔日本全國貿易量之 99%，故也可以說是日本的「海上生命線」。此外，從歐亞大陸進入太平洋，也必須從沖繩近海通過，故美軍陸戰隊在此駐守，等於掌控了中國進入太平洋的路線，極具戰略上之意義。基於上述理由，美國是不可能放棄在沖繩部署陸戰隊及相關軍事設施。

¹⁷ 「分析：日美同盟傳出不和諧音 『政治利用』招致不信」，共同社（東京），2014 年 10 月 16 日，<http://tchina.kyodonews.jp/news/2014/10/84611.html>。

¹⁸ 防衛省編，日本の防衛—防衛白書 平成 26 年版（東京：日經印刷，2014 年），頁 226。

¹⁹ 前引書，頁 227。



資料來源：防衛省編，日本の防衛—防衛白書 平成26年版（東京：日經印刷，2014年），頁227。

基於沖繩地理戰略位置重要，美國不可能放棄在沖繩部署軍力，故日本政府就必須設法排除沖繩基地之遷移與軍力整編部署之相關問題，否則不但已耽誤原本預定於 2014 年就完成的駐日美軍整編目標，影響美國陸戰隊在沖繩地區的運作，進而影響美國以「美日同盟」作為東亞安全戰略主軸，以及推行「亞太區域再平衡」政策之進程與效果。

第二節 韓國的問題

一、「戰時作戰指揮權」返還問題

在美國東亞軍力整編中，在韓國的駐軍被視為是「前沿部署」(forward deployment)，在強調武力投射與機動性武力建構之戰略思維下，美國逐漸將位於非軍事區的任務交給韓國軍隊負責，並在東亞軍力整編中，逐步將駐防基地遷移至漢江以南，而朝鮮半島上的美國駐軍人數將減少；換言之，韓國本身將必須擔負更多的任務。韓國雖有意願在自身的安全上擔負更多責任，但是否能成功接手原本由美軍負責之任務，並因應美國的期待，進行同盟關係角色轉換及功能擴大，則可能還是有問題，這可以從「戰時作戰指揮權」(wartime operational control, OPCON)的移交的日程往後延遲看出端倪。

1950 年 6 月 25 日當北韓軍隊越過北緯三十八度線入侵韓國而爆發韓戰，韓國當時的軍隊根本無力抵擋北韓軍隊的進犯，故當以美國為首的聯合國部隊介入戰事後，當時的韓國總統李承晚(Seungman Ri)，在 1950 年 7 月 14 日將韓國的「軍隊作戰指揮權」交給當時以美國軍隊為主的聯合國部隊司令，亦即是麥克阿瑟將軍(General Douglas MacArthur)。1953 年雙方簽署《朝鮮停戰協議》(Korean Armistice Agreement)，韓戰劃下休止符後，韓國和美國簽定了《美韓共同防禦條約》，建立了「美韓同盟」。根據該條約，美軍長期駐紮在韓國，且一旦朝鮮半島發生戰事，韓國軍隊由駐韓美軍司令部領導，²⁰因而形成這種韓國之軍隊指揮權在美國手中的特殊狀況。軍隊的指揮權有如軍隊的主權，或許失去軍隊指揮權有如失去主權，但這樣的「喪權」現象，以往在韓國內部反應卻不大，因為韓國在軍事上需要依賴美國。但是隨著韓國經濟實力和國防實力的增強，韓國內部也出

²⁰ 張庭延，「美韓移交作戰指揮權懸而未決」，國際網（北京），2013 年 8 月 30 日，<http://comment.csisnet.com/2013/0830/1296842.html>。

現了要求收回作戰指揮權的呼聲。1987年當時韓國總統盧泰愚(Tae-u No)首次提出收回韓國軍隊作戰指揮權之訴求。經過美韓雙方談判，1994年美國返還了「平時作戰指揮權」(peacetime operational control)，但「戰時作戰指揮權」仍掌握在駐韓美軍手中。

美韓兩國曾達成協議，預定在2010~2011年間，驗證韓國軍隊單獨作戰的能力，於2012年3月前後完成最終驗證和補強工作，並於2012年4月27日解散美韓聯合司令部，同時美國將「戰時作戰指揮權」交還給韓國；²¹然而，韓國卻對指揮權之移交傳出擔憂之聲音。2010年6月美韓兩國領導人在「二十國集團」(Group of Twenty, G20)會議期間舉行之首腦會談達成協議，將移交時間延後至2015年12月1日。²²雖然2013年2月於美國華盛頓召開的第三次「韓美統合國防機制會議」(Korea-U.S. Integrated Defense Dialogue, KIDD)中雙方決定，韓美聯合司令官行使的戰時作戰指揮權將於2015年12月移交給南韓合同參謀本部，²³然而，戰時作戰指揮權的移交仍充滿不確定性。事實上，根據韓國《朝鮮日報》報導，韓美兩國決定，先對韓國軍隊應對北韓核武的能力等進行綜合評估，再於2014年上半年決定是否再度推遲移交戰時作戰指揮權。²⁴同時也傳出美國對於韓國再度提出延遲移交戰時作戰指揮權之請求感到不滿。²⁵2014年9月美韓兩國討論移交戰時作戰指揮權的方案，將以2021年至2022年左右將作戰權移交給韓國軍隊為目標，但可以根據北韓核武問題等安全局勢靈活調整時間。對此，韓國政府認為，朝鮮半島安全局勢極其不穩定，在這種情況下確定具體時間並不妥當。韓國還主張，針對朝鮮核和導彈威脅的韓國軍隊「殺傷鏈」(kill chain)以及「韓國型導彈防禦」(Korea Air and Missile Defense, KAMD)系統構建完畢後，才能接手作戰權。時間大概在2021年至2022年左右。然而，美國認為不能制定不寫明目標年份的計劃，韓國軍隊要為接手作戰權而努力增強戰鬥力，並堅持確定移交時間。²⁶2014年10月23日，美韓兩國舉行第46次美韓安保會議時，商定再次推遲移交時間。當時韓國國務總理鄭烘原(Chung Hong-won)於2014年11月3日

²¹ 「[社論] 收回作戰權先要考慮安全和統一問題」，**朝鮮日報** (首爾)，2008年1月10日，http://chn.chosun.com/big5/site/data/html_dir/2008/01/10/20080110000020.html。

²² 朱庸中，「韓美決定將作戰權移交推遲逾3年半」，**朝鮮日報** (首爾)，2010年6月28日，http://chinese.chosun.com/big5/site/data/html_dir/2010/06/28/20100628000004.html。

²³ 姜遠珍，「韓美2015年移交作戰指揮權」，**中央社**，2013年2月24日，<http://www.cna.com.tw/News/aOPL/201302240043-1.aspx>。

²⁴ 庾龍源，「推遲移交作戰權 韓美明年上半年做決定」，**朝鮮日報** (首爾)，2013年10月3日，http://cn.chosun.com/big5/site/data/html_dir/2013/10/03/20131003000001.html。

²⁵ 「韓美戰時指揮權再次延期 需要長遠戰略」，**韓國中央日報** (首爾)，2013年10月2日，http://chinese.joins.com/big5/article.do?method=detail&art_id=109911。

²⁶ 庾龍源，「韓美擬不確定移交作戰權具體日期」，**朝鮮日報** (首爾)，2014年9月17日，http://chn.chosun.com/big5/site/data/html_dir/2014/09/17/20140917000003.html。

出席國會質詢關於政府有關外交、統一、安全工作會議，就韓國從美國收回戰時作戰指揮權問題指出，收回戰時作戰指揮權的時機尚未成熟。²⁷由此看來，對於韓國推動收回「戰時作戰指揮權」目標，其實問題並不在於美國不願意返還，而是韓國沒有信心及能力承接。

韓美兩國從盧武鉉政府時期的 2005 年開始正式討論作戰權問題。為減輕海外美軍壓力，正在進行全球軍力整編的美國，對返還軍隊指揮權一事十分積極。在這種情況下，雙方於 2007 年第一次就移交作戰權的問題達成了協議。然而，承接指揮權必須付出的代價並不低；據估計接管作戰權需要進行軍隊現代化，而推進軍隊現代化所需資金到 2020 年為止達到 67 萬億韓元，但這一計劃幾乎沒有付諸於實踐。雙方決定解散幾十年來一直負責對朝威懾和國家安保的美韓聯合司令部，但韓國並未做好準備建立能代替韓「美聯合司令部」的安保體系。結果在 2010 年李明博政府時期，美韓兩國第一次將作戰權移交時間推遲到 2015 年 12 月。而根據美韓兩國的協議，移交時間將至少延遲至 2012 至 2022 年左右，且並未確定具體的移交時間，故實際上等於是無限期推遲。北韓核武技術不斷提升核武及導彈能力，因此戰爭嚇阻力已經出現新的變數。由此看來，無限期推遲移交作戰權確實能降低安全領域的不確定性，很多韓國民眾聽到延遲承接軍隊指揮權一事後覺得很放心。²⁸然而，對於急於縮減國防費的美國來說，韓國表現出「過度的」安全依賴傾向，並不利於美國的軍力整編及「亞太再平衡」政策的推行。

二、韓國的外交與安保難題

1992 年中韓兩國建交時，雙邊貿易額僅為 50.28 億美元，到 2009 年中韓貿易額就達到 1,410 億美元，增長了二十多倍，並且中韓兩國領導人確立了到 2012 年雙邊貿易額突破 2,000 億美元的長期目標。2010 年兩國貿易額達到 2,072 億美元，同比增長 32.6%，提前兩年實現雙邊貿易 2,000 億美元目標，增長超過四十倍，韓國已成為中國第三大貿易夥伴、第三大出口對象國和第二大進口來源國，中國是韓國第一大貿易夥伴、出口市場和進口來源國。²⁹在雙邊經濟關係如此密

²⁷ 「韓國總理：韓國收回戰時作戰指揮權時機尚不成熟」，韓聯社（首爾），2014 年 11 月 3 日，<http://big5.yonhapnews.co.kr:83/gate/big5/chinese.yonhapnews.co.kr/domestic/2014/11/03/0401000000ACK20141103002800881.HTML>。

²⁸ 「[社論]作戰權移交時間無限期推遲有感」，朝鮮日報（首爾），2014 年 10 月 24 日，<http://cn.chosun.com/client/news/viw.asp?cate=C08&mcate=M1001&nNewsNumb=20141018413&nidx=18414>。

²⁹ 蔡明宏，「中韓 FTA 的展望與對台灣產業的影響」，中華民國全國商業總會工商會務季刊，第 87 期（2012 年 4 月 15 日），<http://198.55.121.69/cgi-bin/big5/k/37a2?q1=dp1&time=17:02:25&q27=20120425152255&q35=&q65=2006003&q22=8>。

切情況下，韓國自然不可能不在乎中國對韓國相關政策的反應。例如，駐韓美軍司令官斯卡帕羅蒂(Curtis M. Scaparrotti)在 2014 年 6 月曾公開表示，向美國國防部建議給駐韓美軍配置「戰區高空防禦導彈」(Terminal High Altitude Area Defense, THAAD，韓國媒體稱為「薩德」)，故 THAAD 的部署問題，成為了韓中美之間最大的外交和國家安全懸案，中國外交部部長助理劉建超在 2015 年 4 月訪問韓國期間，對在朝鮮半島上部署 THAAD，向韓國提出嚴正關切與憂慮。³⁰

對於中國的關切，韓國國防部發言人金玟奭(Kim Min-seok)在 2015 年 3 月 17 日表示：「周邊國家可以對駐韓美軍的 THAAD 部署問題持有自己的立場，但對韓國的國防安全政策不得行使影響力」。這被解釋為對劉建超提出「請重視中國方面對 THAAD 問題的憂慮」並表示了強烈反對意見的反駁。金玟奭表示：「駐韓美軍的 THAAD 部署問題意在抑制朝核和導彈威脅」，「在 THAAD 問題上美國政府一直要求韓方給予協助，從韓國軍事效用和國家安全方面考慮，我們將自主判斷並做出決定」。這被解釋為，就算中國反對，只要韓方認為對防範北韓核武器有必要，將會決定部署 THAAD 系統。³¹有分析認為，在這些外交難題中，韓國成了夾在美國、中國、日本等強國間的三明治，這正是所謂的「外交危機論」。與之相反，另有分析認為，在強國間的競爭格局中韓國的地位反而得以上升，因為能夠同時利用美國和中國雙方的資源，迎來新的機會。³²換言之，韓國面對中國及美國，可能面臨外交政策上的兩難選擇，近年來韓國對中國的關係發展大有進展，雙方的經濟關係也密切不可分，但也有學者指出，韓國在中美之間看眼色的態度，可能削弱韓美的信賴關係。韓國的學者指出，「雖然應該儘量跟中國合作，但韓美同盟仍應放在合作的第一位」。如果韓美同盟弱化，可能讓韓國在對中關係方面也處於不利地位。³³換言之，從國際政治體系層次來看，或許韓國最佳國家利益選擇，還是應該以「美韓同盟」為重心。

³⁰ 李龍洙，「韓國外交成夾在美中之間的三明治」，**朝鮮日報**（首爾），2015 年 3 月 17 日，<http://cnnews.chosun.com/client/news/viw.asp?cate=C01&mcate=M1001&nNewsNumb=20150322918&nidx=22919>。

³¹ 裴成奎，「韓國國防部反駁中方：薩德，周邊國不得行使影響力」，**朝鮮日報**（首爾），2015 年 3 月 18 日，<http://cnnews.chosun.com/client/news/viw.asp?cate=C01&mcate=M1001&nNewsNumb=20150323113&nidx=23114>。

³² 裴成奎、金明星，「危機還是機遇？韓國外交面臨艱難考驗」，**朝鮮日報**（首爾），2015 年 3 月 31 日，<http://cnnews.chosun.com/client/news/viw.asp?cate=C01&mcate=M1001&nNewsNumb=20150323276&nidx=23277>。

³³ 前引文。

第三節 日韓關係的問題

一、日韓《軍事情報綜合保護協定》洽簽失敗

日本與韓國，都是美國在東亞最重要的傳統盟邦。在冷戰時期，美國與東亞盟邦所建構的「軸幅式」安全體系，是以美國作為此體系的中心，藉由多個雙邊軍事同盟所構成。此架構雖然在冷戰時期維護了美國位居「盟主」的地位，但也使得盟邦之間缺乏聯繫。當美國在東亞進行軍事整編時，欲將「軸幅式」架構轉換成為「網狀」架構，即暴露出盟國間缺乏聯繫與整合的問題。

例如，日韓兩國原本計畫於 2010 年 6 月 29 日簽署《軍事情報綜合保護協定》(General Security of Military Information Agreement, GSOMIA)，³⁴基於此協定，兩國除了互相分享與北韓有關的軍事情報，也會讓美國進一步「監看」中國，³⁵若簽署成功，這也是 1945 年以來，兩國首次簽署軍事協定，且就在美國重返亞洲之際，此軍事協定，將可間接促成三國加強軍事領域之合作。此協定若簽署，將會使兩國軍事關係升級到深一層的合作，是軍事同盟的前奏，由於日韓都是美國的軍事同盟，如果日韓形成軍事同盟關係，就等於是美日韓的同盟，美日韓的軍盟的潛在目標將不僅限於北韓，或許第一目標是中國，其次是俄羅斯。³⁶此協定的促成，或許可見到美國在背後運作的痕跡。然而，就在簽署前的兩小時，韓國在簽字前一小時緊急喊停，理由是韓國政府必需向國會在野黨簡報協定內容，³⁷但事實上，韓國在野黨及民眾並不贊同韓國與日本簽署此項協定，原因則是和兩國糾結的領土爭議、慰安婦等歷史爭議有關。³⁸由此可以看出，存在日、韓兩國間的「歷史認識」問題，已經影響到兩國的合作，特別是在軍事上的進一步合作。

³⁴ 「日韓計劃 29 日簽署《軍事情報綜合保護協定》」，共同社（東京），2012 年 6 月 27 日，<http://tchina.kyodonews.jp/news/2012/06/32759.html>。

³⁵ 王潔予，「日韓決簽《軍情協議》：分享北韓核武情資 替美監看中國」，蘋果日報，2012 年 6 月 28 日，<http://www.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ticle/international/20120628/34331279>。

³⁶ 「國際瞭望－韓日情報協定黑箱作業後果」，中國時報，2012 年 7 月 7 日，<http://news.chinatimes.com/world/110504/112012070700183.html>。

³⁷ 陳世昌，「與日簽軍事協定 南韓臨陣喊卡」，聯合報，2012 年 6 月 30 日，<http://www.udn.com/2012/6/30/NEWS/WORLD/WOR3/7194079.shtml>。

³⁸ 姜遠珍，「韓：韓日軍事協定先溝通再簽署」，中央社，2012 年 7 月 3 日，<http://www.cna.com.tw/News/aOPL/201207030255.aspx>。

二、降格的《韓美日關於朝鮮核與導彈威脅的情報交流諒解備忘錄》

推動洽簽日韓《軍事情報綜合保護協定》失敗的經驗，故由美國出面主導推動簽訂《韓美日關於朝鮮核與導彈威脅的情報交流諒解備忘錄》。日韓兩國都是美國在東亞的軍事同盟國，美國分別與日本之間、與南韓之間都簽署了 GSOMIA，但日本與南韓因為政治原因隔閡，沒有簽署該協定。故在洽簽三國共享軍事情報架構時，透過美國為中介，日韓兩國間接地共享限定北韓開發核武器、發射導彈的軍事情報。³⁹換言之，儘管這是一項分享北韓核子與飛彈威脅的相關情報，且是第一次由美、日、韓簽署三邊情報共享協議，但相關情報卻不會在日韓之間並不會直接分享情報，而是透過美國轉達，⁴⁰這或許也顯現出日、韓兩國之間的芥蒂。

據 2014 年 12 月 26 日《日本經濟新聞》引述防衛當局透露的說法，美日韓簽署該備忘錄是美國斡旋下三國達成的協議，而且基於韓國的要求，刻意地把協定降格為備忘錄形式並只限定於北韓的軍事情報範圍。報導說，日本政府原來是執意要締結協定，最終同意讓步是因為考慮到「首先構建起美日韓情報合作的體制很重要」。儘管最後美日韓三方簽訂的並非「協定」，不過日韓將通過美國相互分享相關情報，將活用美日、美韓之間嚴格的情報管理體制，因此可以放心提供機密情報，與朝鮮接壤的韓國被認為能夠及時掌握彈道導彈的發射情報。韓國國防部表示「此舉有望產生抑制朝鮮挑釁的效果」。⁴¹

東京大學教授、前防衛研究所主任研究員松田康博(Yasuhiro Matsuda)指出：「日韓都作為美國的軍事同盟國，很久以來兩國之間就有討論締結軍事情報保護協定，2012 年還曾達到快締結的局面，但簽署前因南韓國內反對而擱置」。松田指出，主要原因是因為日本殖民統治南韓的歷史糾紛和近年的領土糾紛問題導致，最近還有中韓關係比中日關係親密的問題。松田認為，日韓欠缺共享軍事情報協定，對南韓國防來說弊端比對日本國防大，所以日本並不積極去推動南韓簽定。

42

³⁹ 「日美韓即將簽署北韓軍事情報共享備忘錄」，VOA 美國之音(華盛頓)，2014 年 12 月 28 日，<http://www.voacantonese.com/content/gl-tk-japan-us-and-south-korea-will-begin-sharing-north-koreas-military-intelligence/2576347.html>。

⁴⁰ 「北韓『搗彈』威脅 美日韓共享情報」，自由時報，2014 年 12 月 27 日，<http://news.ltn.com.tw/news/world/paper/842379>。

⁴¹ 內山清行，「日米韓、北朝鮮の核・ミサイル情報共有で合意」，日本經濟新聞(東京)，2014 年 12 月 26 日，http://www.nikkei.com/article/DGXLASDE26H0A_W4A221C1MM0000/。

⁴² 「日美韓即將簽署北韓軍事情報共享備忘錄」。

從整個協商與洽簽過程來看，三方都非常謹慎的運作，也刻意避免產生可能產生的問題，由美國擔任情報分享的「媒介」，更是此三方諒解備忘錄最特殊之處，由此也可看出日韓兩國間微妙關係。從國際政治角度來看，日、韓兩國都是美國的軍事同盟國，所以日、韓兩國也絕非所謂的「敵對國」，儘管兩國間存在「獨島」（韓國名 Dokdo，日本名「竹島」 Takeshima）之主權爭議，但此主權爭議卻不是影響兩國在軍事合作上的主因，而是與國際體系層次毫無關連之歷史問題，也顯示出韓國在面對與日本進行軍事相關合作時，歷史問題總是韓國心中揮之不去的夢魘。例如 2015 年 5 月 30 日，日本防衛相、韓兩國國防部長，在新加坡舉行會談，這是四年來雙方國防部長首次會談，儘管會談時間長達五十七分鐘，幾乎相當於原定時間（三十分鐘）的兩倍，但一般認為，會談的成果幾近於零，而阻礙兩國國防部長會談取得成果的依然是「歷史問題」，⁴³顯示出兩國間難解的「歷史問題」，確實已經成為兩國進行軍事合作的障礙。

另一方面，或許由於「美日同盟」與「美韓同盟」在美國東亞戰略價值上的差異，⁴⁴韓國或許認為日本有美國作後盾，故不願意被日本牽著鼻子走。例如 2015 年 4 月 10 日，日本防衛省長官中谷元在記者會上表示，若舉行韓日國防長官會談，將再提議兩國間簽署「軍需援助協定」以及「情報保護協定」。韓國於 2012 年與日本商定兩項協定時，考慮到國民情緒簽署軍需協定為時過早而決定中斷。情報協定也是在不告知韓國國民的情況下試圖私下將其提交給國務會議，遭到批評後中斷。此後，該協定上包括美國簽署了法律約束力較低的美日韓三國諒解備忘錄。⁴⁵甚至韓國國防部官員也不諱言指出，美日韓三國交流很有必要，同時稱日韓兩國間仍有許多問題待解決，強調有必要改善締結備忘錄的環境，日方在歷史問題上做出讓步，促使兩國關係改善，則締結的前提。⁴⁶顯見的是，歷史問題仍舊是兩國間能否提升軍事合作關係的關鍵點。

另一方面，日本重提洽簽這兩項協定，或許有其對應北韓飛彈威脅時的實際需求，時隔 18 年後，美、日兩國再次修訂《美日防衛合作指針》之內容中，包括日本自衛隊在全世界給美軍提供援助。由此，在包括韓半島海域在內的東北亞地區自衛隊軍事作用也將邁入新的階段。與此相應，若韓日簽署兩項協定，將加

⁴³ 鄭鏞洙，「歷史分歧致韓日防長會談核心問題無果而終」，**韓國中央日報**（首爾），2015 年 6 月 1 日，http://chinese.joins.com/big5/article.do?method=detail&art_id=135924。

⁴⁴ 汪偉民、李辛，「美韓同盟再定義與韓國的戰略選擇：進程與爭論」，頁 109。

⁴⁵ 「[社論]日要求軍事協定 韓國政府該如何應對？」，**朝鮮日報**（首爾），2015 年 4 月 14 日，<http://cnnews.chosun.com/client/news/viw.asp?cate=C08&mcate=M1001&nNewsNumb=20150423459&nidx=23460>。

⁴⁶ 「韓：日美韓軍事情報共用難實現」，**中央社**，2014 年 4 月 11 日，<http://www.cna.com.tw/news/aopl/201404110394-1.aspx>。

強由美國主導的三角軍事安全體系。美國致力於解決日韓間歷史問題並加強軍事合作，這些都與建立牽制中國崛起的應對體系息息相關。⁴⁷但由於由美國居中連結的「美日同盟」及「美韓同盟」關係，並不是一個美國位居在頂點的「正三角形」，或許也因而突出日韓間歷史問題之外的美、日、韓三角關係中矛盾點。

三、「歷史問題」為「美日韓同盟」形成之關鍵核心

日本和南韓都是美國在亞洲的主要盟邦，隨著歐巴馬政府推出的「亞太區域再平衡」政策，極欲加強亞太聯盟，日韓兩國關係不睦越來越引發美國的關切。⁴⁸美國的東亞軍力整編下，其東亞盟邦之功能角色將會更加吃重，故日本與韓國，能否成功在美國東亞軍力整編中扮演角色，歷史問題將是兩國是否能夠合作之重要核心問題。事實上，美國擔憂日韓關係惡化會對推行「重視亞洲」的戰略及解決朝鮮核問題構成障礙。⁴⁹美國深知存在日韓兩國間的歷史問題，或將影響其東亞軍力整編以及其「亞太區域在平衡」之進行，儘管「美日韓同盟」的形成，將是美國最大的期待及目標，但眼見日、韓間之關係，似乎有劣化之趨勢，甚至將影響美國整體東亞戰略佈局。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高級國際問題研究學院賴肖爾東亞研究中心主任，肯特·考爾德(Kent Calder)指出：「有人擔心日本不採取適當措施會導致美日韓三角同盟破裂」，⁵⁰顯示出美國擔心歷史問題將使美日韓同盟化為泡影。而因為歷史問題，也讓韓國對於日本心存戒心。

美國眾議院多數黨領袖坎托爾(Eric Cantor) (共和黨籍)，2014年4月22日在東京的日本記者俱樂部召開記者會，就靖國神社問題表示盟國之間鞏固關係十分重要。他雖未對安倍晉三首相及日本閣僚提出直接批評，但表達出了對歷史問題導致日韓關係惡化的關切。坎托爾指出，他認知到亞太地區盟國之間存在「歷史和政治問題」。他表示，良好的日韓關係符合美國的利益。⁵¹2014年7月29日，美國太平洋美軍太平洋司令(當時)洛克利爾(Samuel Locklear)在五角大樓會見記者時指出，「日韓之間的政治問題正在對軍事層面的確實合作造成重大影響」，對日韓關係惡化給日美韓安全合作造成障礙表示了擔憂。⁵²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

⁴⁷ 「[社論]日要求軍事協定 韓國政府該如何應對？」。

⁴⁸ 楊明娟，「日韓關係緊張 美國專家各打50大板」，中央廣播電台(台北)，2014年8月20日，<http://news.rti.org.tw/news/detail/?recordId=130282>。

⁴⁹ 「美國副總統敦促日韓改善關係」，共同社(東京)，2013年12月4日，<http://tchina.kyodonews.jp/news/2013/12/64884.html>。

⁵⁰ 尹楨湜，「美憂三角同盟破裂 就慰安婦問題對日施壓」，朝鮮日報(首爾)，http://chn.chosun.com/big5/site/data/html_dir/2014/08/07/20140807000006.html。

⁵¹ 「美眾院領袖對日韓關係惡化表示關切」，共同社(東京)，2014年4月22日，<http://tchina.kyodonews.jp/news/2014/04/73546.html>。

⁵² 「美軍太平洋司令擔憂日韓對立影響安全合作」，共同社(東京)，2014年7月30日，

務副助理羅茲(Ben Rhodes)，在 2015 年 4 月 24 日之電話記者會上，就影響日韓關係的歷史問題表示，美方一直要求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採取與以往談話相一致的應對」，為改善日韓關係拿出「建設性」措施。⁵³由此可以看出，從美國白宮、軍方官員，乃至於國會議員等，無不對日益惡化的日韓關係感到憂心忡忡。

兩國對過去歷史的嚴重分歧，使得日韓關係一直緊繃。然而，解決日韓間歷史問題關鍵點，到底是在韓國或在日本身上？美國專家和前政府官員都認為，日本應誠實面對過去戰爭罪行，而南韓也不應過執著於此。⁵⁴換言之，兩國都必須為改善關係做出努力。韓國駐美國大使安豪榮(Ahn Ho-Young)在在美國智庫「傳統基金會」(Heritage Foundation)的論壇上表示，除非日本誠心面對過去所犯的錯誤，否則南韓和日本難有友好關係。但美國專家則對這兩個擁有共同利益的國家無法友好相處表示挫折。專家指出，日韓都是民主國家、經貿關係密切，同樣面臨來自北韓的核子威脅。「傳統基金會」亞洲專家克林諾(Bruce Klingner)指出，美國對這兩個朋友越來越感到不耐煩。日本不願面對及解決歷史問題；韓國則是凡事都堅持從歷史的角度來看待。美國國務院前任主管東亞及太平洋事務代理助理國務卿李維亞(Evans J.R. Revere)也指出，日韓兩國關係「運作不良」，已經減損了美國在亞太區域合作所做的努力。前白宮國家安全會議亞洲事務主任車維德(Victor Cha)則指出，他不預期日韓兩國未來能夠拉近對歷史議題的看法。他呼籲兩國採取務實合作態度。克林諾指出，日本軍國主義在 1910 年和 1945 年期間的暴行是很明確、不容懷疑的，因此任何日本人如果還對應負的責任存著質疑態度，這真是歷史不正確，且缺乏道德責任。但克林諾也同時呼籲南韓，不應讓情緒性的民族主義阻礙了安全政策。⁵⁵換言之，日本必須誠實面對過去的歷史，而韓國則必須放下及解開歷史的糾結，共同面對未來的前景與挑戰。

<http://tchina.kyodonews.jp/news/2014/07/79845.html>。

⁵³ 「美高官敦促安倍採取建設性措施改善日韓關係」，**共同社**（東京），2015 年 4 月 24 日，<http://tchina.kyodonews.jp/news/2015/04/96395.html>。

⁵⁴ 楊明娟，「日韓關係緊張 美國專家各打 50 大板」。

⁵⁵ 前引文。

第四節 美國本身的問題

美國身為一個民主國家，任何國家政策都必需接受國會的監督，因國會代表民意之反應，同時也可能是國內政治勢力之角力；因美國政府必須執行國會的決議，故對於美國軍力整編的影響，也將是關鍵且全面性的。二十一世紀開始，美國面臨恐怖攻擊，因應「全球反恐戰爭」的需要，美國將大量的軍事武力投入中東戰區，因而加重美國政府的財政負擔，再加上中東戰事不如預期，美軍死傷遽增、美軍在伊拉克發生虐囚事件等，遂有國會議員連署罷免案，要求必須當時國防部長倫斯斐下台為錯誤政策負責，⁵⁶最終，身為「反恐戰爭」及美國軍事轉型的靈魂人物倫斯斐只得黯然下台，此也意味，美國政府在國會的牽制和壓力下，必須改變其國防政策，此勢必影響美國的軍力整編部署。

歐巴馬總統上任後，逐漸縮減中東駐軍規模，並朝向結束戰事方向進行。在國會要求削減國防支出的背景下，歐巴馬政府於 2012 年 1 月提出的《維持美國的全球領導地位：21 世紀國防優先任務》戰略調整報告，主要是回應國會要求美國政府縮減國防預算，並期望在有限的國防經費下，做出應的戰略調整，以避免影響美國的軍力。報告指出「美國將發展一個防衛戰略，而此戰略是將現今強調戰爭，轉變為準備未來挑戰、保護美國國家安全利益、展開國防部再平衡(rebalance)與改革(reform)，並在低國防花費水平降低赤字並支援國家安全」。⁵⁷由於美國政府財政持續吃緊，以及國會持續要求削減軍事支出，國防部進一步提出相關計畫，縮減軍事規模。

2013 年 4 月發表的《2014 會計年度防衛預算的優先事項與選擇》(Defense Budget Priorities and Choices Fiscal Year 2014)報告中指出，在保護美國的安全利益和維持全球強權角色下，逐步縮減的預算式美國面臨困難的抉擇；報告指出後 9/11 事件之 2010 年預算巔峰至 2017 年間，將削減整體國防預算達 20%。⁵⁸美國於 2014 年 3 月 4 日發表 2014 QDR，⁵⁹報告指出，美國國防部面對的財政不確定性，等同於面對不確定的世局，在削減財政赤字的情況下，美國必須以最有效率

⁵⁶ 杜默，「《國際索隱》美眾議員 提案罷免倫斯斐」，自由時報，2003 年 11 月 12 日，<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03/new/nov/12/today-int3.htm>。

⁵⁷ DoD, "Sustaining U.S. Global Leadership: Priorities for 21st Century Defense," p. 1.

⁵⁸ DoD, "Defense Budget Priorities and Choices Fiscal Year 2014,"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April 2013, p. 1, <http://www.defense.gov/pubs/DefenseBudgetPrioritiesChoicesFiscalYear2014.pdf>.

⁵⁹ DoD, "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2014,"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March 4, 2014, http://www.defense.gov/pubs/2014_Quadrennial_Defense_Review.pdf.

的方式來保護美國的安全利益。⁶⁰報告指出，落實於未來四年的國防戰略及軍力調整，期待在逐步縮減之軍費支出政策下，在不影響美國國家安全利益下，調整軍力的規模、架構、武器部署，並朝向建構一隻「聯合武力」(joint force)的方向邁進。因為財政的限制，現任美國國防部長黑格爾(Chuck Hagel)甚至提出要將美國陸軍規模縮減至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的水平。⁶¹因此在 2014 QDR 指出，美國將在職陸軍人數，由戰爭時期的高峰 57 萬人降低至 44 至 45 萬人，這也顯示，財政問題為美國國防部必須面對之挑戰，在有限的預算下，國防部必須在步影響美國國家利益下，進行戰略的再平衡。然而，若計畫付之實施，可能將會影響美國海外軍事行動。⁶²

假如中國的軍備建設維持當前速度，而美國卻苦於財政短絀、國內政治壓力和錯估形勢等因素，而無法做出比以往更強而有力的對應，西太平洋地區的軍事天秤將開始朝向有利於中國的方向傾斜。這演變結果會削弱美國對盟邦安全承諾的效力，以及美國立足該區域的整體條件。對美國長期承諾的懷疑，再加上北京拋出經濟誘餌和外交壓力，可能會讓美國長期以來的盟邦誠心評估本國的安全政策，包括與美國的結盟關係。如果美國的同盟夥伴出現分裂貨數量大幅減少，美國將會被徹底逐出亞洲，或是被逼到亞洲的邊陲地帶。屆時，美國的軍備就只能部署在主權屬於美國的幾個小島基地上。⁶³日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於 2015 年 3 月發表的《東亞戰略概觀 2015》中，也以不少篇幅探討美國削減國防支出對東亞防衛的影響，⁶⁴顯示日本防衛省非常關心美國削減國防開支，對歐巴馬政府推動的「亞太區域再平衡」政策以及美國再東亞的軍事任務所造成的影響。

⁶⁰ Ibid, p. IV.

⁶¹ Thom Shanker, and Helene Cooper, "Pentagon Plans to Shrink Army to Pre-World War II Level." *The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24, 2014, p. A1, <http://www.nytimes.com/2014/02/24/us/politics/pentagon-plans-to-shrink-army-to-pre-world-war-ii-level.html>.

⁶² Ibid.

⁶³ 范亞倫(Aaron L. Friedberg)著，溫洽溢譯，*美國回得了亞洲嗎？(A Contest for Supremacy: China, America, and the Struggle for Mastery in Asia)*，頁 12。

⁶⁴ 防衛省防衛研究所編，*東アジア戦略概観 2015*（東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2015 年），頁 242~256。

第五節 小結

二十一世紀後，美國面對新型態的國家威脅，展開「全球反恐戰爭」，除軍力集中於中東地區，同時也從東亞地區抽調部分兵力投入中東戰事，也展開東亞的軍力整編，期待可以更有效率的部署及投射軍力。儘管小布希政府的要務在處理中東的戰事，然而，在東亞的軍力重新整編作業並未停歇。歐巴馬政府時期，美國則逐步結束在中東的戰事，並將重新轉回亞洲，並提出「亞太地區再平衡」戰略，藉以因應新的東亞安全戰略環境，同時也因應軍費支出縮減且不影響美軍在此區域的任務進行調整，藉以維護美國國家利益。

美國在東北亞地區，仍舊有兩個最重要的傳統盟邦，亦即日本及韓國，不但維持著軍事同盟關係，且持續在兩國駐軍及擁有軍事基地，故美國的東亞軍力整編中，駐日美軍及駐韓美軍的調整則為重心。當美國努力削減國防支出之際，這兩個美國的重要盟邦的功能及角色將隨之加重。然而，正當美國期待這兩個國家可以減輕美國在東亞的區域負擔時，也不是完全能如美國的期待。

在日本方面，日本的國內政治穩定度，以及在安保法制上的限制，讓「美日同盟」的功能和角色受到侷限；儘管 2012 年 12 日安倍首相再度執政後，展現和前一次不同的執政風格，且暫時中止年年更換首相的現象，且將日本的安保戰略回歸至以「美日同盟」為主軸，積極的完備日本的安保法制，擴大「集體自衛權」的行使範圍以及日本自衛隊的功能角色。即使如此，在沒有修正日本憲法第九條的狀況下，擴大對憲法的詮釋，仍舊不是徹底解決「非正常國家」的問題，在這種情況下，「美日同盟」或許仍將受到掣肘，影響美國東亞軍力整編的成效與與整體東亞戰略。

在韓國方面，美國面對韓國持續推遲軍隊「戰時作戰指揮權」的請求，除了不滿韓國對於美國過分在安保上的依賴外，實際也影響美國推動東亞軍力整編，以及進行「亞太區域再平衡」的戰略調整；另一方面，韓國面對自身的國家利益，也不盡然全盤接受美國的要求，例如在 THAAD 的部署上，韓國甚至在美、中兩國之間為難，但是就從國際政治系統層次來看，或許回歸「美韓同盟」仍為其最佳選擇。

另外，日韓關係的不和諧，也影響到「美日韓同盟」的形成。在美國東亞軍力整編及「亞太區域再平衡」的戰略調整下，日韓兩國是否能夠真誠合作，

將是個極為重要的因素。然而，面對兩國間的歷史問題，在日本未能誠實面對過去歷史，以及韓國無法放下過去的歷史執著，目前似乎仍無化解的途徑下，美國即使不斷敦促兩國好好處理，也總無法達成美國的期待，也只能乾著急。

最後，美國的最大問題，恐怕在自己身上。在美國不斷大幅削減國防支出下，大量減少海外駐軍，甚至計畫將軍隊規模消滅至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的規模，而此政策也將影響美國海外軍事行動。面對中國不斷在東亞地區崛起的趨勢，也引發許多東亞國家的關切。面對東亞國際政治結構的變動，美國的東亞軍力整編及安全戰略，也將牽動東亞國家的戰略選擇，而這樣的趨勢發展下，美國是仍能保有它在東亞的國家利益則待觀察。



第七章 結論

第一節 研究發現

本文檢視二十一世紀後美國的東亞安全戰略、探討美國東亞軍力調整中的中國因素、檢視美國東亞軍力調整的概況，以及探究美國東亞盟國在美國軍力調整後的所扮演的功能角色，得出下列幾點結論：第一，美國的東亞軍裡調整反應其東亞外交及安全戰略；第二，以「美日同盟」為主軸的美國東亞形成；第三，美國東亞盟國之角色加重；第四，美國東亞軍力調整抗衡中國崛起；第五，美國軍力調整也面臨了許多的困境與挑戰。以下將就各項研究發現進行說明。

一、美國東亞軍力調整反應其東亞外交及安全戰略

美國在二十一世紀後進行的東亞軍力調整，歷經小布希，以及歐巴馬兩任總統。儘管兩位總統面對的東亞國際政治及安全環境不同，所要處理的問題也不盡相同，但小布希總統任內完成了主要的東亞軍力調整規劃，歐巴馬總統延續小布希軍力整編規劃，但也針對「後反恐戰爭」時代，在東亞地區處理中國崛起所帶來的挑戰，提出「亞太區域再平衡」戰略，進行東亞軍力必要的調整，這些作為也確實反應出兩任總統對東亞外交及安全戰略的政策。

(一) 東亞軍力調整方針與概況

二十一世紀後美國的軍力整編與國防政策，分別可由 2001 年、2006 年、2010 年與 2014 年等四份《四年期國防總檢討》(QDR)看出。在小布希政府時期發佈的 2001 年版 QDR 主要提出「以能力為導向」戰略取代冷戰時期「以威脅為導向」戰略的大量海外駐軍政策。2006 年 QDR 則強調將美軍轉型朝向聯合、機動、迅速、多元、精確、輕便的方向發展，利用網路作為聯結、溝通及指管的基礎與核心，以發展出更具有行動能力及戰鬥力的二十一世紀新軍種，這也是美國因應新形態的國家威脅所作的調整。

在小布希政府任內，最主要處理駐日美軍與駐韓美軍的整編作業。在駐日美軍方面，於 2006 年確認了《駐日美軍整編路線圖》，並由當時執政的日本自民黨與 2009 年擔任歐巴馬政府首任國務卿的希拉蕊與日本正式簽署，主要內容包

括將原有 19,000 名陸戰隊中之 8,000 名撤往關島、夏威夷等地，以及普天間基地的遷移等。但由於同年日本發生政黨輪替，由日本民主黨取得執政權後，因為當時擔任首相的鳩山由紀夫反對前述整編路線圖，堅持與美國重新展開談判，因此拖延了整個駐日美軍的整編進度，直到 2012 年 4 月美日兩國達成新的整編計畫，內容大致與 2006 年兩國達成的整編路線圖相同，僅做出小部份修正，包括部分沖繩美軍基地的遷移，以及修正了撤出之陸戰隊人數，由原定之 8,000 人上修至 9,000 人，並將這些兵力以輪調方式分散到夏威夷、澳洲等。值得注意的是將由 2,500 名陸戰隊移調至澳洲北部的達爾文港，藉以因應南海的緊急情勢。

在駐韓美軍整編方面，大抵依照小布希政府時期與韓國政府達成的協議進行，主要包含「陸地夥伴計畫」與「龍山遷移計畫」。「陸地夥伴計畫」主要是將韓國境內各美軍基地做鞏固、遷移與調整等，包括駐首爾之美國駐韓司令部及 7,000 名士兵將撤到漢江以南，以及第二步兵師之移防等，並將沒有必要的設施返還韓國。「龍山遷移計畫」則是將原本美國位於首爾市中心之龍山基地遷移至首爾以南之平澤市，且未來大部分的駐韓美軍將移防至此，預定整個整編計畫將於 2016 年完成，而駐韓美軍將從整編前的 37,500 人減少至 28,500 人，在整編後韓國將擔負更多面對北韓維修的責任。

在歐巴馬政府時期發佈的 2010 年版 QDR，強調美國在亞太地區將繼續加強與日、韓、澳及新加坡等傳統盟邦的合作，並將關島強化成西進的軍事活動中心，並首次在報告中提到中國發展的「反介入／區域拒止」戰略，並將焦點放在中國的阻絕能力上。2014 年版則指出，軍事只是維護國家利益的工具之一，美國要盡量由外交、經濟發展、合作、交往等全方位的方式維護國家利益，而不在只有強調軍事而已，這也是前國務卿希拉蕊提出的「巧實力」概念，希望在有限的資源下，提升軍隊的運作效率，故計畫將正規陸軍削減至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的規模，約在 44~45 萬名士兵左右，希望在不減損陸軍戰力的同時，又可以削減大幅國防支出。

在軍力調整方面，儘管歐巴馬政府大致延續小布希政府任內的整編規劃，但由於小布希政府在八年任內，耗費大量的國家資源在中東戰事上，造成美國政府財政問題，故歐巴馬的要務就是在不減損美軍戰力的狀況下削減支出，故 2012 年提出的《防衛戰略指針》規劃，提出「亞太區域再平衡」戰略，就是對此問題的回應，並在 2014 年版的 QDR 中闡述相關的軍力調整政策。

(二) 美國東亞安全戰略：處理中國的問題

儘管二十一世紀後小布希政府、歐巴馬政府優先處理的戰略東亞戰略議題之不盡相同，但從東亞之國際政治系統結構來觀點看，美國在東亞地區國際體系中的位置，並未因為美國政府之改朝換代而跟著變化。故從此觀點來看，兩位美國總統要處理的東亞安全戰略議題，其實存在共同之處。這也可以看出也可以看出，為何歐巴馬政府在東亞軍力整編上，基本上是依循小布希政府時期的整編規劃進行，只是歐巴馬政府在提升軍隊運作的效率上，並減低軍隊的規模，藉以達成削減國防支出，同時藉由「亞太區域再平衡」戰略的提出，維護美國在東亞地區的國家利益。

從小布希政府與歐巴馬政府欲處理的東亞戰略議題，有下列的共同議題：第一，北韓核武問題；第二，中國的崛起與威脅。關於北韓的問題，小布希政府執政期間，除了以各式國際多邊體制或條約來處理北韓發展核武的問題之外，也希望中國擔任一個「負責任的利害關係人」，希望藉由與中國的合作來解決問題。關於這點，中國確實也主動於 2003 年發起「六方會談」，希望藉此多邊平台來解決問題。儘管北韓在這個多邊平台上，時而展現合作的讓步，但時而展現不合作的強硬態度，經過多輪的會談後，北韓甚至在 2009 年 4 月宣佈退出「六方會談」，並重啟相關核子設施後，至今仍舊是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儘管美國仍舊反對北韓發展相關核武器，但在歐巴馬政府並未在北韓核武議題上並未有較積極的著墨，反而處理中國的崛起與威脅是歐巴馬政府東亞安全戰略中的焦點。

小布希政府對於中國的策略是「既制衡又交往」，展現出美國在東亞地區重視日本、拉攏韓國、壓制北韓以及圍和中國，藉以維持美國在東亞區域的領導地位。所以小布希在東亞除了進行駐日美軍及駐韓美軍的整編，改造美國在東亞的軍力部署外，也藉著聯合與美國具有「共同價值觀」的國家，例如傳統的日本、韓國、澳洲等盟國外，另外也聯合越南、印度等國，在東亞地區形成一個對美國有利的戰略環境，與中國保持一個既競爭又合作的態勢。

另一方面，歐巴馬政府不但在 2009 年執政之後，高調宣佈美國是一個「太平洋國家」(Pacific Nation)，與亞洲有密切的關係，且在亞洲有重要的國家利益，且將深入參與亞洲事務，負起穩定亞太區域和平及穩定的責任，且藉由提出「亞太區域再平衡」，在亞洲地區塑造一個有利於美國的安全戰略環境。故在軍力上除了強化在東亞的軍力部署，且與東亞之傳統盟邦，例如日本、韓國、菲律賓、澳洲等國強化軍事合作關係，也加強與越南、緬甸、印度等國家之軍事合作關係。特別在南海島嶼主權爭端情勢升高之際，美國透過強化與菲律賓、越南、澳洲的

軍事合作，美國的傳統軍事盟國日本，更藉由「美日同盟」的框架，強化與菲律賓、澳洲的國防合作關係，藉以在南海地區形成「美日菲澳」的多邊同盟關係「網」，藉以遏止中國在南海的作為。

故從二十一世紀後美國的小布希總統與歐巴馬總統所進行的東亞安全戰略政策來看，美國的東亞軍力整編，確實也反應出美國的東亞安全戰略，就是處理中國的崛起與威脅問題。

二、以「美日同盟」為主軸的美國東亞安全體系形成

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美國與日本簽訂《美日安保條約》，建立雙邊軍事同盟關係以來，日本一直是美國在東亞地區最重要的軍事盟國，而這樣的關係在冷戰結束後，於 1996 年雙方進行了同盟的「再定義」，將「美日同盟」定義為「世界中的美日同盟」。二十一世紀後的第一次《阿米塔吉報告》指出，將「美日同盟」發展成為像美國與英國之間的特殊關係，也希望日本可以從「專守防衛」走向集體防衛，將美日關係提升為「成熟夥伴關係」，鼓勵日本承擔更多亞太區域責任。第二次《阿米塔吉報告》報告則提出，美國以「單極」方式管理亞洲並不可行，但透過美日的「兩極」結構來對抗中國將缺乏效率，故將聯合與美國有共同的民主價值觀國家，同時伴隨與中國進行區域內的合作，使亞洲步上正途。第三次《阿米塔吉報告》報告則提出，日本正面臨一個重要的關卡。在如此重要的戰略性時刻，日本有能力在滿足於現狀與負起領導責任之間作抉擇。若肯承擔領導責任，日本可以保住她一級國家的地位，以及「美日同盟」中必要的平等夥伴角色。從這三份報告來看，美國逐步的期待日本突破其安政法制上的限制，走出來與美國共同擔負東亞區域之責任，以「美日同盟」為主軸，藉由與區域內其他盟國的合作，共同主導與管理東亞的區域秩序。

換言之，美國逐漸在建構它以「美日同盟」為主軸的東亞安全戰略已成形。在二十一世紀後，藉著駐日美軍的整編，以及日本進行相關安保政策的調整與安保相關法制的改革，達成美國設定的功能角色目標，將使日本在區域內的角色及功能提升，連帶國家影響力增大，對於在地緣政治結構中，有著競爭關係的中國，也將形成美、日共同抑制的效果。

從南海島嶼主權爭端情勢升高的狀況來看，中國隨著其逐漸增強的國力，對於南海主權爭端的態度漸趨強硬。儘管美國宣稱自己在南海並沒有任何領土，所以不會在爭端中選邊站，但美國強烈表達維護南海自由航行的權利，攸關美國的

國家利益，加強對此區域的軍事巡察，也也將強與菲律賓、越南等涉及南海主權爭端國家之軍事合作關係，甚至表示歡迎日本自衛隊至南海巡邏，也再再顯示出美國以「美日同盟」作為其東亞安全戰略之主軸，聯合其他東協國家，共同抑制中國在南海的作為。

三、美國東亞盟國之角色加重

在美國進行了東亞軍力調整後，美國在東亞的盟國，或將分擔美國在此地區的任務，故這些盟國在美國的東亞軍力調整後，角色將會更形重要，以下就美國在東亞地區各盟國或友邦所扮演的角色進行說明。

(一) 日本

日本自二次大戰後，一直是美國在東亞地區最重要的傳統盟邦。在美國以「美日同盟」為主軸的東亞安全戰略成形後，日本的角色將更為重要，也將具有更大的東亞區域影響力。然而，日本要成為美國的「成熟夥伴」，以及像美英間那樣的特殊關係，日本不但有自己本身的問題，也有它和周邊國家間的問題。

在它本身的問題方面，最主要是要突破日本憲法第九條帶來它在擔任美國「成熟夥伴」時的限制。然而，修憲的爭議性過大，且大多數日本民眾，也不願意把戰後長久時間以來，使日本成為一個「和平國家」的憲法基礎破壞。故日本在因應美國的對其區域角色與功能的期待時，做法就是依照三份《阿米塔吉報告》的建議，逐漸調整其安保政策與安保相關法制。二十一世紀後，因應美國的全球反恐戰爭，當時和小布希有密切私人情誼的首相小泉純一郎，藉著訂定各式的特別法，擴大日本政府對憲法的詮釋，以聯合國作為平台，在全球支援美國進行相關的和平維護任務。

小泉首相於 2006 年卸任首相，繼任的安倍晉三在第一次執政之時，曾組織專家懇談會，研究行使「集體自衛權」的問題，只是在最終的結案報告尚未出爐前，安倍就辭職下台。繼任的福田康夫因不贊成日本行使「集體自衛權」，故將懇談會最終報告擱置，直到 2012 年安倍再度擔任首相後，才重啟專家懇談會，持續研究相關議題，並於推動制定安保相關法制，允許日本政府在特定的狀況下行使「集體自衛權」，並擴大自衛隊的功能與角色，將其定位為「國防軍」角色，藉以符合美國以「美日同盟」為主軸的東亞安全戰略下，日本需要擔負的責任以及扮演的角色。

日本因應美國的期待，進行相關安政法制改革，將使得日本在東亞區域內的影響力將日益擴大。對於日本解除「集體自衛權」行使的限制，儘管受到美國的歡迎，但卻引發中國、韓國，以及其他在二次大戰期間遭受日本侵略的東南亞國家之反對。原因無他，因為這些東亞國家擔心日本將走向「軍國主義」的道路，再度侵犯東亞鄰國。故儘管日本的安保相關法制改革，受到歐美國家及澳洲的支持，但卻引發東亞國家的憂慮，這個將會影響美國在東亞建構以「美日同盟」為主軸，並聯合其他東亞盟國共同抑制中國在東亞作為的規劃。

以韓國為例，由於「歷史問題」至今仍無解，韓國可能因為「歷史問題」無法與日本真誠合作，特別在軍事防衛上的合作，這個問題將影響「美日韓同盟」的成形，不利美國東亞安全戰略的建構。儘管美國極力敦促日本必須誠實面對歷史問題，與韓國及其他亞洲國家修補關係，但這個「歷史問題」的枷鎖，在短時間恐怕仍無解決的途徑，也將影響美國推動「亞太區域再平衡」的戰略成效。

（二）韓國

在美國的東亞軍力部署規劃中，韓國倍設定為「前沿部署」，主要是對抗朝鮮半島上來自北韓的威脅。但是隨著駐韓美軍的整編，韓國將擔負更多面對北韓侵略的責任。另一方面，駐韓美軍地位從「前沿部署」轉變為「前沿駐紮」，在某些狀況下，駐韓美軍也可被派往全世界發生緊急事態的地區支援。換言之，美國設定的「美韓同盟」功能角色，將被設定為一個輔助的角色，只要美國需要，可以隨時將駐韓美軍派往世界各處支援。若從東亞區域的角度來看，「美韓同盟」將變成一個輔助美國以「美日同盟」為主軸的角色。

然而，若駐韓美軍得隨時依照美國需要進行全球軍力支援，那是否可能減少了在朝鮮半島上對應北韓威脅的能力？儘管美國像韓國表示，駐韓美軍不會發生特別的變化，但韓國自身必須擔負應對北韓威脅的責任將是不爭的事實，然而韓國真的準備好了嗎？這或許可以從「戰時作戰指揮權」的移轉問題看出端倪。

在韓戰期間，當時韓國總統李承晚將軍隊的「作戰指揮權」交給當時的盟軍統帥麥克阿瑟將軍，之後軍隊的「作戰指揮權」就一直在美國手上。儘管 1994 年美國返還了「平時作戰指揮權」給韓國，但「戰時作戰指揮權」仍舊在駐韓美軍手上。儘管美、韓雙方曾協議在 2012 年 4 月解散美韓聯合司令部，並將「戰時作戰指揮權」移轉給韓國，但韓國卻在分別在 2010 年向美國提出延遲移轉至 2015 年底，甚至於 2013 年再度向美國提出延遲移轉，這次甚至未就移轉時間訂定確切日期，僅以 2021 年至 2020 年左右作為目標，需視美國的評估結果而定，

顯示韓國尚未準備好一肩扛起自身的安全責任。對於韓國一再提出延遲返還作戰權，美國也感到不滿，認為韓國太過依賴美國，將會影響美國「亞太區域再平衡」的推展。

整體而言，在美國東亞軍力整編之後，「美韓同盟」退居支援地位，駐韓美軍得隨時因應美國的軍力調度，至全世界支援，而在東亞地區，也成為支援「美日同盟」之功能角色。然而，由於「歷史問題」始終是韓國與日本間關係的根本問題，使得韓國在與日本特別在進行軍事合作時，「歷史問題」總是揮之不去，使得美國推動「美日韓同盟」的構想無法實現，也影響了美國的東亞安全戰略建構。

（三）美國其他東亞盟國

美國在東亞的軍事盟國尚有菲律賓與澳洲。1992年美軍正式撤離菲律賓後，曾於2002年有約1,000名美軍回到菲律賓駐守，協助菲律賓在南部進行打擊恐怖組織之任務，並修築部分基礎設施。雖然如此，美國並無意在菲律賓重設軍事基地，但由於菲律賓在南海與中國有島嶼主權歸屬權之爭端，菲國希望美國擴大駐軍；然而，菲國憲法並不允許外國軍隊長期駐軍，故美國與菲國簽署了一份國防合作協議，以軍隊「臨時並輪調」方式增加駐軍，同時因為美國與菲國間仍舊存在軍事同盟關係，兩國仍將持續進行聯合軍事演習，及進行相關國防合作，協助菲國增強海上防衛能力，共同應對南海的緊急事態。另外，菲國也藉由和日本加強防衛合作關係，日本承諾將提供多艘巡邏艦以擴充菲國海岸警衛隊實力，並考慮售予菲國P-3C反潛巡邏機與雷達等設備，同時將洽簽《軍隊訪問協定》，屆時菲國允許自衛隊使用其軍事基地進行加油等，以利日本自衛隊擴大在南海的活動範圍，藉此將菲國與「美日同盟」連成一氣，共同應對南海情勢。

另一方面，澳洲在冷戰時期就與美國簽訂《美澳紐安保條約》，成為確保太平洋安全的體系之一，儘管1984年因為紐西蘭拒絕美國核子動力船艦進入紐西蘭港口，而使美國在1986年終止與紐西蘭的安全關係，但美、澳兩國仍舊持續雙邊軍事關係至今。兩國不但定期舉行聯合軍事演習，且在2012年11月，美澳兩國簽署擴大軍事合作協議，將有2,500名美國陸戰隊部署於澳洲北部的達爾文港，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美國在澳洲最大規模的軍事部署行動。由於達耳聞港距離印尼僅820公里，若東南亞甚至南海發生任何緊急狀況，美國都得以快速應對，而此舉也被北京解讀為美、澳兩國共同圍堵中國的作為。此外，日本也與澳洲加強防衛合作，並將澳洲視為「准同盟國」，藉以和「美日同盟」產生

連結。如此一來，「美日同盟」將同時與菲、澳兩國產生連結，使得冷戰以來美國建構的「軸幅式」安全體系成為一個安全「網」。

在新加坡方面，由於美、新兩國在 2000 年簽署協議，由新加坡在樟宜美航空母艦建造大型深水碼頭，專門供給美國航空母艦及其他大型船艦停泊及補給之用，使得樟宜海軍基地成為美國重返東南亞的「戰略基石」，大幅擴大美國海軍第七艦隊的控制範圍，使得美國海軍可以快速透過馬六甲海峽進入印度洋、阿拉伯海等，同時美國透過簽署軍事合作協議，取得在周邊東南亞國家基地和港口停泊船艦、起降飛機的權利，形成一個以樟宜為中心的美軍基地群，使得美國在南海及印度洋的影響力大為提升。

美國以往強調「硬實力」或「軟實力」這種二分法來呈現國家的影響力，前國務卿希拉蕊認為，應該要修正為使用「巧實力」，透過傳統的軍事、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各式資源的整合有效的運用，才得以在現有的國家資源中，獲取最大的國家利益。除了上述美國的東亞盟國外，美國也積極透過諸如 TPP 等方式連結此區域內的國家，包括印度、越南等國。在印度方面，美國透過與印度在國防的合作，作為牽制中國的籌碼，並將印度整合至亞太地區的政治舞台。在越南方面，美、越兩國簽有雙邊防衛合作備忘錄，加強在海洋安全、海上搜救、聯合國維和行動、人道主義救援以及國防教育與研究機構交流等五個領域展開密切合作。針對南海情勢，越南也採取聯合美國的方式來抑制中國的策略，也顯示美國有一藉著與越南提升防衛合作方式，強化越南在海上維護安全的能力，藉以維持美國在南海的利益。另一方面，日本也同時加強了與印度及越南的防衛合作關係，同樣藉以和「美日同盟」合成一氣，建構在此區域共同抑制中國作為的夥伴關係。

四、美國東亞軍力調整抗衡中國崛起

從東亞國際政治體系的結構來看，美國與中國的對抗或許是必然的。所以美國的東亞軍力整編策略中，中國因素的存在是必然的。美國在東亞的軍力整編中，除了著重於駐日美軍及駐韓美軍之整編，進行相關軍力及軍事基地之調整外，同時加強與中國周邊，諸如菲律賓、越南、印度等國的國防合作，而被北京解讀為美國對中國重施冷戰時期的「圍堵策略」，儘管美國回應此舉並非圍堵，只是在建構一個對美國有利的安全戰略環境而已。針對美國的東亞軍力整編，中國必然也有對應做法，除了在戰術及武器研發及部署上有所作為，最重要的回應有下列

兩項：第一，提出「反介入／區域拒止」戰略；第二，強化中國海軍軍力，轉型成為「遠洋海軍」。

在「反介入／區域拒止」方面，由於美國東亞軍力整編後，實際在東亞的部隊人數是下降的，整編後的美軍成為一隻高機動性、高效率的武力，故中國提出的戰略就是阻絕美國軍力的投射。若以台灣海峽發生緊急事態為例，中國將利用軍事武器、戰略等方式，將欲馳援台灣的美軍阻絕在外，使其無法有效投射軍力至台灣周邊地區。另一方面，中國回應美國的東亞軍力整編，就是加強自身的海軍軍力，並轉型成為一隻「遠洋海軍」，突破以往只重視地面部隊的戰略，期待中國成為一個「海洋強權」，藉以維護中國的遠端國家利益。中國設定第一島鏈為其作戰區域，而第二島鏈則是針對台海情勢，將美軍阻絕在外的防衛線，而中國設定將於 2020 年對完成第二島鏈的相關作戰能力建設，阻斷美軍進入第一島鏈範圍內，完成「反介入／區域拒止」的戰略目的。

對於此上述戰略，美國的反制方式是提出「海空整體戰」的戰略。藉由不同軍種之聯合作戰，並聯合美國之亞太盟邦作戰支援，達成多面夾擊之目的。這也是美國除了強化與日、韓、菲、澳、新等傳統盟國之軍事合作外，同時也聯合諸如越南、印度等盟國，藉以突破「反介入／區域拒止」戰略。

在現今全球化的時代，美國也深知，要透過諸如冷戰時代那樣的「圍堵政策」作為圍堵中國的方式已經行不通了，故把中國納入區域多邊機制，並鼓勵北京遵循各方約定的規則，融入國際社會體系，並接受國際體制下的規則，與其他鄰國合作，如此不但較容易依據國際社會的規範，預測中國可能的行動或政策取向，透過區域內傳統的盟邦，例如日、韓、澳等，也積極透過 TPP 連結其他諸如越南、印度、緬甸等國，透過區域內國家的結盟，創造對美國有利的東亞安全戰略環境。

五、美國面臨的困境與挑戰

美國進行的東亞軍力調整，需要其各個在東亞地區的盟國或友邦的支援，然而這些盟國或友邦，是否能夠符合美國的期待，恐怕值得深究。這些美國的東亞盟國，有些是因為其內部自身的問題，使得與美國的合作受到限制；也有因為自身考量其對外的外交等國家利益，因而影響與美國的合作；但也有因為盟國間的關係不佳，而影響美國的戰略安排；當然也有有些困境也來自美國本身的問題。以下就美國面臨與各盟國間的合作困境及挑戰進行說明。

(一) 日本能否成為美國的「成熟夥伴」？

儘管美國以建構「美日同盟」作為其東亞安全戰略軸心，但日本能否如美國的期待，成為美國的「成熟夥伴」，並發展出如美國與英國間那樣的「特殊夥伴關係」，端視日本可否突破其憲法的限制，將二次大戰後一向堅持的「專守防衛」政策轉型成為「集體防衛」政策，並突破行使「集體自衛權」的限制，並將日本自衛隊轉型成為一隻「國防軍」，進而成為一隻「全球的自衛隊」，將是美國是否可以成功建構一個以「美日同盟」作為軸心的東亞安全戰略關鍵。

另外，在駐日美軍的整編上進度已經落後，但日本政府遲遲未解決沖繩地區美國軍事基地遷移及替代設施興建的問題，也引發美國的不滿。倘若問題遲遲未能解決，導致駐日美軍的整編無法順利完成，恐怕也將影響美國的東亞安全戰略規劃。

(二) 韓國的問題

韓國能否擔負來自北韓威脅的責任，使美國得以順利將「戰時作戰指揮權」移轉給韓國，並依計畫解散「美韓聯合司令部」，並依照駐韓美軍整編相關的計畫進行，將是美軍在朝鮮半島上軍力整編的關鍵點，而這也將牽動美國與韓國的軍事同盟關係的發展前景，以及美國推動東亞軍力調整時，韓國這個將擔任「前沿部署」功能的盟國，能否在美國設定的東亞安全戰略中，扮演一個角色。

另一方面，韓國與中國的經濟關係極為密切，目前韓國已成為中國第三大貿易夥伴、第三大出口對象國和第二大進口來源國，中國是韓國第一大貿易夥伴、出口市場和進口來源國，所以在外交政策上，就不可能不顧及中國的反應。故美國提出要在韓國部署「戰區高空防禦導彈」(THAAD)時，就傳出中國對此事表達嚴重關切之意，雖然韓國表示是否部署 THAAD，韓國會做出自主判斷，但也使得韓國陷入一個外交上的難題，是否基於經濟利益向美國說「不」，或是基於自己的安全利益，倒向美國，或許也會影響美國的東亞戰略安排。

(三) 美國東亞盟國間的關係

儘管日本的安保法制改革，以及邁向「正常國家」的意向，受到美國的鼓勵以及其他歐美國家的支持，但日本的動作，卻引發許多美國東亞盟國的憂慮及反對，特別是美國另一個長期的傳統軍事盟國，亦即是韓國的反對，「歷史問題」則為問題的關鍵點。日韓關係的問題事實上已經影響了兩國軍事合作的進行，也使得美國期待的「美日韓同盟」建構無法實現。

除了韓國之外，許多在二次大戰期間深受日本侵略所害的東南亞國家，例如菲律賓、越南等國，同樣不贊同日本面對歷史的態度，儘管因為南海緊張情勢升高，菲、越兩國除了與美國強化防衛合作關係，也和日本強化了軍事合作關係，然而，對於日本因為美國的鼓勵與東亞安全戰略，加大對東亞區域的影響力下，「歷史問題」是否會讓兩國真誠與日本進行合作，則是有待觀察。

（四）美國自身的問題

二十一世紀後，美國在小布希政府期間，耗費大量國家財力與軍力於中東，進行反恐戰爭，也造成美國國力的耗損。面對嚴峻的美國財政赤字，歐巴馬總統上任後，積極削減國防支出，提出「亞太區域再平衡」戰略，期望在有限的國防經費下，做出應的戰略調整，以避免影響美國的軍力，並計畫將軍隊縮減至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的規模。

此舉固然可以削減美國的財政支出，但也可能影響美國海外的軍事活動，引發東亞許多盟國的關切，甚至懷疑美國是否能夠維持其對東亞國家的安全承諾，因而減損了美國的國家威信。另一方面，中國每年再國防支出上呈現驚人的成長幅度，軍事現代化的成果也逐漸顯現出來，兩者消長之間，是否會讓東亞地區的軍事天秤往中國一方傾斜，則是令美國的東亞盟邦感到擔憂。儘管目前美國的全球軍力優勢還是難以撼動，但美國的軍事優勢是否能再藉由東亞軍力整編的方式，以最少的美國國家資源繼續維持下去，則是美國應該思考的。

第二節 未來研究方向

一、抑制中國的軍事能力之戰略

針對美國在東亞的軍力整編，將美軍轉換成為一隻具有高機動性，且能有效率的投射軍力之武力，中國提出的反制方式則是「反介入／區域拒止」戰略，並在建構一個「遠洋海軍」的戰略下，不斷的加強其海軍的軍力，並不時國際展示其突破第一島鏈的能力，同時也藉由相關武器的研發與裝備的現代化，達成阻絕美國軍力投射至東海及南海地區之目的。

雖然美國在戰術研究上，提出了一個名為「空海整體戰」戰略，對應中國提出的「反介入／區域拒止」戰略，藉以防止中國對於美國軍力投射的阻斷狀況發生。儘管美國國防部對於「海空整體戰」進行了相當的研究，但這樣的戰術並未有實際的戰事發生可供驗證，效果未明，且美國軍方也傳出了在「空海整體戰」戰略上，可能存在與中國發生衝突時，美軍可能具有之風險性，而將放棄使用「空海整體戰」之名詞，並將納入地面部隊至整體戰略內。這也顯示出原來的「空海整體戰」戰略，在規劃和設計上存在缺失，使得美軍在抑制中國提出的「反介入／區域拒止」戰略時，會使得美軍暴露在某些戰略建構時未能全方位考量的狀況中，增加美軍作戰的問題與風險，故「空海整體戰」的修正，甚至是其他能有效抑制中國軍事能力的戰略研究，將是美國亟需進行的工作。

二、台灣在美國整體東亞安全戰略中的角色

儘管台灣與美國在 1979 年斷絕正式的外交關係，但是但並不意味台灣與美國完全斷絕在安全上的關係。美國一方面繼續維持與在經濟、文化等方面的非官方關係，另一方面也透過《台灣關係法》，維持對台灣的安全承諾，繼續提供防衛性武器給台灣維持防衛自身安全的能力。儘管美國與中國在 1982 年 8 月簽訂的第三個聯合公報，亦即是《八一七公報》，美國承諾將逐步縮減對台軍售的規模，但並未在公報中設定美國停止對台軍售的日期，但由於受到美國與中國雙邊關係的牽制，美國與台灣的軍事合作，仍然受到相當大的限制。

儘管美國的東亞戰略或許隨著軍力整編有所調整，但如果台灣能夠提出一個安全戰略，使得台灣海峽的安全問題，與「美日同盟」產生連結時，台灣鐵定能夠在美國建構一個以「美日同盟」為主軸的東亞安全戰略中，扮演一個關鍵角色，使台灣能夠也為東亞的區域的和平與穩定做出貢獻，相信也有助於台灣在面對中國威脅之際，也能夠成為美國無法忽視的重要角色。

例如，台灣位在第一島鏈中的重要戰略位置，美國在面對中國「反介入／區域拒止」戰略環境下，若台灣可以扮演美國在前沿軍事部署中一個關鍵角色，輔助美國在進行軍力投射時，不會遭到中國之阻斷，同時降低美軍暴露在高風險作戰環境中，並輔助「美日同盟」在此區域中發揮其設定的安全戰略功能，這對美國在建構一個以「美日同盟」為主軸的東亞安全戰略時，在美日協同作戰之際，台灣作為一個突破中國「反介入／區域拒止」戰略的關鍵點，也有助於讓台灣的安全與「美日同盟」產生連結，將對台灣的安全產正面意義，使「美日同盟」成為台灣國家安全的一個後盾，這對台灣也是一個極具意義的研究方向。

參考文獻

中文部份

專書

- 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東北亞地區安全政策及安全合作的構想**。北京：時事出版社，2006年。
- 王帆，**美國的亞太聯盟**。北京：世界知識書版社，2007年。
- 巨克毅，**全球安全與戰略研究的新思維**。臺北：鼎茂圖書，2010年。
- 何思慎，**敵乎？友乎？冷戰後日本對華外交思路的探索**。臺北：致良出版社，2008年。
- 汪偉民，**聯盟理論與美國的聯盟策略—以美日、美韓同盟為例**。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7年。
- 周建明主編，**美國的國防轉型及其對中國的影響**。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06年。
- 林文隆、李英豪，**鷹凌亞太：從美國的再平衡戰略透視亞太軍演**。臺北：獨立作家，2015年。
- 祁建華、王慶東，**東亞安全與駐韓美軍**。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9年。
- 徐萬勝等，**冷戰後的美日同盟與中國周邊安全**。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
- 曹雄源，**戰略解碼：美國國家安全戰略的佈局**。臺北：五南圖書，2009年。
- 蔡明彥，**21世紀美國東亞戰略與美日中安全關係**。臺北：鼎茂圖書，2008年。

專書譯著

- Edward A. Olsen 著，楊紫函譯，**21世紀的美國國防：大退場戰略(US National Defense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The Grand Exit Strategy)**。臺北：國防部部長辦公室，2007年。
- 毛文杰(James C. Mulvenon)等著，楊紫函譯，**中共對美國軍事變革之反應(Chinese Responses to U.S. Military Transformation and Implication for the Department of Defense)**。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室，2010年。
- 史坦伯格(James Steinberg)、歐漢龍(Michael E. O'Hanlon)著，蔡曉卉譯，**中美新型戰略關係：走向戰爭還是走向合作(Strategic Reassurance and Resolve: U.S.-China Relation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臺北：如果出版，2015年。
- 范亞倫(Aaron L. Friedberg)著，溫洽溢譯，**美國回得了亞洲嗎？(A Contest for Supremacy: China, America, and the Struggle for Mastery in Asia)**。臺北：遠流出版事業，2014年。
- 盧福偉(Bernard Loo)編，蕭光霽譯，**軍事轉型與戰略：軍事事務革新與小國(Military Transformation and Strategy: Revolutions in Military Affairs and Small State)**。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室，2011年。

專書論文

馬振坤，「美國『再平衡』政策對東亞局勢之影響」，包宗和主編，**美國「再平衡」政策對東亞局勢之影響**。臺北：遠景基金會，2013年，頁1~32。

閻鐵麟，「從美國亞太地區軍事部署之規劃認識『再平衡』政策」，包宗和主編，**美國「再平衡」政策對東亞局勢之影響**。臺北：遠景基金會，2013年，頁33~70。

專書論文譯著

柯恩(Eliot Cohen)，「軍事事務的變革與轉型」，盧福偉(Bernard Loo)編，蕭光霽譯，**軍事轉型與戰略：軍事事務革新與小國(Military Transformation and Strategy: Revolutions in Military Affairs and Small State)**。臺北：國防部譯印，2011年，頁25~41。

麥戴偉特(Michael McDevitt)，「解放軍海軍建軍發展的戰略與作戰背景」，甘浩森(Roy Kamphausen)、施道安(Andrew Scobell)編，黃文啟譯，**解讀共軍兵力規模(Right-Sizing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Exploring the Contours of China's Military)**。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室，2010年，頁363~391。

期刊論文

王高成，「從小布希東亞之行看美國亞太戰略」，**遠景基金會季刊**，第3卷第3期，頁75~102。

何思慎、陳舜仁，「後小泉時代日本東亞安全戰略調整之研究」，**政治學報**，第49期(2010年6月)，頁71~104。

李建昇，「從歷次《四年期國防總檢討》探討美國國防政策內涵」，**國防雜誌**，第29卷第6期(2014年11月)，頁35~62。

汪偉民、李辛，「美韓同盟在定義與韓國的戰略選擇：進程與爭論」，**當代亞太**，2011年第2期，頁109~125。

沈明室，「從歐巴馬亞太之行看美中的戰略利益競逐」，**戰略安全研析**，第79期(2011年11月)，頁5~13。

邱坤玄，「結構現實主義與中共大國外交格局」，**東亞季刊**，第30卷第3期(1999年夏季)，頁23~38。

邱坤玄，「中國在周邊地區的多邊外交理論與實踐」，**遠景基金會季刊**，第11卷第4期(2010年10月)，頁1~41。

金榮勇，「美國在東亞戰略角色之調整」，**國際關係學報**，第23期(2007年1月)，頁91~121。

信強，「美越安全合作的發展及其影響因素」，**國際問題研究**，2014年第6期(2014年11月)，http://www.ciis.org.cn/gyzz/2014-11/20/content_7385301.htm。

張凱銘，「盧武鉉執政時期的美韓聯盟變化，威脅制衡的觀點」，**東亞研究**，第43卷第2期(2012年7月)，頁146~179。

張登及，「『再平衡』對美中關係之影響：一個理論與政策的分析」，**遠景基金會季刊**，第14卷第2期(2013年4月)，頁53~97。

莫大華，「美國全球軍力部署計畫與亞太區域安全的發展」，**遠景基金會季刊**，第 6 卷第 4 期（2005 年 10 月），頁 31~99。

蔡明宏，「中韓 FTA 的展望與對台灣產業的影響」，**中華民國全國商業總會工商會務季刊**，第 87 期（2012 年 4 月 15 日），<http://198.55.121.69/cgi-bin/big5/k/37a2?q1=dp1&time=17:02:25&q27=20120425152255&q35=&q65=2006003&q22=8>。

蔡東杰，「後冷戰時期美國東亞政策及其戰略佈局」，**東亞研究**，第 39 卷第 2 期（2008 年 6 月），頁 176~198。

謝奕旭，「21 世紀美國東亞戰略的延續與變遷」，**陸軍學術學術雙月刊**，第 504 期（2008 年 12 月），頁 7，http://www.mnd.gov.tw/Upload/200812/6-22_541437.pdf。

顧長永，「美軍撤離菲律賓事件的決策分析」，**歐美研究**，第 25 卷第 1 期（1995 年 3 月），頁 37~64。

期刊論文譯著

Jeffery J. Tlapa 著，田力品譯，「空海整體戰下之登陸作戰思維」(Putting the “Land Force” in Air-Sea Battle: Fighting to Create Cracks in the Enemy’s Defense)，**國防譯粹**，第 41 卷第 6 期（2014 年 6 月），頁 4~10。

報紙

陳世昌，「日成功攔截導彈 全球第二」，**聯合報**，2007 年 12 月 19 日，第 A1 版。

網際網路

「[社論] 收回作戰權先要考慮安全和統一問題」，**朝鮮日報**（首爾），2008 年 1 月 10 日，http://chn.chosun.com/big5/site/data/html_dir/2008/01/10/20080110000020.html。

「[社論] 美擬提高駐韓美軍戰略靈活性用意何在」，**朝鮮日報**（首爾），2010 年 2 月 3 日，http://chn.chosun.com/big5/site/data/html_dir/2010/02/03/20100203000013.html。

「[社論]日要求軍事協定 韓國政府該如何應對？」，**朝鮮日報**（首爾），2015 年 4 月 14 日，<http://cnnews.chosun.com/client/news/viw.asp?cate=C08&mcate=M1001&nNewsNumb=20150423459&nidx=23460>。

「[社論]作戰權移交時間無限期推遲有感」，**朝鮮日報**（首爾），2014 年 10 月 24 日，<http://cn.chosun.com/client/news/viw.asp?cate=C08&mcate=M1001&nNewsNumb=20141018413&nidx=18414>。

「《2006 年中國的國防》白皮書」，**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北京），2006 年 12 月，http://www.mod.gov.cn/big5/affair/2011-01/06/content_4249948.htm。

「『美日同盟』強化在南海佈局」，**政策委員會大陸情勢雙週報**，第 1691 期（2015 年 6 月 11 日），<http://attach.kmt.org.tw/download.aspx?attach=74e5efa5-d149-436d-a3ca-fd0405d78f92>。

- 「1997 年成功抗擊亞洲金融危機:中國展現大國風範」, **SINA 新聞中心** (北京), 2009 年 9 月 8 日, <http://news.sina.com.cn/c/sd/2009-09-08/164018606822.shtml>。
- 「中國政府發表《2010 年中國的國防》白皮書 (全文)」,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 (北京), 2011 年 3 月 31 日, http://www.mod.gov.cn/big5/affair/2011-03/31/content_4249942.htm。
- 「中國政府發表《2010 年中國的國防》白皮書 (全文)」,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 http://www.mod.gov.cn/big5/affair/2011-03/31/content_4249942.htm。
- 「中國崛起 力阻美軍介入台海」, **自由時報**, 2010 年 2 月 3 日, <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10/new/feb/3/today-fo1-3.htm>。
- 「中國新國防白皮書提海外利益攸關區戰略」, **BBC 中文網** (倫敦), 2015 年 5 月 26 日, http://www.bbc.co.uk/zhongwen/trad/china/2015/05/150526_china_defence_white_paper。
- 「分析:日本視澳為『准同盟國』 兩國合作或迅速擴大」, **共同社** (東京), 2015 年 6 月 12 日, <http://tchina.kyodonews.jp/news/2015/06/99451.html>。
- 「分析:日美同盟傳出不和諧音 『政治利用』招致不信」, **共同社** (東京), 2014 年 10 月 16 日, <http://tchina.kyodonews.jp/news/2014/10/84611.html>。
- 「反華愚蠢!中國大使質疑美到南海意圖」, **世界日報**, 2015 年 5 月 31 日, <http://udn.com/news/story/7992/935340-%E5%8F%8D%E8%8F%AF%E6%84%9A%E8%A0%A2%EF%BC%81%E4%B8%AD%E5%9C%8B%E5%A4%A7%E4%BD%BF%E8%B3%AA%E7%96%91%E7%BE%8E%E5%88%B0%E5%8D%97%E6%B5%B7%E6%84%8F%E5%9C%96>。
- 「日本政府暗示有意修改集體自衛權憲法解釋」, **共同社** (東京), 2013 年 8 月 13 日, <http://tchina.kyodonews.jp/news/2013/08/57827.html>。
- 「日本國會會期延長 95 天 執政黨力爭通過安保法案」, **共同社** (東京), 2015 年 6 月 22 日, <http://tchina.kyodonews.jp/news/2015/06/100033.html>。
- 「日本執政黨擬議法擴大外派自衛隊範圍」, **BBC 中文網** (倫敦), 2015 年 2 月 20 日, http://www.bbc.co.uk/zhongwen/trad/world/2015/02/150220_japan_defence。
- 「日官房長官稱安倍將自衛隊說成『我軍』並無問題」, **共同社** (東京), 2015 年 3 月 25 日, <http://tchina.kyodonews.jp/news/2015/03/94389.html>。
- 「日美共同開發的攔截導彈發射試驗取得成功」, **共同社** (東京), 2015 年 6 月 7 日, <http://tchina.kyodonews.jp/news/2015/06/99065.html>。
- 「日美韓即將簽署北韓軍事情報共享備忘錄」, **VOA 美國之音** (華盛頓), 2014 年 12 月 28 日, <http://www.voacantonese.com/content/gl-tk-japan-us-and-south-korea-will-begin-sharing-north-koreas-military-intelligence/2576347.html>。
- 「日韓計劃 29 日簽署《軍事情報綜合保護協定》」, **共同社** (東京), 2012 年 6 月 27 日, <http://tchina.kyodonews.jp/news/2012/06/32759.html>。
- 「北韓『搗彈』威脅 美日韓共享情報」, **自由時報**, 2014 年 12 月 27 日, <http://news.ltn.com.tw/news/world/paper/842379>。

- 「民主黨要求撤回安保法案 防衛相強調並未違憲」，**共同社**（東京），2015 年 6 月 5 日，<http://tchina.kyodonews.jp/news/2015/06/98983.html>。
- 「回顧：福田曾反對在日部署導彈防禦系統」，**共同社**（東京），2008 年 5 月 4 日，http://china.kyodo.co.jp/modules/fsStory/index.php?sel_lang=tchinese&storyid=56556。
- 「安倍對防衛大學畢業生訓話 強調完善安保法制決心」，**共同社**（東京），2015 年 3 月 22 日，<http://tchina.kyodonews.jp/news/2015/03/94190.html>。
- 「朱雲漢：亞投行一葉知秋 世界跨入新時代」，**美麗島電子報**，2015 年 3 月 19 日，<http://www.my-formosa.com/article.aspx?cid=6&id=77328>。
- 「沖繩縣知事對日美首腦確認邊野古搬遷表示強烈憤慨」，**共同社**（東京），2015 年 4 月 29 日，<http://tchina.kyodonews.jp/news/2015/04/96649.html>。
- 「美：無意在菲重設軍事基地」，**中央社**，2012 年 11 月 12 日，<http://www.cna.com.tw/News/aOPL/201211120161-1.aspx>。
- 「美防長點名大陸：勿再填海造地」，**聯合報**，2015 年 5 月 31 日，<http://udn.com/news/story/7992/936219-%E7%BE%8E%E9%98%B2%E9%95%B7%E9%BB%9E%E5%90%8D%E5%A4%A7%E9%99%B8%EF%BC%9A%E5%8B%BF%E5%86%8D%E5%A1%AB%E6%B5%B7%E9%80%A0%E5%9C%B0>。
- 「美軍太平洋司令擔憂日韓對立影響安全合作」，**共同社**（東京），2014 年 7 月 30 日，<http://tchina.kyodonews.jp/news/2014/07/79845.html>。
- 「美軍太平洋司令歡迎日本自衛隊赴南海巡邏」，**共同社**（東京），2015 年 6 月 12 日，<http://tchina.kyodonews.jp/news/2015/06/99452.html>。
- 「美海軍陸戰隊下月抵達澳大利亞駐紮」，**BBC 中文網**（倫敦），2012 年 3 月 20 日，http://www.bbc.co.uk/zhongwen/trad/world/2012/03/120320_australia_us_military.shtml。
- 「美高官敦促安倍採取建設性措施改善日韓關係」，**共同社**（東京），2015 年 4 月 24 日，<http://tchina.kyodonews.jp/news/2015/04/96395.html>。
- 「美國回應中國國防白皮書：希望更加透明」，**BBC 中文網**（倫敦），2015 年 5 月 26 日，http://www.bbc.co.uk/zhongwen/trad/world/2015/05/150526_us_china_defense。
- 「美國在菲律賓建立反恐落腳點」，**VOA 美國之音**（華盛頓），2002 年 5 月 4 日，<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a-21-a-2002-05-04-14-1-58818517/1095829.html>。
- 「美國防部最終決定推遲駐沖繩海軍陸戰隊移師關島」，**共同社**（東京），2010 年 9 月 21 日，http://china.kyodo.co.jp/modules/fsStory/index.php?sel_lang=tchinese&storyid=85565。
- 「美國副總統敦促日韓改善關係」，**共同社**（東京），2013 年 12 月 4 日，<http://tchina.kyodonews.jp/news/2013/12/64884.html>。
- 「美國國務院：並不特別判定中國國防白皮書」，**VOA 美國之音**（華盛頓），2015 年 5 月 27 日，<http://www.voacantonese.com/content/nc-dc-us-on-chinas-defense-whitepaper/2792278.html>。

- 「美國駐軍澳洲 中國質疑動機」，自由時報，2011 年 11 月 17 日，
<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11/new/nov/17/today-int5.htm>。
- 「美眾院領袖對日韓關係惡化表示關切」，共同社（東京），2014 年 4 月 22 日，
<http://tchina.kyodonews.jp/news/2014/04/73546.html>。
- 「美越防長簽署加強防衛合作的聯合聲明」，共同社（東京），2015 年 6 月 1 日，
<http://tchina.kyodonews.jp/news/2015/06/98671.html>。
- 「美新型導彈攔截試驗失敗 或影響日美共同開發」，共同社（東京），2011 年 9 月 2 日，
<http://tchina.kyodonews.jp/news/2011/09/15661.html>。
- 「美學者認為反導系統命中率過低」，共同社（東京），2011 年 5 月 18 日，
http://china.kyodo.co.jp/modules/fsStory/index.php?sel_lang=tchinese&storyid=81253。
- 「重返亞太再下一城 美紐簽署防禦協定」，自由時報，2012 年 6 月 21 日，
<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12/new/jun/21/today-int10.htm>。
- 「重返亞太新步驟 美紐簽署協定」，中央社，2012 年 6 月 20 日，
<http://www.cna.com.tw/News/aOPL/201206200074.aspx>
- 「重返亞洲 美擬擴大在菲駐軍」，自由時報，2012 年 1 月 27 日，
<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12/new/jan/27/today-t3.htm>。
- 「孫建國在亞安會提及南海造島帶有軍事目的」，共同社（東京），2015 年 5 月 31 日，
<http://tchina.kyodonews.jp/news/2015/05/98564.html>。
- 「國務院新聞辦發布《2008 年中國的國防》(全文)」，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北京），2009 年 1 月，
http://www.mod.gov.cn/big5/affair/2011-01/06/content_4249949.htm。
- 「國際瞭望－韓日情報協定黑箱作業後果」，中國時報，2012 年 7 月 7 日，
<http://news.chinatimes.com/world/110504/112012070700183.html>。
- 「專家看美圍中：不讓周邊國受壓縮」，旺報，2012 年 7 月 19 日，
<http://news.chinatimes.com/wantdaily/11052101/112012071900756.html>。
- 「專訪日本前防衛相森本敏：美國要求自衛隊擴大作用」，共同社（東京），2014 年 1 月 2 日，
<http://tchina.kyodonews.jp/news/2014/01/66575.html>。
- 「奧巴馬將訪菲 美菲簽十年防務合作協議」，BBC 中文網（倫敦）2014 年 4 月 28 日，
http://www.bbc.co.uk/zhongwen/trad/world/2014/04/140428_philippines_obama.shtml。
- 「聚焦：美菲期待在南海也與日本合作制約中國」，共同社（東京），2015 年 4 月 20 日，
<http://tchina.kyodonews.jp/news/2015/04/96058.html>。
- 「趙可金：中美關係重心的歷史性調整」，環球時報（北京），2015 年 8 月 21 日，
http://opinion.huanqiu.com/opinion_world/2015-08/7325802.html。
- 「熱點：日本會否介入美中南海對峙引發關注」，共同社（東京），2015 年 6 月 7 日，
<http://tchina.kyodonews.jp/news/2015/06/99076.html>。
- 「駐韓美軍異動的連鎖反應」，華夏經緯網（北京），2003 年 7 月 1 日，
<http://big5.huaxia.com/200373/00035256.html>。

「獨家:日美新型海基攔截導彈研發工作將延長 2 年」, 共同社 (東京), 2011 年 9 月 17 日, <http://tchina.kyodonews.jp/news/2011/09/16539.html>。

「獨家:美國不滿日本單方面宣佈 2019 年停用普天間機場」, 共同社 (東京), 2014 年 10 月 16 日, <http://tchina.kyodonews.jp/news/2014/10/84602.html>。

「韓:日美韓軍事情報共用難實現」, 中央社, 2014 年 4 月 11 日, <http://www.cna.com.tw/news/aopl/201404110394-1.aspx>。

「韓美戰作指揮權再次延期 需要長遠戰略」, 韓國中央日報 (首爾), 2013 年 10 月 2 日, http://chinese.joins.com/big5/article.do?method=detail&art_id=109911。

「韓國總理:韓國收回戰時作戰指揮權時機尚不成熟」, 韓聯社 (首爾), 2014 年 11 月 3 日, <http://big5.yonhapnews.co.kr:83/gate/big5/chinese.yonhapnews.co.kr/domestic/2014/11/03/0401000000ACK20141103002800881.HTML>。

「關注:日本憲法專家紛紛對安保法案說『不』」, 共同社 (東京), 2015 年 6 月 5 日, <http://tchina.kyodonews.jp/news/2015/06/99006.html>。

尹楨淏,「美憂三角同盟破裂 就慰安婦問題對日施壓」, 朝鮮日報 (首爾), http://chn.chosun.com/big5/site/data/html_dir/2014/08/07/20140807000006.html。

方沛清,「越聯美日 南海防陸成形」, 中央社, 2012 年 7 月 15 日, <http://www.cna.com.tw/News/aOPL/201207150082.aspx>。

王高成,「從 2006QDR 看美國軍事轉型之方向與進展」, 和平論壇, 2006 年 2 月 23 日, http://www.peaceforum.org.tw/onweb.jsp?webno=33333332:5&webitem_no=1638。

王潔予,「日韓決簽《軍情協議》:分享北韓核武情資 替美監看中國」, 蘋果日報, 2012 年 6 月 28 日, <http://www.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ticle/international/20120628/34331279>。

任敏嫻,「美將在新加坡部署軍艦構建『包圍網』」, 朝鮮日報 (首爾), 2011 年 12 月 19 日, http://chn.chosun.com/big5/site/data/html_dir/2011/12/19/20111219000026.html。

朱庸中,「韓美決定將作戰權移交推遲逾 3 年半」, 朝鮮日報 (首爾), 2010 年 6 月 28 日, http://chinese.chosun.com/big5/site/data/html_dir/2010/06/28/20100628000004.html。

朴普均,「朴槿惠的同盟, 朴正熙的同盟」, 韓國中央日報 (首爾), 2013 年 5 月 10 日, http://chinese.joins.com/big5/article.do?method=detail&art_id=103784。

何宏儒,「印美同盟 戰略防中」, 中央社, 2012 年 6 月 6 日, <http://www.cna.com.tw/News/aCN/201206060368.aspx>。

杉田弘毅,「評論:美國著力亞洲外交 日本恐將陷入孤立」, 共同社 (東京), 2008 年 7 月 3 日, http://china.kyodo.co.jp/modules/fsStory/index.php?sel_lang=tchinese&storyid=59238。

李漢洙，「日愈來愈多民眾支持集體自衛權」，**朝鮮日報**（首爾），2013年7月30日，http://cn.chosun.com/big5/site/data/html_dir/2013/07/30/20130730000004.html。

李龍洙，「韓國外交成夾在美中之間的三明治」，**朝鮮日報**（首爾），2015年3月17日，<http://cnnews.chosun.com/client/news/viw.asp?cate=C01&mcate=M1001&nNewsNumb=20150322918&nidx=22919>。

杜默，「《國際索隱》美眾議員 提案罷免倫斯斐」，**自由時報**，2003年11月12日，<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03/new/nov/12/today-int3.htm>。

沈明室，「美國強化亞太駐軍的戰略目標」，**臺灣時報**，2011年12月1日，<http://www.twtimes.com.tw/index.php?page=news&nid=210051>。

林行健，「美智庫籲歐巴馬 抓緊菲國」，**中央社**，2011年9月1日，<http://www2.cna.com.tw/ShowNews/Detail.aspx?pNewsID=201109010229&pType1=PF&pType0=aOPL&pTypeSel=&pPNo=2>。

姜遠珍，「韓：韓日軍事協定先溝通再簽署」，**中央社**，2012年7月3日，<http://www.cna.com.tw/News/aOPL/201207030255.aspx>。

姜遠珍，「韓美 2015 年移交作戰指揮權」，**中央社**，2013年2月24日，<http://www.cna.com.tw/News/aOPL/201302240043-1.aspx>。

翁世航(Sid Weng)，「歐巴馬二訪印度關係升溫 打破民用核子合作僵局」，**The News Lens 關鍵評論**，2015年1月26日，<http://www.thenewslens.com/post/118448/>。

庾龍源，「美國擬調派駐韓美軍到韓半島以外地區」，**朝鮮日報**（首爾），2010年2月3日，http://chn.chosun.com/big5/site/data/html_dir/2010/02/03/20100203000006.html。

庾龍源，「推遲移交作戰權 韓美明年上半年做決定」，**朝鮮日報**（首爾），2013年10月3日，http://cn.chosun.com/big5/site/data/html_dir/2013/10/03/20131003000001.html。

庾龍源，「韓美擬不確定移交作戰權具體日期」，**朝鮮日報**（首爾），2014年9月17日，http://chn.chosun.com/big5/site/data/html_dir/2014/09/17/20140917000003.html。

張茂森，「美日協議 沖繩美軍 9000 人分批撤離」，**自由時報**，2012年4月28日，<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12/new/apr/28/today-int2.htm>。

張庭延，「美韓移交作戰指揮權懸而未決」，**國際網**（北京），2013年8月30日，<http://comment.cfisnet.com/2013/0830/1296842.html>。

張國威，「美防長：亞太已部署 2000 架飛機」，**旺報**，2015年5月29日，<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50529000939-260301>。

曹郁芬，「中國崛起 力阻美軍介入台海」，**自由時報**，2010年2月3日，<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10/new/feb/3/today-fo1-3.htm>。

郭宏軍，「樟宜港：美軍重返東南亞的“戰略基石”」，**人民網**（北京），2003年29月29日，<http://www.people.com.cn/BIG5/junshi/1078/2115517.html>。

- 陳世昌，「與日簽軍事協定 南韓臨陣喊卡」，**聯合報**，2012年6月30日，
<http://www.udn.com/2012/6/30/NEWS/WORLD/WOR3/7194079.shtml>。
- 陸以正，「陸以正專欄—美培植印度 牽制中國」，**中國時報**，2010年11月8日，
<http://news.chinatimes.com/world/0,5246,50404866x112010110800163,00.html>。
- 黃甦俞，「美防長指安法保制 是歷史性舉措」，**旺報**，2015年3月28日，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50328000946-260309>。
- 黃菁菁，「沖繩 5 美軍事設施 將分批歸還」，**中國時報**，2012年4月28日，
<http://news.chinatimes.com/world/11050404/112012042800184.html>。
- 黃菁菁，「南海紛爭 日菲聯手噙中」，**中國時報**，2015年6月5日，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50605000478-260108>。
- 楊明娟，「日韓關係緊張 美國專家各打 50 大板」，**中央廣播電台**（臺北），2014年8月20日，
<http://news.rti.org.tw/news/detail/?recordId=130282>。
- 詹小洪，「韓美裂痕：日本取代南韓成為美軍東亞中樞？」，**瞭望東方週刊**（北京），2004年6月2日，
http://military.china.com/zh_cn/critical2/23/20040602/11712079.html。
- 廖竹慧，「從『阿米塔吉報告』觀察美國對亞洲政策之演變」，**中華歐亞基金會**（臺北），2007年5月8日，
<http://www.fics.org.tw/issues/subject1.asp?sn=2017>。
- 裴成奎，「韓國防部反駁中方：薩德，周邊國不得行使影響力」，**朝鮮日報**（首爾），2015年3月18日，
<http://cnnews.chosun.com/client/news/viw.asp?cate=C01&mcate=M1001&nNewsNumb=20150323113&nidx=23114>。
- 裴成奎、金明星，「危機還是機遇？韓國外交面臨艱難考驗」，**朝鮮日報**（首爾），2015年3月31日，
<http://cnnews.chosun.com/client/news/viw.asp?cate=C01&mcate=M1001&nNewsNumb=20150323276&nidx=23277>。
- 慶正，「反介入戰略成形 美、中亞太爭雄」，**中國時報**，2011年8月6日，
<http://news.chinatimes.com/mainland/11050501/112011080600209.html>。
- 鄭鏞洙，「歷史分歧致韓日防長會談核心問題無果而終」，**韓國中央日報**（首爾），2015年6月1日，
http://chinese.joins.com/big5/article.do?method=detail&art_id=135924。
- 鍾晨芳，「分析人士：美國調整國防戰略 擴大亞太軍事部署」，**美國之音中文網**（華盛頓），2012年1月5日，
<http://www.voafanti.com/gate/big5/www.voanews.com/chinese/news/20120105-us-defense-strategy-136768928.html>。

英文部份

專書

- Bennendijk, Hans. *Transforming America's Military*. Washington D.C.: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Press, 2002.
- Bush, George W. *Decision Points*. New York: Broadway Paperbacks, 2010.
- Carter, Ashton B., and William J. Perry. *Preventive Defense: a New Security Strategy for America*. Washington D.C.: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99.

- Clinton, Hillary Rodham. *Hard Choices: A Memoir*.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14.
- Doyle, Michael. *Striking First: Preemption and Prevention in International Conflict*.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 Feith, Douglas J. *War and Decision: Inside the Pentagon at the Dawn of the War on Terrorism*. New York: Harper, 2008.
- Funabashi, Yoichi. *Alliance Adrift*. Washington D.C.: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Press, 1999.
- Gates, Robert M. *Duty: Memoir of a Secretary at War*.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2014.
- Lord, Carnes, and Andrew S. Erickson eds. *Rebalancing U.S. Forces: Basing and Forward Presence in the Asia-Pacific*. Annapolis, M.D.: Naval Institute Press, 2014.
- Rice, Condoleezza. *No Higher Honor: A Memoir of My Years in Washington*. New York: Broadway Paperbacks, 2011.
- Rumsfeld, Donald. *Known and Unknown: A Memoir*. New York: Sentinel, 2011.
- Sloan, Elinor. *Military Transformation and Modern Warfare: A Reference Handbook*. Westport CT: Praeger Security International, 2007.
- Sutter, Robert G. *The United States in Asia*. Lanham, MD: Row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2009.
- The National Institute for Defense Studies. *East Asia Strategic Review 2007*. Tokyo: The Japan Times.
- The Institute of National Defense Studies. *East Asian Strategic Review 2010*. Tokyo: The Japan Times, 2010.
- Waltz, Kenneth N. *Man, the State and War: a Theoretical Analysi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9.
- Waltz, Kenneth N.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McGraw Hill, 1979.

專書論文

- Erickson, Andrew S., and Justin D. Mikolay. "Guam and American Security in the Pacific," in Carnes Lord, and Andrew S. Erickson eds., *Rebalancing U.S. Forces: Basing and Forward Presence in the Asia-Pacific*. Annapolis, M.D.: Naval Institute Press, 2014, pp. 15~35.
- Huang, Alexander Chieh-cheng. "Paradigm Shift & Strategy Vacuum: United States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in King-yuh Chang ed., *East Asian Security*. Taipei: Foundation on International & Cross-Strait Studies, 2005, pp. 37~52.
- Jasper, Scott. "The Capabilities-Based Approach," in Scott Jasper ed., *Transforming Defense Capabilities: New Approaches fo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New York: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Inc., 2009, pp. 1~22.
- Lord, Carnes, and Andrew S. Erickson. "Introduction," in Carnes Lord and Andrew S. Erickson eds., *Rebalancing U.S. Forces: Basing and Forward Presence in the Asia-Pacific*. Annapolis, MD: Naval Institute Press, 2014, pp. 1~13.
- McCaffrie, Jack, and Chris Rahman. "The U.S. Strategic Relationship with Australia," in Carnes Lord, and Andrew S. Erickson eds., *Rebalancing U.S. Forces: Basing*

and *Forward Presence in the Asia-Pacific*. Annapolis, M.D.: Naval Institute Press, 2014, pp. 89~115.

Rahman, Chris. "Singapore: Forward Operating Site," in Carnes Lord, and Andrew S. Erickson eds., *Rebalancing U.S. Forces: Basing and Forward Presence in the Asia-Pacific*. Annapolis, M.D.: Naval Institute Press, 2014, pp. 117~129.

Roehrig, Terence. "South Korea: An Alliance in Transition," in Carnes Lord, and Andrew S. Erickson eds., *Rebalancing U.S. Forces: Basing and Forward Presence in the Asia-Pacific*. Annapolis, M.D.: Naval Institute Press, 2014, pp. 67~86.

Yoshihara, Toshi. "Japanese Bases and Chinese Missile," in Carnes Lord, and Andrew S. Erickson eds., *Rebalancing U.S. Forces: Basing and Forward Presence in the Asia-Pacific*. Annapolis, M.D.: Naval Institute Press, 2014, pp. 37~65.

期刊論文

Clinton, Hillary. "America's Pacific Century." *Foreign Policy*, Issue 189 (November 2011), pp. 56~63, <http://foreignpolicy.com/2011/10/11/americas-pacific-century/>.

Cossa, Ralph A. "Global Posture Review: Is Washington Marching Out?" *Comparative Connections*, Vol. 6, No. 3 (October 2004), pp. 1~13, <http://csis.org/files/media/isis/pubs/0403q.pdf>.

Crawford, Neta C. "The Road to Global Empire: The Logic of U.S. Foreign Policy after 9/11." *Orbis*, Vol. 48, Issue 4 (Fall 2004), pp. 685~703.

Flournoy, Michèle, and Janine Davidson. "Obama's New Global Posture: The Logic of U.S. Foreign Deployment." *Foreign Affairs*, Vol. 91 Issue 4 (July/August 2012), pp. 54~63.

Glaser, Charles L. "A U.S.-China Grand Bargain? The Hard Choice between Military Competition and Accommodatio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9, No. 4 (Spring 2015), pp. 49~90.

Ho, Szu-Shen, and Shun-Jen Chen. "China and the U.S.-Japan Alliance in the North Korean Nuclear Crisis: Verification of a "Responsible Stakeholder?" *Views & Policies*, Vol. 3, No. 1 (September 2006), pp. 1~33.

Leffler, Melvyn P. "Bush's Foreign Policy." *Foreign Policy*, Issue 144 (September/October 2004), pp. 22~28.

Parameswaran, Prashanth. "Japan, Philippines Seeking New Pact on Military Bases." *The Diplomat*, June 5, 2015, <http://thediplomat.com/2015/06/japan-philippines-seeking-new-pact-on-military-bases/>.

Rice, Condoleezza. "Promoting the National Interest." *Foreign Affairs*, Vol. 79, No. 1 (January/February 2000), pp. 45~62.

Rice, Condoleezza. "Rethinking the National Interest." *Foreign Affairs*, Vol. 87, No. 4 (July/August 2008), pp. 2~26.

Rumsfeld, Donald H. "Transforming the Military." *Foreign Affairs*, Vol. 81, No. 3 (May/June 2002), pp. 20~32.

Tirpak, John A. "Evolving the 21st Century Air Force." *Air Force Magazine*, Vol. 95, No. 11 (November 2012), <http://www.airforcemag.com/MagazineArchive/Documents/2012/November%202012/1112evolving.pdf>.

Zoellick, Robert B. "A Republican Foreign Policy." *Foreign Affairs*, Vol. 79, No. 1 (January/February 2000), pp. 63~78.

官方文件

- "2010 Defense White Paper." *Ministry of National Defense Republic of Korea*, May 11, 2011, http://www.mnd.go.kr/user/mnd_eng/upload/pblicitn/PBLICTNEBOOK_201308080718210240.pdf.
- "2012 Defense White Paper." *Ministry of National Defense Republic of Korea*, December 11, 2012, http://www.mnd.go.kr/user/mnd_eng/upload/pblicitn/PBLICTNEBOOK_201308130553561260.pdf.
-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U.S. Department of State*, September 17, 2002, <http://www.state.gov/documents/organization/63562.pdf>.
- DoD. "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Report 2001."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DoD)*, September 30, 2001, <http://www.defense.gov/pubs/qdr2001.pdf>.
- DoD. "Strengthening U.S. Global Defense Posture: Report to Congress." *DMZ Hawai'i*, September 17, 2004, http://www.dmzhawaii.org/wp-content/uploads/2008/12/global_posture.pdf.
- DoD. "The National Militar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March 18, 2005, <http://www.defenselink.mil/news/Mar2005/d20050318nms.pdf>.
- DoD. "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Report 2006."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February 6, 2006, <http://archive.defense.gov/pubs/pdfs/QDR20060203.pdf>.
- DoD. "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Report 2010."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February 6, 2010, https://www.defense.gov/Portals/1/features/defenseReviews/QDR/QDR_as_of_29JAN10_1600.pdf.
- DoD. "Sustaining U.S. Global Leadership: Priorities for 21st Century Defense."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January 5, 2012, http://www.defense.gov/news/Defense_Strategic_Guidance.pdf.
- DoD. "Defense Budget Priorities and Choices Fiscal Year 2014."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April 2013, <http://www.defense.gov/pubs/DefenseBudgetPrioritiesChoicesFiscalYear2014.pdf>.
- DoD. "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2014."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March 4, 2014, p. 11, http://archive.defense.gov/pubs/2014_Quadrennial_Defense_Review.pdf.
- DoD. "Annual Report to Congress: Military and Security Developments Involv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15."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May 8, 2015, http://www.defense.gov/pubs/2015_China_Military_Power_Report.pdf.
- Manyin, Mark E., and Emma Chanlett-Avery. "Japan's Political Turmoil in 2008: Background and Implications for the United States."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September 16, 2008, http://assets.opencrs.com/rpts/RS22951_20080916.pdf.
- Sea-Air Battle Office. "Sea-Air Battle: Service Collaboration to Address Anti-Access & Area Denial Challenges."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May 12, 2013,

<http://www.defense.gov/pubs/ASB-ConceptImplementation-Summary-May-2013.pdf>.

報紙

Burns, Robert. "Army to Shift Weapons to Asia." *Bangor Daily News*, August 31, 2001, p. A8.

Shanker, Thom, and Helene Cooper. "Pentagon Plans to Shrink Army to Pre-World War II Level." *The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24, 2014, p. A1, <http://www.nytimes.com/2014/02/24/us/politics/pentagon-plans-to-shrink-army-to-pre-world-war-ii-level.html>.

網際網路

"Defense Policy." *GlobalSecurity.org*, <http://www.globalsecurity.org/military/library/policy/intro.htm>.

"Framework for the U.S.-India Defense Relationship."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June 4, 2015, <http://www.defense.gov/Portals/1/Documents/pubs/2015-Defense-Framework.pdf>.

"Joint Vision for the Alliance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the Republic of Korea." *The White House*, June 16, 2009, <https://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2009/06/16/joint-vision-for-the-alliance-of-the-united-states-of-america-and-the-republic-of-korea/>.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NDS)." *AcqNotes*, <http://acqnotes.com/acqnote/acquisitions/national-defense-strategy-nds>

"National Military Strategy (NMS)." *AcqNotes*, <http://acqnotes.com/acqnote/acquisitions/national-military-strategy-nms>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NSS)." *AcqNotes*, <http://acqnotes.com/acqnote/acquisitions/national-security-strategy-nss>.

"President Delivers State of Union Address." *The White House*, January 29, 2002, <http://georgewbush-whitehouse.archives.gov/news/releases/2002/01/20020129-11.html>.

"Remarks By President Obama to the Australian Parliament." *The White House*, November 17, 2011, <https://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2011/11/17/remarks-president-obama-australian-parliament>.

"U.S.-China Joint Statement." *The White House*, September 17, 2009, <https://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2009/09/17/us-china-joint-statement>.

"U.S.-Japan Joint Statement: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 Shaping the Future of the Asia-Pacific, and Beyond."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Japan*, April 25, 2014, http://www.mofa.go.jp/na/na1/us/page24e_000045.html.

Armitage, Richard L., and Joseph S. Nye. "The U.S.-Japan Alliance: Getting Asia Right through 2020."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CSIS)*, February 16, 2007, http://www.csis.org/media/csis/pubs/070216_asia2020.pdf.

Armitage, Richard L., and Joseph S. Nye. "The U.S.-Japan Alliance: Anchoring Stability in Asia." *CSIS*, August 15, 2012, http://csis.org/files/publication/120810_Armitage_USJapanAlliance_Web.pdf.

- Berteau, David J. et al. "U.S. Force Posture Strategy in the Asia Pacific Region: An Independent Assessment."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CSIS)*, August 15, 2012, http://csis.org/files/publication/120814_FINAL_PACOM_optimized.pdf.
- Bush, George W. "A Period of Consequences." *The Citadel*, September 23, 1999, http://www3.citadel.edu/pao/addresses/pres_bush.html.
- Carter, Ashton B. "The U.S. Strategic Rebalance to Asia: A Defense Perspective."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August 1, 2012, <http://www.defense.gov/speeches/speech.aspx?speechid=1715>.
- Cenciotti, David. "Rapid Raptor package: U.S. Air Force's new concept for deploying four F-22 stealth fighters in 24 hours." *The Aviationist*, September 29, 2013, <http://theaviationist.com/2013/09/29/rapid-raptor-package/>.
- Clinton, Hillary Rodham. "American's Pacific Century." *U.S. Department of State*, October 11, 2011, <http://www.state.gov/secretary/rm/2011/10/175215.htm>.
- Denney, Steven. "US-South Korea: A Pragmatic Alliance?" *The Diplomat*, April 25, 2015, <http://thediplomat.com/2015/04/us-south-korea-a-pragmatic-alliance/>.
- Feith, Douglas J. "Transforming the U.S. Global Defense Posture."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December 3, 2003, <http://www.defense.gov/speeches/speech.aspx?speechid=590>.
- Gady, Franz-Stefan. "The Pentagon Just Dropped the Air Sea Battle Name." *The Diplomat*, January 22, 2015, <http://thediplomat.com/2015/01/the-pentagon-just-dropped-the-air-sea-battle-name/>.
- Garamone, Jim. "U.S., India Sign 10-Year Defense Framework Agreement."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June 4, 2015, <http://www.defense.gov/News-Article-View/Article/604775>.
- Hatoyama, Yukio. "A New Path for Japan." *The New York Times*, August 27, 2009, http://www.nytimes.com/2009/08/27/opinion/27iht-edhatoyama.html?_r=0&sq=hatoyama&st=cse&scp=1&pagewanted=print.
- Hongo, Jun. "Japan, U.S. Sign Accord on Forces." *Japan Times Online*, February 18, 2009, <http://search.japantimes.co.jp/cgi-bin/nn20090218a1.html>.
- Kang, Sang Jung. "Divisions, rivalries threaten new Cold War in East Asia." *The Japan Times*, January 3, 2006, <http://www.japantimes.co.jp/opinion/2006/01/03/commentary/world-commentary/divisions-rivalries-threaten-new-cold-war-in-east-asia/#.VWr-SFI0dNU>.
- Kaplan, Robert D. "A Power Shift in Asia." *The Washington Post*, September 24, 2011,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opinions/a-power-shift-in-asia/2011/09/23/gIQAhIdjrK_story.html.
- Kato, Yoichi. "U.S. Sees Chances, Risks in China Military Buildup." *The Asahi Shimbun*, March 18, 2010, <http://www.asahi.com/english/TKY201003170256.html>.
- Kelly, Tim, and Nobuhiro Kubo. "U.S. would welcome Japan air patrols in South China Sea." *REUTERS*, January 15, 2015, <http://www.reuters.com/article/2015/01/29/us-japan-southchinasea-idUSKBN0L20HV20150129>.
- Kitaoka, Shinichi. "A New Role for Japan's Military." *The New York Times*, June 4, 2015, <http://www.nytimes.com/2015/06/05/opinion/shinichi-kitaoka-a-new-role-for-japans-military.html>.

- Krepinevich, Andrew F., and Robert O. Work. *A New US Global Defense Posture for the Second Transoceanic Era*. Washington D.C.: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Budgetary Assessments, 2007, http://csbaonline.org/4Publications/PubLibrary/R.20070420.A_New_Global_Defen/R.20070420.A_New_Global_Defen.pdf.
- LaGrone, Sam. "Pentagon Drops Air Sea Battle Name, Concept Lives On." *USNI News*, January 20, 2015, <http://news.usni.org/2015/01/20/pentagon-drops-air-sea-battle-name-concept-lives>.
- Okazaki, Hisahiko. "Stronger Defense for Region." *The Japan Times Online*, September 19, 2011, <http://search.japantimes.co.jp/cgi-bin/eo20110919ho.html>.
- Pellerin, Cheryl. "Carter: U.S., Vietnam Committed to Defense Relationship."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June 2, 2015, <http://www.defense.gov/news/newsarticle.aspx?id=128955>.
- Siegel, Matt. "Japan to join U.S., Australia war games amid growing China tensions." *REUTERS*, May 25, 2015, <http://www.reuters.com/article/2015/05/25/us-australia-usa-japan-idUSKBN00A1GE20150525>.
- Slavin, Eric. "Analysts: Air-Sea Battle concept carries risks in possible conflict with China." *Stars and Stripes*, September 28, 2014, <http://www.stripes.com/news/analysts-air-sea-battle-concept-carries-risks-in-possible-conflict-with-china-1.305505>.
- Zoellick, Robert B. "Whither China: From Membership to Responsibility?" *U.S. Department of State*, September 21, 2005, <http://2001-2009.state.gov/s/d/former/zoellick/rem/53682.htm>.

日文部份

專書

- 宮田敦司，*中国の海洋戦略*。東京：批評社，2014年。
- 金田秀昭、小林一雅、田島洋、戸崎洋史，*日本のミサイル防衛—変容する戦略環境下の外交・安全保障政策—*。東京：日本国際問題研究所，2006年。
- 江畑謙介，*日本に足りない軍事力*。東京：青春出版社，2008年10月。
- 山本武彦，*安全保障政策—経世済民・新地政学・安全保障共同体*。東京：日本経済評論社，2009年。
- 小川和久、西恭之，*中国の戦争力：台頭する新たな海洋覇権の実態*。東京：中央公論新社，2014年。
- 松村昌廣，*軍事技術覇権と日本の防衛*。東京：芦書房，2008年。
- 信田智人，*日米同盟というリアリズム*。東京：千倉書房，2007年，頁236。
- 森本敏、石破茂、西修，*国防軍とは何か*。東京：幻冬舎，2013年。
- 森本敏，*森本敏の眼：日本の防衛と安全保障政策*。東京：グラフ社，2005年。
- 森本敏，*米軍再編と在日米軍*。東京：文藝春秋，2006年。
- 西川吉光，*日本の安全保障政策*。京都：晃洋書房，2008年。
- 船橋洋一，*冷戦後—失われた時代*。東京：朝日新聞社，2008年。
- 前田哲男，*「従属」から「自立」へ 日米安保変える*。東京：高文研，2009年。
- 前田哲男，*自衛隊：変容のゆくえ*。東京：岩波書店，2007年。

孫崎享，日米同盟の正体：迷走する安全保障。東京：講談社，2009年。
田村重信、高橋憲一、島田和久編，日本の防衛法制。東京：内外出版，2008年。
田村重信、佐藤正久編著，教科書・日本防衛政策。東京：芙蓉書房，2008年。
田中明彦，安全保障－戦後50年の摸索。東京：読売新聞社，1997年。
田中明彦，ポスト・クライジスの世界。東京：日本経済新聞出版社，2009年。
防衛省編，日本の防衛－防衛白書 平成26年版。東京：日経印刷，2014年。
防衛省防衛研究所編，東アジア戦略概観 2015。東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2015年。

専書論文

志方俊之，「日本のエア・パワーを評価する－軍事の問題点提起」，石津朋之、ウィリアムソン・マーレー（William Murray）共編著，21世紀のエア・パワー－日本の安全保障を考える－。東京：芙蓉書房出版，2006年，頁195~212。
神保謙，「新しい日本の安全保障：『専守防衛』・『基盤的防衛力構想』の転換の必要性」，坂本正弘、吹浦忠正編著，新しい日本の安全保障を考える。東京：自由国民社，2004年，頁73~77。
石津朋之，「エア・パワーの将来と日本の国家戦略」，石津朋之、ウィリアムソン・マーレー（Williamson Murray）共編著，21世紀のエア・パワー－日本の安全保障を考える。東京：芙蓉書房出版，2006年，頁289~307。

期刊論文

何思慎，「普通国家へ－日本の新防衛観とその地域安全保障への影響－」，問題と研究，第35巻第2号（2006年3、4月），頁1~10。

報紙

「日豪で装備品開発へ 7日首脳会談 安保協力の強化確認」，読売新聞（東京朝刊），2014年4月5日，頁01。

網際網路

「（社説）日米防衛指針 『世界の自衛隊』ですか」，朝日新聞（東京），2015年4月10日，http://digital.asahi.com/articles/DA3S11697100.html?iref=comkiji_txt_end_s_kjid_DA3S11697100。
「自衛隊の『文官統制』全廃へ／設置法改正案を閣議決定」，四国新聞（高松），2015年3月6日，<http://www.shikoku-np.co.jp/national/political/20150306000121>。
「日米安全保障共同宣言－21世紀に向けての同盟－」，防衛省（東京），1996年4月17日，<http://www.mod.go.jp/j/approach/anpo/j960417.html>。

「米 南シナ海でも日米共同対応に期待」, **NHK ニュース** (東京), 2015 年 3 月 28 日, <http://www3.nhk.or.jp/news/html/20150328/k10010030851000.html>。

「米同盟の強化確認、尖閣に安保適用…首脳会談」, **読売新聞** (東京), 2014 年 4 月 24 日, <http://www.yomiuri.co.jp/politics/20140424-OYT1T50112.html>。

飼手勇介, 「防衛省設置法改正案:きょう閣議決定 装備庁で調達一元化 権限集中、腐敗防止カギ」, **毎日新聞** (東京朝刊), 2015 年 03 月 06 日, <http://mainichi.jp/shimen/news/20150306ddm005010110000c.html>。

内山清行, 「日米韓、北朝鮮の核・ミサイル情報共有で合意」, **日本経済新聞** (東京), 2014 年 12 月 26 日, http://www.nikkei.com/article/DGXLASDE26H0A_W4A221C1MM0000/。



